屠 格 涅 夫

猎 人 笔 记

丰 子 恺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猎人笔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0,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8}$　插页 3
195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2版
1979年9月上海第6次印刷　印数：34,001—184,000

书号 10019·420　定价 1.30元

译 本 序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于公历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诞生在奥廖尔城。父亲是破落的世袭贵族，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她手下的农奴们经常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这种惨状引起了屠格涅夫的愤慨和抗议。他说："我诞生并成长在殴打和折磨的环境里。""那时候我心中就已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的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语言学的课程。在国外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这段友谊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了。

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给加上的。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

写招致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加以监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时，教育部大臣上书给尼古拉一世说，屠格涅夫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批准《猎人笔记》出版的图书审查官因此而被沙皇撤职。

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积极给当时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撰稿。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崇高的憧憬，却不能采取积极行动，正如后一作品中主人公所表明的，他们这个阶级不能再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了。

五十年代末期，屠格涅夫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志的积极的通讯员，他常常写信给他报导国内的情况。然而在他的信件中总不免流露出自由主义的思想。

随着俄国的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尖锐化了。头号大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① 就在这时候，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阶级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早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某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支持民主主义者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进行农民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革命，转而同专制政体接近。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

① 引自列宁著《“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

观点在这时候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羡慕温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宪制”①，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表现了当时革命活动家出现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情况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曾有显著分歧，现在，由于他不同意他们从《前夜》引出的革命结论，终于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彻底决裂。一八六二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刻划了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两个阵营的尖锐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这场斗争中的思想立场的深刻矛盾。

一八六二年后，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更有所发展。一八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②。一八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消极的一面。他在揭发当时俄国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却公然诽谤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跟他在一八四三年就结识的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一起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

① 引自列宁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526页。

② 引自列宁著《纪念赫尔岑》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页。

等人。他是俄罗斯文学在国外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对国内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描写里，表现出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住在国外的时候，每年都要回国一次。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〇年两度归国时，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他曾表示要迁回俄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一八八二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终年六十五岁。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到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奴制的性质。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底下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间，《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

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尸首》(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象别林斯基在评述《霍尔和卡里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847)、《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

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慈费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他"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华西亚，"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划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宾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①

象斯捷古诺夫和宾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就在于这普遍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

① 引自列宁著《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3卷，第39页。《猎人日记》就是《猎人笔记》。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霍尔离地主老爷的“保护”远，所以生活好。卡里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比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底钵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符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交布希卡穷得“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嚏和咳嗽都胆小害怕(《莓泉》)。还有那穷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在雨夜去偷窃树木，差点儿被效忠于地主老爷的守林人断送了性命(《孤狼》)。……一切一切，都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不消说，农民们对地主是怀着一定的憎恶的。《孤狼》里的那个农民在绝望之余，突然从顺从和恐惧转而把怨恨发泄在守林人身上；《总管》这一篇的末了，农民安巴季斯特骂索夫龙是“畜生，不是人”，“真是一只恶狗”；《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则通过宗教形式表达他的某种反抗情绪。

然而《猎人笔记》里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抗，这固然与作家的思想立场有关，但也由于当时检查制度的限制。屠格涅夫原来还打算在《猎人笔记》里加入两篇特写，一篇是描写农民直接惩治地主的《食地兽》。他说：“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

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实：农民们杀死了一个地主；这地主年年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农民们称他为‘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另一篇题名为《俄罗斯的德国人与改革者》，其中提到一个具有“治国大才”的某地主，这人“老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发号施令，运筹策划，——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农民，硬要他们照他的程序去吃、喝、办事；夜间起来绕着农民们的房子走，把人们叫醒，老是监视着……”据屠格涅夫说，这人跟沙皇尼古拉一世相象到可惊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类作品，在当时，“检查机关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它通过的。”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霍尔和卡里内奇》给我们展示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的美好的精神面貌。霍尔具有务实的思想和性格，积极有为；卡里内奇则是俄罗斯农民中的一个诗趣盎然的人物。《美人梅奇河》里的卡西央热爱祖国的自然界，而同时又意识到“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所以他要穿着草鞋去找求真理，幻想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的地方。在《白净草原》与《歌手》里，屠格涅夫以细腻的笔触来揭示农民及其孩子们的饶有诗意的心灵和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同时又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悲惨的现实环境，例如雅科夫的扣人心弦的优美歌声同外景丑陋的贫穷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相协调的情景的社会根源。

《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幽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丽娜的纯洁天真的感情受到了地主的家奴的无情糟蹋。《活尸首》里的露克丽雅长年卧病在床上，还关心受苦的农民，央求“猎人”劝他

母亲给他们减租。《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丽娜受到她的刁钻古怪的女主人的摧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缭娜一生的幸福被愚钝而无聊的地主的残酷行为破坏了。这些残酷行为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在他母亲的庄园里看到过。正象卡拉塔叶夫一样，有一次屠格涅夫曾把一个要被他母亲出卖的婢女隐藏起来，并且用手枪来抗拒警察局长的搜查。

由于屠格涅夫对农民及其处境作了真实的描写，加强了社会上对农奴制的抗议，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感谢。有过这样的故事：某一次屠格涅夫从乡村到莫斯科去，在途中的一个小站上，遇到了两个象是小市民或者厂里的工人的年轻人。他们脱帽向屠格涅夫深深鞠躬。其中一人说，“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描写了“小人物”的主题，体现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相象的特征。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一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的性格相对照。

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农奴女子的卡拉塔耶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且尔托泼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极因素。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的一番话多少反映出了屠格涅夫的基本思想：“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应该爱护

农民，“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因此，屠格涅夫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残酷虐待农民的农奴制拥护者，而不是整个贵族阶级。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使屠格涅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表示效忠。

《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对自由主义者写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① 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

① 引自列宁著《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20卷，第58页。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象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猎人笔记》里的风景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丰一吟 1978年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一卷译出。作者像系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出版《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第九卷作者照片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屠格涅夫

目　次

霍尔和卡里內奇

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性质的显著差異，大概都会惊訝的。奥廖尔省的农人身材并不高大，背有点儿駝，神气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楊木造的蹩脚的农舍里，服着劳役，他們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着草鞋；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就不然，他們住的是松木造的寬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色勇敢而愉快，面孔清爽而白皙；他們販卖牛酪和柏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統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們現在說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草草地改成污泥池的溪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消瘦的白樺树之外，一俄里① 內周圍連小树也看不見一株；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頂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都圍繞着树林；屋子的位置較为疏朗而整齐，屋頂上盖着木板；大門紧閉，后院的籬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作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較好。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的树林和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絕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林地綿延数百俄里，沼地

---

①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七公里。

有数十俄里，珍貴的松鸡尙未絕迹，温良的山鷸也还栖居着，忙碌的鷓鴣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見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魯德金，就和他相識了。他酷爱打猎，因此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經向省里所有的豪富女郎求婚，被人拒絕了，不准上門，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悉的人訴苦，一方面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給女郎的父母；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話，这笑話尽管波魯德金先生自己认为极有意义，却实在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贊揚阿基姆·那希莫夫[1]的文章和小說《宾那》[2]；他說起話来口吃，他把他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說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調，这种烹調的秘訣，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經过这能手的烹調带有魚味，魚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湯里面放的胡蘿卜，全都是菱形的或梯形的。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魯德金先生，如前所說，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魯德金先生相識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約有五俄里，"他說，"步行是太远了；让我們先到霍尔家去吧。"（讀者諒必会允許我不照样傳达他的口吃。）

"霍尔是誰呀？"

---

① 阿基姆·那希莫夫（1782—1814），俄国十九世紀初叶的詩人，諷刺詩和寓言的作者。

② 《宾那》，俄国的一个凡庸作家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說。别林斯基曾經在他的一篇論文里严厉地譏諷这小說，称它为"囈語"。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們就到霍尔家去。在树林中央整理过并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聳立着霍尔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間松木构成的屋子，用圍墙連結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个用細柱子支撑着的敞棚。我們走进去，看見一个二十来岁的、身长貌美的青年小伙子。

"啊，菲嘉！霍尔在家嗎？"波魯德金先生問他。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这青年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微笑着回答。"要准备馬車嗎？"

"是的，阿弟，要馬車。还要給我們拿点克瓦斯① 来。"

我們走进屋子里去。圓木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張苏兹达尔的图画② 也沒有貼；在屋角里，在裝着銀质衣飾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凈的；圓木条中間和窗子的側框上，沒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沒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青年小伙子很快就拿着一只裝滿出色的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裝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鉢子走出来了。他把这些食物統統摆在桌子上了，身子靠在門上，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們看。我們还沒有吃完小菜，馬車已經在阶前响动了。我們走出去。一个大約十五岁的、头发鬈曲、双頰嫣紅的男孩子坐在車上当馬車夫，很費力地勒住一匹肥胖而有斑紋的公馬。馬車的周圍，站着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菲嘉的六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魯德金說。"都是小霍尔③，"菲嘉接着說，他已經跟着我們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沒有到齐呢，波塔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

① 一种清凉飲料。

② 苏兹达尔，烏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份，其地出产簡陋的木版画。

③ 俄文"霍尔"(хорь)是"黄鼠狼"的意思。

霍尔进城去了，……当心啊，华西亚，”他轉向馬車夫，继續說，“要跑得快啊：載的是老爷呢。不过，开上土堆的时候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車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尔听到了菲嘉的俏皮話都微微一笑。“把天文学家載上去！”波魯德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菲嘉兴匆匆地把那勉强含笑的狗高举在空中，把它放在車子里了。华西亚放松了馬繮绳。我們的馬車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魯德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說，“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現在已經撤消了，”他說着，爬下車来，“可还是值得一看。”这事务所包括两个空房間。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子里跑出来。“你好，米涅伊奇，”波魯德金先生对他說，“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了。“請尝一尝，”波魯德金对我說，“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們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們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現在我們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說。“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①林地給商人阿利魯叶夫，得到好价錢呢。”我們坐上馬車，过了半个钟头，已經开进領主邸宅的院子里了。

“請問，”晚餐的时候我問波魯德金，“为甚么您的霍尔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約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給火燒了；他就跑来对我先父說：‘尼古拉·庫齐米奇②，請您允許我迁居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

① 一俄亩等于一·〇九三公頃。

② 波魯德金的父亲，全部姓名是：尼古拉·庫齐米奇·波魯德金。这里尼古拉是名字，庫齐米奇是父称，波魯德金是姓。仅称名字及父称而不带姓，是表示尊敬。所以农人可以这样称呼自己的主人。

的代役租給您。'‘你为甚么要迁居在沼地上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庫齐米奇老爷，請您不要派我做任何工作，至于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这样，他就迁居在沼地上了。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給他取个外号叫霍尔。"

"那么，他現在发財了嗎？"我問。

"发財了。他現在付給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許还要漲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說：'贖了身吧，霍尔，喂，贖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咬定沒有办法；說是沒有錢，……其实不見得是眞的呢！……"

第二天，我們喝过了茶，立刻又出发去打猎。經过村里的时候，波魯德金先生吩咐馬車夫在一所低低的农舍旁边停了車，大声地叫喚："卡里內奇！""馬上来了，老爷，馬上来了，"从院子里傳出声音来，"我在縛草鞋呢。"我們的車子就慢慢地开了；开出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身材瘦长、小小的头向后仰起的人赶上了我們。这就是卡里內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处麻斑的臉，使我一見就喜欢。卡里內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偵察鳥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馬車跑；沒有了他，波魯德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动。卡里內奇是一个性情最愉快、最温順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說話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藍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薄的尖鬍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很大，輕輕地拄着一根細长的枴杖。这一天他同我談了好几次話，伺候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但是他照顾主人，象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难堪的炎热逼得我們不得不找尋蔭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們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里

內奇替我們打开了一間挂着一束束干燥的香草的小屋，叫我們躺在新鮮的干草上，自己头上戴了一只有网眼的象袋一样的东西，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們割蜜。我們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暖的蜜汁，就在蜜蜂的单調的嗡嗡声和树叶的叨叨的絮語声中睡着了。——一陣微風把我吹醒。……我睜开眼睛，看見卡里內奇：他坐在半开的門的門檻上，正在用刀子雕一个瓢。我对他的像傍晚的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臉欣賞了好一会。波魯德金先生也醒来了。我們并不立刻起身。在长久的步行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渾身舒服而疲倦，臉上发散出輕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怠使人睜不开眼睛。終于我們起来了，又去散步，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談到霍尔，还談到卡里內奇。“卡里內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魯德金先生对我說，“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走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了他的話，我們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魯德金先生为了和邻人比朱可夫打官司，必須进城去。邻人比朱可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这耕地上鞭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出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尔家去弯弯，在門口看到一个秃头的、矮身材的、肩胛寬闊而体格結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尔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看这个霍尔。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高高的有疙疸的前額，小小的眼睛，翻孔的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們一同走进屋子里。前天見过的菲嘉拿出牛奶和黑面包来給我吃。霍尔坐在长凳上了，異常沉着地撫摩着他的鬈曲的鬍鬚，同我談起話来。他似乎感覚到自己身分的优越，說話和行动都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

出微笑。

我同他談到播种，談到收获，談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話似乎一直表示贊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覺得我說的話不恰当。……我們的談話似乎有些異样了。霍尔說話有时很奥妙，大約是小心的緣故。……下面便是我們的談話的一例：

“我問你，霍尔，”我对他說，“你为甚么不向你的主人贖身呢？”

“我为甚么要贖身？現在我和我的主人相处得很好，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們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說。

霍尔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說。

“那么，你为甚么不贖身呢？”

霍尔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甚么来贖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尔要是作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續說，仿佛是自言自語，“凡是沒有鬍子的人①，就都管得着霍尔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鬍子剃掉。”

“鬍子算得了甚么？鬍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說甚么呢？”

“也許霍尔还是索性做了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鬍子。”

---

① 霍尔所指的是剃掉鬍子的紳士們、主要是官吏們。在屠格涅夫所描写的时代，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严禁他們蓄鬚的。

"怎么，你不是已經在那里做生意了嗎？"我問他。

"那不过是稍微販卖些牛酪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馬車？"

"你这个人說話好謹愼，心里很狡猾呢，"我这样想。

"不，"我說，"我不需要馬車；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近旁走走，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想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呢。"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們替你鋪床单，放枕头。喂，娘儿們！"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們，过来！……菲嘉，你和她們同去吧。娘儿們都是蠢貨。"

过了一刻钟，菲嘉提着灯籠領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芬芳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蹉做一团；菲嘉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門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走到門边来，大声地噴了两口气；狗威严地向它狂吠起来；一只猪一股心思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匹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終于打起盹来。

清早，菲嘉叫醒了我。这个愉快而活潑的小伙子我觉得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見，他也是老霍尔的寵子。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搭訕。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緣故，还是另有别的緣故，霍尔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經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說，"我們去喝茶吧。"

我們坐在桌子旁边了。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眞是儿孙滿堂！"我对老头儿說。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說，"他們对我和老妻倒似乎沒有甚么可以抱怨的。"

“他們都跟你住在一起嗎？”

“是的。他們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嗎？”

“就这一个，頑皮东西，还沒有娶亲，”他指着菲嘉回答我說，菲嘉又照老样子靠在門上了。“华西亚，他年紀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甚么要娶亲？”菲嘉回駁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甚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上銀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那些丫头們鬼混。……‘好啦好啦，不要臉的！’（老头儿模仿丫头們的口气說。）我知道你的，你这懶虫！”

“老婆有甚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工，”霍尔认眞地說。“老婆就是庄稼汉的僕人。”

“我要劳工做甚么呢？”

“不用說啦，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們这种人的心事我們都懂得。”

“旣然这样，那你就給我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甚么不开口？”

“唉，得了，得了，你这頑皮家伙。你瞧，我們把老爷吵得心煩了。我会給你娶亲的，别耽心。……老爷，請你别生气。孩子年紀小，还不懂得規矩。”

菲嘉搖搖头。……

“霍尔在家嗎？”門外傳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內奇走进屋子来，手里拿着一束野莓，这是他采来送給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儿殷勤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里內奇，我实在料不到农人也有这种“温情”。

我这一天出門打猎，比平常迟了大約四个钟头；此后的三

天，我都住在霍尔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識引起了我的兴味。不知道我凭甚么取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談話。我津津有味地听他們的話，观察他們。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类似的地方。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純理性的人；卡里內奇同他相反，是屬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热狂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尔能理解現实，所以他造房子，积錢財，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里內奇則穿着草鞋，勉强度着艰苦的日子。霍尔有一个人丁兴旺、馴服和睦的大家庭；卡里內奇曾經有过老婆，可是他怕她，而且孩子一个也沒有。霍尔看透波魯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內奇則崇拜他的主人。霍尔爱卡里內奇，常常庇护他；卡里內奇爱霍尔，并且尊敬他。霍尔很少讲話，臉上現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工夫；卡里內奇說話带着热情，却并不像伶俐的工厂人員那么花言巧語。……但是卡里內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尔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鎮惊、愈瘋，他又能除蛆；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1] 霍尔当我面前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馬带进馬厩里去，卡里內奇就誠恳地、一本正經地履行这老怀疑家[2]的嘱托。卡里內奇接近于自然；霍尔則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里內奇不喜欢議論，盲目地信任一切；霍尔則眼光很高，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見得很多，知道得很多，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識。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輛样式特殊的小馬車开到各个村子里来。这馬車里坐着一个穿长襟外衣的

① 照迷信的說法，有些人的手是吉利的，会給人带来幸福和成功；因此常有人請他們用吉利的手来把新买的馬牵进院子里、馬厩里去，或者請他們安置新的蜂房等等。

② 怀疑家，指多疑心的人，凡沒有証实的事他都不肯相信。

人，在卖大镰刀。倘是现金，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① 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向他买镰刀的时候都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够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金把镰刀买进，然后赊售给农人们，取同样的价钱；那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看，把它拿在手里翻来复去，无数遍地质问那奸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女人参与其事，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用拳头教训教训她们。但是最使得女人们吃亏的，是下面所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称之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获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女人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女人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女人们更发见一种有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雄麻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人也学乖了，略

① 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

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鷹"来到的風声，他們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預防。事实上，这不是可耻的事嗎？卖大麻是他們的事，——而且他們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給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沒有带秤，規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①]計算——可是你們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甚么样的，甚么叫做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閱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們奥廖尔省人所說）的人，实在听到了不少。但是霍尔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問了我不少話。他知道我曾經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里內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里內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話；而霍尔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問題。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問："他們那里也同我們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請告訴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里內奇这样惊叹；霍尔则不开口，鎖着濃眉，只是偶尔說："这在我們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問話都傳达給你們，而且也沒有这必要；但是从我們的談話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讀者怎么也預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他自己的力量和坚毅，連折磨自己都情願；他很少留恋过去，而勇敢地向前面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問。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尔所說，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

---

①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的名称。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

准备向他們学习些。霍尔凭借他自己的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跟我談了許多在别人是农人們所謂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話。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談話，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純朴而聪明的言語。他的知識，就他的身分而論，是非常广博的，但是他不識字；卡里內奇却会。“这浪子会識字呢，”霍尔說，“他养蜜蜂也順利，从来不死的。”“你的孩子們你都給他們識字嗎？”霍尔沉默了一会，說：“菲嘉識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識。”“为甚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話头轉到别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許多执拗和偏見。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輕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侮辱她們。他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吵鬧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騷，罵人；儿子們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妇們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曾經想庇护媳妇們，企图喚起霍尔的怜憫心；但是他坦然地回駁我說：“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女人們去吵架吧。……劝解她們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討煩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来，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撥火棍毆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敞棚底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尔所說——“罵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他发一个命令，她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但是特别有趣味的，是听卡里內奇和霍尔談到波鲁德金先生时的爭吵。“哼，霍尔，在我面前你不要議論他，”卡里內奇說。“那么他为甚么不給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駁。“嗨，靴子！我要靴子做甚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說到这里，霍尔就举起脚来，把那双仿佛是巨象皮制的

靴子給卡里內奇看。“唉，你是和我們不同的啊！”卡里內奇回答。“那么，至少草鞋錢总得給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約一天要一双草鞋吧。”“他給我草鞋錢的。”“是的，去年賞了你一个十戈比銀币。”卡里內奇恨恨地把臉扭开去，霍尔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里內奇唱歌唱得很悅耳，他还彈了一会三弦琴。霍尔听他彈，听着听着，忽然側轉了头，跟着他唱出悲哀的声音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菲嘉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感伤起来了？”霍尔管自用手托着面頰，閉着眼睛，继續訴說他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沒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勉：他不絕地摸摸索索——修理馬車呀，支撑栅栏呀，檢查輓具呀。然而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提到了，他回答我說：“屋子里应該有住人的气味。”

“你看，”我回駁他，“卡里內奇的蜂房里多么清洁。”

“蜂房里倘不清洁，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說。

“請問，”又有一次他問我，“你有世襲領地嗎？”“有的。”“离这儿远嗎？”“大約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上嗎？”“是啊。”“大概弄枪的时候多吧？”“的确是这样。”“那很好，老爷；你就打打松鸡吧，可是村长得常常調換。”

第四天傍晚，波魯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儿分别，覺得很可惜。我和卡里內奇一同坐上馬車。“再見了，霍尔，祝你健康，”我說，……“再見，菲嘉。”“再見，老爷，再見，别忘記我們。”我們动身了。晚霞剛剛发出紅光。“明天准是好天气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这样說。“不，要下雨了，”卡里內奇回駁我，“因为那边的鴨子在潑水，而且草的气息很濃烈。”我們的車子开

进了丛林。卡里內奇坐在駕車台上，身体顛动着，嘴里輕輕地唱起歌来，一面不絕地眺望着晚霞。……

下一天，我离开了波魯德金先生的好客的家。

叶尔莫萊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同猎人叶尔莫萊出去"守击"。……可是甚么叫做守击，恐怕我的讀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諸君，請听我說。

春天，在太阳落山前一刻钟，你背着枪，不带狗，到树林里去。你在靠近树林边緣处給自己找一个地方，向四周探望一下，檢查一下彈筒帽，对同伴互相使个眼色。一刻钟过去了。太阳落山了，但是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澄彻；鳥儿嘰嘰喳喳地叫着；嫩草像綠宝石一般发出悅目的光彩，……你就等待着。树林內部漸漸黑暗起来了；晚霞的紅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移动，越升越高，从几乎还未生叶的低枝移到一动不动的、睡着的树梢。……一会儿树梢也暗起来了；紅色的天空开始发藍。树林的气息濃烈起来；微微地发散出温暖的湿气；吹进来的風在你身边靜息了。鳥儿睡着了——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迟早也不同：最初靜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鳥，接着是鵐白鳥。树林里越来越暗。树木融合成黑压压的大团块；藍色的天空中羞怯地出現了最初的星星。鳥儿全都睡着了。只有紅尾鳥和小啄木鳥还懶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叫声。……一会儿它們也靜寂了。又一次在你头上发出柳鶯的响亮的叫

声；黄鸝在某处凄惨地叫了一陣，夜鶯开始歌唱了。你等得心焦了，忽然，——但是只有猎人才能了解我的話，——忽然从深沉的靜寂中傳出一种特殊的喀喀声和嘶嘶声，听見急促而匀称的鼓翼声，——就有山鷸优雅地斜着它們的长长的嘴，从阴暗的白樺树后面輕快地飞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叫做“守击”。

我就同叶尔莫萊出去守击。但是对不起，諸君，我得先把叶尔莫萊給你們介紹一下。

請想像一个年約四十五岁的人，身材高而瘦，鼻子长而細，額骨狹狹的，眼睛灰色的，头发蓬松，嘴唇寬闊，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个人无冬无夏，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黃色的土布外衣，但是腰里系着一根带子；穿着藍色的灯籠褲，戴着一頂羔皮帽子，这是破落的地主高兴的时候送給他的。腰带上縛着两只袋：一只袋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彈；另一只袋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棉屑，叶尔莫萊是从自己头上那頂万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他卖了野味所得的錢，本来很可以替自己买一只彈药囊和一只背袋，但是他根本从来不想起买这类东西，只管照老法装他的枪。他善于避免散彈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險，其手法的敏捷，使得旁观者都吃惊。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又有猛烈地“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萊的右頰常常比左頰肿大。他怎样能用这支枪来打中野味，連机敏灵巧的人也想不出来，但是他竟会打中。他还有一头猎狗，名叫华列特卡，是一个极奇怪的东西。叶尔莫萊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断言說，“况且狗是聪明的动物，它自己会找食物。”果然，华列特卡的过分的瘠瘦虽然使得不相干的过路人看了也吃惊，但是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长久；不管它的境遇如

何不幸，它却从来沒有一次逃走过，也从来沒有表示过想离棄它的主人的意思。只是它年輕的时候有一次，为恋爱所迷惑，离去了两天；但是这种傻气不久就消失了。华列特卡的最优秀的特性，是它对于世間一切事物的神秘的冷淡。……倘使現在所讲的不是狗，那么我将用"悲观"这两个字。它通常把短尾巴踡在身子下面坐着，蹙着眉头，身体时时顫抖，而且从来不笑。（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它长得极其丑陋，空閑的僕役，只要一有机会，就毒辣地嘲笑它的相貌；但是对于这一切嘲笑甚至毆打，华列特卡都用可惊的冷静来忍受；它給厨子們以特别的快乐：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饞嘴涎脸插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的門里去的时候，厨子馬上放下了工作，大声叫駡着追赶它。在出猎的时候，它的特长是不知疲劳，又有相当灵敏的嗅覚；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兎子，它就远远地避开了那个用一切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怒駡着的叶尔莫萊，在綠丛林下阴凉的地方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得一点骨头都不剩。

叶尔莫萊是我的邻居中一个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鷸鳥"，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鳥，他們陷入了俄罗斯人当自己不大懂得怎样做的时候所特有的狂热状态中，便想出一种奇离古怪的調味法来，使得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观望端上来的菜，却决不敢尝一尝味道。叶尔莫萊被命令每月送两对松鸡和鷓鴣到主人的厨房里，主人却不管他住在甚么地方，靠甚么过活。人們都不要他帮忙，把他看作一无所长的人——好像我們奥廖尔地方所謂的"廢物"。火药和散彈当然都不发給他，完全依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規律。叶尔莫萊是一个很

奇怪的人；他像鳥一样无心无思，很喜欢說話，样子散漫而笨拙；酷爱飲酒，到处住不长久，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搖搖摆摆，——这样拖着两条腿，搖搖摆摆地走，一昼夜可以走大約五十俄里的路。他經历过极多样的冒險：在沼地里、树上、屋頂上、桥底下过夜，不止一次地被关閉在閣樓里、地窖里、棚屋里，失去了枪、狗、最必需的衣服，长久地被人痛打，——然而过了不久，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他的心境虽然差不多常常是很安閑的，但是不能称为愉快的人；一般說来他像是一个古怪人。叶尔莫萊喜欢跟好人聊天，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但是并不継續长久，往往站起身来就走了。"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已經夜深了呢。""到恰普里諾去。""你到十俄里外的恰普里諾去干嗎呀？""到那边的庄稼汉索夫龙家里去过一夜。""在这儿过夜吧。""不，不行。"叶尔莫萊就带着他的华列特卡，在黑夜里穿过丛林和水洼而去了；可是，庄稼汉索夫龙也許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里去，而且說不定会打他一个耳光，对他說：不要打扰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萊有一些巧妙的本領，沒有人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間捕魚，用手捉虾，凭感覚找寻野味，招引鵪鶉，馴养鷂鷹，捉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鵑飞渡"① 的夜鶯……。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就是訓练狗；他沒有这种忍耐力。他也有老婆。他每星期到她那里去一次。她住在一間极坏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勉勉强强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从来不曉得明天能不能吃飽，总之，一直过着苦命的生活。叶尔莫萊这个无思无虑的、好心腸的人，对待她却殘酷而粗暴，他在家里装出威武而严肃的态度，——他的可怜的妻子不知道怎样去討好他，看到丈夫的眼色就发抖，常

① 爱好夜鶯的人都熟悉这些名称：这是夜鶯歌声中最美妙的"曲节"。——原注。

常拿出最后一个戈比来替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的时候，她就卑躬屈节地替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曾經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无意之中露出一种阴險的凶暴相，我不喜欢他咬死打伤的鳥时臉上的表情。可是叶尔莫莱从来沒有在家里住过一天以上；一到了别的地方，他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一百俄里以內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下級的僕役对这个流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优越；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他們对他都很亲热。农人們起初都喜欢追逐他，像捉田野里的兎子一样捕捉他，但是过后又放了他，一知道他是一个古怪人，就不再同他为难，甚至給他面包，跟他談起話来了。……我就是拉了这个人来作猎师，和他一同到伊斯塔河岸上一个很大的樺树林里去守击的。

俄罗斯有許多河同伏尔加河一样，一面的岸是山地，另一面的岸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小的河非常曲折，蜿蜒如蛇，沒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峻峭的山岡上望下来，可以看見約十俄里的流域內的堤壩、池塘、磨坊、菜园，周圍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伊斯塔河里的魚是无量数的，大头鰷尤其多（农人們热天常在灌木丛底下用手捉这种魚）。一些小小的沙鈷鳥啾啾地叫着，沿着到处都是清冷的泉水的崚嶒的河岸飞过；野鴨浮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地环顾着；蒼鷺屹立在水灣里峭壁下面的阴影中。……我們守击了大約一小时，打着了两对山鷸，想在太阳出来以前再来碰碰运气看（早晨也可以守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过一夜。我們从树林里走出来，跑下山岡去。河里蕩漾着深藍色的水波；空气由于夜霧瀰漫而濃重起来。我們敲門。院子里有几只狗叫起来。“是誰？”里面傳出一个沙哑的、瞌睡懵懂的声音来。“是猎人，让我們借宿一夜吧。”沒有

回答。“我們会付錢的。”“让我去問問主人，……嘘，可恶的狗！……还不給我死掉！”我們听見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門口来。“不行，”他說，“主人不让你們进来。”“为甚么不让呢？”“他害怕，因为你們是猎人，說不定会把磨坊燒掉，你們带着彈药呢。”“眞是胡說八道！”“我們的磨坊前年就已經燒过一次，有几个牲畜販子来过夜，也不知他們怎么一来就燒起来了。”“可是，老兄，我們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由你們了……”他說着，竟自进去了，靴子在地上发出得得的声音。

叶尔莫萊咒了他种种不好听的話。“我們到村子里去吧，”最后他叹一口气，这样說。但是到村子里有两俄里光景。……“在这里过夜吧，”我說，“就在外面，今天夜里很暖和；給一点錢，磨坊主人会送麦秆出来給我們的。”叶尔莫萊不加反抗地同意了。我們又敲起門来。“你們要干甚么呀？”又傳出雇工的声音，“已經說过不行的了。”我們把我們的要求对他說了。他进去同主人商量了一会，就和主人一同回来。边門呀的一声开了。磨坊主人走出来，他的身材高大，面孔肥胖，后脑像公牛一样，肚子又圓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离开磨坊百步之遙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風的小小的敞棚。他們替我們送麦秆和乾草到这里来；那个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茶炊，蹲下身子，使勁地吹起管子来。……炭着了火，清楚地照明了他的年輕的面孔。磨坊主人跑去叫起他的妻子来，終于自己提出，請我到屋子里去过夜；但是我倒喜欢宿在露天。磨坊主妇拿出牛奶、鸡蛋、馬鈴薯、面包来給我們。茶很快地煮沸了，我們就喝茶。河面上升起水汽来，沒有風；四处有秧鸡的啼声；水車輪子的周圍发出微弱的声音，这是水点从輪子的翼上滴下来，水通过堤壩的門滲出来的声音。我們生起一堆小小的火来。当叶尔莫萊在火灰里烤馬鈴薯的时

候，我得暇打了一个瞌睡。……輕微而小心的絮語声使我醒过来。我抬起头来，看見火堆面前，在倒放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正在和我的猎师談話。我早先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中就已經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僕——不是农家妇女，也不是小市民家的女子；但是現在我才淸楚地看見了她的容貌。她看来大約有三十岁；消瘦而蒼白的臉上还保留着絕色的痕迹；我尤其喜欢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支在膝上，一只手托着臉。叶尔莫萊背向我坐着，正在把木柴添进火里去。

"瑞尔图希納又有兽疫流行，"磨坊主妇說，"伊凡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啦……天可怜哪！"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萊沉默了一会之后問。

"活着呢。"

"能給我一只小猪就好了。"

磨坊主妇沉默了一会，后来叹一口气。

"您同来的是誰？"她問。

"科斯托馬罗夫的老爷。"

叶尔莫萊把几根樅树枝丢进火里；树枝馬上一齐发出嗶喇声来，白色的濃烟直冒到他臉上。

"你丈夫为甚么不让我們进屋里去？"

"他害怕。"

"嘿，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拿一 杯 酒 出来給我喝吧！"

磨坊主妇站起来，在黑暗中消失了。叶尔莫萊低声地唱起歌来：

我为找情人，
靴子都踏穿……

阿丽娜带着一个小瓶子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萊欠身起来，划了一个十字，一口气喝干了酒。“好滋味！”他說。

磨坊主妇又坐在木桶上了。

“怎么样，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嗎？”

“常常生病。”

“怎么搞的？”

“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

“老爷大概睡着了，”叶尔莫萊略略沉默了一会，这样說。“你不要去看医生，阿丽娜，看了反而不好。”

“我是沒有去呀。”

“到我家里来玩玩吧。”

阿丽娜低了头。

“到那时候我就把我家里那个，把我那老婆赶出去，”叶尔莫萊继續說，……“眞的。”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了好，叶尔莫萊·彼得罗維奇，您瞧，馬鈴薯烤好了呢。”

“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实的僕人淡然地說，“他跑路跑得多了，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里翻起身来。叶尔莫萊站起来，走到我旁边。

“馬鈴薯烤好了，請吃吧。”

我从敞棚里走出来；磨坊主妇从木桶上站起身，想走了。我就跟她談起話来。

“你們这磨坊租了很久了嗎？”

“从三一节租起的，已經第二年了。”

“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丽娜沒有听清楚我的問話。

“你丈夫是什么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了声音，重复說一遍。

“是別廖夫人。他是別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別廖夫人嗎？”

“不，我是地主的人，……以前是地主的人。”

“誰的？”

“慈費尔科夫先生的。現在我是自由身子了。”

“哪一个慈費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勒契。”

“你不是他太太的丫头嗎？”

“您怎么会知道？——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望阿丽娜。

“我认識你家老爷的，”我继續說。

“您认識的？”她輕声地回答，低下了头。

必須告訴讀者，我为甚么带着这样的同情心望望阿丽娜。当我滞留在彼得堡的时候，偶然和慈費尔科夫先生相識了。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博学和干练著名。他有一位夫人，長得胖胖的，神經異常敏感，好哭而凶狠——是一个庸俗而頑固的女人；还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嬌生慣养而又愚蠢。慈費尔科夫先生的相貌不揚：寬闊的、几近于四方的臉上，像老鼠眼睛一样的一双小眼睛狡猾地向人窺看，又大又尖的翻孔鼻向前突出；剪短了的斑白头发像鬃毛一样直立在多皺紋的額上，薄薄的嘴唇不絕地顫动，作出过于甜蜜的微笑。慈費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袋里。有一次我同他两人坐了馬車到城郊去。我們談起天来。慈費尔科夫先生算是一个老练而能干的人，开始指导我“眞理之道”了。

“請允許我給您指出，”最后他尖声尖气地說，“你們所有的青年人，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不加思索地判断和解釋；你們都不大懂得自己的祖国；先生，你們对于俄罗斯并不熟悉，的确是这样的！……你們讀的都是德国书。譬如說現在，您对我談这个，談那个，談到关于那个，喏，就是关于僕役的話。……很好，我沒有異議，这一切全都很好；可是您沒有理解他們，沒有理解他們是怎样的人。（慈費尔科夫先生大声地擤鼻涕，又嗅了嗅鼻烟。）譬如說，让我讲一个小小的趣話給您听，这也許会引起您的兴趣。（慈費尔科夫先生咳嗽一下，清一清嗓子。）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比她更善良的女子，恐怕很难找到了，您总該承认吧。她的婢女們过的簡直不是人間的生活，而是天国实現在眼前了。……但是我的太太給自己定下一条规則：不用已經出嫁的丫头。这的确是不适宜的：生了孩子，这样，那样，这丫头怎么还能够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日常生活呢？她已經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是人之常情。喏，有一次我們乘車經过我們的村子，这是哪一年的事，让我仔細想想，哦，这是十五年前的事。我們看見村长那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相貌挺可爱的；而且，您知道，态度也很討人欢喜。我的太太就对我說：‘可可，——您知道嗎，她是这样称呼我的，——我們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可可。……’我說：‘很好，带她去吧。’村长当然感激得五体投地；您可知道，这种幸福是他所梦想不到的。……那个女孩子么，当然无端地哭了一陣子。这在起初的确是难受的：要离开父母的家，……总而言之，……这原是不足怪的。可是她不久就同我們搞熟了；起初让她住在婢女室里；当然教养她。您知道怎样？……这女孩子显示了可惊的进步；我的太太簡直偏爱她，賞識她，終于撇开了别的人，把她

升为貼身婢女了，……您瞧！……可也得替她說句公道話：我的太太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好的丫头，从来不曾有过；这女孩子殷勤、謙逊、順从——簡直一切都好。可是，老实說，我的太太也过分寵爱她了；給她穿好衣服，給她吃和主人一样的菜，給她喝茶，……眞是无微不至！她这样地服侍了我的太太大約十年。忽然，有一天，請您想像，阿丽娜——她名叫阿丽娜——沒有禀告就走进了我的书房，——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了。……这件事，我坦白告訴您，在我是不能忍受的。一个人决不可以忘記自己的身分，对不对？‘你有甚么事？’‘亚历山大·西勒契老爷，請您开恩。’‘甚么事呢？’‘請允許我出嫁。’老实告訴您，我吃了一惊。‘傻子，你可知道太太沒有别的丫头啊？’‘我会照旧服侍太太。’‘胡說！胡說！太太是不用已經出嫁的丫头的。’‘瑪拉尼亚可以代替我的。’‘别打这种主意吧！’‘听您的吩咐……’老实說，我簡直发楞了。告訴您，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敢說，对我的侮辱，沒有比忘恩負义更厉害的了。……不必再告訴您——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她的善良是难以形容的。……即使是恶人，也会怜惜她的。我把阿丽娜赶出房間去。我想，她也許会回心轉意的；您可知道，我不願意相信人家会有忘恩負义的恶德。可是您猜怎么着？过了半年，她又来对我提出同样的請求了。这时候我实在动怒了，我赶她出去，威胁她，說要告訴太太。我憤慨得很。……但是請您想象我是多么吃惊：过了一些时候，我的太太流着眼泪来看我，她激动得很厉害，簡直吓了我一跳。‘出了甚么事？’‘阿丽娜………’您可知道，……我說出来也难为情。‘不会有的事！……是誰呢？’‘是听差彼得路希卡。’我气坏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喜欢馬虎！……彼得路希卡……并沒有罪。要懲罰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来他

沒有罪。至于阿丽娜，唉，这，唉，唉，这还有甚么話可說呢？当然嘍，我馬上吩咐把她的头发剃掉，給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发送到乡下去。我的太太損失了一个好丫头，可是沒有办法，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总是不能容忍的。烂肉还是割掉的好！……唉，唉，現在您自己去想吧，——您是知道我的太太的，这岂不是，这，这……簡直是一个天使！……她对阿丽娜眞是依依不舍，阿丽娜知道这一点，可是竟不知耻，……啊？不，您說，……啊？这还有甚么可說呢！无論如何也沒有办法了。我呢，我自己为了这姑娘的忘恩負义也伤心气憤了很久。无論如何，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人情的！你无論怎样喂狼，它的心总是向着树林的。……这是对将来的一个教訓！不过我只是要向您証明……”

慈費尔科夫先生沒有結束他的話，便轉过头去，勇敢地抑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把身体更紧密地裹在他的斗篷里了。

讀者現在大概已經懂得我为甚么带着同情心望阿丽娜了。

“你嫁給磨坊主已經很久了嗎？”最后我問她。

“两年了。”

“怎么，难道是老爷允許你的嗎？”

“是出錢贖身的。”

“誰出錢的呢？”

“薩維利·阿历克謝伊契。”

“这人是誰？”

“是我的丈夫。（叶尔莫萊独自微笑一下。）是不是老爷对您說起过我？”阿丽娜略微沉默一下之后又这样問。

我不知道該怎样回答她的問話。“阿丽娜！”磨坊主人在远处叫喚。她就站起来走了。

"她的丈夫人还好嗎?"我問叶尔莫萊。

"还不錯。"

"他們有孩子嗎?"

"有过一个,可是死了。"

"怎么,磨坊主看中了她,还是怎么的?……他贖她出来花了很多錢嗎?"

"那倒不知道。她識字的;在他們的行业上,这一点……这个……是很宝貴的。所以他看中了她。"

"你跟她早就认識的嗎?"

"早就认識。我从前常常到她主人家里走走。他們的庄院离这儿不远。"

"听差彼得路希卡你也认識嗎?"

"彼得·华西里叶維奇嗎?当然认識的。"

"他現在在哪儿?"

"当兵去了。"

我們靜默了一会。

"她似乎身体很不好?"最后我問叶尔莫萊。

"身体眞坏呢!……明天的守击多半是很好的。現在您不妨睡一会儿。"

一群野鴨啾啾地叫着,在我們头上飞过,我們听見它們在离我們不远的河面上降落了。天已經完全黑了,而且漸漸地冷起来;夜鶯在树林里响亮地叫着。我們把身体埋在干草里,就睡着了。

莓　泉

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难堪。在这时候，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最果断而热心的人也不能出猎，最忠誠的狗也开始“舐猎人的靴距”了，这就是說，痛苦地眯着眼睛，夸張地伸出舌头，一步一步地跟在主人后面；主人責备它，它只是委屈地搖着尾巴，臉上露出狼狽的神情，但是决不肯走在前面。有一回，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很想到某处蔭凉地方去躺一下，即使一会儿也好，然而一直忍耐着；我的不知疲倦的狗照旧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探索着，虽然它自己明知道这种热狂的行动不会发生甚么效果的。窒息的炎热終于逼得我考虑到保留我們最后的体力和能力。我好容易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讀者所已經熟悉的伊斯塔河边，走下峭壁，踏着潮湿的黃沙，向着以“莓泉”聞名于附近各处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漸漸变成狹小而深邃的溪谷的裂縫中涌出，在离此二十步的地方，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絕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的四周是一片短短的、天鵝絨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綫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它的清凉的、銀色的水面。我走到了泉水旁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樺树皮制的勺子，这是过路的农人为了大家便利而留下来的。我飽飲了泉水，躺在蔭处，向四周眺望。这泉水流入河

中时形成一个水灣，因此那地方經常是一片漣漪；在这水灣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背向着我。其中一个体格十分結实，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墨綠色的、整洁的上衣，戴着一頂絨毛便帽，在那里釣魚；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波紋綢外衣，沒有戴帽子，捧着一罐头魚餌放在膝上，时时用手撫摸自己的白发蒼蒼的头，仿佛是要不让它晒到太阳。我更仔細地向他凝神一看，认識这人是舒米希諾的斯交布希卡。請允許我把这个人介紹給讀者。

离开我的村庄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舒米希諾大村，在那里有一座为圣科齐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石造礼拜堂。这礼拜堂的对面，曾經有一所宏大的地主邸宅在这里显赫一时，这邸宅周圍有各种附屬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馬廐、地下室、馬車庫、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員住的厢房、溫室、民众用的秋千，和其他或多或少有用的建筑物。在这邸宅里曾經住着一家豪富的地主，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忽然有这么一天，这些財产全部付諸一炬。主人們迁住到别处去了；这院落就荒廢了。广大的焦土变成了菜园，处处堆着磚头——从前的屋基的遺迹。他們用幸免火災的圓木草草地釘了一間小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买来的船板作屋頂，就派园丁米特罗方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亚以及七个小孩住在这屋子里。主人命令米特罗方把青菜野蔬供給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指派阿克西尼亚看管一头提罗尔种的母牛，这头母牛是出了重价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可惜丧失了再生产的任何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以后，不曾有过牛奶；还有一只有冠毛的烟色的雄鴨——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給她照管；孩子們因为年紀还小，不指定他們任何职务，然而这使得他們完全变成了懶惰人。我曾經有两次

在这园丁家宿夜；路过的时候我常常向他买黄瓜，这些黄瓜天曉得是什么緣故，夏天就已經长得特别大，淡而无味，皮厚而黃。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斯交布希卡的。除了米特罗方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的独眼妻子的小屋里的、年老耳聾的教会长老盖拉西姆以外，沒有一个家僕留在舒米希諾，因为我所要介紹給讀者的斯交布希卡，不能把他看做一般的人，尤其不能把他看做家僕。

凡是人，在社会里总有不論怎么样的地位，总有不論怎么样的关系；凡是家僕，即使得不到工錢，至少也会得到所謂“口粮”；斯交布希卡却实在从来沒有受到任何补助，他并无一个亲戚，沒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簡直沒有来历；沒有人談起他；戶口調查中恐怕也沒有他这个人。有一种不明确的傳聞，說他曾經在某时当过某人的从僕；然而他是誰，甚么地方的人，誰的儿子，怎样会作了舒米希諾的居民，怎样会获得那件波紋綢的、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住在哪里，靠甚么生活，——关于这些，絕对沒有人知道一点儿，而且，老实說，誰也不关心这些問題。只有知道一切家僕的四代家譜的特罗費梅奇老公公有一次說，他記得已故的老爷阿历克塞·罗馬內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輜重車载来的土耳其女子，是斯交布希卡的亲戚。在节日，照俄罗斯旧俗用蕎麦餡餅和綠酒普遍地布施并款待众人的日子，——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交布希卡也不走到摆設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来，不行礼，不走近老爷去吻他的手，不在老爷面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注滿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腸的人走过他旁边，把一块吃剩的餡餅分送給这个可怜的人。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但是他不卷起油污的衣袖，不从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紅蛋，不喘着气，眨着

眼睛，把这蛋呈献給少爷們或者竟呈献給太太。他夏天住在鸡塒后面的貯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严寒的时候，他在干草棚里过夜。人們見慣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沒有一个人同他談話；而他自己，也好象有生以来不曾开过口似的。火災之后，这无用的人栖身于——或者象奥廖尔人所說，"耽擱"在——园丁米特罗方家里了。园丁不理睬他，不对他說"你住在我家里吧"，可是也不撵他出去。斯交布希卡其实也并不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里。他来往动作，一点声音也沒有；他打噴嚏和咳嗽的时候，害怕似地用手掩住嘴巴；他老是像螞蟻一样悄悄地張罗奔忙；而一切都是为了餬口，只是为了餬口。的确，倘使他不是这样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的斯交布希卡一定餓死了。所苦的是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餬口！斯交布希卡有时坐在圍墙下咬蘿卜，或者啃胡蘿卜，或者俯身剝着一棵骯髒的白菜；有时杭唷杭唷地提着一桶水到一个地方去；有时在一只沙鍋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取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进鍋里去；有时在自己的貯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来敲敲，釘上釘子，做成一个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事都靜悄悄地，仿佛是秘密的，你向他一看，他就隐藏起来。有的时候，他忽然走开了两三天；当然沒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不在。……一轉眼，他又出現了，又在圍墙旁边偸偸地把劈柴塞进鉄架子底下去了。他的臉很小，眼睛发黃，头发一直挂到眉毛上，鼻子是尖的，耳朵很大而且透明，好像蝙蝠的耳朵，鬍子仿佛是两星期以前剃掉的，永不更短或更长。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斯交布希卡和另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們跟前，向他們打了一个招呼，就同他們并排坐了。斯交布希卡的同伴原来我也认識的：这是彼得·伊里奇伯

爵家的已經解放的农奴米海洛·薩維里叶夫，綽号叫作“霧”。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我屡屡投宿的旅店的老板——那里。在奥廖尔的大道上經过的年輕官吏和别的閑人(埋在条紋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現在还可以看見离开特罗伊茨基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完全荒廢了的、屋頂倒塌而窗子釘死了的二层木造大楼房突出在路旁。在阳光明丽的晴天的正午，比这廢墟更凄凉的东西是想象不出的了。在这里，曾經住过以好客著名的、旧世紀的豪富的达官貴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有时往往全省的人都会集到他家里来，他們在家庭自备乐队的震耳欲聾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跳舞，尽情地行乐；到現在，經过这荒廢了的貴族邸宅而叹息并回想过去的时日和过去的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人而已。伯爵长时間地举行宴会，长时間地在許多献媚的宾客中間往来周旋，和藹地微笑；但是不幸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揮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到彼得堡去給自己找职位，沒有等到任何解决，就死在旅館里了。“霧”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已經获得解放証。这人大約有七十岁光景，相貌端正而愉快。他差不多經常微笑着，在現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能作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庄严；說話的时候嘴唇慢慢地突出来，慢慢地縮进去，和藹地眯着眼睛，說話略带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做一件大事情。

“喂，怎么样，米海洛·薩維里叶夫，”我开始說，“釣了很多魚吧？”

“喏，請往魚籠里瞧一瞧：已經釣着了两条鱸魚，还有大头鱥，大概是五条吧。……斯交布希卡，拿来看看。”

斯交布希卡把魚籠递給我看。

“斯交布希卡，你近来过得怎么样？”我問他。

“沒……沒……沒……沒……沒甚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交布希卡訥訥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似的。

“米特罗方身体好嗎？”

“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把臉轉过去了。

“不大肯上鈎啊，”“霧”說起話来，“天太热了；魚都躲在树蔭底下睡覚了。……替我装一个魚餌吧，斯交布希卡。（斯交布希卡拿出一个虫来，放在手掌上，拍拍地打了两下子，装在鈎子上了，吐上几口唾沫，递給了“霧”。）謝謝你，斯交布希卡。……老爷，您，”他向着我继續說，“打猎嗎？”

“是啊。”

“唔，……您的猎狗是英国种呢，还是紐芬兰种？”

这老头儿喜欢乘机卖弄才能，仿佛在說：“我們也是見过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甚么种，可是很好。”

“唔，……您也有会捕野兽的猎狗嗎？”

“我有两队。”

“霧”微笑一下，搖搖头。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狗，可是有的人送給他也不要。照我的粗淺的見解看来，养狗主要可說是为了体面。……一切都要漂亮：馬要漂亮，看狗的人也应該漂亮，一切都要漂亮。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个猎人，可是他养着狗，并且每年出門打猎一两次。穿着有金銀鑲带的紅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来；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們就把馬牵給伯爵大人；伯爵大人上了馬，猎师头目把伯爵大人的

脚放进馬鐙里，脱下帽子来，把馬繮绳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抽起鞭子来，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去。馬僮跟在伯爵后面，用綢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寵狗，就这么照料着。……这馬僮高高地騎在哥薩克馬鞍子上，紅光滿面，一双大眼睛骨溜溜地轉来轉去。……那时候当然还有許多客人。又是娛乐，又有礼貌。…… 啊喲，給掙脱了，这家伙！”他拉一拉釣魚竿，突然这样說。

“听說伯爵一生过得很闊气，是嗎？”我問。

老头儿在魚餌上吐几口唾沫，抛出了釣鈎。

“自然，他是一位达官貴人。常常有可說是第一流的人物从彼得堡来拜訪他。他們往往系着淺藍色的綬带坐在桌子面前进餐。伯爵眞是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時他叫我去：‘霧，’他說，‘明天我要几条活鱘魚，叫人替我办到，听見嗎？’‘听見了，大人。’綉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伯爵举行起宴会来，——天啊，眞不得了！焰火冲天，車水馬龙！有时甚至还放大炮。单說乐队，就有四十个人。用一个德国人当指揮，可是这德国人傲慢起来；要和主人家同桌子吃飯，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赶走，他說，我家的乐队沒有指揮也懂得奏乐的。自然嘍，这是老爷的权威。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兹①和瑪特拉杜尔②。……嘜……嘜……嘜……好家伙上鈎了！（老头儿从水里拉起一条小鱸魚来。）拿去，斯交布希卡。——老爷毕竟像个老爷的样子，”老头儿又抛出釣鈎，继續說，“他的心地也很善良。有时候他打你，——可是过了一会就忘記了。只是一件事：就是

① 埃柯塞兹，一种四組或四人之男女舞蹈。

② 瑪特拉杜尔，一种西班牙舞蹈。

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曉得！就是她們搞得他破产了。要知道她們大都是从下等人里挑出来的啊。其实她們还有甚么不满足呢？可是不，哪怕你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貴的东西都給了她們！按說么：为甚么不可以如意称心地过日子呢？——这本是老爷份內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应該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庫丽娜；現在她已經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眞是一个潑妇！常常打伯爵的嘴巴。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为了他在她的新衣服上倒了些可可，……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嗳，……可是无論怎样，那时候眞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一口气，补說了最后这句，然后低下头，不說話了。

“照我看来，你家的老爷很严厉吧？”略微静默了一会之后，我开始說。

“在那时候这是風尙呀，老爷，”老头儿摇摇头，反駁我。

“現在沒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視着他，这样說。

他向我瞟一眼。

“現在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地說，把釣鈎远远地抛了出去。

我們坐在树蔭底下；但是树蔭底下也很悶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火热的臉愁苦地等候着風，但是風不来。太阳在藍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們正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黃橙橙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連一根麦穗都不动摇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懶洋洋地在那里摇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魚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蚱蜢在焦黃色的草里叫着；鵪鶉懶洋洋地啼着；鷂鷹平稳地在曠野上面翺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

把尾巴展开成扇子形。我們被炎热所压迫，一动不动地坐着。忽然从我們后面的溪谷里傳出声音来：有人正在向着泉水走下来。我回头一看，看見一个年約五十岁的、風尘滿面的农人，穿着衬衫，踏着草鞋，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子和一件上衣。他走到泉水边，貪饞地暢飲了一頓水，然后站起身来。

“啊，是符拉斯！”“霧”向他一看，这样叫起来，“你好，老兄。从哪儿来？”

“你好，米海洛·薩維里叶夫，”那农人走到我們跟前，这样說，“我从远地方来。”

“你到哪儿去过了？”“霧”問他。

“到莫斯科的老爷那儿走了一趟。”

“为甚么事？”

“去請求他。”

“請求甚么？”

“請求他把代役租減輕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迁一个地方，也行。……我的儿子死了，現在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略略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說：“他从前在莫斯科当馬車夫；实在是他在替我繳代役租的。”

“难道你們現在是出代役租的？”

“是出代役租的。”

“那么你的老爷怎么說呢？”

“老爷怎么說？他把我赶出来！他說，‘你怎么敢直闖到我这里来？这些事有管家在管啊，你呀，’他說，‘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啊？你呀，’他說，‘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說。’他簡直动怒了。”

"那么，你就回来了嗎？"

"回来了。我本来想打听一下，我的儿子死了之后有沒有留下甚么东西来，可是沒有弄得清楚。我对他东家說：'我是菲利潑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說：'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况且你的儿子甚么也沒有留下来；还欠我債呢。'于是我就走了。"

农人带着笑把这一切讲給我們听，彷佛讲的是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皺攏的小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現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嗎？"

"还有甚么地方可去呢？当然只有回家去。我的老婆恐怕現在已經在挨餓了。"

"那么你可以……那个……"斯交布希卡忽然說起話来，可是又发窘了，不說下去了，他开始用手抓弄罐头里的魚餌。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儿去嗎？""霧"继續說，不免詫異地向斯交布希卡看一眼。

"我到他那儿去干嗎？……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沒有付。……可是我并不怎么耽心，向我要不出甚么来。……嘿，老兄，无論你怎样狡猾，沒有用，我是不会負責的！（农人大笑起来。）无論他怎样自作聰明，金齐良·謝苗內奇，总归……"

符拉斯又笑起来。

"怎么样？这件事不妙呢，符拉斯老兄，""霧"慢呑呑地說。

"有甚么不妙？不……（符拉斯的音声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衣袖擦着脸，继續說。

"你的老爷是誰？"我問。

"伯爵伐列利安·彼得罗維奇·×××。"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嗎？"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雾"回答。"已經故世的彼得·伊里奇在生前就把符拉斯的村子分給他的。"

"他怎么样,身体好嗎?"

"身体很好,謝天謝地,"符拉斯回答。"紅潤潤的,簡直是滿面血色。"

"啊,老爷,""雾"向着我继續說,"派在莫斯科附近倒还好,可是他被派在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要出多少租金呢?"

"一份要出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含糊地說。

"喏,您听听:而且地皮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而且听說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說。

"喏,您听听!……斯交布希卡,給我个魚餌,……咦,斯交布希卡?你怎么啦?睡着了嗎?"

斯交布希卡突然抖擻一下。那农人在我們旁边坐下来。我們又靜默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这歌多么凄凉啊。……我的可怜的符拉斯发愁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們走散了。

县城的医生

有一次，秋天，我从远离庄园的原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風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經到了一个县城里，住在旅館里了；我就派人去請医生。半个钟头之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这人身材不高，瘦瘦的，长着一头黑发。他替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貼上芥末膏，很敏捷地把一張五卢布鈔票塞进翻袖口里，——但同时干咳一声，望望旁边，——已經准备回家去了，忽然不知怎的同我談起話来，就留下来了。我正苦发燒，預料今夜会睡不着，喜欢有一个好心人同我談談話。茶拿来了。我的医生就开始談話。这人很不傻，讲話流利而且富有風趣。世間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同他推心置腹地讲眞心話；而有的人呢，剛剛相識，就一見如故，彼此像懺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不知道我凭甚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緣无故地，即所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非常特殊的事讲給我听了；現在我就把他的故事傳达給我的善意的讀者。我努力保留医生原来的語調。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顫抖的声音（这是純粹的别列索夫鼻烟的作用）开始說，"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巴維尔·卢基奇·

卒洛夫嗎？……不知道，……嗯，沒有关系。（他淸淸喉嚨，擦擦眼睛。）我告訴您，这件事发生在——让我仔細想想，哦，——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的天气。我在他家里——我們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費兰斯[①]。我們的法官是一个好人，喜欢玩朴烈費兰斯。突然（我的医生常常用‘突然’这两个字），他們对我說：‘有人找您。’我說：‘有甚么事？’他們說：‘送一个字条来，——也許是病家送来的。’我說：‘把字条給我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唔，很好，——这，您知道嗎，就是我們的食粮。……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給我的；她写着：‘我的女儿病势垂危了，請您看在上帝面上劳駕出診，我現在打发馬車来接您。’嗯，这都沒有甚么。……可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已經夜深了，而且路难走极了！况且她家里境况不好，两个銀卢布以上是不必希望的，就連这也很难說呢，也許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罢了。可是，您知道，服务第一，——人快要死了呢。我突然把紙牌交給常任委員卡利奥宾，回到家里。一看，一輛小馬車停在阶前；馬是农家的馬，——大肚子馬，眞是大肚子馬，馬毛簡直像毡子，馬車夫为了表示恭敬，脫了帽子坐着。我心里想：看样子，老兄，你的主人不見得是堆金积玉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訴您：我們这班穷人，凡事都要考虑考虑。……如果馬車夫神气活現地坐着，不摘下帽子来，还从鬍鬚底下露出冷笑，搖着馬鞭——那么包管你可以拿到两張鈔票！可是我看出今天不是这种生意。不过，我想，沒有办法，服务第一。我拿了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信不信，我差点儿到不了啦。路坏透了：有小川，有雪，有泥濘，有水坑，突然堤壩有

---

① 一种紙牌游戏的名称。

缺口了——眞糟糕！可是我終于来到了。房子很小，盖着麦秆。窗子里有灯光，大概在等我。一位戴着便帽的端庄的老太太来迎接我，說：‘請您救救命，病很危險了。’我說：‘請不要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請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間很干淨的房間，屋角里点着一盞神灯，床上躺着一位年約二十岁的姑娘，已經不省人事了。她的热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間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她們都吓坏了，哭得滿臉泪痕。她們說：‘昨天还很健康，胃口很好；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話：‘請不要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責任，——我就着手医治。我替她放出点血，叫她們替她貼上芥末膏，开了一服合剂。这时候我老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咳，說实話，我从来沒有見过这样漂亮的臉蛋儿，……总而言之，是一个絕色美人！我心里充滿了怜惜。她的面貌多么可爱，她的眼睛……。好，謝天謝地，她安静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圍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臉。……她的姊妹弯下身子去看她，問她：‘你怎么样？’‘沒有甚么，’她說着，就把臉轉过去。……我一看，她已經睡着了。我說，好啦，現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們都踮着脚走出去；留一个丫头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經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島糖酒，在我們的业务中，这是非有不可的。她們端茶給我，要求我在这里过夜，……我就同意了：現在还能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說：‘您何必这样呢？一定会好的，請您不要着急，还是自己去休息一下吧，已經一点多了。’‘如果有甚么事，請您叫人喊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間里去了；客厅里已經替我預备了一張床。我躺在床上了，可是睡不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似乎

已經很疲倦了。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終于忍不住，突然坐起来；我想：让我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臥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就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門，可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一看，丫头已經睡着，嘴巴張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臉朝着我躺着，伸展着两手，怪可怜的！我走近去，……她突然睜开眼睛，盯住我看！……‘是誰？是誰？’我不好意思起来。‘别害怕，’我說，‘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現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們已經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現在請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們就会把您治好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怎么了，上帝保佑您！’我心里想，她又在发燒了；我替她按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陣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訴您，为甚么我不願意死，我告訴您，我告訴您，……現在只有我們两个人，可是請您别告訴任何人，……您听我說，……’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臉，——說实話，那时候我的头发昏啦，——她就开始低声說話。……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說梦話。……她說着，說着，說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国話，說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竪起一根手指威吓我。‘記住啊，医生，别告訴任何人。……’我好容易使她安靜了，給她喝了点水，叫醒了丫头，就出去了。”

医生說到这里，又猛烈地嗅了一会鼻烟，呆了一陣子。

“可是，”他继續說，“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并沒有見好。我再三考虑，突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有别的病人在等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可以怠慢的，这对我的业务有妨碍。但是，第一，病人的确是瀕于絕望了；第二，我得說实話，

我对她很有好感了。况且，她們一家人我都喜欢。她們虽然是沒有家产的人，但是所受的教养可說是罕有的。……她們的父亲是一个有学問的人，是著作家；当然是在貧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經給孩子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遺下許多书籍。不知道是为了我热心照顾病人的緣故呢，还是另有緣故，总之，我敢說，她們都像亲人一样爱我。……这时候，道路泥濘得厉害，一切交通，可說是完全断絕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沒有起色。……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我实在不知道应該怎样对您讲。……（他又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痛快地說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說好呢，可說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怎么，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臉紅了。）

“不，”他热烈地继續說，“怎么可以說是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該知道自己的身价。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呢，連我的拉丁文也可說是完全忘記了。至于品貌呢，（医生微笑着看看自己，）似乎也沒有甚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幷沒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作黑；我多少懂得一点。譬如說，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对我不是发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謂友誼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許是弄錯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請您判断吧……不过，”医生带着显著的慌張，一口气說出了这些断断續續的話之后，又补充說，“我的話似乎說得有点乱了。……这样說您一定一点也听不懂，……那么让我把一切按照次序說給您听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較为平静的声調說起来。

“唔，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了解我們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当他最初預料到病魔将要战胜他的时候的心情。自信力不知道哪儿去了！你突然胆小起来，簡直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你似乎覚得：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記了，病人不信任你了，别人已經看出你的慌張，勉强地报告你征候，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交头接耳地議論，……唉，眞倒霉！你心里想，一定有对症的药，只要把它找出来。对啦，是这药吧？試一試看——不对，不是这药！不等到药力发生作用的时間，……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常常拿出药书来，……心里想，药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其实有时是随便翻翻书的，想碰碰运气看。……可是在这期間病人已經快死了；别的医生也許会医好这病人的。你就說：一定要会診；我一个人是不能負責的。这时候你竟变成了蠢材！但是后来漸漸习慣，也就沒有什么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因为你是照規矩行事的。可是还有更难受的：你眼看見别人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明知道是无能为力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全家对我的信任正是这样，因而忘記了她們家的女儿正在危險中。而我呢，也寬慰她們，說是不要紧的，可是自己心里呢，灵魂都吓出了。尤其不幸的，偏又碰到道路那样泥濘的时候，馬車夫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常常待在病人的房間里，寸步也不能离开她，您知道，我讲各种好笑的故事給她听，跟她玩紙牌。夜里也在那里坐守。老太太流着眼泪感謝我；可是我心里想：‘我是不値得您感謝的。’我坦白告訴您，——現在不必隐瞞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而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也对我亲暱，常常除我之外不要别人走进房間来。她跟我談起話来，問我曾經在哪儿念书，生活过得怎样，有哪些亲人，和

哪些人来往？我觉得她不应該談話，想禁止她，可是您知道，要坚决地禁止她，我是办不到的。我常常捧着自己的头想：‘你在干甚么，你这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不放，老是对我望着，望了很久很久，然后轉过头去，叹一口气，說：‘您这人眞好啊！’她的手发烫，一双眼睛很大，可是沒有精神。她說：‘嗯，您眞好，您是好人，您跟我們这里的邻居不同，……不，您不是那样的人，您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我以前不认識您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安静些吧，’我說，‘……实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有甚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可是請您安静些，看上帝面上，請您安静些，……就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說到这里，我还得告訴你，”医生把身体俯向前些，挺起眉毛，继續說，“她們和邻居們不大来往，因为地位低的人跟她們不相称，而富人呢，自尊心又阻止她們跟他們交往。我告訴您：这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很光荣。她只肯在我手里服药，……可怜的人，靠我搀扶坐起来，服了药，就盯住我看，……我的心怦怦地乱跳。可是，她的病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相信嗎，我恨不得自己躺在棺材里了，因为她的母亲和姊妹老是望着我，盯着我看，……对我漸漸失去信任了。‘甚么？怎么样了？’‘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叫做不要紧，我自己也糊里糊塗。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丫头也坐在那里，正在大声地打鼾。……这可怜的丫头也难怪：她也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整个晚上都觉得很不好过；发燒折磨着她。她翻来复去一直到半夜里；最后仿佛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一盞神灯点在屋角里的圣像前面。我坐着，低下头，也打瞌睡了。突然似乎有人推我的身体，我轉过头来。……啊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

芙娜睜大眼睛盯住我，……嘴巴張开，面頰热得通紅。‘您怎么了？’‘医生，我快死了嗎？’‘哪有这事！’‘不，医生，不，求求您，求求您，請您不要說我是会好的，……不要这样說，……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說，看在上帝面上，請您不要隐瞞我的病状！’她的呼吸異常急促。‘如果我确实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訴您，一切！’‘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别那么想吧！’‘您听我說，我一点也不曾睡着，我一直在看您，……看在上帝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上神圣的一切，我懇求您对我說眞話吧！您要知道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請您告訴我，我的病危險了嗎？’‘叫我对您說甚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别那么想吧！’‘看在上帝面上，我懇求您！’‘我不能瞞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的病的确危險了，但是上帝是慈悲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仿佛很欢喜，臉上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害怕起来。‘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也不能威吓我。’她突然略微抬起身子来，用一条胳膊肘支撑着。‘現在，……唔，現在我可以告訴您：我全心全意地感謝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对她看，好像发癡了；您知道，我心里害怕。……‘您听見嗎，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怎么值得您爱呢！’‘不，不，您不了解我，……亲爱的，你不了解我……’突然她伸出两只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嗎，我几乎叫起来，……我突然跪下，把头埋藏在枕窩里了。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发抖；我听見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寬她的心，……我实在不知道对她說了些甚么話。我說：‘您要把丫头吵醒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感謝您，……請您相信……您安靜些吧。’‘好，别說了，别說了，’她反复地說。

'甚么都不要紧，嘿，醒了也好，嘿，有人进来也好，都沒有关系：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顾虑甚么呢，怕甚么呢？抬起头来。……也許您不爱我吧，也許是我弄錯了，……如果这样，請您原諒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說哪儿話？……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她直盯着我看，張开了两只手臂。'那么你拥抱我呀……'我坦白告訴您：我不知道这一夜我怎么会不发瘋的。我覺得我的病人在毁灭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很清醒；我又明白，如果她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哪：活了二十五岁沒有爱过一个人而死去，毕竟是含恨的事。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因此她在絕望之余，就拉住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現在您明白了吧？她的手抱住我不放。'請体恤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也請体䘏您自己，'我这样說。'为甚么？'她說，'有甚么可惜？反正我是要死了……'她不断地反复这句話。'如果我知道我会活着，仍旧做体面的姑娘，那我才要害羞，眞要害羞，……可是現在有甚么关系呢？''誰对您說您要死了？''嗳，得了，别說了，你瞞不过我，你不会說謊的，你瞧瞧你自己。''您的病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会医好您；我們要請得您母亲的允許，……我們結为夫妇，过幸福的生活。''不，不，我已經听到您的話，我一定要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說过了……'我很痛苦，有种种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有时候发生点小事，似乎沒有甚么关系，其实很痛苦。她忽然問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作得利丰①。嗯，嗯，叫作得利丰，叫作得利丰·伊凡內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沒有办法，

---

① 得利丰是很俗气的名字。

只得說：'我叫得利丰，小姐。'她眯着眼睛，搖搖头，用法語輕輕地說了些話——咳，大概是不好的話，——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妙。我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整夜。早晨我走出来，就象发瘋了似的；我再走进她房間里去的时候，已經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她已經认不得了；比放进棺材里去的人还难看了。我对您发誓，我現在不懂得——完全不懂得——当时怎样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难。我的病人又延續了三天三夜的殘喘，…… 多么痛苦的夜晚啊！她对我說了些什么話呀！……最后的一夜，請您想像，——我坐在她旁边，只向上帝請求一件事：請早些把她收拾了，同时也把我收拾了。……突然老母亲闖进房間里来。……我昨天已經对她——对母亲——說过，我說，很少有希望了，不好了，可以去請牧师了。病人看見了母亲，就說：'嗳，很好，你来了，……你看我們，我們互相恋爱，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怎么了？'我面无人色了。我說：'她是說梦話，因为发燒……'可是她說：'得啦，得啦，你剛才对我說的完全不同，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为甚么要装假呢？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諒的，她会理解的，我快要死了——我何必說謊；把手給我……'我跳起来，跑出去了。老太太当然猜測到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扰您了，而且我自己回想起这一切来，实在也很痛苦。我的病人在第二天就去世了。祝她升入天堂！(医生用急速的語調附說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臨終前，要求她家里的人都走出去，单留我一个人陪她。'請您原諒我，'她說，'我也許对不起您，……病啊……可是請您相信，我沒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別人，請您別忘記我，……保存好我的戒指……'"

医生把臉扭向一旁，我握住了他的手。

"唉！"他說，"让我們談些别的話吧，或者玩一下小輸贏的朴烈費兰斯如何？您知道，像我們这种人，不配体味这么高尙的感情。我們只希望孩子們不要啼啼哭哭，老婆不要吵吵鬧鬧。以后我也曾举行所謂正式的結婚。……可不是嗎！……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带来了七千卢布的嫁产。她名叫阿庫丽娜；倒跟得利丰很相配呢。① 我告訴您，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觉。……怎么，玩不玩朴烈費兰斯？"

我們就坐下来玩一戈比为单位的朴烈費兰斯。得利丰·伊凡內奇贏了我两个半卢布，——到很迟的时候才离去，十分滿足于自己的胜利。

① 阿庫丽娜也是很俗气的名字。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秋天，山鷸常常栖居在古老的菩提树园子里。这种园子在我們奥廖尔省多得很。我們的祖先选擇安居的地点的时候，必定选取两俄亩光景的好地来开辟一个有菩提树林蔭道的果园。大約經过了五十年，多至七十年，这些庄园，这些“貴族之巢”，漸次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坍塌了，或者拆卖了，石造的附屬建筑物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廢墟，苹果树枯死，变成了木柴，栅栏和籬笆影迹全无了。只有菩提树照旧繁荣，現在四面圍着耕种了的田地，正在向我們这班浮蕩的子孙叙述“早已永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菩提树是上好的树木。……連俄罗斯农民的无情的斧头也顾惜它。它的叶子很小，强大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树底下永远是蔭凉的。

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萊在野外打鷓鴣，我看見一旁有一个荒廢了的园子，就向那里走去。剛剛走进林子里，一只山鷸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我开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間，离开我若干步的地方发出叫声：一个青年女子的惊慌的臉从树木后面探出来張望一下，立刻就不見了。叶尔莫萊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里开枪，这里有地主住着呢。”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我的狗还来不及神气活現地銜了打死

的鳥送給我，就听見一陣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的人从林子里跑出来，带着不滿意的神气在我面前站定了。我竭力道歉，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并且把在他領地內射死的鳥呈献給他。

"好吧，"他微笑着对我說，"我收下您的野味，可是有一个条件：請您在我們这里用飯。"

老实說，我不很喜欢他的提議，但是拒絕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邻居，姓拉其洛夫，您大概听到过的，"我的新相識者继續說，"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飯菜也許还像样，否則我不敢邀請您的。"

我对他說了几句这种情形下应有的答話，就跟着他走。新近打扫的小徑很快就引导我們走出了菩提树林；我們走进了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間，长着一棵棵圓圓的、淡綠色的卷心菜；蛇醉草螺旋形地盘繞在竿子上；纏着乾燥的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地矗立在場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仿佛在地上打滚；蒙着灰尘的出角的叶子底下露出黃橙橙的黃瓜来；高高的蕁麻依傍着籬笆搖曳着；有两三处地方长着一堆堆的韃靼忍冬、接骨木、野薔薇——是旧日"花坛"的遺物。在盛滿发紅的粘糊糊的水的小魚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圍都是水坑。鴨子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着水或者蹣跚而行；一只狗全身顫抖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懶洋洋地嚼草，不时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背脊。小徑轉弯了；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樺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頂的、有歪曲的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来。拉其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說着，温和地正对着我的臉看了一眼，"我現在仔細想想，也許您并不願意到我家里去，要是那样的話……"

我不等他説完，就坚决地对他説：相反的，我很高兴到他家里去吃飯。

“哦，那就請吧。”

我們走进屋子里。一个穿藍色长裾厚呢大衣的青年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們。拉其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燒酒給叶尔莫萊喝；我的猎人就向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后恭敬地鞠一个躬。我們从貼着各种五顏六色的图画、挂着許多鳥籠的前室走进一間小小的房間——这是拉其洛夫的书房。我卸了猎装，把枪放在屋角里了；穿长裾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脚乱地替我撣灰尘。

“現在让我們到客堂里去吧，”拉其洛夫亲切地說，“我介紹您和我的母亲相見。”

我跟着他走。客堂里，在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穿着咖啡色衣服，戴着白色的便帽，面孔慈祥而瘦削，目光畏怯而哀愁。

“唔，母亲，我来介紹：这位是我們的邻居×××。”

老太太欠一欠身子，向我行一个礼，她那枯瘦的手沒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样的粗毛綫手提包。

“您光临到我們这里已經很久了嗎？”她眨着眼睛，用柔弱而輕微的声音問我。

“不，沒有多久呢。”

“准备在这里长住嗎？”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靜默了。

“这是，”拉其洛夫接着説，指着我走进客堂时未曾注意到的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这是費多尔·米海奇。……喂，費多尔，来对客人表演一下你的技艺吧。你为甚么躲到屋角里去了？”

费多尔·米海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子上取了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普通一样拿着弓的末端，却拿着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支在胸前，閉上眼睛，唱着歌，吱吱軋軋地擦着琴弦，跳起舞来。他看来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的骨瘦棱棱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跳着舞；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摆着，有时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着，伸长了露筋的脖子，在地上踏步，有时显然很吃力地把两膝弯下去。他那沒有牙齿的嘴巴发出衰頹的声音。拉其洛夫大概从我的脸部表情上猜測到了费多尔的"技艺"并不带給我很大的快感。

"啊，很好，老人家，够了，"他說，"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多尔·米海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子上了，先向我这客人鞠躬，其次向老太太，再向拉其洛夫鞠躬，然后走出去。

"他本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續說，"而且是很有錢的，可是破产了——現在就住在我这里。……他在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風的人；他搶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您要不要喝燒酒？飯菜已經准备好了。"

一个年輕的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瞥見一眼的那个，走进房間里来。

"这是奥丽雅！"拉其洛夫略微轉过头去，說，"請多多指导。……好，我們吃飯去吧。"

我們走进餐室，坐下了。当我們从客厅里走到这里来就坐的时候，由于"享受"而眼睛发光、鼻子微紅的费多尔·米海奇唱着歌：《胜利的雷声响起来！》他們替他在屋角里一張沒有桌布的小桌子上設备着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不能保持清洁，因此他們經常让他跟大家保持一个距离。他划了十字，叹一口

气，然后象鯊魚一般吃起来了。飯菜的确不坏，因为是礼拜天，当然少不了顫抖的果子冻和“西班牙風”①。在席上，曾經在陆軍步兵团里服务了十年光景而又到过土耳其的拉其洛夫就打开了話匣子；我用心听他，同时偷看奥丽雅。她长得并不很美；但是她臉上的果断而安詳的表情，她的又闊又白的前額，濃密的头发，尤其是一双褐色的眼睛，不很大，然而聪明、清朗而有生气，无論誰处在我当时的情况里，看了都要惊異的。她仿佛在留心傾听拉其洛夫的每一句話；她臉上所表示的不是关心，而是热情的注意。拉其洛夫在年龄上看来，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称她“你”②，但是我立刻猜測到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談話中，他說起了他的已經故世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奥丽雅这样說。她立刻臉紅了，低下了眼睛。拉其洛夫停了一下，就变換了他的話头。老太太在吃飯的时候一句話也不說，她自己差不多不吃甚么东西，也不劝我吃。她的面貌表現出一种胆怯而无希望的期待，和一种令人伤心的、老年的哀愁。快散席的时候，費多尔·米海奇开始为主人們和客人“祝頌”了，但是拉其洛夫向我一看，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儿用手在嘴唇上摸摸，眨眨眼睛，鞠一个躬，又坐下了，可是这回却坐在椅子的边上。吃过了飯，我和拉其洛夫来到他的书房里。

大凡經常强烈地縈心于一种思想或一种热情的人，在举止談吐上必定看得出一种共通的、表面上的类似点，无論他們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不同。我越是观察拉其洛夫，就越是覚得他是属于这一类人的。他談到农业，談到收获、刈草，

---

① 一种点心。

② 俄国人对疏远客气的人称вы，对亲近或不客气的人称ты，此二字在中文里无适当譯法。大約前者近似于“您”，后者近似于“你”。

談到战爭、县里的流言蜚語和即将临近的选举，他談的时候并无勉强的样子，甚至还带着兴趣，但是突然叹息起来，好像做吃力的工作做得疲乏了的人似的倒在安乐椅里了，用手摸着臉。他的善良而温暖的整个灵魂，似乎貫彻着、充滿着一种感情。使我惊奇的，是我不能看出他对于下面这些事物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对于打猎，对于庫尔斯克的夜鶯，对于患癲癇病的鴿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并步馬①，对于匈牙利式的輕騎兵短外衣，对于玩紙牌和打台球，对于舞蹈晚会，对于省城和都市的旅行，对于造紙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輝煌的亭子，对于茶，对于訓练成歪头的副馬②，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的馬車夫，对于不知为甚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横飞的闊綽的馬車夫……。"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主！"我想。然而他絕不装作一个忧郁的、不滿于自己的命运的人；反之，他表示着一視同仁的亲切和殷勤，差不多准备卑屈地接近每一个人。的确，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作知交或真心地亲近，他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却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一时都傾向內面的緣故。我观察拉其洛夫，无論如何不能想像他在现在或任何时候是幸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在微笑中，在他的全体姿态中，潜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的确是潜伏着。因此我似乎总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爱他。固然他有时露出地主和乡人的本相来，然而他終究是一个好人。

我們正开始談到新任的县长，忽然門口傳来奧丽雅的声音：

---

① 并步馬，一种用特殊步态跑路的馬。跑时同时伸出两右脚，或同时伸出两左脚。

② 拉車的馬，不只一匹。例如三套車，便是三匹馬拉的。中央的一匹叫做轅馬，旁边的两匹叫做副馬。

“茶准备好了。”我們走进客厅里。費多尔·米海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窗和門的中間，謙恭地縮着两只脚。拉其洛夫的母亲在那里織袜子。通过开着的窗子，从园子里飄进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来。奥丽雅忙碌地倒茶。我現在比吃飯时更加注意地看她。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說話，但是至少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說几句漂亮話而同时又带着空洞无力的苦悶感觉的人；她不作好像充溢着难言的感触的叹息，不在額角底下轉动眼睛，不作幻想的和含糊的微笑。她的眼光安定而冷靜，好像大幸福或大騷乱之后休息着的人一般。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果断而大方的。我很喜欢她。

我又同拉其洛夫談起話来。我已經記不得，不知怎么一来，我們談到了一种常有的情况，即最瑣碎的小事給人的印象，往往比最重要的事給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是的，”拉其洛夫說，“这一点我曾經亲身体会到。您知道，我是結过婚的。沒有多久，……三年；我的妻子难产死了。我想，我不能独自活着了；我非常伤心，我悲痛极了，可是哭不出来——仿佛发癡了。我們替她好好地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就在这个房間里。来了一个神甫；教堂执事們也来了，他們开始唱歌，祈禱，焚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沒有落下来。我的心仿佛石化了，头也是这样，——我全身觉得沉重。第一天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嗎？到了夜里我竟还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的。——忽然我看見……（拉其洛夫說到这里，不由得哆嗦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沒有完全閉上，有一只蒼蝇在这眼睛上爬。……我一下子就翻倒在地上了，苏醒过来以后就不断地哭——自己不能抑制了……”

拉其洛夫靜默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奧丽雅。……我永远不能忘記她臉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了，从手提包里取出手帕来，偸偸地擦眼泪。費多尔·米海奇忽然站起身，抓住了他的小提琴，用沙嗄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是想使我們高兴些，但是我們一听見他的声音，都哆嗦了一下，拉其洛夫就叫他停止了。

“可是，”他继續說，“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回轉来，而且毕竟……現在世界上一切都在好起来——这大約是伏尔泰的話吧，”他急急地补充說。

“是的，”我回答，“当然。并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沒有逃不出的逆境。”

“您这样想嗎？”拉其洛夫說。“嗯，您的話也許是对的。記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病院里，半死不活了，我害的是創伤热。唉，我們住的地方实在不高明，——当然，那是战时啊——这还算是謝天謝地的！忽然又載来許多病人，——把他們安置在哪儿呢？医生跑来跑去，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这里，問助手：‘活着嗎？’那人回答說：‘早上还是活着的。’医生弯下身子来，听听看：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煩了。‘好家伙，’他說，‘这人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还在那里苟延殘喘，拖延日子，不过是占据位子，妨碍別人罢了。’‘唉，’我心里想，‘你要倒霉了，米海洛·米海勒奇……’可是我終于恢复健康，活到了今天，象您看見的那样。可見您的話是对的。”

“在无論什么情形下，我的話总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那时候真的死了，您仍然是逃出了您的逆境。”

“自然，自然，”他又說，用手重重地拍一下桌子，……“只要下决心。……处在逆境里有甚么意思呢？何必耽擱，何必拖延

呢……"

奥丽雅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費多尔，跳一个舞吧！"拉其洛夫叫道。

費多尔一跃而起，用漂亮而别致的步态在房間里跳起舞来，这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馴服的熊身边表演时的步态，他唱起来："在我們的大門边……"

門外傳来一輛竞走馬車的声音，过了不多时，一个身材高大而肩膀寬闊的結实的老头儿——独院地主奥夫謝尼科夫——走进房間里来。……但是奥夫謝尼科夫是非常出色而奇特的人物，所以我要請讀者允許，在另一篇里再談到他。現在我只要添說几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萊黎明就出去打猎，打好猎就回家；过了一星期，我又到拉其洛夫家去，但是他和奥丽雅都不在家；过了两星期，我听說他突然失踪，撇下了母亲，带了他的小姨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全省嘩然，都談論这件事，这时候我才彻底了解拉其洛夫讲話时奥丽雅臉上的表情。她当时臉上不仅流露着怜憫之情，还燃燒着嫉妒之情呢。

我在离开乡村以前，去訪問拉其洛夫的母亲。我在客厅里見到她；她正在和費多尔·米海奇玩"耍傻瓜"的紙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嗎？"最后我問她。

老太太哭起来了。以后我就不再問她关于拉其洛夫的事。

独院地主[1]奥夫謝尼科夫

亲爱的讀者，請想像一个年約七十岁的、又胖又高的人，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2]，低垂的眉毛底下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風采威严，語調从容，步态迟緩，这就是奥夫謝尼科夫。他穿一件长袖子的、寬大的藍大衣，鈕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圍一条淡紫色的綢圍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有縫子的长統靴，大体上看来像一个富裕的商人。他的手漂亮、柔軟而白皙，他常常在談話的时候用手摸弄自己的大衣的鈕扣。奥夫謝尼科夫的威严和鎮定、机灵和懶散、正直和頑固，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貴族。……他穿起古代的无領大袍来一定是很称身的。这是旧时代最后的人物中之一。邻居們都非常尊敬他，认为同他往来是光荣的。同輩的独院地主們都很崇拜他，远远看見他就脫下帽子，并且以他为驕傲。一般地說，在我們那里，直到現在，独院地主很难区别于农人：他們的产业差不多比农人更坏，仔牛小得可怜，馬仅能活命，轅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謝尼科夫在这一般規律中是例外的，虽然也算不得是富人。他

① 独院地主是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級官吏出身的小地主，拥有少量土地，通常只有一个院子，享有使用农奴的权利，但必須与农人同样繳納人头税。

②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國寓言作家。

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屋子里，僕人用的不多，叫他們穿俄罗斯服装，称他們为雇工。他們也替他种田。他并不冒充貴族模样，不装作地主，他从来沒有所謂“忘形失礼”，他在第一次被邀請时不立刻入席，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身来，然而带着那样的威仪、那么庄重的殷勤，使得客人不知不覚地向他更低身地鞠躬。奥夫謝尼科夫守着古風，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毫无拘束)，而是由于习慣。例如，他不喜欢有彈簧座的馬車，——因为他不感覚到它的舒适，——常常乘坐竞走馬車，或者有皮垫的、漂亮的小馬車，自己駕着良种的枣紅色的跑馬。(他养的全是枣紅色馬。)馬車夫是一个面頰紅潤的青年小伙子，头发剪成弧形，穿着藍色的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子，腰里系着皮带，恭敬地坐在他旁边。奥夫謝尼科夫常常在飯后睡一下，每星期六洗澡，讀的全是宗教书(讀的时候郑重地在鼻子上架起一个圓形的銀边眼鏡)，起身和就寢都很早。然而他的鬍子是剃光的，头发剪成德国風。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而誠恳，但是不向他們深深地鞠躬，不匆忙奔走，不把任何干果和腌漬物都拿出来請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說，并不站起身来，只是略微把头轉向她，“拿些好吃的东西来請請客吧。”他认为出卖谷物是罪恶的，因为谷物是上帝的惠賜。在一八四〇年，普遍饑荒和物价飞騰的时候，他把全部貯藏分发給附近的地主和农民；下一年他们感激地拿实物来还他們的債。邻居們常常跑到奥夫謝尼科夫那里来請他裁判和調停，差不多总是服从他的判决，听从他的忠告的。有許多人多亏了他，才終于划清了田地的界限。……但是經过了两三次和女地主的冲突以后，他就声明：拒絕女性之間的一切調停。他不能容忍仓卒忙乱、惊慌着急、以及女人們的閑話和无謂紛扰。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

个雇工急急忙忙地跑到他房里，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唔，你喊甚么？"奥夫謝尼科夫从容地說，"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来……"他喜欢自己訓练馬。有一次，一匹勁头很足的比曲格馬[①]載了他飞奔下山，向溪谷里跑去。"喂，好了，好了，年輕的小馬儿，你要摔死了啊，"奥夫謝尼科夫温和地对它說，一轉眼，他就連同那輛竞走馬車、坐在后面的男孩子和那匹馬，一同跌进溪谷里。幸而溪谷底上堆着沙。沒有一个人受伤，只是那匹比曲格馬的一条腿脫了骱。"唉，你瞧，"奥夫謝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继續用鎮靜的声音說，"我对你說过了啊。"他找到的妻子同他很相配。塔佳娜·伊丽尼奇娜·奥夫謝尼科娃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庄重而沉默的女子，永远圍着一条咖啡色的綢圍巾。她的态度冷淡，可是不但沒有人抱怨她严厉，却反而有許多穷人称她为好媽媽和恩人。端正的容貌、烏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現在还証明着她的曾經有名的美貌。奥夫謝尼科夫沒有孩子。

讀者已經知道，我是在拉其洛夫家里同他相識的，大約过了两天，我就去訪問他。正好他在家。他正坐在一只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讀圣徒傳。一只灰色的猫坐在他肩上打鼾。他依照自己的慣例殷勤而庄重地招待我。我們就談起話来。

"請您老实告訴我，路卡·彼得罗維奇，"在談話中有一次我这样說，"在从前，在您那时代，是不是比較好些？"

"有的地方的确比較好些，我对您說，"奥夫謝尼科夫回答，"我們生活比較安定，比較富裕，的确，……不过总还是現在好；到了您的孩子們的时代，一定更加好。"

"路卡·彼得罗維奇，我还以为您要对我贊美旧时代了呢。"

---

① 比曲格馬是一种特种馬，繁殖在沃罗涅日省著名的"赫列諾夫"（从前奥洛娃伯爵夫人的养馬場）附近。——原注。

“不，我覚得旧时代沒有甚么可以特別贊美。喏，举一个例来說，您現在是地主，同您的已經故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是您沒有那样的威势了！当然您本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們現在也受別的地主的压迫；可是这看来是不能避免的。也許谷子磨过之后会变成面粉。不，我在青年时代看飽的那种事情，現在到底都看不見了。”

“譬如甚么事情呢？”

“譬如，就再說关于您祖父的事吧。他眞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欺侮我們这班人。您大概知道——自己的田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車普勒金到馬利宁的那块耕地吧？……現在你們在这地上种着燕麦。……要知道这块地是我們的，——完全是我們的。您的祖父把它从我們手里夺去；他騎着馬出来，用手指着說：‘这是我的領地。’——就归他所有了。先父（祝他升入天堂！）是一个公正的人，也是一个激烈的人，他忍受不住了，——誰願意丧失自己的产业呢？——就向法庭提出訴呈。可是他一个人提出了，别的人都不跟上去，他們都害怕。就有人去告訴您祖父，說彼得·奥夫謝尼科夫在告您的状，說您搶了他的地皮。……您的祖父馬上派他的猎师罢烏希带了一队人到我們这里来。……他們抓住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到你們的世襲領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赤着脚跟他跑。您知道怎样？……他們把他带到你們家里的窗子下面，就用棍棒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子下面，也在那里看。我的父亲喊着：‘老太太，馬利亚·华西丽叶芙娜，替我說个情，可怜可怜我吧！’可是她只是时时挺起身来，在那里看。后来他們要我父亲声明放棄这块地皮，并且命令他感謝放他生还的恩德。这样，地皮就归你們了。您去問問您的农人們看，这块地叫甚么？它叫

做棒地，因为是用棒打夺来的。因为这緣故，我們这些小人对于旧时代的制度沒有多大的留恋。”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謝尼科夫，并且不敢看他的臉。

“那时候我們邻近还有一个人，叫作斯捷邦·尼克多波辽內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磨得厉害；用尽千方百計。这人是一个酒徒，喜欢請客，等到他喝醉了酒，用法語說一声‘C'est bon’（这很好），然后舐一舐嘴唇，——那时候可就鬧得凶了！他派人去請所有的邻居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馬車都准备好了，停在那里；如果你不去，他立刻亲自闖来了。……这眞是一个怪人！他清醒的时候不說謊；可是一喝醉，就开始說：他在彼得堡的封当卡街上有三所房子：一所是紅色的，有一个烟囪；另一所是黃色的，有两个烟囪；还有一所是藍色的，沒有烟囪；——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沒有結婚）：一个在步兵队里，另一个在騎兵队里，第三个待在家里。……又說每所房子里住着他的一个儿子，大儿子家里海軍将官們常常来訪，二儿子家里将軍們常常来訪，小儿子家里英国人常常来訪！这时候他站起身来說：‘祝我的大儿子健康，他是最孝順我的！’于是他哭起来了。如果有人拒絕举祝杯，那就糟糕了。‘枪斃你！’他說，‘还不許埋葬！……’有时候他跳起来，叫着：‘跳舞吧，上帝的子民們，让自己开心开心，又可以慰乐慰乐我！’于是你只得跳舞，拚命也只得跳舞。他把自己的农奴的女孩子們折磨得厉害。她們常常通夜合唱，唱到天亮，唱得嗓子最高的，就得到奖賞。可是如果她們疲倦了，他就双手托住了头，悲叹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拋撇了我这个可爱的人儿！’馬夫們連忙去鼓励女孩子們。我父亲也給他喜欢上了，有甚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赶进了棺材里，險些儿被赶了进去，幸而他自己死了，是喝醉了从鴿子棚

上跌下来死的。……瞧，以前我的邻近会有这样的人！”

“时势大变了！”我說。

“对啊，对啊，”奥夫謝尼科夫同意地說。“喏，所以說：在旧时代，貴族們的生活豪奢得多。至于那些达官貴人，更不必說了。这些人我在莫斯科看見得多。听說那里現在也沒有这种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

“到过的，很久了，很久以前了。我現在七十三岁，到莫斯科是十六岁上。”

奥夫謝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看見了些什么人？”

“看見了許多达官貴人，全都看見的；他們生活闊綽，使人又贊叹又惊奇。可是沒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奥洛夫-車斯明斯基。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我是常見的；我的叔叔在他那里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門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这眞是一个达官貴人！那样的風采，那样誠恳的礼貌，簡直使人不能想像，无法描述。单說身材就很高大，威力充足，眼光有神！当你沒有认識他，沒有接近他的时候，你眞覚得害怕，胆小；可是你一接近他，他就好象太阳一般使你温暖，使你覚得非常愉快。他对每个人都亲自接見，对一切事情都爱好。他亲自参加賽馬，和任何人竞賽；他从来不立刻赶上人，不得罪人，不拦阻人，只是到了最后才超过別人；而且那样地和藹可亲：安慰对手，称贊他的馬。他喂养着最上等的翻觔斗鴿子。常常走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命令把鴿子放起来；四周有僕人們拿着枪站在屋頂上防御鷂鷹。伯爵的脚边放着一只盛水的大銀盆；他就在水里看鴿子。穷人和乞丐，有許許多多人靠

他生活，……他散了許多錢財！可是他动起怒来，那真像打雷一般，非常可怕，可是你不必害怕，过一会儿他就笑了。他一举行宴会，就几乎把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又是极聪明的人！他曾經打敗土耳其人。他又喜欢角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各处地方来到他这里。誰被他摔倒了，他就奖賞他；可是如果有人摔倒了他，他就送給他很多礼物，还吻他的嘴唇。……还有，当我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动了一个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的猎犬竞賽会：他邀請全国所有的狩猎家到自己家里，規定了日期，并且給了三个月的期限。人都集攏来了。带来了許多猎狗和猎兵，——啊，軍队来了，真像軍队！起先大摆筵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大家都跑攏来看，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着？……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不是米洛維特卡？”我問。

“对啊，是米洛維特卡，米洛維特卡。……伯爵就开始請求他，說：‘把你的狗卖給我吧，随便你要甚么代价。’‘不，伯爵，’他說，‘我不是商人，沒用的破布也不卖，可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准备让与，就是米洛維特卡不能让。……我宁願作俘虏。’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就称贊他，說：‘說得好。’您的祖父就用馬車把这只狗載回去了；后来米洛維特卡死了的时候，奏着音乐，把它埋葬在花园里，——把这狗埋葬了，并且在上面立一块有銘文的石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是不欺侮任何人的，”我說。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閻王好見，小鬼难当。”

“那么罢烏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略微靜默一会之后，我問。

“怎么您知道米洛維特卡，却不知道罢烏希呢？……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目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爱他不亚于爱米洛維特卡。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您祖父无論吩咐他甚么，他立刻就办到，即使要他爬到刀山上去也行。……他喊起猎狗来，森林里就发出一片吟嘯声。可是他忽然鬧起脾气来，跳下馬，躺在地上了。……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完了！它們不再去跟踪新的足迹，无論有甚么好东西都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动怒了！‘不絞死这个坏小子，我就不活着了！把这叛徒的皮剝下来！把这杀人坯的脚跟拉起来穿进他的喉嚨里去！’但是結果总是派人去問他需要甚么，为甚么不喊猎狗？罢烏希在这些时候大都是要求喝酒，喝完了酒，站起身来，又起勁地大声呼喊猎狗了。”

“看样子，您也是喜欢打猎的，路卡·彼得罗維奇？”

“喜欢是喜欢的，……的确，——可不是現在：現在我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而是在青年时代，……不过您要知道，因为我們身分的关系，也搞不好的。我們这班人是不能同貴族們相匹敌的。的确，我們这阶层中也有爱喝酒而沒有能力的人常常去和大人先生們周旋，……可是这有甚么乐趣呢！……不过是自取屈辱罢了。給他一匹蹩脚的、老是顚躓的馬；常常把他的帽子取下来丢在地上；拿起鞭子来，像打馬一样輕輕地打在他身上；可是他始終装着笑臉，又逗别人笑。不，我告訴您：越是身分低的人，操守越是要謹严，不然，正是自取其辱。”

“是的，”奧夫謝尼科夫叹一口气，继續說，“我出世做人以来，时光象水一般流过了不少，时势已經改变了。尤其是在貴族們中間，我看到了很大的变迁。領地少的人，或者去就职了，或者不住在原地方了；領地多的人，那就不可复識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看見得多。我得告訴您：我看看他們，

心里很高兴，他們都是和和气气、斯文一脉的。只是有一点我覺得很惊奇：他們都是博覽群书的，說話头头是道，感动人心，可是对于实际問題都不懂得，連自己的利益都顾不到；他們自己的农奴管家可以任意捉弄他們，像弯馬軛一样。您大概认識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的，——这不是一个道地的貴族嗎？这人風姿翩翩，家产富足，受过大学教育，似乎还到过外国，說話流利，态度謙恭，同我們大家都握手。您认識他嗎？……那么您听我讲。上个礼拜我們为了經紀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招請，到别廖佐夫卡去聚会。經紀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們說：'諸位先生，必須划分地界了；我們这区域比其他一切区域都落后，这是可耻的。我們着手工作吧。'于是就着手工作。照例經过商討和爭論；我們的代理人使起性子来。可是第一个吵鬧起来的是奥夫欽尼科夫·波尔菲利。……这个人为甚么要吵鬧呢？……他自己一寸田地都沒有，是受他兄弟的委托来办这件事的。他嚷着：'不行！你們騙不过我！不，我不是那样的人！拿地图来！把測量員給我叫来，把这叛徒叫到这里来！''您的要求到底是甚么呢？''見鬼了！哼！你們以为我能馬上把我的要求說出来嗎？……不行，你們把地图拿来，就是这样！'他就用手在地图上敲打。他又大大地侮辱了瑪尔发·德米特列芙娜。她嚷着：'你怎么敢侮辱我的名誉？''我么，'他說，'把你的名誉給我的栗毛母馬都不要。'好容易用馬德拉酒使他平息了。把他撫慰好了，別的人又吵起来了。我的亲爱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的头，只是搖头。我覺得难为情，忍不住了，眞想跑出去。他对我們作何感想呢？一看，我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站起来了，表示要說話的样子。經紀人着了慌，說：'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

奇要讲話了。'貴族实在不能不贊誉：全体的人立刻肃静了。于是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开始讲話，他說：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我們为甚么而集会；又說：划分地界，虽然无疑地是对領主有益的，可是实际上它是为了甚么呢？——是为了使农人減輕負担，使他們工作比較便利，对付得了劳役；像現在那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田地，有时往往駕了車到五俄里外去耕作，要处罰他也不可能。后来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說：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又說：归根結蒂，如果合理地判断起来，他們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好，我們也好；他們苦，我們也苦。……又說：所以，为了一点小事而不妥协，是罪恶的，是沒有計算的。……他又說，又說，……說出那样的話！一句句打入人的心坎里。……貴族們都低下了头；我实在差点流下眼泪来。老实說，古书里不曾有过这样的話。……可是結果怎么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不肯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說：'我要叫我的僕人們把这块沼地弄乾，在这上面开办一个改良的制呢厂。'他說：'我已經选定这地点；关于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这是眞实的才好，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給科罗辽夫的管家一百卢布鈔票的緣故。我們就这样沒有把事情办完就走散了。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到現在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在談論那制呢厂，可是并不动手去弄乾那块沼地。"

"他在自己的領地里怎样安排呢？"

"一概采用新方法。农人們都不喜欢，——可是不必去听他們的話。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办得很好。"

"这是怎么的，路卡·彼得罗維奇？我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貴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

得甚么？……而我又不懂得别的生財之道。我但求做得正当，做得合法，这就謝天謝地了！年輕的先生們不喜欢旧式，我贊美他們。……現在是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輕的先生們很会自作聪明。对付农人好像玩弄木偶，翻来复去一陣子，弄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人又处在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籍的执事的掌握之中了。最好这班年輕的先生們中間有一个人出来作个榜样，指示出：应該这样办理！……这結果会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見新局面了嗎？怎么会有这种怪事？眞是青黄不接！”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謝尼科夫。他回头望望，向我坐得更近一些，继續低声說：

“您听到过关于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伏諾夫的事嗎？”

“沒有，沒有听到过。”

“您倒說說看，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眞想不通。是他那些农人讲出来的，可是我不明白他們的話。您知道，他是一个青年人，不久以前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笔遺产。他就来到了自己的世襲領地里。农人們都怀着好奇心聚攏来看自己的主人。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見他們了。农人們一看，眞奇怪！老爷穿着棉絨褲子，像一个馬車夫，他的靴子上有鑲边；衬衫是紅的，上衣也是馬車夫样子的；留着鬍子，头上戴着一頂很奇怪的帽子，相貌也很奇特，——說他喝醉，可又并不喝醉，但是瘋头瘋脑。‘你們都好，’他說，‘兄弟們！上帝帮助你們。’农人們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說話，您知道，他們都胆怯了。他自己也好象很胆怯。他就对他們讲話：‘我是俄罗斯人，’他說，‘你們也是俄罗斯人；我爱好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我有俄罗斯的灵魂，

我的血也是俄罗斯的……'忽然他发出命令：

'喂，孩儿們，大家唱一个俄罗斯民歌吧！'农人們两腿直哆嗦；完全呆住了。有一个胆大的人剛开始唱，立刻就蹲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后面了。……值得奇怪的是：我們那里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些肆无忌憚的人，又是著名的游棍，的确如此；穿得像馬車夫一样，自己跳舞，彈六弦琴，和僕人們一起唱歌，喝酒，和农人們大吃大喝；可是这位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却象一位閨房小姐：老是讀书，或者写字，不然就朗誦贊美歌，——不跟任何人談話，怕見生人，常常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是寂寞或者忧愁。以前的管家在最初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在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来到以前，跑遍了农家，向所有的人鞠躬，——显然是，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誰家的肉！农人們覚得有了希望，他們想：'哼，老兄！回头就要查办你了，你这宝貝；你就要遭殃了，你这个吝啬鬼！……'可是結果并不是这样——我該怎样对您說呢？連上帝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对他說話，可是他自己反而臉紅了，而且您知道，呼吸也很迫促：'你替我办事要办得公正，不可以压迫任何人，听見了嗎？'可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叫他到跟前来！他住在自己的領地里，好象一个陌生人。于是，那个管家就放心了，而农人們都不敢到华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因为他們害怕。还有稀奇的事哩：这位老爷对他們鞠躬，和顏悦色地望着他們，他們却反而吓得要命。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先生，您倒說說看？……或許是我糊塗了，老了，还是怎么的，——真不懂了。"

我回答奧夫謝尼科夫說，这位刘波茲伏諾夫先生大概是有病的。

"有甚么病！他长得那么胖，肥头胖耳，年紀輕輕的。……

眞是天曉得！”奧夫謝尼科夫深深地叹一口气。

“且不談貴族，”我开始說，“关于独院地主，您讲些甚么給我听听呢，路卡·彼得罗維奇？”

“不，这个免了吧，”他急忙地說，“实在……也可以讲些給您听听，可是算了吧！（奧夫謝尼科夫揮一揮手。）我們还是喝茶吧。……等于农人，簡直是农人；可是老实說，我們还会怎么样呢？”

他默不作声了。茶端出来了。塔佳娜·伊丽尼奇娜站起身来，坐在靠近我們的地方了。在这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悄悄地走出去，又悄悄地走回来。房間里肃靜无声。奧夫謝尼科夫鄭重其事地慢慢地喝茶，一杯又一杯。

“米嘉今天来过了，”塔佳娜·伊丽尼奇娜低声地說。

奧夫謝尼科夫皺起眉头来。

“他来干什么？”

“来賠不是。”

奧夫謝尼科夫搖搖头。

“唉，您說說，”他轉向我，继續說，“叫我怎样对付那些亲戚們？拒絕他們是不可能的。……上帝居然也賞給我一个侄儿。这小子很聪明，又伶俐，这是沒有話說的；学問很好，可是我对他不会有什么指望。他本来在官家当差，却把职务辞去，因为沒有出路。……难道他是貴族嗎？即使是貴族，也不会立刻升作将軍的。現在他就賦閑了。……这倒还沒有甚么，哪曉得他竟当上了訟棍！替农人們写状子，打呈报，教唆乡警們，揭发測量員，在酒店里进进出出，結交一班市儈和旅館里打扫院子的人。不是就要遭殃了嗎？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他已經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胡調：逗得他們发笑，可是后来又給他們找麻

烦。……得了，他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吧？"他轉向他的妻子，补充說，"我很了解你：你是大慈大悲的，袒护他的。"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低下头，微笑一下，脸紅了。

"嗯，正是这样，"奥夫謝尼科夫继續說……"唉，你是寵慣他的！好，叫他进来吧，——就这样啦，看在貴客面上，我饒恕这个蠢东西。……好，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走到門边，叫了一声："米嘉！"

米嘉，一个身材高高的、体态匀称而头发卷曲的、年約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走进房間来，看見了我，站定在門边了。他的服装是德国式的，但是仅仅他肩上的大得不自然的皺襞，就显著地証明了这衣服不但是俄罗斯裁縫裁的，竟是道地俄罗斯式的。

"喂，走过来，走过来，"老头儿說，"怕甚么难为情？你要謝謝伯母，因为她替你說情了。……嗳，先生，我来介紹一下，"他指着米嘉继續說，"这是我的亲侄子，可是我怎么也管他不好。已經走上末路了！（我們两人互相鞠躬。）你說，你在那边闖了甚么禍？为甚么他們告你，你說。"

米嘉显然不願意在我面前表白和辯解。

"以后再說吧，伯伯，"他喃喃地說。

"不，不要以后再說，要現在說，"老人继續說……"你呀，我知道的，你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怕难为情，那更好了，你快痛改前非吧。你說，你說呀，……說給我們听听。"

"我并沒有甚么难为情，"米嘉精神勃勃地說起話来，把头搖晃一下。"伯伯，請您自己評判。列舍底洛夫的独院地主們到我这里来說：'老弟，帮帮忙。''怎么一回事呢？''是这样的：我們的粮仓办得很完善，实在不能再好了；忽然一个官員来到我們这里，說是被派来檢查粮仓的。檢查过之后說："你們的粮仓办得

很混乱，有严重的疏忽地方，必須报告长官。”“有甚么疏忽的地方呢？”“这个我心里明白，”他說。……我們就聚在一起作出了决定：要好好地送那官員一笔酬謝，可是老头儿普罗霍勒奇出来阻止，他說：这不过是使这班人更加貪心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們一点压制都沒有了？……我們就听从了老头儿的話，但是那官員动起怒来，就提出控訴，打了呈报。現在就要我們去到庭。’‘那么你們的粮仓的确是完善的嗎？’我問。‘上帝看見的，很完善，而且有法定数量的谷物。……’我說：‘那么你們不必害怕。’就替他們写了一張状子。……現在还沒有知道是誰胜訴。……至于他們为了这件事到您这儿来告我，——那是很明显的：无論甚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貼自己的身。”

“无論甚么人都这样，可是你显然不是这样的，”老头儿低声說。……“那么你在那边同舒托洛莫甫的农人們干些甚么勾当呢？”

“您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也是我对的，——再請您評判吧。舒托洛莫甫农人們的邻居别斯邦金耕种了他們的四俄亩地。他說：‘这地是我的。’舒托洛莫甫的农人在付代役租，他們的地主到外国去了——您想，有誰保护他們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問，一向是地主租給他們的。于是他們到我这里来，說：給我們写一張訴状。我就写了。别斯邦金知道了就恐吓我，他說：‘我要拔出米嘉这家伙的骨头，还要取他的脑袋……’等着瞧吧，看他怎样取法，我的脑袋到現在还是完好的呢。”

“嘿，不要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呢，”老头儿說，“你这人完全发瘋了！”

“咦，伯伯，不是您自己对我說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說什么話了，”奥夫謝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話，“的确，做人应該正直，而且有帮助亲友的义务。有时候应該連自身都不顾惜。……可是你是不是常常照这样做的呢？不是有人把你邀到酒店里去嗎？他們請你喝酒，向你鞠躬，說：‘德米特利·阿列克塞伊奇，先生，帮帮忙，我們一定酬謝你。’于是把一个銀卢布或者一張五卢布鈔票偷偷地塞給你，是不是？啊？有沒有这种事？你說，有沒有？”

“这的确是我的錯，”米嘉低下头回答，“可是我不拿穷人的錢，不違背良心。”

“現在你不拿，等到自己生活困难起来，就要拿了。不違背良心，……嘿，你呀！你倒象是一直在庇护好人！……可是你忘記了鮑尔卡·彼列霍多夫嗎？……是誰为他張罗奔走？是誰包庇了他？啊？”

“彼列霍多夫的确是自作自受……”

“挪用了公款……开玩笑！”

“可是伯伯您想：他貧穷，还有家眷……”

“貧穷，貧穷，……他是一个醉汉，是一个狂妄的人——就是这样！”

“他因为悲伤，才喝上了酒的，”米嘉放低了声音說。

“因为悲伤！唔，既然你有那样的热忱，就該帮助他，而不該自己跟这醉汉一块上酒店。他說話花言巧語，那有甚么稀罕！”

“他这人是最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謝尼科夫轉向他的妻子，继續說，“送去給他了嗎……喏，就是那儿，你知道的……”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点点头。

“你这儿天在哪里？”老头儿又説起話来。

“在城里。”

“一定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消遣，彈六弦琴，在衙門里跑进跑出，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儿子們一起游蕩，是这样嗎？……你說！”

“大概是这样吧，”米嘉带着微笑說。……“啊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內奇·芬底科夫請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飯呢。”

“我不到这大肚子家里去。給你吃很貴的魚，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去睬他！”

“我还碰見菲多西亚·米海洛芙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亚？”

“就是竞买了米庫里諾地方的地主加尔宾欽科家的那个。菲多西亚是米庫里諾人。她出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当女裁縫，租金按时繳納，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业务很能干；在莫斯科向她定貨的人很多。可是現在加尔宾欽科写信去把她叫了来，留住她，却又不派她职务。她准备贖身，向主人說过了，但是他不作出甚么决定。伯伯，您和加尔宾欽科认識，可不可以替她說一句話？……菲多西亚願意出重价贖身。”

“是不是用你的錢？是不是？唔，唔，好，我去說，我去对他說。可是我不知道，”老头儿带着不滿意的神气继續說，“这个加尔宾欽科，天曉得，是一个吝嗇鬼：他收购期票，放錢生利，竞买田地。……誰把他弄到我們这边来的？咳，我討厌这些外乡人！这件事不会立刻見分曉的；不过，且看吧。”

“帮帮忙吧，伯伯。”

“好，我总帮忙。可是你得留神点儿，往后得留神点儿！好

了，好了，不要辯解了。……算了，算了！……只是以后要留心，不然的話，眞的，米嘉，你不得平安呢，——眞的，你要遭殃呢。我不能一直替你担当，……我自己也是沒有权势的人。唔，現在你去吧。”

米嘉出去了。塔佳娜·伊丽尼奇娜跟着他出去。

“給他喝茶吧，慈悲的太太，”奧夫謝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伙子并不蠢，”他继續說，“心地也善良，只是我替他担心。……可是，对不起，我們拿这些小事把您耽擱了很久。”

通前室的門开了。一个身材低低的、头发斑白的、穿天鵝絨大衣的人走了进来。

“啊，富郎茲·伊凡內奇！”奧夫謝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可得意嗎？”

亲爱的讀者，請允許我把这位先生也介紹給您。

富郎茲·伊凡內奇·雷戎（Lejeune）是我的邻居，是奧廖尔的一个地主，他以不很平常的方式获得了俄罗斯貴族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國，充当鼓手。起初一切都非常順利，我們这位法国人就昂起了头走进莫斯科来。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雷戎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沒有了，就这样被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捉住了。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把他在一个空着的縮絨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带到堤壩边的冰窟那里，就开始要求这位“de la grrrande armée”① 鼓手賞个光，这就是要他钻到冰底下去。雷戎先生不能同意他們的提議，却用法国話向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要求放他回奥尔良去。“在那里，messieurs②，”他說，“住着我的母亲，

① 法語：大軍的。

② 法語：諸位先生。

une tendre mère①。"但是农人們大約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继續要求他向蜿蜒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順流而下，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經在那里輕輕地推着他的頸骨和脊骨而敦促他，忽然傳来了一陣鈴声，使雷戎快乐得不可言喻，堤壩上开上一輛大橇車来，这車子后部特别高聳，上面盖着一条五彩的毯子，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維亚特卡馬。橇車里坐着一位穿狼皮外套的、肥胖的、紅光滿面的地主。

"你們在那里做甚么？"他問农人們。

"我們在这里淹法国人呢，老爷。"

"啊！"地主淡然地答应了一声，就轉过臉去。

"Monsieur! Monsieur!"②那可怜的人叫起来。

"啊，啊！"狼皮外套带着責备的口气說，"带了十二种民族到俄国来，燒掉了莫斯科，該死的家伙，偸去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現在却叫着'麦歇，麦歇！'（先生，先生！）这一下可不敢再神气了！这是因果报应。……走吧，菲尔卡！"

馬走动了。

"可是，慢来！"地主又說，……"喂，你这麦歇，你懂音乐嗎？"

"Sauvez moi, sauvez moi, mon bon monsieur!"③雷戎反复地說。

"你瞧这些小国民！沒有一个人会讲俄語的！謀叙克，謀叙克，薩維·謀叙克·芙？薩維？（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嗎？懂嗎？）嗳，你說呀！孔潑雷內？薩維·謀叙克·芙？（听得懂嗎？你懂音乐嗎？）披雅諾，助哀·薩維？（鋼琴，你会彈嗎？）"

---

① 法語：慈爱的母亲。

② 法語：先生！先生！

③ 法語：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好先生！

雷戎終于懂得了地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肯定地点点头。

"Oui, monsieur, oui, oui, je suis musicien; je joue tous les instruments possibles! Oui, monsieur……Sauvez moi, monsieur!"①

"嘿，你的运气好，"地主回答。……"小伙子們，放了他吧；給你們二十戈比买燒酒喝。"

"謝謝，老爷，謝謝。請您带他去吧。"

雷戎被叫去坐在橇車里了。他快活得透不过气来，哭着，顫抖着，向地主、馬車夫、农人們鞠躬道謝。他身上只穿一件有粉紅色带子的綠色卫生衣，天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看他那发青而冻僵了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在自己的皮外套里了，載了他回到家里。僕人們都跑攏来，急忙把这法国人弄暖和了，給他吃飽了，穿上了衣服。地主就带他到他的女儿們那里。

"喂，孩子們，"他对她們說，"我替你們找到一位教师了。你們老是纏着我說：教我們音乐和法国話吧。現在我替你們請来了一位法国人，他会彈鋼琴的。……喂，麦歇，"他指着五年前向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一架破旧的鋼琴，继續說，"把你的技术表演給我們看看：助哀！（請彈！）"

雷戎魂不附体地坐到椅子上，因为他有生以来沒有碰过鋼琴。

"助哀吧，助哀吧，"地主反复地說。

这可怜的人絕望地敲打鍵盘，象敲鼓一样，胡乱地彈了一会。……"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給别人听，"我的救命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領，把我赶出門外去。"可是这位被迫的即席演奏

① 法語：是，先生，是，是，我是一个音乐家；我一切乐器都会奏！是，先生。……救救我，先生！

者竟大吃一惊，因为地主略停了一会，贊許地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他說，“我已經領教你的高才了；現在請去休息吧。”

大約两星期之后，雷戎从这个地主那里轉到了另一个富裕而有学識的人那里，这人爱他的愉快而温柔的性情，他就和这人的养女結了婚，并且就了职，变成了貴族，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給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貝薩尼叶夫——一个退职的龙騎兵兼詩人，他自己也迁居到奥廖尔来居住了。

正是这个雷戎——或者像現在人們所称呼他的富郎茲·伊凡內奇——当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謝尼科夫的房間里来，他是奥夫謝尼科夫的朋友。……

然而，恐怕讀者和我在独院地主奥夫謝尼科夫家里已經坐得厌倦，那我就不再饒舌了。

里郭甫

“到里郭甫去吧，”有一次，讀者所已經熟悉的叶尔莫萊对我說，“我們可以在那边打到許多鴨子。”

虽然野鴨对于真正的猎人沒有特殊的魅力，但是在沒有别种野禽的时候(这是九月初，山鷸还沒有飞来，在野外奔走着追赶鷓鴣，我已經覚得厌倦了)，我就听从了我的猎师的話，出发到里郭甫去了。

里郭甫是草原上的一个大村，村里建立着一所极古老的有一个圓屋頂的石造礼拜堂，还有筑在两岸全是沼地的罗索塔小川上的两个磨坊。这条小川在离开里郭甫約五俄里之外，变成了一个寬闊的池塘，池塘的四周和中央的某些地方，生着茂密的芦葦，即奥廖尔人所謂“馬意尔”。就在这池塘上，在芦葦中間的水灣或靜僻的地方，繁殖着各种各样的許多鴨子：野鴨、小野鴨、針尾鴨、小水鴨、晨鳬及其他。一小群一小群的鴨子常常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枪声响处，像烏云一般升起，使得猎人不由得一只手抓住帽子，长吁一声：“嗬——呼！”我和叶尔莫萊沿着池塘走，然而，第一，鴨子是小心的飞禽，不靠近岸边来；第二，即使有落伍的、无經驗的小水鴨中了我們的枪彈而丧失了性命，我們的狗也无法到茂密的“馬意尔”中去取得它。它們虽然有极高尚的

献身精神，却既不能游泳，又不能涉水，只是徒然地在芦葦的銳利的边上擦伤自己的宝貴鼻子而已。

“不行，”最后叶尔莫萊說，“这样不行，必須設法去弄一只小船来。……我們回到里郭甫去吧。”

我們就去了。我們还沒有走得几步，碰見一只十分蹩脚的猎狗从茂密的爆竹柳里跑出来，在它后面出現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藍大衣和一件黃背心，暗灰色的褲子草草地塞进有破洞的长統靴里，脖子里圍着一条紅圍巾，肩上背着一支单筒枪。我們的狗以慣常的、它們的品种所特有的中国仪式[1]同它們的新朋友相嗅起来，那新朋友显然是害怕了，挂下尾巴，翹起耳朵，露出牙齿，挺直了腿，全身很快地打轉。就在这期間，那不相識的人走到我們面前来，极恭敬地鞠一个躬。他看来約有二十五岁；他的长长的、淡褐色的头发濃重地浸透了克瓦斯[2]，一綹綹不动地矗立着；一双褐色的小眼睛温和地眨动，臉上仿佛因为牙齿痛而扎着一条黑色的帕子，滿臉作出甜蜜的微笑。

“請允許我自己介紹，”他用柔媚的声音开始說，“我是这儿的猎人符拉季米尔。……我听說您来到这里，又知道您到我們的池塘上来了，如果您不嫌棄的話，我决心为您效劳。”

猎人符拉季米尔說起話来，活像扮演小生角色的年輕的地方演員。我同意了他的提議，还沒有走到里郭甫，我就已經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一个已經贖身的家僕；在少年时代曾經学过音乐，后来当了侍僕，他識字，据我所能見到的，他讀过一些无聊的书，而現在呢，像生存在俄罗斯的許多人一样，沒有一文現錢，

① 当时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帝王宮中仪式极其复杂，故有此語。

② 当时俄罗斯农民和家僕都用克瓦斯（一种清凉飲料）塗发。

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几乎是靠天吃飯的。他說話态度极其文雅，并且显然是在卖弄自己的風度；他必定又是一个非常好色的男子，而且他追求女性时多半是成功的，因为俄罗斯姑娘們都喜欢能言舌辯的人。在談話之中，他使我知道：他有时訪問邻近的地主，到城里去作客，玩朴烈費兰斯，又和都会里的人交往。他善于巧笑，会表現各种各样的笑容；特别适合于他的，是当他用心听别人讲話时嘴唇上所表出的謙恭而沉着的微笑。他仔細地听你說話，他对你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他决不失却自尊心，仿佛要使你知道，有机会时，他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見的。叶尔莫萊是一个不受教育的人，更談不上"温文尔雅"，就对他称起"你"来。符拉季米尔对他称"您哪……"时的那种譏嘲的神情，煞是好看。

"你为甚么扎着一条帕子？"我問他。"牙齿痛嗎？"

"不是啊，"他回答，"这是不小心的坏結果。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好人，可完全不是一个猎人，这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天他对我說：'我的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很想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願意拒絕朋友，就給他一支枪，带他去打猎了。我們打了好一会猎；后来我們想休息一下。我坐在树底下了；他却不休息，开始装出枪操的样子，而且瞄准了我。我請他停止，可是他因为沒有經驗，不听我的話。枪响出了，我就失去了下巴和右手的食指。"

我們走到了里郭甫。符拉季米尔和叶尔莫萊都认为沒有小船是不能打猎的。

"苏蹺克有一只平底船，"符拉季米尔說，"可是我不知道他把它藏在哪里。必須跑去找他。"

"去找誰？"我問。

“这儿住着一个人，他的綽号叫做苏蹺克①。”

符拉季米尔就带着叶尔莫萊去找苏蹺克了。我对他們說，我将在礼拜堂那里等他們。我在墓地上看看那些坟墓，忽然看到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飾，上面有如下的銘文：一面用法文写着：“Ci gît Théophile Henri, vicomte de Blangy”（勃朗奇伯爵德奥斐尔·安利之墓）；另一面上写着：“法国臣民勃朗奇伯爵之遺骸葬此石下；生于一七三七年，死于一七九九年，享寿六十二岁”；在第三面上写着：“祝他安靜地长眠”；在第四面上写着：

石下安眠着法国的侨民；
他出身于望族而富有才能。
他痛惜妻子和家屬的被杀，
离棄了暴君蹂躪的祖国而远行；
他来到了俄罗斯的国土，
在老年获得了优礼的庇蔭：
教养儿童，慰藉双亲。……
上帝保佑他在此永远安宁。

叶尔莫萊、符拉季米尔和有奇怪的綽号“苏蹺克”的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沉思。

光脚蓬头而衣衫襤褸的苏蹺克，看样子是一个退职的家僕，年約六十岁。

“你有小船嗎？”我問。

“有小船，”他用瘖啞而破碎的声音回答，“可是坏得厉害。”

“怎么呢？”

“脫了胶；而且木桩子都从洞里掉出来了。”

---

① 苏蹺克，小树枝的意思。

“有甚么大不了！”叶尔莫莱接着說，“可以塞些麻屑。”

“当然，可以，”苏饒克表示同意。

“你是做甚么的？”

“地主家的漁夫。”

“你既然是漁夫，你的船怎么这样破旧？”

“我們的河里根本沒有魚的。”

“魚不喜欢池沼的浮渣，”我的猎人一本正經地說。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說，“去弄些麻屑来，給我們把船修好，快些。”

叶尔莫莱去了。

“我們恐怕会沉到水底去吧？”我对符拉季米尔說。

“不会的，”他回答。“无論如何，我們可以想見，池塘并不深。”

“是的，池塘并不深，”苏饒克說，他說話有些奇怪，仿佛半睡半醒似的，“底上是烂泥和草，整个池塘都长着草。不过，也有深坑。”

“可是，草如果太密，”符拉季米尔說，“不好划船呢。”

“平底船哪里是划的？要撑篙。我跟你們一块儿去吧；我那里有篙子，不然，用鏟子也行。”

“用鏟子不大好，恐怕有些地方够不到底，”符拉季米尔說。

“这倒的确不大好。”

我坐在墓石上等候叶尔莫莱。符拉季米尔为了表示礼貌，向一旁走开些，也坐下了。苏饒克仍旧站在那地方，低下头，照老习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

“我問你，”我开始說，“你在这里当漁夫多久了？”

“七年了，”他身体顫抖一下，回答說。

“以前你当甚么呢？”

“以前当馬車夫。”

“誰把你从馬車夫降下来的呢？”

“新的女主人。”

“哪一个女主人？”

“就是买我們的那个。您不知道的：阿辽娜·蒂莫菲夫娜，胖胖的，……年紀不輕了。”

“她为甚么要派你作漁夫呢？”

“那不曉得她了。她从自己的世襲領地，从坦波夫，来到我們这里，吩咐把所有的僕人都召集攏来，她就出来見我們。我們起初吻她的手，她倒沒有甚么，幷不生气。……后来就一个一个盘問我們：做甚么工作，担任甚么职务？輪到了我；她問：‘你是做甚么的？’我說：‘当馬車夫。’‘馬車夫？你怎么配当馬車夫，你瞧瞧自己：你怎么配当馬車夫？你不应該当馬車夫，你給我当漁夫吧，把鬍子剃掉。每次我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要献魚来吃，听見了沒有？……’——从那时候起，我就算是漁夫了。——她說：‘你得把我的池塘收拾得清清楚楚……’叫我怎样收拾清楚呢？”

“你們以前是誰的人？”

“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彼蘇捷列夫的人。他是承继来的。可是他管領我們也幷不长久，一共六年。我就是在他那里当馬車夫的，……不过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外有馬車夫，我是在乡下的。”

“你从年輕的时候就一直当馬車夫嗎？”

“哪里一直当馬車夫！当馬車夫是从謝尔盖·謝尔盖伊奇那里开始的，以前我当厨师，不过也不是城里的厨师，而是乡下的。”

“你在誰那儿当厨师呢？”

“在以前的主人阿发納西·涅菲德奇那里，就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的伯父那里。里郭甫是他买进的，是阿发納西·涅菲德奇买进的，謝尔盖·謝尔盖伊奇承继了这块領地。”

“向誰买来的呢？”

“向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

“哪一个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波尔霍夫附近，……不对，在卡拉契夫附近，还是个老处女，……沒有結过婚。您不认識她嗎？我們是从她父亲华西里·謝苗內奇手里傳給她的。她管領我們可长久啦，……大概有二十年吧。”

“你在她那儿是不是也当厨师的？”

“起初确是当厨师，后来又当咖啡师。”

“当甚么？”

“当咖啡师。”

“这是怎么样的职务呢？”

“我不知道，老爷。在餐室里服务，把我叫做安东，不叫苦兹馬了。这是女主人的命令。”

“你本来的名字叫苦兹馬嗎？”

“苦兹馬。”

“那你一直当咖啡师嗎？”

“不，不是一直当这个差使，也当戏子。”

“眞的嗎？”

“可不是，当过戏子，……还登过台。我們的女主人自己家里造了一个戏院子。”

“你扮演过甚么角色？”

"您說甚么？"

"你在戏台上做些甚么？"

"您不知道嗎？他們拉我去，把我装扮起来；我就这样装扮了登台，或者站着，或者坐着，那得看情形了。他們教我說甚么，我就說甚么。有一回我扮一个瞎子。……他們在我的每一个眼瞼底下放进一粒豌豆。……可不是！"

"那么后来你做甚么呢？"

"后来我又当厨师。"

"为甚么又把你降作厨师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走了。"

"唔，那么你在你第一个女主人的父亲那里当甚么呢？"

"当各种差使：起初当小厮，当馬車夫，园丁，后来又当猎犬夫。"

"猎犬夫？……你还带着猎狗騎馬？"

"还带着猎狗騎馬，跌得好厉害：我和馬一同跌倒，馬受了伤。我們的老主人是很严厉的；叫人打了我一頓，派我到莫斯科一个皮鞋匠那里去当学徒了。"

"怎么当学徒？难道你当猎犬夫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我那时候么，年紀大概有二十多了。"

"怎么二十岁还可以当学徒？"

"既然是主人命令，大概总是可以的。幸亏他不久就死了，他們又叫我回到乡下来。"

"你是甚么时候学得厨师的本領的呢？"

苏錛克抬起他那又瘦又黃的臉来，微笑一下。

"这还用学嗎？……女人們都会燒菜的！"

"唔，"我說，"苦兹馬，你这一生倒見过得多了！那么既然你

們这儿沒有魚，現在你当漁夫做些甚么事呢？”

“老爷，我才不抱怨呢。派我当漁夫是要謝天謝地的。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头儿——安德烈·普貝尔——女主人吩咐他在造紙厂里做汲水的工作。她說，不做工吃白飯是罪恶的。……普貝尔还指望着开恩：他有一个表侄子在女主人的事务所当事务員，答应替他向女主人說情。說甚么情呀！……可是我亲眼看見普貝尔向他的表侄子叩头的呢。”

“你有家眷嗎？娶过亲嗎？”

“沒有，老爷，不曾。已經故世的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祝她升入天堂！——是不許任何人結婚的。决不可以！她常常說：‘我不也是独身的嗎？眞是放肆！他們要結婚做甚么？’”

“那么你現在靠甚么生活呢？有工錢嗎？”

“老爷，甚么工錢呀！……有一口飯吃，已經是謝天謝地了！我很滿足。上帝保佑我們的女主人长寿吧！”

叶尔莫萊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說。“去拿篙子吧——你！……”

苏驍克跑去拿篙子了。当我同那可怜的老头儿談話的时候，猎人符拉季米尔时时带着輕蔑的微笑对他看。

“这人是一个呆子，”那人走了之后他說，“是一个完全不受教育的人，不过是一个乡下佬罢了。他不能算作家僕，……他說的話全是吹牛。……他哪里会做戏子，您想！您白費了精神跟他談話！”

过了一刻钟，我們已經坐在苏驍克的平底船里了。（我們把狗留在屋子里，交給馬車夫叶古季尔看管。）我們覚得不很舒服，但是猎人一向是不苛求的。苏驍克站在船后面鈍的一端上，在那里撑篙；我和符拉季米尔坐在船里的横木上；叶尔莫萊坐在前

面船头上。虽然用麻屑塞过，水还是很快就涌出在我們的脚底下了。幸而天气稳定，池塘仿佛睡着了一般。

我們的船走得很慢。老头儿費力地从粘泥里拔出纏滿水草的青絲的长篙来；睡蓮的茂密的圓圓的叶子也妨碍着我們的船前进。最后我們到达了芦葦的地方，这一下可热鬧了。鴨子看見我們在它們的領土里突然出現，吓了一跳，轰的一声从池塘上飞起，枪彈密密地向它們后面射去，看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觔斗，沉重地掉在水里，煞是愉快。我們当然不能把中枪的鴨子全部弄到手，因为輕伤的钻到水里去了；有些已經打死了的，却掉在那么茂密的"馬意尔"里，連叶尔莫萊的一双銳利的眼睛也找不到它們；虽然如此，到了正午的时候，我們的小船里已經滿滿地装了一船鴨子。

使叶尔莫萊大大地快慰的，是符拉季米尔的枪法完全不高明，在每次失敗的开枪之后，他就詫異，把枪檢査一下，吹一下，表示疑惑，最后就向我們說明他所以打不中的原因。叶尔莫萊打枪，同往常一样，总是成功的，我照例打得很不好。苏驍克不时地用从小替主人服务慣了的人的眼色望着我們，有时候喊着："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鴨子！"他又常常在背上搔痒——不用手来搔，而用肩胛的动作来搔。天气很好：一团团的白云高高地、徐徐地在我們头上移行，清楚地反映在水中；芦葦在四周瑟瑟作响；池塘在太阳底下处处发出閃光，像鋼鉄一般。我們准备回村子去了，突然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們早已注意到：水一直在慢慢地侵入我們的平底船里来。符拉季米尔被派定用勺子把水舀出去，这勺子是我的有先見之明的猎师从不留神的农妇那里偸来以防万一的。在符拉季米尔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务的期間，事情順利地进行。但是到了打猎

快結束的时候，鴨子仿佛向我們道別，許多群一齐飞起，使得我們几乎来不及装枪彈。在枪彈交射的紧張时刻，我們沒有去注意我們的平底船的状况，——突然，由于叶尔莫萊的一个剧烈的动作（他拚命想拉到一只被打死的鴨子，把全身靠向船的一边了），我們这腐朽的小船一傾側，灌滿了水，就堂皇地沉到了池塘底上，幸而不在水深的地方。我們大叫一声，然而已經迟了，轉瞬之間我們都已經站在水里，水齐到喉头，四周圍着許多死鴨的浮尸。現在我想起了我的同伴們的恐怖而蒼白的脸，（大概我的脸在那时也不会是紅潤的）还不能不发笑；但是在那时候，老实說，我根本沒有想到可笑。我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举起在头上，苏蹺克大概是慣于模仿主人的緣故，也把篙子举起在头上。叶尔莫萊第一个打破沉默。

“呸，眞倒霉！”他吐一口唾沫在水里，喃喃地說，“有这样的事！都是你不好，你这老鬼！”他憤怒地向苏蹺克說。“你这船是怎么的？”

“对不起，”老人含糊地低声说。

“你也好，”我的猎师把头轉向符拉季米尔，继續說，“你管甚么来着？为甚么不舀水？你，你，你……”

但是符拉季米尔已經不能答話：他像一張叶子那样顫抖着，牙齿同牙齿打战，毫无意义地微笑着。他的能言舌辯、他的文雅的礼貌和自尊心，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可恶的平底船在我們脚底下輕輕地搖晃。……在开始沉船的瞬間，我們觉得水非常冷，但是立刻就习慣了。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我举目眺望；但見离开我們十步之外，四周都是芦葦；远方，在芦葦的頂上，看得見岸。“糟糕！”我想。

“我們怎么办呢？”我問叶尔莫萊。

"让我們来想个办法吧，总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他回答。"喂，你把这枪拿着，"他对符拉季米尔說。

符拉季米尔毫不拒絕地听从了他的話。

"我去找淺滩，"叶尔莫萊有把握地继續說，仿佛任何池塘里都应該有淺滩似的，——他拿了苏踱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水底，向岸的一边出发了。

"你会游水嗎？"我問他。

"不会，不会游水，"他的声音从芦葦后面傳来。

"嗯，他会淹死呢，"苏踱克淡然地說，他以前就并不是怕危險，而是怕我們发怒，現在則已經完全安心下来，只是有时喘着气，似乎并不感觉到有改变他的現状的必要。

"而且这是毫无益处的損失呢，"符拉季米尔愁苦地补充說。

叶尔莫萊过了一个钟头还不回来。这一个钟头在我們觉得是永远。起初我們同他不断地互相呼应；后来他对我們的呼声的回答漸漸地少了，最后完全沒有声息了。村子里响出晚禱的钟声。我們彼此不交一語，而且尽力避免互相注視。鴨子在我們头上飞翔；有的想停落在我們的旁边，但是突然一直綫地向上飞升，叫着飞开去了。我們开始觉得身体麻痹起来了。苏踱克眨着眼睛，仿佛預备睡觉了。

叶尔莫萊終于回来了，我們欢喜得不可言喻。

"怎么样？"

"我到了岸上；找到淺滩了。……我們去吧。"

我們想立刻就走，但是他先从沒在水里的衣袋里取出一根繩子来，把打死的鴨子的脚系住了，用牙齿咬住了繩子的两端，然后慢慢地向前走去；符拉季米尔走在他后面，我走在符拉季米尔后面。苏踱克走在这行列的最后。到岸边約有两百步，叶尔

莫萊大胆地不停不歇地前进（他很熟識路徑），只是有时叫喊："靠左，右面有一个坑！"或者："靠右，走左面要陷下去的。……"有时水沒到我們的喉头，可怜的苏驍克身材比我們都矮，两次吞了水，吐出泡沫来。"喂，喂，喂！"叶尔莫萊威严地喊他，于是苏驍克費力地往上掙扎，摆动着两只脚，跳起来，終于走到了較淺的地方，然而即使在最紧急的关头，他也不敢抓住我的大衣的衣裾。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滿身泥污、渾身湿淋淋，終于到达了岸上。

过了两小时光景，我們已經尽可能地把衣服弄干，坐在一間寬敞的干草棚里，准备吃晚飯了。馬車夫叶古季尔，是一个行动非常緩慢迟鈍、态度审愼而带睡意的人，站在大門边，热心地請苏驍克嗅鼻烟。（我注意到，俄罗斯的馬車夫一見就要好的。）苏驍克狂吸了一会，吸得噁心起来；他吐着唾沫，咳嗽着，显然是感覺十分愉快。符拉季米尔显出疲乏的样子，歪着他的小头，很少說話。叶尔莫萊在揩拭我們的枪。那些狗极快地搖着尾巴，等候着燕麦粥；馬在屋檐下跺脚并嘶叫。……太阳落山了；它的最后的光綫普照四方，发出許多寬闊的深紅色光带来；金黄色的云块散布在天空中，越来越細，仿佛是梳洗过的羊毛。……村庄上傳出歌声。

白净草原

这是七月里的晴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紅暈。太阳——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像暴風雨前那样暗紅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燦烂可爱——从一片狹长的云底下宁靜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輝，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細边，发出像小蛇一般的閃光，这光彩好象炼过的銀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搖不定的光綫来，——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偉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現許多有柔軟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圓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像許多島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濫的河流中，周圍环繞着純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們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們中間的青天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它們本身也象天空一样是蔚藍色的，因为它們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顏色是朦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沒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圍都是一样的；沒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沒有一个地方醞釀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淺藍色的带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細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

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像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紅色的光輝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像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閃爍着出現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鮮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悶热；但是風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風——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乾燥而清凈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割了的黑麦和蕎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倫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落了很多野味；装得滿滿的猎袋毫不容情地压痛我的肩膀，然而一直等到晚霞消失，寒冷的影子开始凝集并散布在虽然不再受到夕阳照耀却还是很明亮的空气中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用迅速的脚步穿过了一片长长的灌木丛，爬上小丘，一看，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片熟悉的、右面有一个橡树林而远处有一所低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不认識的地方。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狹小的山谷；正对面削壁似地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楊树林。我疑惑地站住了，回头一望。……“啊呀！”我想，“我完全走錯了路，太偏右了。”我对这錯誤自己覺得吃惊，急忙走下小丘。一种不愉快的、凝滞的湿气立刻包圍了我，仿佛我走进了地窖里似的；山谷底上的高高的茂盛的草全部是潮湿的，形成平坦的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上面走路有些害怕。我赶快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沿着白楊树林走去。蝙蝠已經在白楊树林的靜息的树梢上飞翔着，神秘地在薄暗的天空中盘旋

着，颤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鷂鹰在高空中敏捷地一直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了。"好，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想，"立刻就有路了，可是我走了一俄里光景的冤枉路！"

我終于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然而那里并沒有路：有一些未曾刈草的低矮的灌木丛辽闊地展現在我面前，在它們后面，远远地望得見一片荒凉的原野。我又站定了。"怎么有这样怪的事？……我走到甚么地方来了？"我就回想这一天之內怎样取路，走过些甚么地方。……"哈！这原来是巴拉兴灌木丛！"最后我叫起来，"一点也不錯！那边大概是新杰叶夫小树林。……我怎么走到了这地方？走得这么远？……奇怪！現在又得向右走了。"

我拐向右面，穿过灌木丛去。这时候夜色像阴霾一般追近起来，濃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我发現了一条崎嶇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靜起来，只有鵪鶉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鳥展着柔軟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撞了我，連忙惊慌地潛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塍走去。現在我分辨起远处的事物来很困难了：四周的田野朦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鈍重的回声。蒼白的天空又发出藍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藍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閃动着。

我起先认为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暗的圓形的丘陵。"我到底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出声地重复說一遍，第三次站定了，疑問地看看我那只在所有的四足动物中絕頂聪明的英国种斑黃猎狗强卡。但是这四足动物中最聪明的家伙只是搖着尾巴，沒精打彩地眨眨疲倦的眼睛，并沒有給我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对

它覺得慚愧起来，就拚命地向前迈进，仿佛恍然明白了应該往哪里去似的。我繞过丘陵，来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圍耕种过的凹地里。一种奇怪的感覺立刻支配了我。这凹地形状很像一只边緣傾斜的正确的鍋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它們仿佛是爬到这地方来开秘密会議的，——这里面那么沉寂、荒凉，天空那么平坦地、凄凉地挂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郁結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間微弱地、悲哀地尖叫了一声。我連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这以前，我一直沒有失去找寻归路的希望；但是到了这时候，我終于确信我已經完全迷路，就絕不再想去辨认几乎完全沉浸在朦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靠着星辰的帮助，一直信步走去。……我困难地拖着两条腿，这样走了約半小时。我覺得有生以来沒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沒有一个地方看得見一点火光，听得見一点声响。一个平坦的山坡更換了另一个，原野无穷尽地連接着原野，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前面。我一直走着，已經打算在甚么地方野宿到早晨了，突然走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淵上。

我連忙縮回了跨出去的脚，通过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朧之色，看見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寬闊的河流作半圓形向前流去，圍繞着这平原；河水的鋼鉄一般的反光有时模糊地閃爍着，指示着河流的經行。我所站着的小山岡突然低落，几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龐大的輪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蒼茫的虛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这峭壁和平原所作成的角里，在靜止的象黑鏡一般的一段河流旁边，在小山岡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火相并地发出紅焰，冒着烟气。火堆周圍有几个人蠢动着，影子搖晃着，有时清楚地映出一个小小的、鬈发的头的前半面来。……

我終于认清楚了我所来到的地方。这草原就是我們附近一

带有名的所謂白净草原。……但回家是决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在夜里；两腿已經疲劳得发軟。我决心到火堆那里去，加入我所认为家畜販子的人群中，直等到天亮。我順利地走到了下面，但是我的手还沒有放开我所攀援的最后一根树枝，忽然两只高大的、长毛蓬松的白狗凶狠地吠着向我冲过来。火堆旁边傳来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两三个男孩子很快地从地上站起来。我答应了他們的詰問的喊声。他們跑到我这里来，立刻叫回了正在特别吃惊于我的强卡的出現的两只狗，我就走到他們那里。

我把坐在火堆周圍的人认为是家畜販子，原来是弄錯了。他們只是附近村庄上看守馬群的农家孩子。在我們那里，当炎热的夏天，人們往往在夜間把馬赶到原野上来吃草，因为白天蒼蝇和牛虻使它們不得安宁。把馬群在日暮之前赶出来，在天亮的时候赶回去，是农家孩子們的一件大乐事。他們不戴帽子，穿着旧的短皮袄，坐在最活潑的駑馬上，愉快地叫喊着，手舞足蹈地向前飞馳，高高地顛动，大声地欢笑。輕微的尘埃形成黃色的柱子升起来，沿着道路疾馳；整齐的馬蹄声远远地傳布开去，馬儿竪起了耳朵奔跑；当头飞馳着一匹棕黃色的乱毛馬，这馬竪起尾巴，不絕地換着步調，历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告訴孩子們，說我是迷了路的，就坐在他們旁边了。他們問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靜默了一会，让出点位置来。我們略微談了些話。我就躺在一株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开始向四周眺望。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圍有一个圓形的、淡紅色的光圈在顫动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熾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細的舌头舐一舐光禿禿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銳的长长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斗爭了。有的时

候，当火焰較弱而光圈縮小的时候，在追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現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紅色馬头，或是一个純白的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鈍地向我們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見了。只听見它继續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于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着一重几近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約地看見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而純洁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籠罩在我們上面。吸取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鮮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縮。四周几乎听不見一点儿声响。……只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魚潑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葦被飄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火輕輕地嗶嗶喇喇地响着。

孩子們圍繞火堆坐着；曾經想吃掉我的那两只狗也坐在这里。它們对于我的在場，很久不能容忍，瞌睡朦朧地眯着眼睛，斜望着火堆，有时带着极度的自尊心而吼叫；起初是吼叫，后来略带哀鳴，仿佛在惋惜自己的願望不能实現。孩子共有五人：费嘉、巴夫路霞、伊柳霞、科斯佳和凡尼亚。（我从他們的談話中知道了他們的名字，現在就想要介紹讀者和他們相識。）

第一个，最年长的，是费嘉，看来大約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覚小巧，长着一头淡黃色的鬈发，眼睛明亮，經常作半愉快、半不經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屬于富裕的家庭的，到原野上来并不是为了生活关系，却只是为了娛乐。他穿着一件鑲黃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着一件小小的新上衣，这上衣几乎要从他的狭小的肩膀上滑下来的样子；淺藍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小梳子。他那双低統子的靴子正

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寛闊，面孔蒼白而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正如人們所謂像啤酒鍋，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議的！——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他的眼光非常聪明而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褲子而已。第三人伊柳霞相貌很平凡：鈎鼻子，长面孔，眼睛眯紧，臉上表現出一种迟鈍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閉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为了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色而几近于白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渦鬈，突出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来。他穿着新的草鞋和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体上圍繞三匝，精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他和巴夫路霞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約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臉龐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烏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給人以異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甚么意思，可是語言（至少他的語言）却表达不出来。他的身材矮小，体格虛弱，穿得十分貧苦。最后一人凡尼亚，我起初竟沒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蹲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的、鬈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們。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鍋子；鍋子里煮着馬鈴薯。巴夫路霞照看着它，正在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騰的水里去試探。費嘉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霞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向远方的某处眺

望。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們漸漸地又談起話来了。

起初他們談着閑天，談这样，談那样，談明天的工作，談馬；可是突然費嘉轉向伊柳霞，仿佛重新继續中断了的話头似地問他：

“喂，那么你眞的看見过家神① 嗎？”

“不，我沒有看見过，他是看不見的，”伊柳霞用嘶啞而微弱的声音回答，这声音同他臉上的表情再适合沒有了，“不过我听見过。……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听見。”

“他在你們那儿的甚么地方呢？”巴夫路霞問。

“在那个旧的漉紙場② 里。”

“难道你們常常到造紙厂里去的？”

“当然常常去的。我和我哥哥阿夫玖希卡是磨紙工人③ 呢。”

“哦，你們是厂里的工人！……”

“那么，你怎样听見的呢？”費嘉問。

“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玖希卡，还有米海依的費多尔，还有斜眼睛伊凡希卡，还有从紅丘来的另一个伊凡希卡，还有伊凡希卡·苏霍路科夫，还有别的伙伴們；我們一共十来个人——整个工作班都在这里了；有一次，我們必須留在漉紙場上过一夜，本来用不着过夜，可是监工納札罗夫不許我們回家，他說：‘弟兄們，你們何必回家去呢；明天工作很多，弟兄們，你們就别回去了吧。’我們就留下来了，大家睡在一起，阿夫玖希卡說起話来，他說：‘伙伴們，家神来了怎么办？’……阿夫玖希卡

---

① 根据民間的迷信傳說，家神是一种神奇的怪物，每一家人家都有。

② “漉紙場”是造紙厂里的一种建筑物，工人們在这里面的大桶里汲出紙浆来。这建筑物位在堤边，輪子下面。——原注。

③ “磨紙工人”是把紙磨平、刮光的人。——原注。

的話还沒有說完，忽然有人在我們头上走动；我們躺在下面，他在上面走，在輪子旁边走。我們听見：他走着走着，他脚底下的板弯曲了，吱吱格格地响；后来他經过我們的头上；忽然水嘩啦嘩啦地流到輪子上；輪子响了，响了，轉动了；可是水宫①的閘本来是关好的。我們很奇怪：是誰把閘拔开了，让水流出来；可是輪子轉了一会，轉了一会，就停止了。那家伙又走到上面的門边，从扶梯上走下来了，他走的时候好像不慌不忙的样子；扶梯板在他脚底下响得可厉害呢。……于是，他走到我們門边来了，在那儿待了一会，待了一会，突然砰的一声，門完全打开了。我們吓了一大跳，一看——沒有甚么。……忽然看見一只桶上的格子框②动起来，升上去，浸到水里，在空中移来移去，好像有人在洗它，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接着，另一只桶上的鈎子从釘子上脫落了，又搭上了；后来好像有人走到門口，忽然大声地咳嗆起来，好像一只羊，可是声音响亮得很。……我們大家吓得挤成一堆，互相往身子底下钻。……这一回可眞把我們吓坏了！”

“有这样的事！”巴夫路霞說。“他为甚么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許是受了湿气。”

大家靜默了一会。

“喂，”費嘉問道，“馬鈴薯煮好了沒有？”

巴夫路霞試探了一下。

“沒有，还是生的。……听，潑水的声音，”他把臉轉向河的方面，接着說，“一定是梭魚。……瞧那儿有一顆小星落下去了。”

“不，弟兄們，我讲一件事給你們听听，”科斯佳用尖細的声音說起話来，“你們听着，是前几天我听見爸爸在那里讲的。”

① 水流到輪子上去时所經过的地方，我們那里称之为“水宫”。——原注。

② “格子框”是汲紙浆用的网状物。——原注。

“好，我們听着，”費嘉带着鼓励的态度說。

“你們都知道加夫利拉，大村的那个木匠吧？”

“嗯，嗯，知道的。”

“你們可知道，为甚么他老是那么不快活，一直不讲話，你們知道嗎？他那么不快活为的是：有一回，爸爸說的，有一回，弟兄們啊，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可就迷了路；不知道走到了甚么地方。他走着，走着，弟兄們啊，不行！找不到路；这时候已經夜深了。他就在一棵树底下坐下来；他說，让我在这里等天亮吧，——他就坐下来，打瞌睡了。他打起瞌睡来，忽然听見有人在叫他。一看，一个人也沒有。他又打瞌睡，又叫他了。他再看，再看，看見他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魚，正在摇摆着身子，叫他走过去；那人魚自己笑着，笑得要死。……月亮照得很亮，照得可真亮，清清楚楚的，——弟兄們啊，甚么都看得見。她叫喚着他，她全身又亮又白，坐在树枝上，好像一条石斑魚或者一条船砢魚，要不然就像一条鲫魚，也是那样白糊糊、銀閃閃的。……木匠加夫利拉发呆了，可是，弟兄們啊，那人魚只管哈哈大笑，老是向他招手，叫他过去。加夫利拉已經站起身来，想要听人魚的話了，可是，弟兄們啊，准是上帝点明了他：他就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可是他划十字好費力啊，弟兄們；他說他的手简直像石头一样，轉不过来。……啊，眞不容易啊！……他划了十字以后，弟兄們啊，那人魚就不笑了，而且忽然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弟兄們啊，就用头发来擦眼睛，她的头发是綠顏色的，就跟大麻一样。加夫利拉对她望着，望着，就开始問她：‘林妖，你为甚么哭？’那人魚就对他說：‘你不該划十字，’她說，‘人啊，你应該和我快快乐乐地活到最后的一天；可是現在我哭，我悲伤，因为你划了十字；而且我不单是一个人

悲伤，我要你也悲伤到最后的一天。'她說了这話，弟兄們啊，就不見了，加夫利拉馬上懂得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一直不快活了。"

"嗨！"静默了一会之后費嘉說，"这个树林里的妖精怎么会伤害基督徒的灵魂，他不是沒有听她的話嗎？"

"就是这么說啊！"科斯佳說。"加夫利拉說的，她的声音那么尖細，那么悲哀，好像癞蛤蟆的声音。"

"你爸爸亲口讲的嗎？"費嘉继續說。

"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1]上，全都听見的。"

"眞是怪事！他为甚么不快活呢？……她一定是喜欢他，才叫他的。"

"啊，还喜欢他哩！"伊柳霞接着說。"說哪里話！她想呵他痒，她就是想这样。她們这些人魚就爱这一套。"

"这里一定也有人魚呢，"費嘉說。

"不，"科斯佳回答，"这里是清淨寬广的地方。只是一点：河就在旁边。"

大家不再說話了。突然，远处傳来一声冗长的、嘹亮的、像呻吟一般的声音。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夜声，这种声音往往发生在万籟俱寂的时候，升起来，停留在空中，慢慢地散布开去，終于仿佛靜息了。傾听起来，好像一点声音也沒有，然而还是响着。似乎有人在天边延續不斷地叫喊，而另一个人仿佛在树林里用尖細刺耳的笑声来回答他，接着，一陣微弱的嘶嘶声在河面上掠过。孩子們面面相覷，哆嗦一下。……

"神力保佑我們！"伊柳霞輕声說。

---

① 是俄罗斯农家木屋子里装在炉子和側壁之間的板床，有一人高。

"哈哈，你們这些笨家伙！"巴夫路霞喊起来，"怕甚么呢？看呀，馬鈴薯煮熟了。（大家坐到鍋子跟前去，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馬鈴薯；只有凡尼亚一动也不动。）你怎么了？"巴夫路霞說。

但是他并不从他的席子底下爬出来。鍋子立刻空了。

"伙伴們，"伊柳霞开始說，"你們听到过前些时在我們伐尔納維則地方发生的事嗎？"

"是在堤壩上嗎？"費嘉問。

"对，对，在堤壩上，在那个冲坏了的堤壩上。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很不太平，而且又冷僻。周圍都是凹地、溪谷，溪谷里常常有蛇。"

"唔，发生了甚么事呢？你讲呀……"

"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費嘉，你也許不知道，我們那个地方埋葬着一个淹死的人，这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池塘还很深的时候淹死的；只是他的坟墓現在还看得見，不过也看不大清楚：只是一个土堆。……就在前几天，管家把猎犬夫叶尔米尔叫来，对他說：'叶尔米尔，到邮局去一趟。'我們那里的叶尔米尔是常常到邮局去的；他把他的狗全都糟蹋死了；狗在他手里不知怎么的都活不長，簡直从来沒有养活过，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猎犬夫，甚么都做得好。于是叶尔米尔騎馬到邮局去了，可是他在城里耽擱了一会，回来的时候已經喝醉了。这天夜里很亮，月亮照得明晃晃的。……叶尔米尔就騎着馬經过堤壩：他一定得走这条路。猎犬夫叶尔米尔走着走着，看見那个淹死的人的坟上有一只小綿羊在那里走来走去，長着一身白色的鬈毛，样子挺可爱的。叶尔米尔心里想：'让我捉住它吧，为甚么让它在这里走掉呢。'他就下了馬，把它抱在手里了。……那只羊倒也沒有甚么。叶尔米尔就走到馬跟前，可是那只馬一看見他就直瞪着眼，打着鼻

儿，摇着头；但是他把它喝住了，带着小綿羊坐到它身上，继續向前走。他把羊放在自己面前。他对它看，那只羊也直盯着他的眼睛望。猎犬夫叶尔米尔害怕起来，他說，我从来不曾見过羊这样盯住人看；可是也沒有甚么；他就撫摩它的毛，嘴里說着：‘咩，咩！’那只羊忽然露出牙齿，也向他叫：‘咩，咩’……”

讲故事的人还沒有說完这最后一句話，突然两只狗同时站起来，痙攣地吠着，从火边冲出去，消失在黑暗中了。孩子們都害怕得要命。凡尼亚从他的席子底下跳起来。巴夫路霞叫喊着，跟着狗奔去。它們的吠声立刻远起来了。……只听見一群受惊的馬的慌乱的奔跑声。巴夫路霞大声地叫喊：“阿灰！阿黑！……”过了一会儿，吠声靜息下去了；巴夫路霞的声音已經在很远的地方了。……又过了不多时；孩子們困惑地面面相觑，似乎在等候甚么事情发生。……突然間傳来一匹奔跑的馬的脚步声；这馬驀地站停在火堆旁边了，巴夫路霞抓住鬃毛，敏捷地跳下馬来。两只狗也跳进了光明的圈子里，立刻坐了下来，吐出了紅舌头。

“那边怎么了？怎么一回事？”孩子們問。

“沒有甚么，”巴夫路霞向馬揮一揮手，回答說，“大概是狗嗅到了甚么。我想是狼吧，”他淡然地补說一句，用整个胸脯敏捷地呼吸着。

我不由得对巴夫路霞欣賞了一会。他在这时候非常可爱。他那不漂亮的臉由于騎着馬快跑而充滿生气，泛露着剛强的勇气和坚毅的决心。他手里沒有一根棍棒，在深夜里，能毫不躊躇地独自去赶狼。……“多么可爱的孩子！”我望着他，心里这样想。

“你們看見过狼嗎？”胆小的科斯佳問。

“这里常常有許多狼，”巴夫路霞回答，“可是它們只有在冬

天才扰乱人。”

他又蹝伏在火堆前面了。他坐下去的时候，把手搭在一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上，那得意的畜生带着感謝的驕傲斜看着巴夫路霞，很久不回轉头去。

凡尼亚又钻进席子底下去了。

“伊柳霞，你給我們讲了那么可怕的事，”費嘉說起話来，他是富裕的农人的儿子，所以常常带头說話。（他自己很少說話，仿佛怕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两只狗也見鬼地叫起来了。……的确，我听說，你們那个地方是不太平的。”

“伐尔納維則嗎？……还用說嗎！当然很不太平！听說有人在那里不止一次看見从前的老爷——故世了的老爷。听說他穿着长裾外套，老是叹着气，在地上寻找甚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公公碰見了他，就問他：‘伊凡·伊凡內奇老爷，您在地上寻找甚么东西？’”

“他問他？”費嘉吃惊地插嘴說。

“是的，問他。”

“啊，特罗菲梅奇到底胆子大。……唔，那么那个人怎么說呢？”

“他說，‘我寻找断鎖草①。’說得声音低沉沉的：‘断鎖草。’‘伊凡·伊凡內奇老爷，您要断鎖草做甚么用啊？’‘压迫我，’他說，‘坟墓压迫我，特罗菲梅奇，我想走出来，走出来……’”

“有这种事！”費嘉說，“大概他活得不够。”

“眞奇怪！”科斯佳說，“我以为死人只有在荐亡节才看得見呢。”

① 断鎖草是童話里的一种毒草，这草碰到鎖，鎖就折断。

"死人随便甚么时候都可以看見的，"伊柳霞深信不疑地接着說，这个人，据我所見，对于乡村里的一切迷信，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不过在荐亡节，你可以看見这一年里要輪到他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去坐在礼拜堂門口的台阶上，不断地向路上望。在你面前路上走过的人，就是这一年里要死的人。去年我們那里的烏略娜婆婆到礼拜堂門口的台阶上去过。"

"唔，她看見了甚么人沒有？"科斯佳怀着好奇心問。

"可不是。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沒有看見一个人，也不听見甚么，……只是好象有一只狗老是在甚么地方叫着，叫着。……突然，她看見一个光穿一件衬衫的男孩子在路上走。她仔細一看——是伊凡希卡·費多謝叶夫在那里走。……"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个嗎？"費嘉插嘴問。

"正是他。他走着，不抬起头来。……烏略娜可认出他来了。……可是后来她再一看：看見一个女人在走。她仔仔細細地一看，啊呀，天哪！是她自己在路上走，是烏略娜自己。"

"眞的是她自己？"費嘉問。

"的确是她自己。"

"怎么呢，她不是沒有死嗎？"

"一年还沒有过完呢。你瞧她：虛弱得不成样子了。"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巴夫路霞丢一把枯枝到火里去。它們在突然迸出的火焰里立刻变黑了，嗶喇嗶喇地爆响，冒出烟气，弯曲起来，燒着的一端翹起来了。火光猛烈地顫抖着，向各方面映射，尤其是向上方。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鴿，一直飞进这光圈里来，周身浴着焰焰的火光，惊惶地在原地盘旋了一会，又鼓着翅膀飞去了。

"这鴿子一定是迷失了家，"巴夫路霞說。"現在只得飞着飞

着，碰到甚么地方，就在那里宿到天亮。”

“喂，巴夫路霞，”科斯佳說，“这是不是一个虔誠的灵魂飞上天去，嗳？”

巴夫路霞又投一把枯枝到火里去。

“也許是的，”最后他說。

“巴夫路霞，我問你，”費嘉开始說，“在你們沙拉莫伏地方也看得見天的預兆① 嗎？”

“就是太阳看不見了，对嗎？当然看見的。”

“大概你們也吓坏了吧？”

“不光是我們。我們的老爷，虽然早就对我們說，你們要看見預兆了，可是到了天暗起来的时候，听說他自己也害怕得不得了。在僕人的屋子里，那厨娘一看見天暗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她就用炉叉把所有的沙鍋瓦罐統統打破在炉灶里了，她說：‘現在誰还要吃，世界的末日到了。’于是湯都流出来了。在我們的村子里，阿哥，还有这样的傳說，說是白狼要遍地跑，把人都吃掉，猛禽要飞到，那个脫力希卡② 要出現了。”

“脫力希卡是甚么？”科斯佳問。

“你不知道嗎？”伊柳霞热心地接着說，“喂，阿弟，你是哪儿人，連脫力希卡都不知道的？你們村子里都是不懂事的人，眞是不懂事的人！脫力希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个人非常奇怪，来了之后捉也捉他不住，对他毫无办法，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譬如农人們想捉住他，拿了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圍起来，可是他有遮眼之法——他遮蔽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就会自

① 我們那里的农人們称日蝕为“天的預兆”。——原注。

② 迷信傳說中所謂“脫力希卡”，大約是指关于世界末日前出現的反基督者的故事。——原注。

已互相厮打起来。譬如把他关在监獄里，他就要求在勺子里喝点水；等到人家把勺子拿給他，他就钻进勺子里，再也找不到了。要是用鐐銬把他鎖起来，只要他的手一掙扎，鐐銬就掉在地上了。就是这个脫力希卡要走遍乡村和城市；这个脫力希卡，这个狡猾的人，要来誘惑基督教徒了，……唉，可是对他毫无办法。……他是这样一个奇怪而狡猾的人。”

“嗳，是的，”巴夫路霞用他的从容不迫的声音继續説，“是这样一个人。我們那儿的人就是在等他出現。老年人都說，天的預兆一开始出現，脫力希卡就要来了。后来預兆果然出現了。所有的人都走到街上，走到野外，等候事情发生。我們那儿，你們知道，是空曠而自由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看，忽然从大村那边的山上来了一个人，样子眞特別，头那么奇怪，……大家高声喊叫起来：‘啊，脫力希卡来了！啊，脫力希卡来了！’就都向四面八方逃散了！我們的村长爬进了沟里；村长太太把身子卡住在大門底下了，她大声喊叫，把自己的看家狗吓怕了，这狗掙脫了鎖鏈，跳出籬笆，跑到树林里去了；还有庫齐卡的父亲道罗菲奇，他跳进燕麦地里，蹲下身子，急忙学起鵪鶉叫来，他說：‘杀人的仇敌对于鳥也許会怜惘的。’大家都吓成这副样子！……哪知道走来的人是我們的箍桶匠华維拉，他新买一只木桶，就把这只空木桶戴在头上了。”

孩子們都笑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这是在曠野中談話的人們所常有的情形。我望望四周：夜色庄重而威严；深黄昏的潮湿的凉气变换了午夜的乾燥的温暖，夜还要长时間像柔軟的帳幕一般挂在沉睡的原野上；离开淸晨最初的喋喋声、沙沙声和簌簌声，离开黎明的最初的露水，还有許多时間。天上沒有月亮。这些日子月亮是升得很迟的。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在竞相閃

爍着流向銀河方面去。的确，你望着它們，仿佛隐約地感覚到地球在飞速不断地运行。……奇怪的、尖銳而沉痛的叫声，忽然接連两次地从河面上傳来，过了一会儿，又在远方反复着。……

科斯佳哆嗦了一下。"这是甚么？"

"这是蒼鷺的叫声，"巴夫路霞泰然地回答。

"蒼鷺，"科斯佳重复一遍。……"巴夫路霞，我昨天晚上听見的是甚么，"他略停了一会又說，"你也許知道的。……"

"你听見些甚么？"

"我听見的是这样。我从石岭到沙希基諾去；起初一直在我們的榛树林里走，后来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你知道嗎，就是溪谷里轉一个大灣的地方，——那儿不是有一个水坑[①]嗎；你知道，坑上还长滿了芦葦；我就从这水坑旁边走过，弟兄們啊，忽然听見这水坑里有一只东西嗚嗚地叫起来，声音悲哀得很，眞悲哀；嗚——嗚……嗚——嗚……嗚——嗚！我吓坏了，弟兄們啊！时候已經很晚了，而且声音那么悲慘。我眞要哭出来了。……这到底是甚么东西呢？嗳？"

"前年夏天，有些强盗把守林人阿金淹死在这水坑里了，"巴夫路霞說，"也許是他的魂灵在那里訴苦。"

"原来是这样，弟兄們啊，"科斯佳睜大了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样說。……"我原先不知道阿金淹死在这水坑里；要是知道了，还要害怕呢。"

"不过，听人家說，那里有些很小的蛤蟆，"巴夫路霞继續說，"这些蛤蟆叫起来很悲哀。"

"蛤蟆？啊，不，那不是蛤蟆……怎么会是……（蒼鷺又在河

---

① 水坑，是一个很深的坑，里面积着春汛过后留下来的春水，这水到夏天也不枯干。——原注。

面上叫了一声。)哎，这家伙！”科斯佳不由地說出，“好像是林妖叫。”

“林妖不会叫的，他是哑吧，”伊柳霞接着說，“他只会拍手，嗶剝嗶剝地响……”

“怎么，你看見过嗎，看見过林妖的嗎？”費嘉用嘲笑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話。

“不，沒有看見过，千万别让我看見吧；可是别人看見过。前几天我們那儿有一个农人給他迷住了：他領着他走，領着他在树林里走，老是在一块地上打圈子。……好容易到了天亮的时候才回到了家里。”

“那么他看見他了嗎？”

“看見了。他說很大很大，黑黝黝的，遮蔽着身子，好像藏在树背后，不大看得清楚，好像在躲避月亮，一双大眼睛望着，望着，一眨一眨的……”

“啊喲！”費嘉輕輕地哆嗦一下，聳一聳肩膀，这样叫出来，“呸！……”

“这坏东西为什么要生到世界上来？”巴夫路霞說，“眞是！”

“不要罵，当心，会給他听見的，”伊柳霞說。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

“看呀，看呀，伙伴們，”忽然傳出凡尼亚的幼童的声音，“看天上的星星呀，——像蜜蜂那样挤在一起！”

他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嫩嫩的小臉儿来，用小拳头支撑着，慢慢地抬起他那双沉静的大眼睛来。所有的孩子的眼睛都仰望天空，好一会不低下来。

“喂，凡尼亚，”費嘉亲切地說，“你的姊姊阿妞特卡身体好嗎？”

"身体好的,"凡尼亚回答,他的发音有些模糊不清。

"你跟她說,她为甚么不到我們那里来玩?……"

"我不知道。"

"你跟她說,叫她来玩。"

"我跟她說吧。"

"你跟她說,我有礼物送給她。"

"你送不送我?"

"也送給你。"

凡尼亚透一口气。

"算了,我不要。你还是送給她吧:她待我們眞好。"

凡尼亚又把他的头靠在地上了。巴夫路霞站起来,手里端了那只空鍋子。

"你到哪里去?"費嘉問他。

"到河边去打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只狗站起来,跟着他去了。

"当心,别掉在河里了!"伊柳霞在后面喊他。

"他怎么会掉?"費嘉說,"他会留神的。"

"对,他会留神的。可是事情很难說,他弯下身去打水的时候,水怪就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后来人家就說:这个人掉在水里了。……其实哪里是掉下去的?……"他傾听一下,接着說:"听,他钻进芦葦里去了。"

芦葦的确在那里分开来,发出悉索悉索的声音。

"眞有这回事嗎,"科斯佳問,"說是那个傻子阿庫丽娜自从掉在水里之后就发瘋了。"

"正是从那时候起的。……現在成了甚么样子!可是听說,她从前是一个美人呢。水怪把她的相貌弄坏了。他大概沒有想

到人家会这样快把她救起来。他就在水底下把她的相貌弄坏了。"

（这个阿庫丽娜我也碰見过不止一次。她身上遮着些破衣烂衫，样子瘦得可怕，臉像煤一样黑，目光迷迷糊糊的，牙齿永远露出，她常常一連几小时地在路上的某处踏步，把骨瘦棱棱的手紧紧地貼在胸前，象籠中的野兽一般慢慢地从这只脚换到那只脚。无論对她說甚么，她都不懂，只是有时痙攣地哈哈大笑。）

"听說，"科斯佳继續說，"阿庫丽娜因为情人欺騙了她，才跳到河里去的。"

"正是为了这个。"

"你記得华西亚嗎？"科斯佳悲哀地接着說。

"哪个华西亚？"費嘉問。

"就是淹死的那个，"科斯佳回答，"就在这条河里。这男小孩可眞好！咳，这男小孩眞好！他母亲費克丽斯塔才疼爱他呢，才疼爱华西亚呢！她，費克丽斯塔，好像預先感觉到他要在水里遭殃的。夏天，有时候华西亚跟我們小伙伴們一同到河里去洗澡，她就渾身发起抖来。别的女人都沒有甚么，管自拿了洗衣盆搖搖摆摆地从旁边走过，費克丽斯塔可不，她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叫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貝！啊，回来呀，我的心肝！'天曉得他是怎样淹死的。他在岸边玩儿，他母亲也在那里，在耙干草；忽然听見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一看，已經只有华西亚的帽子浮在水面上了。就从这时候起，費克丽斯塔神經錯乱了，她常常去躺在她儿子淹死的地方；她躺在那儿，弟兄們啊，还唱起歌来，——你們可記得，华西亚常常唱这么一支歌，——她也就唱这支歌，她还哭哭啼啼的向上帝訴苦。……"

"瞧，巴夫路霞来了，"費嘉說。

巴夫路霞手里拿着盛满水的鍋子，走近火堆边来。

“喂，伙伴們，”他沉默了一会，开始說，“事情不妙呢。”

“甚么事？”科斯佳連忙問。

“我听見了华西亚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猛然哆嗦一下。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科斯佳嘟噥地說。

“眞的呢。我剛剛向水面上弯下身子去，忽然听見华西亚的声音在叫我，好像是从水底下发出来的：‘巴夫路霞，喂，巴夫路霞，到这儿来。’我退开几步。可还是去打了水。”

“啊呀，天哪！啊呀，天哪！”孩子們划着十字說。

“这是水怪在叫你呀，巴夫路霞，”費嘉說。……“我們剛才正在談他，正在談华西亚呢。”

“唉，这是不祥之兆，”伊柳霞从容不迫地說。

“唔，沒有关系，让它去吧！”巴夫路霞坚决地說，重新坐了下来，“一个人的命运是逃不了的。”

孩子們都安靜下来。显然是巴夫路霞的話給了他們深刻的印象。他們开始横臥在火堆面前，仿佛准备睡覚了。

“这是甚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問。

巴夫路霞傾听了一下。

“这是小山鷸飞过发出的叫声。”

“它們飞到哪儿去？”

“飞到一个地方，听說那儿是沒有冬天的。”

“有这样的地方嗎？”

“有的。”

“很远嗎？”

“很远很远，在暖海的那边。”

科斯佳透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自从我来到孩子們的地方，已經过了三个多钟头了。月亮終于升起来了；我沒有立刻注意到它，因为它只是細細的一弯。这沒有月光的夜晚似乎仍旧像以前一样壮丽。……但是不久以前还高高地挂在天心的許多星，已經傾斜到大地的黑沉沉的一边去了；四周的一切全都肃靜无声了，正像将近黎明的时候一切都肃靜的样子：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靜的酣睡中。空气中已經沒有强烈的气味，其中似乎重又散布着湿气。……多么短促的夏夜！……孩子們的談話和火同时停息了。……連狗也打起瞌睡来了；在微弱而幽暗的星光下，我看得出馬也在低着头休息了。……輕微的倦意支配了我；倦意又轉变为瞌睡。

一陣清風从我脸上拂过。我睜开眼睛：天色已經破曉。还沒有一个地方泛出朝霞的紅暈，但是东方已經发白了。四周一切都看得見了，虽然很模糊。灰白色的天空亮起来，藍起来，寒气也加重了；星星有时閃着微光，有时消失了；地上潮湿起来，树叶出汗了，有的地方傳来活动的声音，微弱的晨風已經在地面上游移。我的身体用輕微而愉快的顫抖来响应它。我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孩子們那边。他們都像死一样地睡在微熏的火堆周圍；只有巴夫路霞抬起身子，向我凝神注視一下。

我向他点点头，沿着烟霧茫茫的河边回家去了。我还沒有走得两俄里，在我的周圍，在广闊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綠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道上，在閃閃发亮的染紅的灌木丛上，在薄霧底下隐隐地发藍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鮮紅的，后来是大紅的、金黃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覚醒了，歌唱了，喧嘩了，說話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像輝煌的金剛石一般发出紅光；清澄而明朗的、

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傳来，忽然一群休息过的馬由那些熟悉的孩子們赶着，从我旁边疾馳过去。……

遺憾得很，我必須附說一句：巴夫路霞就在这一年內死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墜馬而死的。可惜，这个出色的孩子！

美人梅奇河[1]的卡西央

我坐着一輛顚簸的小馬車打猎归来，被云翳的夏日的悶热所困恼（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日子，有时往往比晴明的日子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沒有風的时候），打着瞌睡，搖晃着身子，悶悶不乐地忍耐着，任凭燥裂而震响的輪子底下輾坏的道路上不断地揚起来的細白灰尘侵犯我的全身，——忽然，我的馬車夫的異常不安的情緒和惊慌的动作喚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这刹那以前是比我更沉酣地打着瞌睡的。他連扯了几次韁绳，在駕車台上手忙脚乱起来，又开始不住地喊馬，时时向一旁眺望。我向周圍一看，我們的馬車正走在一片寬广的、耕种过的平原上；有些不很高的、也是耕种过的小丘，形成非常緩和的斜坡，一起一伏地奔向这平原；一望可以看到大約五俄里的荒凉的曠野；在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樺林的圓鋸齿状的树梢，打破了差不多成直綫的地平綫。狹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上，隐沒在洼地里，环繞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們的大路相交叉，我看見这条小路上有一队行列。我的馬車夫所眺望的就是这个。

这是出殯。在前面，一个神甫坐在一輛套着一匹馬的馬車里，

---

[1] 美人梅奇河是奧廖尔省东部的一条河流，是頓河的支流，这条河的特色是蜿蜒曲折，河岸高而峻。

慢慢地前进；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駕馬；馬車后面有四个农人，不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人的尖細而悲戚的声音突然傳到我的耳朵里；我傾听一下：她正在数一数二地号哭着。这抑揚的、单調的、悲哀絕望的音調，凄凉地散布在空曠的原野中。馬車夫催促着馬：他想超过这行列。在路上碰見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沒有走上大路之前超过了他們；但是我們还沒有走出一百步，忽然我們的馬車激烈地震动一下，傾側了，几乎翻倒。馬車夫勒住了正在快跑的馬，揮一揮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問。

我的馬車夫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爬下車去。

"到底怎么了？"

"車軸断了，……焦烂了，"他阴郁地回答，突然憤怒地整理一下副馬的皮馬套，使得那匹馬完全偏斜到一旁，然而它站稳了，打了一个响鼻，抖擻一下，泰然地用牙齿搔起它的前足的小腿来。

我走下車来，在路上站了一会，茫然地陷入了不快的困惑状态中。右面的輪子差不多完全压倒在車子底下了，仿佛带着沉默的絕望把自己的轂伸向上面。

"現在怎么办呢？"最后我問。

"就是那个不好！"我的馬車夫說着，用鞭子指着已經轉入大路而正在向我們走近来的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继續說，"这是正确的預兆，——碰到死人……真是。"

他又去打扰那匹副馬。这副馬看出他心緒不佳，态度严厉，决心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偶尔謙逊地搖搖尾巴。我向前后徘徊一下，又站定在輪子前面了。

这时候死人已經赶上我們。路被我們阻塞了，这悲哀的行列就慢慢地从大路上轉入草地里，經过我們的馬車旁边。我和馬車夫脫下帽子，向神甫点头行礼，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們費力地跨着步子；他們的寬闊的胸脯高高地起伏着。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年紀很老，面色蒼白；她那板滞的、由于悲哀而剧烈地变了相的顏貌，保持着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她默默地走路，有时举起一只削瘦的手来按住薄薄的凹进的嘴唇。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約二十五岁的少妇，眼睛潤湿而发紅，整个面孔哭得发肿了；她經过我們旁边的时候，停止了号哭，用衣袖遮住了臉。……但是当死人繞过我們的旁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的悲戚的、动人心弦的曲調又响起来了。我的馬車夫默默地目送那規則地搖摆着的棺材过去了，向我轉过头来。

“这是木匠馬尔登出丧，”他說，“就是略波伏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見了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紀老的一个是他的母亲，年紀輕的一个是他的老婆。”

“他是生病死的嗎？”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請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稍微喝点酒，可是他是一个好木匠。你瞧他的女人多么悲伤。……不过，当然嘍，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錢的。女人的眼泪象水一样。……眞是。”

他弯下身子去，爬过副馬的繮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馬軛。

“可是，”我說，“我們怎么办呢？”

我的馬車夫先把膝盖頂住轅馬的肩部，把軛搖了两搖，整理好了轅鞍，然后又从副馬的繮绳底下爬出来，順手把馬的嘴臉推一把，走到了車輪旁边。他到了那里，一面注視着車輪，一面慢

吞吞地从上衣的衣裾底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樺树皮鼻烟匣来，慢吞吞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吞吞地把他的两根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去（两根手指也还是勉强装进去的），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便从容不迫地嗅起鼻烟来，每嗅一次，总发出一陣冗长的呼哧呼哧声，然后痛苦地把充滿泪水的眼睛眯起来或者眨动着，深深地陷入沉思了。

"喂，怎么样？"最后我問。

我的馬車夫把鼻烟匣子小心地藏进衣袋里，不用手的帮助而只用头的动作来把帽子振落在眉毛上了，一股心思地爬上駕車台去。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不免惊奇地問他。

"您請坐吧，"他坦然地回答，拿起了繮绳。

"可是我們怎么能走呢？"

"能走的。"

"可是車軸……"

"您請坐吧。"

"可是車軸断了……"

"断是断了；可是我們可以开到移民村，……当然慢慢地开。在那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移民村，叫作尤季內。"

"你认为我們到得了嗎？"

我的馬車夫并不賞賜我一个答复。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說。

"随您的便吧……"

于是他揮一下鞭子。馬出动了。

我們果然到了移民村，虽然右边前面的輪子勉强支持而且轉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輪子几乎脫落；但是我的馬

車夫用憤怒的声音大声叫喊，我們才平安地走下了小丘。

尤季內移民村由六所低小的农舍組成，这些农舍已經歪斜了，虽然建造得大概并不长久；农舍的院子还沒有全部圍好籬笆。我們的車子开进这移民村里，沒有遇見一个人；路上鸡都不見一只，連狗都沒有；只有一只黑色的短尾狗当我們面前匆忙地从一个完全干了的洗衣槽里跳出来（它大概是被口渴所驅使而走进这槽里去的），一声也不叫，慌慌張張地从大門底下奔进去。我走进第一所农舍里，开了前室的門，叫喚主人，——沒有人回答我。我又叫喚一次：一只猫的饥餓的叫声从另一扇門里傳出来。我用脚把門踢开：一只很瘦的猫在黑暗中閃耀一下碧綠的眼睛，从我身旁溜过。我把头伸进房間里去一看：黑洞洞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去，那里也沒有一个人。……栅栏里有一头小牛在那里哞哞地叫；一只跛脚的灰色鵝一瘸一瘸地略微拐向旁边。我又走进第二所农舍里，——第二所农舍里也沒有人。我就走到院子里。……

在阳光普照的院子的正中央，在所謂最向阳的地方，有一个人臉向着地，用上衣盖着头，躺在那里；据我看来，这象是一个男孩子。离开他若干步地方的草檐下，一輛蹩脚的小馬車旁边，站着一匹装着破烂的馬具的瘦小的馬。太阳光穿过了破旧的屋檐上的狹小的洞眼流注下来，在它的蓬松的、枣紅色的毛上映出一小块一小块明亮的斑点。在近旁的一只高高的椋鳥籠里，椋鳥吱吱喳喳地叫着，从它們的高空住宅里带着安閑的好奇心向下面眺望。我走到睡着的人旁边，开始喚他醒来。……

他抬起头来，看見了我，立刻跳将起来。……"甚么，你要甚么？怎么回事？"他半睡不醒地嘟噥起来。

我沒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他的外貌把我吓坏了。請想像一

个年約五十岁的矮人，瘦小而黝黑的臉上全是皺紋，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不大看得出，鬈曲而濃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一般鋪展在他的小头上。他的身体非常虛弱而瘦削，他的目光的特殊和怪異，无論如何不可能用言語描写出来。

“你要甚么？”他又問我。

我就把这件事讲給他听；他听我讲，一双眼睛慢慢地眨着，一直盯住我看。

“你能不能替我們办到一个新的車軸？”最后我說，“我願意付錢。”

“可是你們是干甚么的？是不是猎人？”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这样問。

“是猎人。”

“你們一定是打天上的鳥？……树林里的野兽？……你們杀上帝的鳥，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嗎？”

这奇怪的小老头說起話来語調拖长。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在这声音里不但听不出一点衰老，而且有可惊的甘美、青春和差不多女性一样的柔和。

“我沒有車軸，”他略微靜默一下之后又說，“这是不合用的（他指着他那輛小馬車），你們的馬車大概是大的吧？”

“那么在村子里可以找到嗎？”

“这里怎么算得上村子！……这里沒有一个人有車軸。……而且也沒有一个人在家：都干活去了。走开吧，”他忽然这样說，又躺在地上了。

我完全沒有料到这样的結果。

“喂，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說，“劳駕，帮个忙。”

“快走开吧！我疲倦了：到城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說，就把

上衣拉到头上。

“劳駕啦，”我继續說，“我……我会付錢的。”

“我不要你的錢。”

“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交叉了他的两条瘦腿坐着。

“或許我可以領你到开垦地①去。那儿有商人买了一座树林，——眞作孽，砍掉了树林，盖了一个事务所，眞作孽。你可以在那儿叫他們定做一个車軸，或者买一个現成的。”

“那好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好极了！……我們去吧。”

“橡树木的車軸，很好的，”他继續說，并不站起身来。

“到那开垦地远不远？”

“三俄里。”

“沒有关系！我們可以坐你的小馬車去。”

“不行啊……”

“啊，我們走吧，”我說，“走吧，老人家！馬車夫在街上等我們呢。”

老头儿不乐意地站起来，跟我走到了街上。我的馬車夫正在怒气冲冲，因为他想給馬喝水，但是井里水少得很，味道又不好，而照馬車夫們說来，这是第一件要事。……然而他一看見那老头儿，就露出牙齿来一笑，点点头，喊道：

“啊，卡西央！你好！”

“你好，叶罗菲，你这正直的人！”卡西央用消沉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把他的提議告訴了馬車夫；叶罗菲表示贊同，就把馬車开进院子去。当他用熟练的手法忙着拆除馬具的时候，那老

① 林中伐去树木的地方。——原注。

头儿把肩膀靠着大門站着，露出不愉快的样子，有时向他望望，有时向我望望。他仿佛在那里惶惑不安：据我所能看到的，他不很喜欢我們这种不速之客。

“你也給迁移过来了嗎？”叶罗菲在卸去馬軛的时候突然問他。

“我也給迁移过来了。”

“咳！”我的馬車夫从牙縫中含糊地說。“你知道嗎，木匠馬尔登……你不是认識略波伏的馬尔登的嗎？”

“认識的。”

“嘿，他死啦。我們剛才碰見他的棺材。”

卡西央哆嗦了一下。

“死了？”他說着，低下了头。

“可不是死了。你为甚么不医好他呢，嗄？人家都說你会医病的，你是医生。”

我的馬車夫显然是在拿这老头儿来开玩笑，在挖苦他。

“怎么，这是你的馬車嗎？”他又接着說，用肩膀来指着它。

“是我的。”

“唉，馬車，……馬車！”他反复說着，拿起它的車杆，几乎把它翻了个身。……“馬車！……用什么載您到开垦地去呢？……在这車杆上我們的馬是套不上的：我們的馬都很大，可是这算是什么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央回答，“該用什么載你們去；要末就用这个牲口吧，”他叹一口气，这样补說一句。

“用这个牲口？”叶罗菲接着說，就走近卡西央那匹駑馬去，輕蔑地用右手的中指戳戳它的頸子。“瞧，”他带着責备的态度說，“睡着了，这笨家伙！”

我要求叶罗菲赶快把它装备好。我想自己跟卡西央到开垦地去，因为那里常有松鸡。后来那輛小馬車完全装备好了，我就带了我的狗，胡乱地坐在那树皮做成的凹凸不平的車身里，卡西央縮做一团，臉上带着以前那副忧郁的表情，也坐在前面的車栏上了，——这时候叶罗菲走到我跟前来，带着神秘的样子輕声地說：

“老爷，您跟他一同去，那很好。您可知道他这人很怪，他是个瘋子呀，他的綽号叫做跳蚤。我不知道您怎么会了解他的。……”

我想告訴叶罗菲：卡西央直到現在为止，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我的馬車夫立刻用同样的声音继續說：

“您只要留神，看他是不是带您到那地方去。車軸請您自己选：要一根結实些的車軸。……喂，跳蚤，”他高声地接着說，“你們这里可以弄点儿面包吃嗎？”

“你去找吧，也許会找到的，”卡西央回答，扯一扯韁绳，我們就出发了。

眞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馬跑得很不坏。一路上卡西央保持固执的沉默，断断續續地、不情不願地回答我的問話。我們不久就到达了开垦地，又在那里找到了事务所——一所高高的木屋子，孤零零地建立在用堤壩草草地拦住而变成了池塘的小溪谷上。我在这事务所里遇見两个青年伙計，他們的牙齿都象雪一样白，眼睛甜蜜蜜的，說話又甜蜜、又伶俐，笑容甜蜜而又狡猾。我向他們买了一根車軸，就出发到开垦地去。我以为卡西央将留在馬的地方等我，但是他突然走近我来。

“怎么，你去打鳥嗎？”他說，“啊？”

“是的，如果找得到的話。”

"我跟你一块儿去,……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們就去了。伐去树木的地方一共約有一俄里。老实說,我对卡西央看,比对我的狗看得更多。他真不愧綽号叫做跳蚤。他那烏黑的、毫无遮盖的小头(然而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隐忽現。他走起路来特别灵巧,仿佛一直是跳着走的,常常俯下身子去,摘些草,揣在怀里了,自言自語地嘟噥几句,又老是向我和我的狗注視,目光里显出一种努力探求的異常的神色。在低低的灌木丛中和开垦地上,常常有一些灰色的小鳥,这些小鳥不断地从这棵树換到那棵树,啾啾地叫着,忽高忽低地飞行。卡西央模仿着它們,同它們相呼应;一只小鶴鶉吱吱地叫着从他的脚边飞起,卡西央也跟着它吱吱地叫起来;云雀鼓着翅膀,响亮地歌唱着,从他上面飞下来——卡西央接唱了它的歌。他和我一直不談話。……

天气很好,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暑热仍未减退。在明澄的天空中,微微地飄浮着高高的稀疏的云朵,象春天的最后的雪那么发乳白色,象卸下的風帆那么扁平而細长。它們的像棉花一般蓬松而輕柔的花边,慢慢地、但又显著地在每一瞬間发生变化:这些云正在融化,它們沒有落下阴影来。我和卡西央在开垦地上走了很久。还沒有长过一阿尔申[1]高的嫩枝,用它們的纖細而光滑的莖来圍繞着黑簇簇的低矮的树桩;有灰色边緣的圓形的海綿状木瘤,就是那可以煮成火絨的木瘤,貼附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这上面抽放出粉紅色的卷鬚;蘑菇也在这里繁密地聚族而居。两只脚常常絆住那些飽受烈日的长长的草;到处树上有

① 阿尔申,俄国尺度名称,一阿尔申合〇·七一公尺。

微微发紅的嫩叶射出金屬般的强烈的閃光，使人眼花撩乱，到处有一串串淺藍色的野豌豆、金黄色花萼的毛茛、半紫半黄的蝴蝶花，斑烂悦目。在紅色的小草带状地标示出車輪痕迹的荒徑旁边，有几处地方矗立着由于風吹雨打而发黑了的、以一立方沙绳①为单位的許多木柴堆；从这些木柴堆上投下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来，——此外沒有一个地方有别的阴影。微風有时吹动了，有时又靜息了；忽然一直吹上臉来，仿佛要剧烈起来了，——四周一切都愉快地呼嘯、搖摆、动蕩起来，羊齿植物的柔軟的尖端裊娜地搖动，——你正想享受这風，……但是它忽然又停息下来，一切又都靜止了。只有蚱蜢齐声吱吱叫着，仿佛激怒了似的，——这种不停不息的、萎靡而干巴巴的叫声使人感到困疲。这叫声和正午的頑强的炎热很相配；它仿佛是这炎热所产生的，是这炎热从晒焦的大地里喚出来的。

我們一窩鳥都沒有碰到，終于来到了一处新的开垦地。在那里，新近砍倒的白楊树悲哀地横卧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其中有几棵白楊树上的叶子还是綠色的，但是已經死了，憔悴地挂在一动不动的树枝上；别的白楊树上的叶子則都已經干枯而且卷曲了。新鮮的、淡金色的木片，堆积在濶湿的树桩旁边，发出一种特殊的、非常好聞的苦味来。在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鈍重地响着，有的时候，一棵葱蘢的树木好象鞠躬一般伸展着手臂，庄严地、徐徐地倒下来。……

我一直沒有找到任何野禽；最后，从一片广大的滿生着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打了一枪；它在空中翻了个身，便掉下来。卡西央听見枪声，連忙用手遮住眼睛，一动也不动，

① 沙绳，俄国尺度名称，一沙绳合二·一三四公尺，一沙绳等于三阿尔申。

直到我装好枪、拾起秧鸡为止。我走开了之后，他走到打死的鳥落下来的地方，俯身在撒着几滴血的草地上，搖搖头，恐怖地向我看一眼。……后来我听見他輕声地說："罪过！……唉，这眞是罪过！"

炎热終于逼得我們走进树林里去。我投身在一丛高高的榛树下面，在这树丛上面，有一棵新生的、整齐的槭树翩翩然扩展着它的輕盈的树枝。卡西央在一棵砍倒的白樺树的粗的一端上坐了下来。我对他看。树叶在高处微微地搖晃，它們的淡綠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地用深色上衣包裹着的羸弱的身体上和他那瘦小的臉上徐徐地移来移去。他不抬起头来。我厌倦于他的沉默，便仰臥了，开始欣賞那些交互錯綜的树叶在明亮的高空中的和平的游戏。仰臥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似乎覺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象綠宝石一般透徹。有时濃重起来，变成金黃色的墨綠。在某处很远很远的地方，細枝的末端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显出在一块透明的淡藍色的天空上，它旁边另一張叶子在搖晃着，好象魚潭里的魚儿在跳动，这动作仿佛是自发的，不是由于風吹的。一团团的白云象魔法的水底島屿一般靜靜地飄浮过来，靜靜地推移过去。忽然这片海、这眩目的空气、这些浴着日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部都动蕩起来，閃光一般震撼起来，接着就发出一种清新而顫抖的簌簌声，好似那突然推过来的微波的无穷尽的細碎的潺湲声。你一动也不动，你眺望着：心中的欢喜、宁靜和甘美，是言詞所不能形容的。你眺望着：这深沉而純洁的蔚藍色天空在你的嘴唇上引起同它一样純洁的微笑来；一連串幸福的回

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象云在天空移行一样，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你只覺得你的眼光愈去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安靜的、光明的深淵中，而不可能脫离这高处、这深处……

“老爷，喂，老爷！”突然卡西央用他那嘹亮的声音說起話来。

我惊異地抬起身子；他在这以前不大肯回答我的問話，忽然自己說起話来了。

“甚么事？”我問。

“喂，你为甚么要打死这只鳥？”他直望着我的臉，开始說。

“怎么为甚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的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打死它的，老爷，你才不会去吃它呢！你是为了取乐才打死它的。”

“你自己不是也吃鵝或者鸡之类的东西嗎？”

“那些东西是上帝規定給人吃的，可是秧鸡是树林里的野鳥。不单是秧鸡，还有許多：所有树林里的生物、田野里和河里的生物、沼地里和草地上的、高处和低处的——杀它們都是罪过，应該让它們活在世界上直到它們寿終。……人吃的东西另外有規定；人另外有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面包——上帝的惠賜——和天降下来的水，还有祖先傳下来的家畜。”

我惊奇地望着卡西央。他的話流暢地迸出来；他一句話也不須躊躇，他說話时显出沉靜的兴奋和溫和的严肃，有时閉上眼睛。

“那么，照你看来杀魚也是罪过嗎？”我問。

“魚的血是冷的，”他深信不疑地回答，“魚是啞的生物。它沒有恐怖，沒有快乐；魚是不会說話的生物。魚沒有感觉，它身体里的血也不是活的。……血，”他略停一会，継續說，“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見到天上的太阳，血要迴避光明，……把血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极大的罪恶，是极大的罪恶和恐怖。……唉，真作孽！”

他叹一口气，低下了头。我向这奇怪的老头儿看看，实在觉得十分惊異。他的話不象是农人說的，普通人不会說这样的話，饒舌的人也不会說这样的話。这种語言是审愼、庄重而奇特的。……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的話。

“卡西央，請告訴我，”我开始說，眼睛一直沒有离开他那微微发紅的臉，“你是干甚么行业的？”

他不立刻回答我的問話。他的眼光不安地轉动了一会。

“我依照上帝的命令生活着，”最后他說，“至于行业——不，我不干甚么行业。我这人很不懂事，从小就是这样；能干活的时候就干活，我干活干得很不好，……我哪里行！我身体不好，一双手又很笨。在春天的时候，我捉夜鶯。”

“捉夜鶯？……你不是說过，所有树林里和田野里和其他地方的生物都是碰不得的嗎？”

“杀它們的确是不可以的；死是自然来到的。就拿木匠馬尔登来說吧：木匠馬尔登曾經活着，可是沒有活得长久就死了；他的妻子現在悲伤丈夫，又悲伤年紀很小的孩子。……沒有一个人，沒有一个生物能混得过死。死并不来纏住你，可是你也逃不掉它；但是帮助死是不应該的。……我并不杀夜鶯，——决不！我捉它們来并不叫它們受苦，并不害它們的命，而是让人高兴高兴，得到慰藉和愉快。”

“你到庫尔斯克① 去捉夜鶯嗎？”

“我到庫尔斯克去，有时候也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沼地里和

① 庫尔斯克地方产一种鶯，鳴声甚美，被視为珍品。

森林里过夜，独自在野外和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鷸鳥啾啾地啼着，那里有兎子吱吱地叫着，那里有鴨子嘎嘎地叫着。……我晚上留神看着，早上仔細听着，天亮了的时候就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鶯唱歌唱得那么可怜，很美妙……眞是可怜。”

“你拿它們来卖錢嗎？”

“卖給心地善良的人。”

“你还做些甚么事呢？”

“做些甚么事？”

“你干甚么活儿？”

老头儿靜默了一下。

“我甚么活儿也不干，……我干活干得很不好。可是我会識字。”

“你識字的？”

“我会識字。上帝和心地善良的人帮助我。”

“你有家眷嗎？”

“沒有，沒有家眷。”

“怎么呢？……都死了，是嗎？”

“不，是这样的：我的命运不好。这全是上帝的意旨，我們大家都在上帝的意旨下面生活；可是做人必須正直，——这才对啦！也就是說，要合上帝的心意。”

“你有亲戚嗎？”

“有的，……嗯，……是的……”

老头儿訥訥地說不出口了。

“請告訴我，”我开始說，“我剛才听見我的馬車夫問你为甚么不医好馬尔登，难道你会医病的嗎？”

“你的馬車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卡西央沉思地回答我，“可

也不是沒有罪过。說我是医生。……我怎么好算医生呢！……誰能够治病呢？这是全靠上帝的。有些……草呀，花呀，的确有效驗。就象鬼針草吧，是对人有益的草；車前草也是这样；說起这种草，也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草——是上帝的草。别的草可就不同了，它們虽然也有效，却是罪恶的；說起它們也是罪恶的。除非作祈禱。……唔，当然也有些咒語。……可是必須相信的人才能得救，"他降低了声音，这样补說一句。

"你甚么药也沒有給馬尔登嗎？"我問。

"我知道得太迟了，"老头儿回答。"可是有甚么关系呢！人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木匠馬尔登是活不长的，他在世界上是活不长的，一定是这样。不，凡是在世界上活不长的人，太阳就不像对别人一样地給他温暖，吃了面包也沒有用处，——仿佛在召他回去了。……嗯，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吧！"

"你們移居到我們这边来已經很久了嗎？"略微靜默了一会之后我問。

卡西央顫抖了一下。

"不，不很久，大概有四年。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們一向住在原来的地方，可是現在监护人員把我們移过来了。我們的老主人是一个軟心腸的人，脾气很好，——祝他升入天堂！可是监护人員呢，当然是办得正当的；看来总是非这样不可。"

"你們以前住在甚么地方？"

"我們是美人梅奇河的人。"

"那地方离开这儿远嗎？"

"大概二百俄里。"

"哦，那儿比这儿好嗎？"

"比这儿好，……比这儿好。那儿是自由自在的地方，有河

流，是我們的老家。可是这儿地方很窄，又少河水。……我們到了这儿就孤苦伶仃了。在我們那儿，在美人梅奇河上，你爬上小山岡去，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哪，这是甚么啊？嗳？……又有河流，又有草地，又有树林；那边是一个礼拜堂，那边过去又是草地。可以望見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得可真远，……你望着，望着，啊呀，实在太好了！这里呢，土壤的确好些，是砂质粘土，庄稼汉都說是很好的砂质粘土；我的谷物到处都长得很好。"

"喂，老人家，你老实說，你大概想到故乡去一趟吧？"

"是的，想去看看。不过，到处都好。我是一个沒有家眷的人，喜欢走动。实在嘛！坐在家里有甚么好处呢？出門走走，走走，"他提高声音接着說，"精神的确爽快些。太阳照着你，上帝也更加清楚地看得見你，唱起歌来也和諧些。这时候，你看見长着一种草；你看清楚了，就采一些。这里还有水流着，譬如說泉水，是圣水；你看見了水，就喝个飽。天上的鳥儿歌唱着。……庫尔斯克的那边还有草原，出色的草原，叫人看了又惊奇，又欢喜，眞是辽闊自在，眞是上帝的惠賜！据人家說，这些草原一直通到暖海，那儿有一只声音很好听的鳥叫做'格馬云'①，树上的叶子无論冬天、秋天都不掉下来，銀树枝上长着金苹果，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我就想到那边去。……我走的地方实在不少了！我到过罗姆內，也到过美好的新比尔斯克城，也到过有金色圓屋頂的莫斯科；我到过'乳母奥卡河'，也到过'鴿子茨那河'，也到过'母亲伏尔加河'，我看見过許多人，許多善良的教徒，我游历过体面的城市。……所以我眞想到那边去，……而且……眞想……还不单是我这个有罪孽的人……别的許

① 据基督教傳說，"格馬云"是一只住在天堂里的鳥。

多教徒都穿了草鞋，一路乞討着，去找求眞理……是啊！……坐在家里有甚么意思呢，啊？人間是沒有正义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最后的几句話，卡西央說得很快，几乎听不出来；以后他又說了些話，我簡直听不清楚，他臉上显出那么奇怪的表情，使我不由地想起了“瘋子”这名称。后来他低下头，咳嗽一下，仿佛清醒过来了。

“多么好的太阳！”他輕声地說，“多么好的惠賜，上帝啊！树林里多么温暖！”

他聳一聳肩膀，沉默了一会，漫不經心地望望，低声地唱起歌来。我不能听出他那悠揚的歌曲的全部詞句；我只听到下面两句：

我的名字叫做卡西央，

我的綽号叫做跳蚤……

“啊！”我想，“是他自己編的……”突然他哆嗦一下，停止了唱歌，眼睛凝視着树林深处，我回轉头去，看見一个年約八岁的农家小姑娘，穿着一件藍色的无袖长衣，头上包着一条格子紋头巾，太阳晒黑的、赤裸裸的手臂上挽着一只籃子。她大概決沒有料到会遇見我們，她正是所謂“撞着”了我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青葱的榛树从中阴暗的草地上了，用她那双烏黑的眼睛慌張地对我看。我才得看清楚她，她立刻躲到树背后去了。

“安奴喜卡！安奴喜卡！到这儿来，別害怕，”老头儿亲切地叫喚。

“我怕，”傳来一个尖細的声音。

“別怕，別怕，到我这儿来。”

安奴喜卡默默地离开了她的隐避所，悄悄地繞了一个圈

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踏在濃密的草地上不大有声音，——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这并不是像我起初依照矮小身材而推测的八岁的小姑娘，却有十三四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体态匀称，模样儿很伶俐，漂亮的小臉蛋異常肖似卡西央的臉，虽然卡西央不是一个美男子。同样尖削的顏貌，同样奇妙的目光，狡猾而信任，沉思而銳敏，举止也相同。……卡西央对她打量了一下；她站在他旁边了。

“怎么，你采蘑菇嗎？”他問。

“是的，采蘑菇，”她羞怯地微笑着回答。

“采得多嗎？”

“多的。”（她很快地对他看一眼，又微笑一下。）

“有白的嗎？”

“白的也有。”

“让我看，让我看，……（她把籃子从手臂上拿下来，把一張遮盖蘑菇的闊大的牛蒡叶子揭开一半。）啊！”卡西央俯身在籃子上，說，“好极了！安奴喜卡眞不錯！”

“卡西央，这是你的女儿嗎？”我問。（安奴喜卡的臉微微地泛起紅暈。）

“不是，唔，是亲戚，”卡西央装出漫不經心的样子說。“好，安奴喜卡，你去吧，”他立刻接着說，“你回去吧。当心点……”

“为甚么让她步行回去！”我打断了他的話。“我們可以載她回去……”

安奴喜卡的臉像罌粟花一般紅了，她两手抓住籃子上的绳，惊慌地看着老头儿。

“不，她会走回去的，”他用同样淡然的、懶洋洋的声音回答。“她有甚么关系，……会走回去的。……去吧。”

安奴喜卡迅速地走进树林里去了。卡西央在后面目送她，后来低下了头，微笑一下。在这悠长的微笑中，在他对安奴喜卡所說的不多几句話中，在他和她談話时的声調中，有一种說不出的热烈的慈爱和温柔。他又向她走去的方面望望，又微笑一下，摸摸自己的脸，点了几次头。

"你为甚么这样快就打发她走了？"我問他。"我要向她买蘑菇呢。……"

"您如果要买，到我家里还是可以买的，"他回答我，第一次用"您"字。

"你这小姑娘很可爱。"

"不，……哪里……嗯……"他不情願似地回答，就从这瞬間起，他又陷入了和以前一样的沉默。

我看出要使他再讲話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就出发到开垦地去。这时候炎热已經减退了些；然而我打猎的失敗，或者像我們那里所謂"晦气"，还是照旧，我就带了一只秧鸡和一个新車軸回到移民村去。馬車开近院子的时候，卡西央突然向我轉过身来。

"老爷，啊，老爷，"他說，"我真对不起你了；是我念个咒把你的野禽全都赶走了。"

"这是怎么的？"

"我懂得这方法。你的狗又聪明又好，可是它一点办法都沒有。你想，人啊，人真是了不得，啊？就像这畜生，人把它訓练成了甚么？"

我想說服卡西央，使他相信"念咒"驅除野禽的不可能，但这是徒然的，因此我什么也沒有回答他。况且这时候我們的車子立刻就轉进大門里去了。

安奴喜卡不在屋里；她早已回来过，把一籃蘑菇留在那里了。叶罗菲装配新車軸，一开始就給它苛刻而不公正的評价；过了一个钟头，我們就出发了。临走时我拿些錢給卡西央，他起初不肯受，可是后来想了一想，在手里拿了一会，揣在怀里了。在这一个钟头內，他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說；他照旧靠着大門站着，不回答我的馬車夫的非难，极冷淡地和我告别。

我剛剛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我的叶罗菲又在那里悶悶不乐了。……的确，他在这村子里沒有找到一点食物，馬的飲水場又不好。后来我們出发了。他带着連后脑上也表示出来的不滿意，坐在駕車台上，一心想同我談話，但是他要等我先发問，而在这等待的期間，他只是低声地发出些怨言，对馬說些有教訓意义的、有时刻毒的話。"村子！"他喃喃地說，"还說是村子！要点克瓦斯，連克瓦斯都沒有。……嘿，天曉得！水呢，簡直糟透了！（他大声地啐一口。）黃瓜也好，克瓦斯也好，甚么都沒有。哼，你呀，"他向着右面的副馬，大声地继續說，"我认得你，你这滑头！你大概想貪安閑。……（他抽了它一鞭。）这匹馬完全变得狡猾了，以前这畜生是那么听話的。……哼，哼，你敢回头瞧！……"

"叶罗菲，我問你，"我开始說，"这卡西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叶罗菲不立刻回答我，他一向是一个有思慮而从容不迫的人；但是我立刻猜測到，我的問題使得他快慰了。

"跳蚤嗎？"終于他扯一下繮绳，說起話来，"眞是一个怪人，簡直是一个瘋子，这样奇怪的人，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呢。他就跟，喏，就跟我們这匹黃灰色的馬一模一样，也是不听話的，……就是說，不肯干活的。唔，当然，他干活干得很不好，——他身体很虛弱，不过总归……。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起初他跟他的伯

叔們当运送人——他們是駕三套車的；可是后来大概厌煩了，不干了。他就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住不长久，他是那么不定心的人，——活像一个跳蚤。幸亏他的主人是个好心腸的人，并不勉强他。从这时候起他就一直蕩来蕩去，像一只沒有管束的羊。这个人那么稀奇古怪，天曉得他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像树桩一样不作声，有时候又突然說起話来，——說些甚么呢，那只有天曉得。这象样的嗎？这不象样。他眞是一个不合情理的人。唱歌倒唱得很好。的确唱得好——不坏，不坏。”

“他会治病，眞的嗎？”

“治甚么病！……啊，他哪里会治病！他这样的人。不过我的瘰癧腺病倒是他治好的。……”他靜默一下之后，又說：“他哪里会治病！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你早就认識他的嗎？”

“早就认識的。在美人梅奇河的时候，我和他們同住在塞乔甫卡作邻居的。”

“那么她是誰，我們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安奴喜卡，她是他的亲屬嗎？”

叶罗菲回头向我一看，露出滿口的牙齿笑着。

“嘿！……是的，算是亲屬。她是一个孤儿，沒有母亲的，而且也不知道誰是她的母亲。呃，应該是亲屬吧，因为相貌很像他。……她就住在他那里。是一个伶俐的姑娘，沒有話說；是一个好姑娘，老头儿寵爱她，她眞是一个好姑娘。而且他，您不会相信的，他也許还想教安奴喜卡識字呢。他眞会干得出这个来的，他眞是一个特特别别的人。他这人那么沒常心，簡直不成体統。……嘤——嘤——嘤！”我的馬車夫突然打斷了自己的話，勒住了馬，把身子弯向一边，在空气中嗅起来。

“不是有焦味儿嗎？一点也不错！新車軸眞討厌。……我好像塗过很多油了啊。……要去拿点水来，这儿正好有一个池塘。”

于是叶罗菲慢吞吞地从駕車台上爬下去，解下水桶，到池塘里去打了水回来，当他听到車輪的軸衬突然受到水而发出吱吱声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在不过十俄里的路程上，他在灼热的輪軸上澆了六次水。当我們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經很晚了。

总　管

在离开我的領地大約十五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个我所熟悉的人——青年地主、退职近卫軍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宾諾奇金。他的領地里有許多野禽，房屋是依照一个法国建筑家的設計而建造的，僕役們都穿英国式服装，飯食很讲究，招待客人很殷勤，然而你总还是不喜欢到他家里去。他为人审愼而积极，照例受过良好的教育，担任过职务，在上流社会中厮混过，現在經营产业，頗有成就。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照他自己所說，为人严格而公正，关心他屬下的幸福，懲罰他們也是为了他們的幸福。“对待他們必須象对待孩子一样，”在談起这些的时候他这样說，“他們是沒有知識的，mon cher; il faut prendre cela en considération。① ”他到了所謂免不了不愉快的时候，避免暴躁剧烈的动作，不喜欢提高声音，而大都是伸出手来直指着那人，冷靜地說：“仁兄，我不是这样要求过你嗎？”或者：“你怎么啦，我的朋友，想想清楚吧。”这时候他只是輕輕地咬着牙齿，撇着嘴巴。他身材不高，風姿翩然，相貌很不坏，手和指甲都保持十分清洁；他的紅潤的嘴唇上和面頰上显示着健康之色。他的笑声响亮而輕

① 法語：我的亲爱的；必須顧到这一点。

松，和蔼地眯着一双明亮的、褐色的眼睛。他的服装体面而有風格；他訂閱法国的书籍、图画和报紙，但是他不大喜欢看书：一册《流浪的犹太人》[①] 好容易讀完。玩紙牌他是能手。一般地說来，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算是我們省里最有修养的貴族和最可羡的風流男子中的一个；女人們为他神魂顚倒，尤其称贊他的風采。他持身处世異常謹愼，像猫一样小心，他有生以来从未沾惹过任何事端；然而有机会时也喜欢卖弄自己，欺侮怯弱的人。他非常嫌恶不良的交际——恐怕損害自己的名誉；而在高兴的时候，自称为伊壁鳩魯[②] 的崇拜者，虽然他对于哲学往往沒有好評，称之为德国学者的虚无的食粮，有时竟称之为妄語。他也喜欢音乐；玩紙牌的时候常常含糊地、然而有感情地唱歌；《卢西阿》和《松那蒲拉》[③] 中的曲子他也記得一些，但是不知为什么取音都很高。每逢冬天他就到彼得堡去。他家里收拾得異常整齐；連馬車夫們也受他的影响，每天不但擦馬軛，刷上衣，又洗自己的脸。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家的僕人們的眼色的确有点阴郁，但是在我們俄罗斯，懊恼和睡眠不足原是分别不出的。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說話时声音柔和悦耳，抑揚頓挫，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乐願地从他那漂亮的、洒滿香水的髭鬚中吐出来的；他又常常应用法語的辞句，例如："Mais c'est impayable! "[④] "Mais com-

---

① 法国小說家欧仁·苏（1804—1857）所著的长篇小說。

② 伊壁鳩魯，紀元前三四二至二七〇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鳩魯主張，人应当在合理的生活享受中找寻幸福。在当时，尤其是在俄罗斯貴族阶級之間，伊壁鳩魯的这种思想往往被利用来为自己的游手好閑辯护。

③ 《卢西阿》和《松那蒲拉》是意大利作曲家所作的歌剧，前者是多尼采蒂（1797—1848）所作，后者是貝里尼（1802—1835）所作。这两部歌劇流行于一八三〇至一八四〇年間。

④ 法語：眞滑稽！

ment donc!① ”等等。由于这种种原因，我至少不很喜欢去訪問他，要不是为了他那里有松鸡和鷓鴣，我也許完全同他絕交了。在他家里，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支配着你；即使生活很舒服也不能使你快乐，每天晚上，当一个穿着有紋章鈕扣的淺藍色号衣的鬈发侍僕出現在你面前，开始卑躬屈节地替你拉下长統靴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假使这个蒼白而瘦削的人突然換了一个顴骨闊得可惊而鼻子扁得稀奇的、体格强壮的年青小伙子（这人剛剛由主人从田間拉来，而不久以前賞賜他的土布衣服已有十处綻裂）出現在你面前，你将說不出地高兴，而乐願蒙受和长統靴一起拉掉你的小腿的危險。……

虽然我对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不怀好感，有一次我却在他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吩咐套好我的四輪馬車，但是他不願意让我不吃英国式的早餐就离去，便領我走进他的书房。和茶一起拿出来給我們的有肉餅、半熟的鸡蛋、奶油、蜜糖、干酪等等。两个侍僕戴着洁白的手套，机警而肃靜地、无微不至地侍候我們。我們坐在一只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穿着寬大的綢褲、黑色的絲絨短大衣，头戴一頂有藍色流苏的漂亮的非斯卡帽②，脚踏一双沒有后跟的中国式黃拖鞋。他喝茶，笑着，欣賞着自己的指甲，吸着烟，把坐墊衬在腰部，总之，覚得心情非常愉快。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吃飽了早餐，样子显然很滿足，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把酒杯拿到嘴唇边，忽然皺起眉头。

“为甚么酒沒有温？”他用十分刺耳的声音間侍僕之中的一个。

那个侍僕着慌了，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发白了。

---

① 法語：可不是！

② 非斯卡帽是一种平頂圓錐形的帽子，某些亚非国家戴这种帽子。

"仁兄，我在問你話呀！"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冷靜地继續說，眼睛一直盯着他。

这不幸的侍僕踧踖不安地站着，擰着餐巾，一句話也不說。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低下头，沉思地蹙着眉头对他看看。

"Pardon, mon cher,"① 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說，同时亲切地用手碰碰我的膝，然后重又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侍僕。"哼，去吧，"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他这样补說一句，然后揚起眉毛，按一按呼鈴。

一个身体肥胖、肤色淺黑、头发黑色、額角低低而眼睛浮肿的人走进来。

"費多尔的事……去处理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泰然自若地低声說。

"知道了，"那胖子回答，就出去了。

"Voilà, mon cher, les désagréments de la campagne,"②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愉快地說。"嗳，您要到哪儿去呀？别去了吧，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回答，"我該走了。"

"老是打猎！唉，你們这些猎人啊！您現在到哪儿去呢？"

"离开这儿四十俄里，到略波伏去。"

"到略波伏去？哈，好极了，那么我陪您一同去。略波伏离开我的領地希比洛夫卡不过五俄里，我很久不到希比洛夫卡去了，总是抽不出时間。这回眞巧极了：您今天到略波伏去打猎，晚上回到我那儿来。Ce sera charmant.③ 我們一起吃晚飯，——

① 法語：失礼了，亲爱的先生。

② 法語：您瞧，亲爱的先生，乡村生活的沒趣。

③ 法語：妙极了。

我們带一个厨子去，——您就在我那儿过夜。好极了！好极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这样說：“C'est arrangé① ……喂，誰在那边？吩咐替我們套馬車，要快些。您沒有到过希比洛夫卡嗎？我实在不好意思請您在我的总管家里过夜，可是我知道您是很不讲究的，您在略波伏也許会在干草棚里过夜哩。……我們去吧，我們去吧！”

于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唱起一只法国的浪漫曲来。

“您也許不知道，”他摆动着两脚，继續說，“我在那儿有繳代役租的农人呢。現在讲宪法了，有甚么办法呢？可是他們倒能如数付給我代役租。老实說，我早就想叫他們改成劳役租制了，可是地皮很少！我一直覚得奇怪，他們怎样敷衍过去的呢。不过，c'est leur affaire.② 我那边的总管是一个能干的人，une forte tête，③ 做大事业的人！您看見了就会知道。……这眞是一个好机会！”

眞是沒有办法。本来我早上九点钟就要出发的，但是我們直到两点钟才出发。猎人同志們一定都能体会我的心焦。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像他自己所說，喜欢乘机享乐一下，他携带了无数的衬衫褲、食物、飲料、香水、枕垫以及各种化妆用品箱，这些物資在某些儉朴自持的德国人足够一年之用呢。每次从山坡上駛下去的时候，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总要对馬車夫說一番簡短而有力的話，由此我可以断定我这位朋友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然而这次旅行十分平安地完成了；只是在一座剛修好的小桥上，載厨子的馬車翻倒了，后輪子压住了他的胃。

---

① 法語：准定如此。

② 法語：这是他們的事。

③ 法語：一个聪明人。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看見他那家养的卡列姆① 翻倒了，这一吓非同小可，連忙叫人去問他：手有沒有跌伤？得到了滿意的回音，立刻放心了。因为有这一切事，我們在路上走了很长久；我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同坐在一輛馬車里，到了旅行快終了的时候，我覚得苦悶得要命，尤其是因为在几小时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已經完全松懈下来，开始显出自由主义作風了。我們終于到达了，不过不是到略波伏，而是直接到了希比洛夫卡；不知怎么一来弄成这样了。反正我在这一天里不能打猎了，于是只得勉强地順从我的命运。

厨子比我們早到几分钟，而且显然已經安排好，預先通知过有关的人了，因此正当我們的車子开进村子的栅門去的时候，村长（总管的儿子）就来迎接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头发棕黃色的汉子，騎着馬，脫着帽，穿着新上衣，不扣鈕扣。“索夫龙在哪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問他。村长先敏捷地跳下馬来，向主人深深地鞠一个躬，說：“您好，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然后微微抬头，抖擻一下身子，报告說：索夫龙到彼罗夫去了，但是已經派人去叫他了。“好，你跟我們来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說。村长为了表示礼貌，把馬拉在一边，爬上馬，踏着小速步跟在馬車后面，手里拿着帽子。我們的馬車在村子里走。我們碰見了几个坐在空貨車里的农人；他們是从打谷場来的，一路唱着歌，全身顛动着，两条悬空的腿搖搖摆摆；但是一看見我們的馬車和村长，突然默不作声了，脫下他們的冬帽（这时候是夏天），欠身而起，仿佛在听候命令。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亲切地对他們点点头。惊慌的騷扰显然傳遍了全村。穿格子裙的

① 卡列姆是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間巴黎一个有名的厨师。曾經写过几部关于烹飪的书。

农妇用木片投擲那些感覚迟鈍的或者过分热心的狗；一个鬍子从眼睛底下生起的跛足老头儿把一匹还沒有喝飽水的馬从井上拉开，不知为甚么在它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鞠躬行礼。穿长衬衫的男小孩都啼啼哭哭地跑进屋里去，把肚子擱在高門檻上，挂下了头，翹起两只脚，就这样很敏捷地滚进門里，到了黑洞洞的前室里，不再从那里出現了。連母鸡也都急急忙忙地加快步子走向大門底下的縫隙里去；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緞子背心而紅尾巴碰着鸡冠的、大胆的公鸡，停留在路上，已經完全准备叫出来了，忽然困窘起来，也逃走了。总管的屋子和其他屋子相隔离，建立在茂密的綠色大麻田中央。我們在大門前停車。宾諾奇金先生站起身来，姿态入画地脱下了斗篷，从馬車里走出来，和藹可亲地环顾着四周。总管的妻子深深地鞠着躬迎接我們，又走过来吻主人的手。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让她恣意地吻够了，然后走上台阶去。在前室的黑暗的角落里，站着村长的妻子，她也鞠躬，但是不敢走过来吻手。在所謂冷室[1]里——在前室的右面——已經有另外两个女人在那里張罗着；她們把各种廢物、空罐子、僵硬的皮袄、油缽、装着一堆乱布头和一个骯髒的嬰孩的搖籃从那里搬出，用浴室箒子来打扫灰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把她們赶了出去，就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下了。馬車夫們开始把大小箱籠和其他应用物件搬进来，走路的时候尽力減輕他們的沉重的靴子的踏步声。

这期間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便詢問村长关于收获、播种和其他农作的事情。村长的回答还算使他滿意，但是似乎态度萎靡而不爽快，仿佛用冻僵的手指去扣外套的鈕扣一般。他站在

---

① 指不生暖炉的夏天用的房間。

門边，常常留心張望着，給动作敏捷的侍僕让路。我通过他的强壮的肩膀，看見总管的妻子正在前室里悄悄地毆打另一个女人。忽然听見馬車声，它在台阶面前停下来，总管走进来了。

这个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所謂做大事业的人，身材不高，肩膀寬闊，头发蒼白，体格結实，长着一个紅鼻子、一双淺藍色的小眼睛和扇形的髫子。我要順便說一說：自有俄罗斯以来，国內尙未有过发福发財的人沒有濃密的大髫子的前例；有的人一向只有一点稀薄的尖髫子，忽然滿面生鬚，同光輪一样，这种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总管大概在彼罗夫喝得醉醺醺了，他的臉相当浮肿，而且散播着酒气。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我們的大恩人，"他扯着調子說起話来，臉上表示非常的感动，仿佛就要迸出眼泪来似的，"好容易賞光！……請您的手，老爷，請您的手，"他說这話时，嘴唇早巳突出着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滿足了他的願望。

"唔，索夫龙老弟，你的业务搞得怎么样？"他用亲切的声音問。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索夫龙叫起来，"业务怎么会不好呢！您哪，我們的好老爷，我們的大恩人，您这一来啊，我們这个小村子可就有光采啦，您給我們带来了一輩子的幸福！上帝保佑您，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上帝保佑您！托您的福，一切都很順利。"

說到这里，索夫龙沉默了一会，向老爷看看，然后仿佛又感情冲动起来（同时酒醉也在发作），再次要求吻手，說起話来扯調子扯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大恩人，……咳……眞是！我实

在高兴得发瘋了。……我看了簡直不相信是眞的。……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向我看看，微笑一下，問道：“N'est-ce pas que c'est touchant?”①

“啊，老爷，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嘮叨不休的总管継續說，“您这是怎么啦？您簡直把我急坏了，老爷；您沒有通知我您要来。今天晚上在甚么地方过夜呢？瞧这儿多髒，全是灰尘……”

“不要紧，索夫龙，不要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微笑着回答，“这里很好。”

“啊，我們的好老爷，——怎么算得上好？只配我們农人住住；可是您……啊，您哪，我的好老爷，大恩人，啊，您哪，我的好老爷！……請原諒我这傻瓜，我发瘋了，眞的，完全昏头昏脑了。”

这期間晚餐端出来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开始用膳。老头儿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去——他說，气息太重。

“喂，老人家，地界分好了嗎？”宾諾奇金先生問，他显然要模仿农人的語調，向我眨眨眼睛。

“地界分好了，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清单已經开好了。赫勒諾夫的人起初硬不答应，……好老爷啊，眞的，他們硬不答应。他們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天曉得他們要求甚么；簡直是一群傻瓜，老爷，都是蠢貨。可是我們，老爷啊，听您的話，表示了謝意，酬劳了經紀人米科萊·米科拉伊奇；一切都依照您的吩咐去做，老爷；您怎么吩咐，我們就怎么做，全都是得到叶各尔·德米特利奇的同意才做的。”

“叶各尔报告过我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郑重地說。

---

① 法語：这不是很动人的嗎？

“可不是，老爷，叶各尔·德米特利奇报告过了，可不是。”

“那么，这样說来，你們現在都滿意嗎？”

索夫龙正是在等这一句話。“啊呀，我們的好老爷，我們的大恩人！”他又扯着調子說起来。……“那还用說嗎，……我們的好老爷，我們日日夜夜在替您祈禱上帝呢。……土地么，自然是少一点……”

宾諾奇金打断了他的話：

“啊，好了，好了，索夫龙，我知道的，你是我的忠心的僕人。……那么，谷子打得怎么样？”

索夫龙叹一口气。

“唉，我們的好老爷，谷子打得不怎么好。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让我报告您，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两手一摊，向宾諾奇金先生靠近些，弯下身子，眯住了一只眼睛。）我們地上发現了一个死尸。”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想不明白，我們的好老爷；准是仇人在那里搗鬼。幸亏发現在靠近別人地界的地方；不过，該說句实話，确是在我們的地上。我趁事情沒有发覺，馬上就叫人把它拖到了別人的地上，还派了人去看守，我預先囑咐自己人，說：不許声張。为了妥当起見，我对警察局长說明了，說是这么一回事；又請他喝茶，又酬謝他。……老爷，您猜怎么着？这件事就卸在別人的肩膀上了；要不然，一个死尸，出两百卢布都不算一回事哩。”

宾諾奇金先生听了自己的总管的詭計，不住地笑，几次向他点着头对我說：“Quel gaillard, ah？”①

---

① 法語：多么能干的人，是不是？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吩咐收拾食桌，拿干草来。侍僕替我們鋪好床单，放好枕头；我們躺下了。索夫龙領得了关于第二天的指示，回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临睡的时候，还談了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优秀品质的話，同时告訴我：自从索夫龙管理以来，希比洛夫卡的农人們不曾欠过一个錢的租稅。……更夫敲起梆子来；那个嬰孩，显然还未能体会应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屋子的某处啼哭起来。……我們睡着了。

第二天我們起身很早。我准备到略波伏去了，但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想要給我看看他的領地，要求我留了下来。我自己覚得，这做大事业的索夫龙的优秀品质，让我在事实上确証一下，也是好的。总管来了。他穿着藍色的外衣，束着一条紅色的腰带。他說話比昨天少得多了，眼光銳利，一直盯着老爷看，答話有条有理，十分干练。我們和他一起到打谷場去。索夫龙的儿子，身材极其高大的村长，在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非常愚笨的人，他也跟我們去，还有一个地保費道塞伊奇也加入我們这一伙里，他是一个退伍的兵士，长着一大堆口髭，面部表情非常奇怪：他仿佛在很久以前对某种东西大大地吃了一惊，从此一直沒有回复原状。我們参观了打谷場、干燥棚、烤禾房、庫屋、風車、家畜院、苗秧、大麻田；的确一切都井然有条。只是农人們的沮丧的臉，使我覚得有些疑惑。除了实用之外，索夫龙还顾到美观：所有的沟渠旁边都种爆竹柳；在打谷場上的禾堆中間开辟着几条小路，上面鋪着沙；風車上装着一个風信子，形状像一只張开嘴巴、吐出紅舌头的熊；在磚造的家畜院上，筑着一个有点象希腊風人字头的东西，在这人字头下面用白粉題着字："此家畜浣。壹干捌伯肆拾年健造于希比各夫卞村。"①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

开心极了，就用法語对我叙述代役租制的好处，然而同时又指出，劳役租制对地主的好处更多，——不过这些也不必去計較！……他开始給总管出主意：怎样种馬鈴薯，怎样备办家畜的飼料等等。索夫龙用心地听取主人的話，有时反駁几句，但是不再称揚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为好老爷或大恩人，而只管强調地說，他們的地太少，不妨再买些。"这有甚么，买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說，"用我的名义买吧，我不反对。"索夫龙听了这些話沒有回答甚么，只是摸摸鬍子。"那么現在我們不妨到树林里去一趟，"宾諾奇金先生說。立刻有人給我們牵来了乘用的馬；我們騎了馬到树林里去，或者像我們那里所說，到"禁区"里去。我們在这"禁区"里看到了人迹不到的极其荒僻的景象，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为此称贊索夫龙，拍拍他的肩膀。宾諾奇金先生关于造林，抱着俄罗斯人的見解，这时候便对我讲了一件他所謂非常有趣的事：說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地主开导他的守林人，把他的鬍鬚拔掉了一半光景，用以証明砍伐是不能使树林繁茂起来的。……可是在别的方面，索夫龙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两人都不反对新办法。回到村子里之后，总管領我們去看他最近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簸谷机。这簸谷机的确很好，但是如果索夫龙知道这最后的散步中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等候他和主人，他大概要和我們一起留在家里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們从庫屋里走出来，看到了下述的光景：离开門若干步的地方，有一个汚秽的水坑，三只鴨子正在其中逍遙自在地拍水，水坑旁边跪着两个农人：一个是大約六十岁的老头儿，另一个是大約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人都穿着打补丁

① 这題詞的原文有許多拼音上的錯誤，譯文为欲保留原意，也用了几个錯字。正确的題詞应該是"此家畜院。一千八百四十年建造于希比洛夫卡村"。

的麻布衬衫，光着脚，腰里系着绳子。地保費道塞伊奇在那里起劲地同他們周旋。假使我們在庫屋里多耽擱一会，他大概可以把他們劝走了，但是他看見了我們，就挺直身子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了。村长張开了嘴巴，握着怀疑的拳头，也站在那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皺起眉头，咬紧嘴唇，走近那两个請願人。两个人默默地向他叩一个头。

“你們要甚么？你們請求甚么？”他用严厉而略带鼻音的声音质問。(两个农人互相看一眼，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怕太阳似的眯起眼睛，呼吸急促起来。)

“喂，怎么啦？”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继續說，立刻轉向索夫龙：“这是哪一家的人？”

“是托波列叶夫家的，”总管慢吞吞地回答。

“喂，你們怎么啦？”宾諾奇金先生又說，“你們沒有舌头的嗎？你說，你要甚么？”他向那老头儿点一点头，继續說。“别怕呀，傻瓜。”

老头儿伸长了他那暗褐色的、有皺紋的脖子，歪斜地張开了发青的嘴唇，用嘶啞的声音說：“老爷，照顾我們！”說着，又在地上叩一个头。年輕的农人也叩下去。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尊严地望望他們的后脑，把头一仰，把两只脚稍微摆开些。

“怎么回事？你控告誰？”

“老爷，发发慈悲！让我們透一口气。……給折磨得苦死了，”老头儿費力地說。

“誰折磨了你？”

“是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啊，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沉默了一会。

“你叫甚么名字？”

“安底鉢，老爷。”

“这是誰？”

“是我的小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又沉默了一会，翹翹髭鬚。

“唔，他怎样折磨了你呢？”他說时，輕蔑地从口髭上望下去看着那老头儿。

“老爷，人家完全被他拆敗了。老爷，两个儿子沒有輪到就給他拉去当新兵，現在又要夺我第三个儿子了。老爷，昨天他把我最后一头母牛从院子里拉了去，又狠狠的打了我老婆一頓——喏，就是这位先生。”（他指指村长。）

“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說。

“不要让我們的人家完全被拆敗，恩人。”

宾諾奇金先生皺起了眉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他带着不滿意的神情低声問总管。

“稟告老爷，这是个醉汉，”总管第一次用最恭敬的語气回答，“不肯做工的。欠租巳經有五年了。”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替我付了欠租，老爷，”老头儿继續說，“巳經付了五年了，付过之后，就把我当作奴隶，老爷，还有……”

“那么你为甚么欠租呢？”宾諾奇金先生厉声地問。（老头儿低下了头。）“大概是愛喝酒，在酒店里混日子吧？（老人張开嘴巴，要說話了。）我知道你們的，”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暴躁地继續說，“你們的事情就是成天喝酒，躺在炕上，让規矩的农人替你們負担。”

“他又是一个无賴的人，”总管在主人的話里插进一句。

“嗯，这还用說嗎。往往是这样的；我看到已經不止一次了。一年到头放蕩，无賴，現在就叩头求饒。”

“老爷，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头儿絕望地說，“发发慈悲，照顾我們，——我哪里是无賴的人？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实在忍不住了。索夫龙·亚科夫里奇討厌我，为甚么討厌我——让上帝审判他吧！人家完全被他拆敗了，老爷。……就連这最后一个儿子……就連这个……（老头儿的一双黃色的、有皺紋的眼睛里泪水閃閃发光了。）发发慈悲，老爷，照顾照顾……”

“还不止我們一家呢，”年輕的农人开始說話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忽然动起怒来：

“誰来問你，啊？不問你，就不許你說話。……这是怎么啦？不許你說話，听見了沒有？不許說話！……啊，天哪！这簡直是造反了。不行，老弟，在我这里是不准造反的，……在我这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跨上前一步，然而，大概是想起了我的在場，就別过臉去，把手插在褲袋里了。）Je vous demande bien pardon, mon cher,[1]”他勉强装出微笑，显著地降低了声音說。“C’est le mauvais côté de la médaille[2]……喂，好啦，好啦，”他继續說，并不看着那两个农人，“我会吩咐下去，……好啦，去吧。（农人不站起来。）咦，我不是对你們說过……好啦。去呀，我会吩咐下去的，听見了沒有？”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背向了他們。“永远不滿足，”他从牙齿縫里喃喃說出，就大踏步走回家去。索夫龙跟在他后面走。地保突出了眼睛，仿佛准备跳到很远的地方去似的。村长把鴨子从水坑里赶走。两个請願者又在那地方站了一会，互相看看，然

① 法語：請原諒我，亲爱的先生。

② 法語：这是奖章的反面。

后慢呑呑地走回家去，并不回轉头来。

大約两个钟头之后，我已經在略波伏，同我所熟悉的农人安巴季斯特准备出猎了。在我离开以前，宾諾奇金一直对索夫龙表示不滿。我和安巴季斯特談起希比洛夫卡的农人們，談起宾諾奇金 先生，問他认不认識那边的总管。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嗎？……噢！”

“这个人怎么样？”

“这是一只狗，不是人；这样的狗，走到了庫尔斯克也找不到的。”

“怎么呢？”

“希比洛夫卡村只不过名义上是那个……他倒底姓什么呀，喏，就是那个宾金的产业；实际上这村子并不是他掌管的，而是索夫龙掌管的。”

“眞的嗎？”

“他当作自己的財产掌管着。那边的农人全都借滿了他的債；象雇农一样替他做工；派这个赶貨車，派那个到那里，……把他們折磨得好厉害。”

“他們的地好象不多吧？”

“不多？光是在赫勒諾夫的农人那里，他就租了八十俄亩，在我們这里也租了一百二十俄亩；他全部有一百五十俄亩。他不单靠田地，又販卖馬匹，还有牲口，还有柏油，还有牛酪，还有大麻，还有这样、那样。……能干，眞能干，发財了，这家伙！可恶的是，他要打人。这是畜生，不是人；人家都說他是一只狗，恶狗，眞是一只恶狗。”

“那么他們为甚么不控告他呢？”

“啊呀！他們的老爷才不管这些事呢！只要沒有欠租，他还

管甚么？嗯，你去試試控告他，”他略停一下又說，“哼，他就把你……嗯，你去試試，……不行，他会給你点厉害瞧瞧……”

我想起了安底鉢，就把所看見的情形告訴了他。

“瞧吧，”安巴季斯特說，“这回他要吃掉他了；要把他一古脑儿吞下去了。村长現在要打他了。你想，这个可怜的人真倒霉！他凭甚么該受这份罪。……他在村会上跟他吵过嘴，跟那个总管，一定是忍不住了。……这件事有甚么大不了！可是他就折磨起安底鉢来。現在就要把他折磨死了。他真是一只狗，一只恶狗，——上帝原諒我的口孽，——他懂得哪些人可以欺压。有些老头儿有几个錢，家里人比較多，他就不敢碰，这个秃头鬼，可是这一回他就放肆了！所以安底鉢的儿子沒有輪到就給他拉去当新兵，这蛮不讲理的騙子，恶狗，——上帝原諒我的口孽。”

我們出发去打猎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于西里西亚薩尔茨勃倫。

事务所

这是秋天的事。我背着枪在野外徘徊已有几小时了。庫尔斯克大道上的旅店里有我的三套車在等候着我。非常細密而寒冷的雨从清早起就象老处女一般絮絮不休地、毫不顾惜地纏住我，終于使我不得不在附近地方找寻一个隐避处——即使是暫时的也好；要不是这样的話，我在傍晚以前恐怕不会回到旅店里去的。我正在考虑向哪一方面走，忽然豌豆田旁边一所低低的草棚映入了我的眼中。我走近这草棚去，向草檐底下一望，看見一个非常衰弱的老头儿，使我立刻想起了魯濱逊在他的孤島上某一个山洞里所发見的那只垂死的山羊。老头儿蹲在地上，眯着他那双晦暗的小眼睛，像兎子那样急促而又小心地（这可怜的人一个牙齿也沒有了）咀嚼着干燥坚硬的豌豆粒，不断地在嘴里把它移到这边，又移到那边。他那么专心于这工作，竟沒有注意我的来到。

"老人家！ 喂，老人家！"我叫喚着。

他停止了咀嚼，高高地挺起眉毛，努力睁开眼睛。

"甚么？"他用嘶哑的声音含糊地說。

"这附近哪儿有村子？"我問。

老人又咀嚼起来。他听不清楚我的話。我更大声地重复了

我問的話。

"村子嗎？……你有甚么事？"

"我要去躲雨。"

"甚么？"

"躲雨。"

"哦！（他搔搔他那晒黑的后脑。）喏，你啊，喏，这么走，"他突然这样說起来，一面漫无秩序地揮着手，"喏……喏，沿着林子走，走着走着，那里就会有一条路；你别走上去，别走上这条路去，要一直向右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喏，那儿就是阿納涅伏村啦。也可以通到西托夫卡村。"

我听起老头儿的話来很費力。他的髭鬚妨碍他說話，而且他的舌头很不灵便。

"你是哪儿人？"我問他。

"甚么？"

"哪儿人，你是？"

"阿納涅伏村的人。"

"你在这儿做甚么？"

"甚么？"

"你做甚么，在这儿？"

"在这儿看守。"

"你看守甚么呀？"

"看守豌豆。"

我禁不住笑了。

"得了吧，你有多大年紀啦？"

"不知道。"

"大概你眼睛不好吧？"

“甚么？”

“眼睛不好吧？”

“不好。有时候一点也听不出。”

“那你怎么能看守呢？真是天曉得！”

“这要問上头的人了。”

“上头的人！”我想，不免带着怜惘之心看看这可怜的老头儿。他摸索了一会，从怀中取出一块硬面包来，就像小孩子一般啃食起来，用力縮进他那本来就已凹进的两頰。

我向林子方面走去，向右轉弯，依照老人的忠告，一直走，一直走，終于走到了一个大村子，这村子里有一个石造礼拜堂，是新式的，即有柱廊的；还有一所寬广的地主邸宅，也是有柱廊的。通过了密密的細雨，我从远处就看見一所有两个烟囱的、板頂的屋子，比别的屋子高些，多分是村长的住宅，我就向那屋子走去，希望在他那里找到茶炊、茶、糖和不十分酸的鮮奶油。我带着我那打寒噤的狗登上台阶，走进前室，推开門一看，沒有普通人家的陈設，却只見几張堆着文件的桌子、两个紅色的柜子、齷齪的墨水瓶、十分沉重的錫制吸水砂匣、很长的羽毛笔等物。在其中一張桌子上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面孔发肿而带病容，眼睛极小，前額肥胖，鬢毛极多。他整整齐齐地穿着一件灰色土布外套，領上和襟上都有油光。

“您有甚么事？”他仿佛一匹馬突然被人把鼻子一拉似地仰起头来，問我。

“这儿是管家住的……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事务所，”他打断了我的話，“我是值班員。……您沒有看見招牌嗎？我們特为釘着招牌呢。”

“这里有甚么地方可以烤干衣服？这村子里哪一家有茶

炊？”

“怎么会沒有茶炊呢，”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神气地回答，“您可以到齐莫費神父那儿，或者到僕人的屋子里，或者到拿薩尔·塔拉塞奇那儿，或者到看家禽的阿格拉菲娜那儿去。”

“你在跟誰讲話，你这蠢貨？害我睡不着觉，这蠢貨！”邻室里傳出話声来。

“有一位先生来問，哪儿可以烤干衣服？”

“哪一位先生？”

“我不认識。带着狗和枪的。”

邻室里发出床鋪的軋軋声。門开了，走出一个年約五十岁的人来，身材矮胖，脖子像公牛，眼睛突出，两个面頰滚滚圓，滿面发光。

“您有甚么事？”他問我。

“我想烤干衣服。”

“这儿不是烤衣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事务所；不过我預备付錢……”

“那么，这儿或許也可以，”那胖子說，“来，請到这边来吧。（他領我到另一个房間里，但不是他走出来的那个房間。）在这里您看好嗎？”

“好，……可不可以給我些茶和鮮奶油？”

“可以，馬上就来。您先脫下衣服休息一下，茶立刻就可以准备好。”

“这是誰的領地？”

“女主人叶列娜·尼古拉叶芙娜·洛斯涅科娃的。”

他出去了。我向周圍一看：我的房間和办公室之間的板壁旁边，摆着一只很大的皮面长沙发；两只靠背极高的椅子，也是

皮面的，矗立在开向街道的唯一的窗子两旁。糊着粉紅色紋样的綠色地子的壁紙的墙上，挂着三幅很大的油画。一幅画里画着一只带藍色脖套的猎狗，上面写着字："这是我的慰藉"；狗的脚边有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面，坐着一只大得不合尺度的兎子，竪起一只耳朵。另一幅画里画着两个老头儿在吃西瓜；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希腊式的柱廊，上面写着"如意殿"。第三幅画里画的是一个躺着的半裸体女人，画成透視縮狹形，膝盖紅潤潤的，脚后跟很胖。我的狗立刻異常用力地爬到长沙发底下去，但显然是在那里碰到了許多灰尘，因此接二連三地大打起噴嚏来。我走到窗口，看見从地主邸宅到事务所，斜穿过街路，鋪着些板：这是很有益的設計，因为我們这地带是黑土，加之連綿不断地下雨，周圍泥濘得厉害。这地主庄园是背向着街道的，在这庄园附近所見的情状，就同一般地主庄园附近的情状一样：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衣服的姑娘們前前后后地鉆来鉆去；男僕們在泥濘中費力地跨着步，时时立定了，滿腹心事地搔搔背脊；甲长的馬系着，懶洋洋地搖着尾巴，高高地抬起头来啃那栅栏；母鸡咯咯地叫着；患肺病似的火鸡不断地互相呼应。在一間坍損了的晦色的屋子（大約是澡堂）的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六弦琴，正在起劲地唱着一只有名的浪漫曲：

嗳——我离开繁华世界，

远赴荒凉地带……

胖子走进我的房間来。

"給您端茶来了，"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說。

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就是事务所的那个値班員，把茶炊、茶壶、衬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鮮奶油和一串象燧石一样坚硬的波尔霍夫面包圈放在一張玩紙牌用的旧桌子上了。胖子走了出

去。

“这是甚么人，”我問值班員，“管家嗎？”

“不是，他从前是会計主任，現在升作事务所主任了。”

“难道你們沒有管家的？”

“沒有。我們有总管，米海拉·維庫洛夫，可沒有管家。”

“那么执事有嗎？”

“当然有的。一个德国人，卡洛·卡勒奇·林达曼道尔；不过他不当家的。”

“那么你們这儿誰当家呢？”

“女主人自己。”

“原来是这样的！……那么你們事务所里人多嗎？”

小伙子想了一想。

“有六个人。”

“哪六个人？”我問。

“喏，是这么些人：首先是伐西里·尼古拉伊奇，是会計主任；还有彼得是事务員，彼得的兄弟伊凡是事务員，另外一个伊凡是事务員；孔斯坦丁·拿尔基則奇也是事务員，还有我，——但是另外还有不少。”

“你們女主人僕人大概很多吧？”

“不，不很多……”

“那么有多少人呢？”

“一共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

我們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

“那么，你写字写得很好吧？”我又开始說話。

小伙子滿面笑容，点点头，到办公室去拿了一張写滿字的紙来。

“这是我写的，”他說时，一直微笑着。

我一看：一张灰色的四开紙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下列的字：

命　令

阿納涅伏村領主邸宅总事务所指令总管米海拉·維庫洛夫。第二百零九号。

仰該总管奉令后速即偵查：何人昨夜醉入英国式花园歌唱猥褻小調，惊扰法籍家庭教师安瑞尼夫人安眠？守夜人所司何事，何人在园內守夜，而容許此等乱暴之事？上記一切，仰該总管詳細查明，速即呈报本事务所。

事务所主任尼古拉·赫伏斯托夫

这命令上盖着一个很大的图章：“阿納涅伏村領主邸宅总事务所之印”，下面批着：“切实奉行。叶列娜·洛斯涅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笔批的嗎？”我問。

“可不是，是她批的，她总是亲笔批的。不然这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

“那么，你們要把这命令送去給总管嗎？”

“不，他自己会来念的。不是，是我們念給他听；我們这总管是不識字的。（値班員又沉默了一会。）你看怎么样，”他接着說，得意地微笑着，“写得好嗎？”

“很好。”

“不过不是我起稿的。在这方面孔斯坦丁是能手。”

“怎么？……你們写命令先起稿的？”

“可不是嗎？不起稿写不清楚的。”

“你有多少工錢？”我問。

“三十五卢布，还有靴子錢五卢布。”

“你滿意嗎？”

“当然滿意。我們这儿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进事务所的，老实說，我是有来历的：我叔叔是当听差长的。”

“你生活过得好嗎？”

“很好。不过老实說，”他叹一口气继續說，“像我們这种人，譬如說，在商人那儿日子过得更好些。我們这种人在商人那儿好得多。昨天晚上有一个商人从維涅甫到我們这里来，他的雇工就对我这样說。……好得很，沒有話說，好得很。”

“怎么，商人給的工錢多些嗎？”

“得了吧！你如果跟他要工錢，他就抓住你的脖子赶你出去。不，在商人那儿做事要讲信用，而且要負責。他給你吃，給你喝，給你穿，給你一切。称他的心，他就多給你些。……你要工錢做甚么！根本不需要。……而且商人生活簡单，是俄罗斯式的，跟我們一样：你跟他一道出門去，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甚么，你也吃甚么。商人……怎么好比：商人跟地主老爷不同。商人直爽；他生起气来，打你一下就完事了。不难为你，不嘲罵你。……跟地主老爷在一起可受罪了！甚么都不中意：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拿一杯水或者一些食物給他，‘啊呀，水发臭的！啊呀，食物发臭的！’你拿出去，在門外头站一会儿，再拿进来。‘唔，現在好了，唔，現在不发臭了。’讲到那些女主人啊，我告訴您，那些女主人更难伺候！……还有小姐呢！……”

“費玖希卡！”办公室里傳来胖子的声音。

值班員敏捷地走了出去。我喝干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

睡着了。我睡了大約两小时。

我醒过来，想起身，却被懒惰所困；我閉上眼睛，但是不再入睡了。隔壁办公室里有人在輕声地談話。我不由得傾听起来。

“是啊，是啊，尼古拉·叶列美奇，”一个声音說，“是啊。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不能不考虑到，的确……啊哼！”（說話的人咳嗽一声。）

“您相信我吧，加甫利拉·安东內奇，”胖子的声音回答，“您想哪，我难道还不知道这儿的規矩。”

“要是您不知道，还有誰知道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您在这儿可說是老大了。那么这究竟怎么办呢？”我所不熟悉的声音继續說，“我們怎样决定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我倒要听听。”

“怎样决定，加甫利拉·安东內奇？这件事可說全在于您：您好像不乐意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說哪里話？我們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我們的事情就是买貨。我們可說是以此为业的，尼古拉·叶列美奇。”

“八卢布，”胖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說出来。

只听見一声叹息的声音。

“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討价太高了。”

“加甫利拉·安东內奇，不能再少了；天地良心，不能再少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我悄悄地抬起身子来，向板壁縫里张望。胖子背向我坐着。他对面坐着一个商人，年紀大約四十岁，消瘦而蒼白，宛如面有菜色。他不断地摸自己的鬍子，十分敏捷地眨着眼睛，扭动嘴唇。

"今年的苗秧可說是好极了，"他又說起話来，"我一路欣賞着。从沃罗涅日起全都是极好的苗秧，真可說是一等的了。"

"苗秧的确不坏，"事务所主任回答，"可是您知道，加甫利拉·安东內奇，秋天长得好，春天难预料。①"

"的确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您說的一点也不錯。……你們的客人恐怕醒了吧。"

胖子轉过身来，……傾听一下。……

"沒有醒，睡着的。不过也許，这个……"

他走到門口来。

"沒有醒，睡着的，"他又重复說一遍，回到了原来那地方。

"那么，怎么办呢，尼古拉·叶列美奇？"商人又开始說，"这点小生意总得做成它。……这样吧，尼古拉·叶列美奇，这样吧，"他不断地眨着眼睛，继續說，"两張灰的和一張白的②送給您老人家，那边呢（他用头指点一下地主的邸宅），六个半卢布。打个手照吧，好不好？"

"四張灰的，"事务所主任回答。

"那么，三張吧！"

"四張灰的，不要白的。"

"三張，尼古拉·叶列美奇。"

"三張半，一戈比也不能再少了。"

"三張，尼古拉·叶列美奇。"

"别多讲啦，加甫利拉·安东內奇。"

"你这人門檻太精，"商人咕噥地說。"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同

---

① 这里是指秋播春收的作物。

② 俗語用鈔票的顏色来代表它的数目。灰色的是五十卢布，白色的是二十五卢布。

女主人解决。”

“請便吧，”胖子回答，“早就可以这样做。其实，您何必来找麻煩呢？……那样做好得多！”

“唉，算了，算了，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这就生气了！我不过这样說說罢了。”

“不，到底怎么样……”

“算了吧，我对你說，……我說过了，是鬧着玩的。好吧，你就拿三張半吧，对你有甚么办法呢。”

“拿四張是应該的，可是我这傻子，性急了，”胖子喃喃地說。

“那么那边，女主人那里，是六个半，尼古拉·叶列美奇，——谷子卖六个半卢布肯嗎？”

“六个半已經讲定了。”

“那么，打个手照，尼古拉·叶列美奇（商人叉开手指在事务所主任的手掌上打了一下）。上帝保佑您！（商人站起身来。）那么我，尼古拉·叶列美奇老爷，我現在就到女主人那里去求見，我就說尼古拉·叶列美奇已經跟我讲定六个半卢布了。”

“您这样說吧，加甫利拉·安东內奇。”

“現在就請您收下。”

商人把一小叠票据递給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搖一搖头，用两根手指拿起他的帽子，扭一扭肩膀，使自己的身子做出一个波浪形的动作，走了出去，他的靴子发出适当的嘎吱嘎吱声。尼古拉·叶列美奇走到墻边，据我所能看到的，他在那里檢点商人交給他的票据。門口伸进一个有濃密的連鬢鬍子和火紅头发的头来。

“怎么样？”那个头問，“一切都办妥了嗎？”

“一切都办妥了。”

“多少?”

胖子懊恼地揮一揮手，指指我的房間。

“啊，好好!”那个头回答，就不見了。

胖子走到桌子边，坐下了，翻开簿子，拿过算盘来，开始把算盘珠撥上撥下，不用右手的食指而用中指，因为这样更神气些。

值班員进来了。

“你有甚么事?”

“西道尔从戈洛普辽克来了。”

“啊! 好，叫他进来。等一下，等一下，……先去看看，那位老爷怎么样了，睡着呢，还是醒了。”

值班員小心地走进我的房間。我把头放在代替枕头的猎袋上，閉上眼睛。

“睡着的，”值班員回到办公室，輕輕地說。

胖子嘰哩咕噜地說了些埋怨的話。

“好，叫西道尔进来吧，”最后他說。

我又抬起身子来。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人，年紀大約三十岁，体格强壮，双頰紅潤，长着淡褐色的头发和短短的卷曲的鬍子。他在圣像面前禱告了一番，然后向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两手拿着帽子，直挺挺地站着。

“你好，西道尔，”胖子一面撥着算盘，一面說。

“您好，尼古拉·叶列美奇。”

“嗯，路上怎么样?”

“好的，尼古拉·叶列美奇。稍微泥濘些。”(农人說話慢吞吞的，也不高声。)

“你老婆身体好嗎?”

“她自然很好!”

农人喘一口气，一只脚踏上前些。尼古拉·叶列美奇把笔搁在耳朵上，擤了擤鼻涕。

“唔，你来做甚么呢？”他继續問，一面把格子紋手帕放进衣袋里去。

“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上头問我們要木匠。”

“怎么，难道你們沒有木匠嗎？”

“我們怎么会沒有木匠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我們是森林地区呀——大家都知道的。不过現在是工忙的时候，尼古拉·叶列美奇。”

“工忙的时候！这就对啦，你們都喜欢替别人做工，不喜欢替自己的女主人做工。……还不是一样的嘛！”

“工作的确是一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不过……”

“甚么？”

“工錢太……那个……”

“这有什么不可以！嘿，你們太放肆了，还有什么可說的！”

“事情摆得清清楚楚，尼古拉·叶列美奇，一个礼拜就可以做完的活儿，总要叫我們延长到一个月。一会儿木料不够了，一会儿又派你到花园里去扫路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女主人亲自吩咐下来，我和你就沒有話可說。”

西道尔默不作声了，交替地踏着两只脚。

尼古拉·叶列美奇歪着头，专心地撥起算盘珠来。

“我們那儿的……庄稼汉……尼古拉·叶列美奇……”西道尔終于說起話来，每个字都是格格不吐的，“叫我給您老人家……这儿……有……”（他把他那粗大的手揣进上衣的怀里，从那里掏出一个紅花紋手巾包来。）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傻瓜，你瘋了嗎？”胖子連忙打断他的話。“去吧，到我家里去吧，”他說着，几乎把那惊訝的农人推了出去，“你到那儿去找我老婆，……她会請你喝茶，我馬上就来，你去吧。别怕呀，听見嗎？快去吧。”

西道尔出去了。

“眞是个……冒失鬼！”事务所主任在他后面咕噥着，摇摇头，又打起算盘来了。

忽然街上傳来一片喊声：“庫普略！庫普略！庫普略惹不得了！”这喊声迫近台阶上来，过了不久，事务所里走进一个人来，这人身材矮小，样子象有肺病似的，他的鼻子特别长，一双大眼睛呆滞不动，神态非常高傲。他穿着一件綿絨領子的、鈕扣极小的破旧的常礼服。他肩上背着一捆柴。他的周圍聚集着五六个僕人，大家嚷着：“庫普略！庫普略惹不得了！庫普略当火夫了！当火夫了！”但是，穿綿絨領礼服的人一点也不注意他的同伴們的喧嘩吵鬧，臉色絲毫不变。他跨着整齐的步子走到炉子边，卸下肩上的重物，抬起身子，从后面的袋里取出一只鼻烟匣来，睜大了眼睛，开始把搀灰的草木樨末塞进鼻子里去。

这一群喧嘩吵鬧的人进来的时候，胖子皺着眉头，从坐位里站起来；但是他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便微笑了，只是吩咐他們别大声叫嚷，因为隔壁房間里有一位猎人在睡覺。“什么样的猎人？”两个人同声地問。

“是一位地主。”

“啊！”

“让他們去鬧吧，”綿絨領的人摊开了两手說，“不关我事！只要不来惹我。我当了火夫了……”

“当了火夫了，当了火夫了！”众人高兴地接着說。

"这是女主人的命令，"他聳一聳肩膀，继續說，"可是你們等着吧，……还要派你們当看猪的呢。我本来是一个裁縫，是一个好裁縫，在莫斯科一等的师傅那里学出来的，替将軍們縫过衣服，……我这点本領誰都不能夺去。可是你們有甚么了不起呢？……有甚么了不起呢？你們难道已經摆脫了主人的权势嗎？你們都是吃白食的人，懶汉，还有什么呢！要是放我出去，我不会餓死，我不会完蛋；給我公民証，我会好好地付代役租，使主人滿意。可是你們呢？死掉，象蒼蝇一样死掉，就是这样罢了！"

"胡說八道，"一个戴紅領带而衣袖的肘部破烂的、毛发淡黃色的麻臉小伙子打断了他的話，"你带了公民証出去过，結果主人看不見你一戈比的代役租，你自己也賺不到一文錢；勉强拖着两条腿回家，从此只剩下一件破衣裳。"

"有甚么办法呢，孔斯坦丁·拿尔基則奇！"庫普略回答，"人有了恋爱，就倒霉了，完蛋了。你先活到我的年紀，孔斯坦丁·拿尔基則奇，那时候再批評我吧。"

"你算是爱上誰啦！簡直是个丑八怪！"

"不，你不能这么說，孔斯坦丁·拿尔基則奇。"

"誰能相信你呢？我看見过她的；去年在莫斯科，我亲眼看見的。"

"去年她的确稍微差些。"庫普略說。

"不，諸位，"一个滿面粉刺、头发卷曲而塗油的、身材瘦长的人（大概是侍僕）用輕蔑而随便的声音說，"让庫普略·阿发拿西奇把他那只小曲唱給我們听听。喂，开始唱吧，庫普略·阿发拿西奇！"

"对呀，对呀！"别的人接着說。"好一个亚历山德拉！——把

庫普略难倒了，沒有話說，……唱吧，庫普略！……亚历山德拉眞有办法！（僕人們为了要表示更亲暱，称呼男人的时候往往用阴性詞尾。①）唱吧！”

“这里不是唱歌的地方，”庫普略坚决地回答，“这里是主人的事务所。”

“这跟你有甚么关系呢？大概你自己在想当事务員吧！”孔斯坦丁带着粗野的笑声回答。“一定是这样的！”

“一切都在主人的权力之下，”那可怜的人說。

“瞧，瞧，他在打主意啦，瞧他这样子？嗚！嗚！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跳起来。一个十五岁模样的男孩子笑得最响，他大概是僕役中的貴族的儿子。他穿着有黃銅鈕扣的背心，戴着一条淡紫色的領带，肚子已經长得很肥胖了。

“喂，庫普略，說老实話，”尼古拉·叶列美奇显然是被逗得开心了，得意揚揚地說，“当火夫不見得好吧？恐怕是很无聊的事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庫普略說，“您現在的确是当上了我們的事务所主任；这的确沒有話說；可是您也曾經倒过霉，也住过农家的屋子呢。”

“在我面前，你可得留神点儿，别太放肆啦，”胖子暴躁地打断了他的話，“你这傻瓜，人家是在跟你开玩笑，你这傻瓜应該懂得；人家肯理睬你这傻瓜，你应該感謝。”

“我是随口讲讲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对不起……”

“随口讲讲，那还沒有什么。”

門开开了，跑进一个小厮来。

---

① 亚历山大是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德拉是女人的名字。此外原文中还有用阴性詞尾的地方，但譯文中无法表达。

“尼古拉·叶列美奇，女主人叫你去。”

“誰在女主人那里？”他問这小厮。

“阿克西尼亚·尼基底希娜和一个从維涅甫来的商人。”

“我馬上就来。喂，你們諸位，”他用坚决的声音继續說，“最好和这新任的火夫一起离开这儿吧。万一那个德国人跑来，又要去告訴。”

胖子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用那差不多全被大衣袖子遮盖了的手掩着嘴巴咳嗽一声，扣好鈕扣，大踏步地到女主人那里去了。不一会儿，这一群人和庫普略也一同跟着他出去了。留在这里的只有我那老相識的值班員。他剛开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几只蒼蝇立刻利用这幸运的机会，团团地圍住了他的嘴巴。一只蚊子停在他的額上，正确地摆开了两只脚，慢慢地把它的刺全部插进他的柔軟的肉里去。以前那个火紅头发而有連鬢鬍子的头又出現在門口，張望了一会，便带着它那很丑陋的身体走进事务所来。

“費玖希卡！喂，費玖希卡！老是睡覚！”那个头說。

值班員睜开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

“尼古拉·叶列美奇到女主人那儿去了嗎？”

“到女主人那儿去了，伐西里·尼古拉伊奇。”

“哦！哦！”我想，“他就是会計主任。”

会計主任开始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可是他与其說是走来走去，不如說是溜来溜去，样子像一只猫。他穿着一件肥大的、后襟极狹的、黑色的旧燕尾服；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断地去拉他那馬毛做的又高又窄的領带，紧張地把头轉来轉去。他的靴子是山羊皮制的，走路很輕快，沒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今天雅古希金地主来找过您，”值班員又說。

"唔，来找过我？他說了些甚么？"

"他說，他晚上到丘丘列夫那里去等您。他說'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伐西里·尼古拉伊奇商談一下'，甚么事他可沒有說。他說'伐西里·尼古拉伊奇知道的'。"

"嗯！"会計主任回答，就走到窗口。

"喂，尼古拉·叶列美奇在事务所里嗎？"前室里傳来很响的声音，一个高个子的人跨进門檻来，他显然正在发怒，他的臉长得不端正，却富有表情而勇敢，服装很整洁。

"他不在这儿？"他迅速地向四周一望，这样問。

"尼古拉·叶列美奇在女主人那儿，"会計主任回答。"您有甚么事，对我說吧，巴維尔·安德列伊奇。您可以对我說，……您要甚么？"

"我要甚么？你想知道我要甚么？（会計主任虛弱无力地点点头。）我要教訓教訓他，这个不要臉的大肚子，卑鄙齷齪的挑撥是非的家伙。……就为了他挑撥是非，我要給他点顏色看看！"

巴維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巴維尔·安德列伊奇？安靜些吧！……您怎么好意思？您別忘了您說的是誰，巴維尔·安德列伊奇！"会計主任嘟嘟囔囔地說起来。

"說的是誰？他升了事务所主任，跟我有甚么相干！嘿，沒有什么可說的，任用了一个好家伙！簡直可以說是把山羊放进了菜园子里！"

"算了，算了，巴維尔·安德列伊奇，算了吧！別提了……这种小事提它干嗎呀？"

"哼，老狐狸，搖尾巴去了！……我要等他来，"巴維尔憤怒地說，拍一下桌子。"啊，大駕到了，"他向窗子里一望，接着这样

說，“說起他他就来了，我們恭候着呢！”(他站起身来。)

尼古拉·叶列美奇走进事务所来。他臉上得意揚揚，但是一看見巴維尔，便有些着慌。

“你好，尼古拉·叶列美奇，”巴維尔慢慢地迎上前去，意味深长地說，“你好。”

事务所主任一句話也不回答。門口出現了商人的臉。

“你为甚么不回答我呀？”巴維尔继續說。“哦，不……不，”他又說，“这不是办法；叫駡是无济于事的。不，你还是好好地說出来吧，尼古拉·叶列美奇，你为甚么迫害我？你为甚么想毁灭我？喂，說呀，說呀。”

“这里不是跟你辯理的地方，”事务所主任不免慌張地回答，“而且也不是时候。不过有一点我实在覚得奇怪：你何以見得我想毁灭你，或者在迫害你？况且我怎么可能迫害你呢？你不是我这事务所里的人。”

“还用說嗎，”巴維尔回答，“就差这一点。可是你何必装腔作势呢，尼古拉·叶列美奇？……你明明懂得我的話的。”

“不，我不懂得。”

“不，你懂得的。”

“不，我当着上帝說，我不懂得。”

“还对天发誓呢！既然这样，我問你，你不怕上帝嗎？啊？你为甚么不让那可怜的姑娘活下去？啊？你要她怎么样？”

“你說的是哪一个呀，巴維尔·安德列伊奇？”胖子装出惊奇的样子問。

“嘿！他真的不知道嗎？我說的是塔佳娜。你应該怕上帝，——你为甚么要报复？你不害臊嗎？你是有老婆的人，你的孩子已經有我这般高大了，我并沒有別的意思，……我要娶她，

我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这点上我有甚么过失呢，巴維尔·安德列伊奇？女主人不許你結婚：这是主人家的意思！跟我有甚么关系？"

"跟你有甚么关系？你不是跟那老鬼婆，跟那女管家串通的嗎？你不是在那里挑撥是非嗎，嗳？你說，你不是拿种种胡言乱語来誣害这个沒有保护的姑娘嗎？她不是为了你的緣故才从洗衣的变成了洗碗的嗎？她挨打，穿粗布衣服，不也是为了你的緣故嗎？……不要臉，不要臉，你这老头子！眼見得你就要中風，……要你去見閻王。"

"你罵吧，巴維尔·安德列伊奇，你罵吧，……看你能罵多久！"

巴維尔激怒起来。

"甚么？你想威胁我？"他憤怒地說。"你以为我怕你嗎？不，老兄，你看錯人了！我怕什么？……我到处都找得到飯吃。你啊——你可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只能住在这儿，說說鬼話，揩揩油……"

"瞧他好神气，"事务所主任打断他的話，他也忍不住了，"一个蹩脚医生，簡直是一个蹩脚医生，沒用的医生；你們听他說說，——呸！倒像是个了不起的人！"

"哼，蹩脚医生，要沒有这个蹩脚医生，你老人家早就在坟墓里烂光了。……我眞不該治好他的病，"他又恨恨地补說这一句。

"你治好了我的病？……不，你想毒死我；你給我吃芦薈，"事务所主任接着說。

"可是，除了芦薈之外，別的药对你都沒有效用，那又怎么办呢？"

"芦薈是卫生局禁用的，"尼古拉继續說，"我还要去控告你

呢。你想害死我——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上帝沒有容許你。”

“你們算了吧，算了吧，两位……”会計主任开始說……

“你别管！”事务所主任叫起来。“他想毒死我！你懂不懂？”

“我何必毒死你……你听我說，尼古拉·叶列美奇，”巴維尔絕望地說，“我最后一次請求你……你逼得我这样——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别再和我們为难了，听見嗎？要是不然，我当着上帝說，我們里头总有一个人要遭到不利，我告訴你。”

胖子怒不可遏。

“我不怕你，”他叫喊起来，“听見沒有，你这黃口小儿！我打倒过你父亲，我杀了他的威風，这是你的榜样，留神点儿！”

“别跟我提父亲的事，尼古拉·叶列美奇，别提这个！”

“滾开！我为甚么要听你吩咐？”

“我关照你，别提这个！”

“我要关照你，你别太放肆了。……你以为女主人真的少不了你，如果要她从我們两个人里头挑选一个，你是保不住的，我的宝貝！誰都不許搗乱！你留神点儿！（巴維尔憤怒得发抖了。）至于塔佳娜这姑娘，是她自作自受。……你等着瞧吧，她还要受苦呢！”

巴維尔举起双手，扑上前去，事务所主任沉重地跌倒在地板上了。

“拿鐐銬来銬住他，銬住他，”尼古拉·叶列美奇呻吟着……

这一場的結局我不想描写了；我生怕我已經伤害了讀者的感情。

当天我就回去了。过了一星期，我听說女主人洛斯涅科娃把巴維尔和尼古拉两个人都留用下来，而把塔佳娜这姑娘打发走了。显然是用不着她了。

孤　　狼

傍晚，我独自坐了竞走馬車打猎回来。离家大約还有八俄里；我那匹很会跑路的馴良的母馬精神勃勃地在尘埃道上奔馳，有时打着鼻儿，微微地搖动两只耳朵；那只疲劳的狗一步也不离开后輪，仿佛縛住在那里一般。暴風雨就要来了。前面有一大片淡紫色的烏云，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起来；长长的灰色的云在我头頂疾馳，向我涌过来；爆竹柳惊慌地騷动并絮語。窒息的暑热忽然变成了潮湿的寒气；阴影很快地濃重起来。我用繮绳把馬打一下，向溪谷里跑下去，穿过一条丛生着柳树的、干枯的小川，跑上山，駛进了一个树林里。道路蜿蜒地伸展在我面前昏暗的茂密的榛树林中；我的馬車困难地向前进行。百年老橡树和菩提树的坚硬的根处处横断着馬車輪子所碾成的深沟；馬車一跳一跳地从这上面經过，我的馬絆跌起来。狂風突然在上空怒吼，树木咆哮起来，大粒的雨点剧烈地敲打树叶。电光一閃，雷电大作，雨流如注。我的車子慢步走着，走了不久，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馬陷在泥濘里，前面一片漆黑了。我好容易躲进了一丛宽广的灌木下面。我屈着身子，遮住臉，耐性地等候雷雨的終止。忽然，电光一閃，我瞥見路上有一个高大的人体。我就向这方面仔細注视，——这人体仿佛是从我馬車旁边的地上升起来的。

"是誰？"一个宏亮的声音問。

"你是誰？"

"我是这里的守林人。"

我説出了我的姓名。

"噢，我知道的！您是回家去嗎？"

"回家去。可是你瞧，这么大的暴風雨……"

"是啊，暴風雨，"那个声音回答。

白晃晃的电光把这守林人从头到脚照亮了；一声短促的霹靂立刻跟着它响出来。雨势加倍地大起来。

"不会馬上就停的，"守林人继續説。

"怎么办呢！"

"或者，让我領您到我家里去吧，"他断断續續地説。

"那費心了。"

"請您坐着吧。"

他走到馬头旁边，拉住了籠头，把它从那地方拉了出来。我們就开車了。馬車像"海里的独木舟"一般搖摆着，我抓紧馬車的垫子，呼喚着狗。我那可怜的母馬艰苦地在泥濘中跨步，有时滑了一滑，有时跌了一跌；守林人在車轅前面向左右搖晃，仿佛幽灵一般。我們走了相当长久；最后我的向导站定了。"我們到家了，老爷，"他用安閑的声音説。籬笆門軋軋地开了，几只小狗齐声叫起来。我抬起头来，在閃电光中，看見圍着籬笆的寬广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从一扇窗子里发出幽暗的火光来。守林人把馬拉到台阶旁，便敲門。"就来了，就来了！"傳出一个尖細的声音，听見光脚板的踏步声，門閂嘎的一声拔开了，一个穿着破旧衬衫、腰里系着布条子的十二岁模样的小姑娘手里提着一盞灯，出現在門檻上。

"給老爷照路，"他对她說，"我把您的馬車放到屋檐下去。"

小姑娘向我看看，就走进屋里去。我跟着她走。

守林人的屋子只有一間熏黑的、低矮而空落落的房間，沒有高板床，也沒有間壁。墙上挂着一件破烂的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枪，屋角里堆着一堆破布；炉子旁边摆着两只大瓦罐。松明在桌子上燃燒着，凄慘地亮起来又暗下去。在屋子的正中央，一根长竿子的一端上挂着一只搖籃。小姑娘熄灭了提灯，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开始用右手摆动搖籃，用左手整理松明。我向四周望望，——我的心郁結起来：夜晚走进农家屋子里来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搖籃里的嬰孩沉重而急促地呼吸着。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嗎？"我問小姑娘。

"一个人，"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嗎？"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輕声說。

門軋軋地响了，守林人低着头，跨进門檻来。他从地上把提灯拾起，走近桌子边，把灯芯点着了。

"恐怕您不习慣点松明吧？"他說着，搖搖他的鬈发。

我望望他。这样强壮的汉子是难得看到的。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体格匀称。濕透了的麻布衬衫下面显著地露出他的丰偉的筋肉来。鬈曲的黑鬍鬚遮住了他的严肃而剛勇的臉的一半；一双紧接的闊眉毛底下，露着一对勇敢的褐色的小眼睛。他把一双手輕輕地叉在腰里，站在我面前了。

我向他道謝，又問他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福馬，"他回答，"我的綽号叫做孤狼[1]。"

---

[1] 奥廖尔省的人称孤独而阴郁的人为孤狼。——原注。

“啊，你就是孤狼！”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对他望望。我从我的叶尔莫莱和别人那里，常常听见关于守林人孤狼的话，附近所有的农人都象怕火一样怕他。据他们说，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能够尽职的人：“一束枯枝都不让人家拿走；如果拿了他的，无论在甚么时候，即使在半夜里，他也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休想抵抗，因为他气力大，而且象魔鬼一般敏捷。……毫无办法收服他，请他喝酒，送他钱，都没有用；无论怎样诱惑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想弄死他，可是不行——办不到。”

邻近的农人们对于孤狼就是这样评论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重复说，“老弟，我听见人家说起过你。听说你是一点也不让人的。”

“我尽我的职，”他阴沉沉地回答，“白吃主人家的饭是不行的。”

他从腰里拿出一把斧头来，坐在地上劈起松明来了。

“你没有老婆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用力挥了一下斧头。

“死了吧？”

“不，……是的，……死了，”他说着，别过脸去。

我不再说话；他抬起眼睛来看看我。

“跟过路的商人逃跑了，”他带着苦笑说。小姑娘低下了头；婴孩醒了，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去。“喂，给他吧，”孤狼一面说，一面把一个肮脏的奶瓶塞在女孩子手里。“就把他丢下了，”他指着婴孩低声地继续说。他走到门口，站定了，转过身来。

“老爷，您大概，”他说，“不要吃我们那种面包的吧，可是我

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餓。”

“好，那就算了。我应該替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沒有茶叶。……让我去看看您的馬怎么样了。”

他出去了，碰上了門。我再度向四周观看。我覚得这屋子比剛才更加凄凉了。冷却的烟烬的苦味不愉快地压迫着我的呼吸。小姑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地方，也不抬起眼睛来；她有时摆动搖籃，怯生生地把滑下来的衬衫拉到肩上去；她那双赤裸裸的脚一动不动地挂着。

“你叫甚么名字？”我問。

“烏丽塔，”她說时，悲哀的小臉儿更加低下了。

守林人走进来，坐在板凳上了。

“暴風雨快要过去了，”略微沉默一下之后他說，“如果您要回去，我就送您出树林。”

我站起身来。孤狼拿了枪，檢看一下火药池。

“拿这个干嗎？”我問。

“林子里有人在搗鬼，……在偸砍馬谷地方的树木，”他补說后面这句，用以回答我的疑問的眼色。

“从这里听得見的嗎？”

“从院子里听得見。”

我們一同走出去。雨停止了。远处还有一团团沉重的烏云聚集着，有时发出长长的电光；但是在我們头頂某些地方已經显出深藍色的天空，星星通过了稀薄的、疾馳的飞云閃閃发光。被雨淋湿、被風搖撼的树木的輪廓，开始在黑暗中显露出来。我們傾听起来。守林人脫下帽子，低着头。“喏……喏，”他忽然說，伸出一只手来指点着，“瞧，挑选了这样一个晚上。”我却除了树

叶的潇潇声之外甚么也沒有听見。孤狼把馬从屋檐底下牵出来。“我这么一来，”他又出声地說，“也許会給他逃走的。”“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嗎？”“行，”他回答，就把馬拉回去，“我們馬上把他捉住，然后我再送您去。走吧。”

我們就走：孤狼走在前面，我跟着他。天曉得他怎么会认識路徑的，但是他只有难得几次停下来，而且也是为了傾听斧劈的声音。“喏，”他低声含糊地說，“听見嗎？听見嗎？”“在哪儿呀？”孤狼聳一聳肩膀。我們走下溪谷去，風靜止了一会儿，均匀的斧劈声清楚地傳到我的耳朵里。孤狼对我看看，搖搖头。我們在淋湿的羊齿植物和蕁麻中間一直向前走去。傳来一陣沉重而持續的响声。……

“砍倒了……”孤狼喃喃地說。

这时候天空更加清澄了；林子里稍微明亮了些。我們終于走出了溪谷。“請在这儿等一下，”守林人悄悄地对我說，弯下身子，举起枪杆，就消失在树丛里了。我开始紧张地傾听。在不絕地呼嘯着的風声中，我听見不远的地方有輕微的声音：斧头小心地砍树枝的声音，車輪的軋軋声，馬打响鼻的声音……“往哪儿走？站住！”突然响出孤狼的鋼鉄一般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像兎子一般哀哀地叫着。……搏斗开始了。“坏蛋，坏蛋，”孤狼喘息着，反复地叫，“你走不了……”我向喧吵的方面赶去，一步一跌地跑到了搏斗的地方。在那棵砍倒的树木旁边的地上，守林人正在蠢动着；他按住那贼，用腰带把他的两手反綁起来。我走近去。孤狼站起身，把他拉了起来。我看見一个衣衫襤褸的、长着乱蓬蓬的长鬍子的、湿淋淋的农人。一匹半身盖着凹凸不平的席子的蹩脚馬和一輛貨車一起站在那里。守林人一句話也不說；那农人也不作声，他的头不时地抖动着。

“放了他吧，”我在孤狼耳朵边輕声說，“我来賠这棵树。”

孤狼默不作声，左手抓住馬的鬃毛，右手拉着贼的腰带。“嘿，轉过身子来，这笨家伙！”他厉声說。“把那斧头撿起来吧，”农人喃喃地說。“当然要撿起它！”守林人說着，就撿起了那把斧头。我們就走了。我走在后面。……又开始疏落落地下起雨来，不久就轉为傾盆大雨。我們好容易走到了屋子那里。孤狼把那匹抓来的馬推在院子中央了，把农人带进屋里，放松了腰带的結，叫他坐在屋角里。那小姑娘已經在炉子旁边睡着了，这时候就跳起来，带着沉默的恐怖向我們注視。我坐在板凳上了。

“啊，好大的雨啊，”守林人說，“只好再等一会了。您要不要躺一下？”

“謝謝你。”

“因为您在这儿，我本来想把他关到貯藏室里去的，”他指着那农人继續說，“可是那門閂……”

“让他在这里吧，不要难为他，”我打断了孤狼的話。

那农人皺着眉向我看看。我在心里起誓，无論如何必須釋放这可怜的人。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在灯光中，我能够看清楚他那憔悴而多皺紋的脸、挂下的黃眉毛、神色不安的眼睛、瘦削的肢体。……小姑娘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又睡着了。孤狼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托着头。蚱蜢在屋角里叫响，……雨打着屋頂，沿着窗子流下来；我們大家默不作声。

“福馬·庫齐米奇，”农人突然用低鈍而破碎的声音說，“啊，福馬·庫齐米奇。”

“甚么事？”

“放了我吧。”

孤狼不回答。

"放了我吧……我只是为了肚子餓……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們的，"守林人阴沉沉地反駁他，"你們村子里全都是些窃賊偸儿。"

"放了我吧，"农人反复地說，"管家……把我們的家拆敗了，眞的……放了我吧！"

"拆敗了！……偸东西总是不应該的。"

"放了我吧，福馬·庫齐米奇，……别把我毀了。你是知道的，你們的主人会要我的命，眞的。"

孤狼轉过脸去。农人全身抽搐起来，仿佛患热病而发着抖。他的头顫动着，呼吸不均匀了。

"放了我吧，"他带着悲哀的失望重复說，"放了我吧，看上帝面上，放了我吧！我賠錢，眞的，看上帝面上。实在是为了肚子餓，……孩子們在哭，你知道。眞是走投无路了。"

"可是你总不該偸东西。"

"那匹馬，"农人继續說，"那匹馬，就把它……我只有这个畜生……放了吧！"

"不行的，听見嗎？我也是不能作主的人：我要受处罰的。而且也不該放纵你們。"

"放了我吧！我穷得沒办法，福馬·庫齐米奇，穷得沒办法，实在是那个……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們的！"

"放了我吧！"

"嘿，跟你多讲有甚么用；安安靜靜地坐着吧，不然我可要……你知道嗎？你不看見老爷在这里嗎？"

那可怜的人低下了头。……孤狼打一个呵欠，把头靠在桌子上了。雨还是下不停。我等候着，且看以后怎样。

农人突然挺直身子。他的眼睛里冒着火，滿脸通紅了。“哼，好，你吃了我吧，好，看你吞得了我，好，”他說起話来，眯住眼睛，挂下了嘴唇角，“好，你这可恶的凶手，你喝基督徒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轉过身去。

“你这蛮子，吸血鬼，我对你說話你听見沒有！”

“你喝醉了嗎，怎么罵起人来了？”守林人惊奇地說。“你瘋了吧？”

“喝醉了！……也沒有用你的錢，你这可恶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嘿，你……我把你这！……”

“我怕甚么？反正一样是死；沒有馬叫我到哪里去？你杀了我吧，一样是完結；餓死，这样死，反正都一样。都完蛋吧：老婆，孩子，都死光吧。……可是你呀，你等着吧，会跟你算賬的！”

孤狼站起来。

“打吧，打吧，”农人用凶狠的声音接着說，“打吧，来，来，打吧……（小姑娘急忙从地上跳起来，盯着他看。）打吧！打吧！”

“不許說話！”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馬，”我喊起来，“饒了他，……由他去吧。”

“我偏要說話，”那不幸的人继續說。“反正一样死掉。你这凶手，畜生，你怎么不死啊！……等着吧，你的威勢不长久了！人家会把你絞死，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了他的肩膀。……我冲上前去帮助那农人。……

“别动手，老爷！”守林人喝住我。

我并不怕他的威胁，已經伸起手来了；但是我非常惊奇：原来他一下子把带子从农人的胳膊肘上抽去，抓住了他的衣領，把

他的帽子拉到眼睛上，开开門，一把推了他出去。

“带了你的馬滚蛋吧！”他在他后面叫喊，“可是你得留神，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屋角里摸摸索索起来。

“喂，孤狼，”最后我說，“我眞想不到你会这样做，我看出你是一个好汉。”

“唉，别提了，老爷，”他懊恼地打断了我的話，“只是請您不要說出去。还是让我送您出去吧，”他接着說。“这点小雨您要等它停是等不到了。……”

院子里响起了农人的馬車輪子的声音。

“听，他走了！”他喃喃地說，“下回我可要給他点顏色瞧瞧！……”

过了半小时，他在林子旁边同我告别了。

两地主

知音的讀者諸君，我已經有过把我邻近几位紳士介紹給你們的荣幸了；現在請让我乘机（在我們作家看来一切都是乘机的）再介紹两位地主和你們相識。我常常到他們那里去打猎，他們都是很可敬的、安分守己的人，受着好几县人們的普遍的尊敬。

我先給你們描写退职陆軍少將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赫伐倫斯基。請想像一个高个子的人，从前曾經体态修整，現在皮肤略微松弛了些，但是絕不衰老，竟不是老年人，而是壮年人，即所謂正当盛年。的确，他那曾經很端正而現在还使人感到愉快的面貌略微有些变动了，双頰松弛了，眼睛旁边像光綫放射一般起了密密的皺紋，有几个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証的薩迪的話，已經不在了；① 淡褐色的头发，至少現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經变成了淡紫色，这全賴于从罗姆內馬市上一个自称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混合剂的功效；可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脚步勇健，笑声响亮，靴距发出叮当声，拈着髭鬚，

① 普希金著《叶甫蓋尼·奥涅金》第八章第五十一节："有的已經不在，有的到了远方，像薩迪曾經說过的那样。"原来的意思是指朋友，現在借用来指牙齿，是諧謔的說法。

而且自称为老騎兵。其实大家都知道：眞的老人决不自称为老人的。他平时穿常礼服，鈕扣一直扣到上面，戴着結得很高的領带和浆过的硬領，穿着軍装式的灰色撒花褲子，帽子簡直戴在前額上，后脑完全露出。他为人很善良，但是有些很奇怪的見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者沒有官銜的貴族，他决不能看作和自己平等的人。跟他們說話的时候，他总是把面頰紧紧地撑在白色的硬領上，側着头看他們，或者突然用明亮而呆滞的目光瞥他們一眼，默不作声，头发底下的皮肤全部动起来；說話的时候，发音也另有一套，例如，他不說"謝謝你，巴維尔·伐西里奇"，或者"請到这里来，米海洛·伊凡內奇"，而說作"謝你，巴尔·阿西里奇"，或者"請这来，米哈尔·伐內奇"。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們，他的态度更加奇妙：他完全不向他們看，在对他們說出自己的願望或者发命令以前，带着担心而沉思的样子，一連几次反复地說："你叫甚么名字？……你叫甚么名字？"把头上一个字說得特别强，而把其余的字說得很快，这使得他的話十分像雄鵪鶉的叫声。他喜欢奔忙，又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善于当家的人：用一个退伍的騎兵司务长——一个非常愚笨的小俄罗斯人①——当管家。不过，讲到管理产业，我們这里还沒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官：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領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災，因此損失許多谷物。他就发出极严格的命令：今后在火沒有完全熄灭的期間，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去。这位显官又曾經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都播种罂粟，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极簡单的打算：罂粟比黑麦貴，所以种罂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农妇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制成的头

① 小俄罗斯人是旧时对烏克兰人的蔑视的称呼。

巾；果然，直到現在，他領地里的农妇們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的。……可是我們要回过来談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十分好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蔭道上一看見漂亮的女人，馬上就跟着她走，但是走起路来立刻就一瘸一拐了，这光景眞好看。他喜欢玩紙牌，但是只同身分比他低的人作对手；他們称呼他为"大人"，他却任意叱罵他們。当他同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紙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可惊的变化了：他微笑，点头，窺伺他們的眼色——渾身表出甜蜜的样子。……即使賭輸了，他也不懊恼。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很少看书，看书的时候，髭鬚和眉毛不断地动着，仿佛把一陣波浪从臉的下部推向上部去似的。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臉上这种波浪式的动作，当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覽評論报（Journal des Débats）中各栏的时候，尤为显著。选举的时候，他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惜錢，辞謝了貴族长这个尊荣的称号。"諸位先生，"他常常对劝請他就任的貴族們說，声音中充滿着体諒和自尊的語气，"我深深地感謝美意；但是我决心在孤独中度我的余暇。"說过这些話之后，把头向左右轉动几次，然后尊严地把下巴和面頰用力靠在領带上。他年輕时候曾經当过某要人的副官，他称呼这要人只用名字和父称；据說，他所担任的似乎不限于副官的职务，譬如說，他似乎曾經穿上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鈎鈕，在澡堂里替他的上司敲背——不过傳聞是不可尽信的。可是赫伐倫斯基将軍自己也不喜欢說起他的服务經历，这确是很奇怪的事。他似乎并沒有参加过战爭。赫伐倫斯基将軍独自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沒有經驗过夫妇生活的幸福，因此直到現在还算是未婚者，甚至是优越的未婚者。然而他有一个女管家，这人年約三十

五岁，黑眼睛，黑眉毛，长得丰滿，嬌嫩而有髭鬚。她平日穿浆硬的衣服，到了礼拜天就套上細紗袖。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在地主們招待省长和其他要人的大宴会上很有風趣：在这里他可說是得其所哉了。这时候他倘不是坐在省长右边，总是坐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还保持自尊感，身体靠向后面，但是不轉动头，斜着眼睛望着客人們的圓圓的后脑和竪立的硬領；可是到了宴会終了的时候，他就愉快起来，开始向各方面微笑，(对省长方面，他从宴会开始时就微笑的，)有时竟提議，为了庆祝他所謂"地球的装飾"的女性而干杯。赫伐倫斯基将軍在一切庄严的和公开的典礼上、考試会上、教会典礼上、集会上和展覽会上也很出風头；在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好手。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的僕役們在拥挤的地方，在渡头上，以及在其他类乎此的場合下，决不騷扰，也不叫喊；却在撥开人群或者呼喚馬車的时候，用悅耳的喉声的男中音說："对不起，对不起，請让赫伐倫斯基将軍过去。"或者："赫伐倫斯基将軍的馬車……"赫伐倫斯基的馬車确是十分旧式的；僕役們的号衣十分破旧(自不必說，这是紅鑲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馬也十分年老，服务了一生一世。但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諾維奇不主張豪华，而且认为装闊气是不适合于他的身分的。赫伐倫斯基說話沒有特殊的才能，不过或許是他沒有机会表露他的口才，因为他不但对于爭論，就是对于普通的辯駁，也不耐煩；他努力避免一切冗长的談話，尤其是跟青年人之間的談話。这样做的确是有道理的；不然，对付起現今的人們来眞糟糕：他們一不服从，就会对他失却尊敬。赫伐倫斯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大都是默不作声的，但是对于地位低的、显然是他所輕蔑而仅乎交往而已的人，他說話簡短而生硬，老是应用这样的語句："可是，

您說的是毫无价值的話。"或者："归根結底，閣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毕竟，您应該知道，您是在跟誰打交道。"諸如此类。郵政局长、常任議員和驛站长們，特别怕他。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說他是守財奴。虽然如此，他总是一个出色的地主。邻近的人們說他是"一个老軍人，大公无私的人，守規矩的人，vieux grognard①"。只有一个省檢察官，当人們在他面前說起赫伐倫斯基将軍的优秀而庄重的品质时，独自在那里冷笑，——但是嫉妒使人甚么都做得出！……

可是，現在让我們来談另一个地主吧。

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斯捷古諾夫一点也不像赫伐倫斯基；他恐怕不曾在什么地方服务过，也从来沒有被认为美男子。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是一个矮胖的小老头，头发秃秃的，有二重下巴，一双手很柔軟，肚子相当大。他非常好客，而且性情詼諧，所謂随心所欲地度着日子；不論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一件条子紋的棉寝衣。他只有一点和赫伐倫斯基将軍相同：他也是独身者。他有五百个农奴。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处理自己的領地非常注重表面；为了要不作时代落伍者，大約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諾潑公司买了一架打谷机，把它关閉在儲藏室里，这就安心了。只有在晴明的夏日，他才吩咐套竞走馬車，坐了到田野里去看看谷物，采些矢車菊。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生活完全是古風的。他的房子也是旧式造法的：在前室里，有很濃烈的克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这房間里右面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有烟斗和毛巾；食堂里有家族的肖像、蒼蝇、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蹩脚鋼琴；客堂里有三張长沙发、三張桌子、两面鏡子和一架

① 法語：老不平家。

声音嘶哑的自鳴钟，这自鳴钟的珐瑯已經发黑，上面有两只雕花的青銅指針；书房里有一張桌子，上面堆着些文件；一个藍色的屏風，上面貼着从前世紀各种著作物中剪下来的图画；几个柜子，里面有发臭的书籍、蜘蛛和黑灰尘；还有一把龐大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以及一扇通往花园的、堵塞了的門。……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有許多僕役，都穿老式服装：高領子的藍色长外套、暗色的褲子和黃色的短背心。他們称呼客人为"先生"。經理他的产业的，是一个鬍子遮掩着全部皮袄的、农奴出身的总管；管家的是一个包着褐色头巾的、滿臉皺紋的、吝嗇的老太婆。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馬厩里有三十四各种各样的馬；他出門时乘坐自制的一百五十普特重的四輪馬車。他招待客人很殷勤，款待得很丰盛，这就是說，由于俄罗斯烹調的令人麻醉的特性，使他們直到晚上除了玩朴烈費兰斯以外絕不可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做任何事情，連一本"占梦书"也不看了。但是这样的地主在我們俄罗斯还多得很；也許有人要問，我由于甚么原因，为了甚么目的，要在这里讲起他呢？……好，让我把我有一次訪問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情形告訴你們，用以代替回答吧。

我在夏天晚上七点钟光景来到他家里。他剛剛做完晚禱，神甫——一个青年人，样子非常羞怯，大約是新从神学校里出来的，——坐在客堂的門边一張椅子的边上。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照例十分亲热地接待我：他对于每一个客人都眞心地喜欢，他的为人大体上是极善良的。神甫站起身来，拿了帽子。

"等一下，等一下，神甫，"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說时沒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他們去拿燒酒給你喝了。"

"我不会喝酒，"神甫忸怩不安地喃喃地說，臉紅到了耳

朵上。

“笑話！你們这种人怎么会不喝酒呢！”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回答，“尤希卡！尤希卡！拿燒酒給神甫喝！”

尤希卡，一个年約八十岁的高高瘦瘦的老头儿，端了一只盛着一杯燒酒的滿是肉色斑痕的深漆盘子走进来。

神甫开始辞謝。

“喝吧，神甫，别扭扭捏捏，这样不好，”地主带着責备的口气說。

可怜的青年人就服从了。

“好，神甫，現在你可以去了。”

神甫就鞠起躬来。

“啊，好了，好了，去吧，……眞是个好人，”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目送着他，继續說，“我对他非常滿意；只是一点：还年輕。老是說教，連酒都不喝。嗳，您怎么样，我的先生？……您怎么样，您好嗎？我們到凉台上去吧，——瞧，多么可爱的黃昏。”

我們走到凉台上，坐下来，开始談天了。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向下面望望，突然惊慌起来。

“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他喊起来，“哪家的鸡在我們花园里走？……尤希卡！尤希卡！快去看看，哪家的鸡在花园里走？……这是哪家的鸡？我禁止过多少次了，說过多少次了！”

尤希卡跑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反复地說，“眞要命！”

不幸的鸡，我現在还記得，两只斑花的和一只白色而有冠毛的，正在苹果树底下悠閑地漫步，有时用几声延长的略略声来表

現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不戴帽子而手里拿着棍子的尤希卡和另外三个壮年的僕人，大家协力同心地向它們猛扑过来。这一下可热鬧了：母鸡叫着，拍着翅膀，跳着，大声地咯嗒咯嗒；僕人們跑来跑去，磕磕絆絆，跌倒在地；主人从凉台上狂暴地叫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最后，一个僕人把那只有冠毛的鸡的胸脯按在地上，居然把它捉住了。正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臉的、年約十一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从街上跳过花园的籬笆来。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得意揚揚地叫起来，"是馬車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派他的娜塔尔卡来赶它們回去了。……倒沒有派巴拉霞来，"地主又輕声地补說了最后一句，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喂，尤希卡，不要管鸡了，給我把娜塔尔卡抓来。"

但是，气喘喘的尤希卡还沒有跑到那受惊的小姑娘身旁，不知从哪里出現了女管家，她拉住了小姑娘的手，在她背上打了几下。……

"对啦，嗳，对啦，"地主接着說，"好好好！好好好！……"他又大声地說："把鸡扣留下来，阿富多佳。"然后滿面光輝地对我說："先生，这一次打猎打得怎么样，嗳？我汗都出来了，您瞧。"

于是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們仍旧留在凉台上。这黃昏的确非常美好。

有人端出茶来給我們。

"請問，"我开始說，"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移住在那边溪谷后面大路上的那几份农家，是您的嗎？"

"是我的……怎么？"

"您为甚么这样做呢，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这眞是罪过。分配給他們的屋子又骯髒又窄小；四周看不見一棵树；連养

魚池都沒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毫无用处。难道您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嗎？……还听說您把他們以前的大麻田也取去了？”

“地界这样划分，你拿它有什么办法呢？”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回答我。“划分地界眞伤脑筋。（他指指他的头脑。）我从这划分地界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至于我取去他們的大麻田呀，沒有給他們那边挖一个养魚池呀，——关于这些，先生，我自有道理。我是一个朴实的人，照老例行事。照我的意思，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清楚而断然的理由，自然是沒有話可以回答的。

“况且，”他继續說，“那些农人都很坏，受过懲罰的。尤其是那边有两份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們，很不喜欢他們。告訴您，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亲是賊，那么儿子也是賊；随您怎么說。……唉，血統，血統，——这是很重要的事！坦白告訴您吧，我把那两份人家家里沒有輪到的人都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們向各处遣散了；可是不能根除，有甚么办法呢？这些可恶的人繁殖起来很快。”

这时候四周完全肃靜了。只有風偶尔一陣陣地吹来，最后一次在屋子附近停息下来的时候，从馬廐那边发出一种均匀而頻頻的敲打声，傳到我們耳朵里。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剛剛把倒滿茶的碟子① 端到嘴唇边，已經張开鼻孔，想喝茶了，——大家都知道，土著的俄罗斯人，沒有一个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停止了，傾听一下，点点头，喝了一大口茶，然后把碟子放在桌子上了，带着最仁慈的微笑，仿佛本能地配合着那敲打声喊着：“嚓嚓嚓！嚓嚓！嚓嚓！”

① 旧式的俄罗斯人喝茶的时候先把茶杯里的茶倒在衬碟里，然后用衬碟喝。

“这是甚么？”我惊奇地問。

“那儿，照我的命令，正在懲罰一个顽皮家伙。……那个管餐室的华西亚，您知道嗎？”

“哪一个华西亚？”

“就是前两天伺候我們吃飯的。还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呢。”

最剧烈的憤慨，对于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明朗而柔和的目光，也是抵擋不住的。

“您怎么啦，青年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說。“您这样盯住我看，难道以为我是个坏人嗎？为了爱而懲罰，您也知道的吧。”

过了一刻钟，我向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告别。我的車子經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見了管餐室的华西亚。他正咬着核桃，在街上走。我吩咐馬車夫把馬勒住了，就叫他过来。

“喂，老兄，你今天受罰了嗎？”我問他。

“您怎么知道？”华西亚回答。

“你家老爷告訴我的。”

“老爷自己告訴您的？”

“他为甚么懲罰你呢？”

“这是我应得的，先生，是我应得的。我們这儿为了一点小事是不会受罰的；我們沒有这种规矩——絕对沒有。我們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們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找不出的。”

“走吧！”我对馬車夫說。“这就是旧俄罗斯！”我在归途上这样想。

列別強

我的亲爱的讀者諸君，打猎的主要益处之一，是它使得你不断地乘了馬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在空閑的人是极愉快的事。可是有时（尤其是雨天）的确不很愉快，例如在乡間的道路上迤邐前进，穿过沒有路徑的原野，遇見随便哪个农人，就叫住了問他："喂，朋友！我們要到莫尔道夫卡去，是怎样走的？"而到了莫尔道夫卡，又探問一个愚鈍的农妇（雇工們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旅店路远不远？怎样走法？車子开了十来俄里，幷沒有旅店，却来到了地主家的七零八落的呼道布勃諾甫村里，把一大群猪吓得要命——它們齐耳朵沒在街路中央的暗褐色的泥濘里，絕沒有料到会有人去惊扰它們。还有不愉快的，是通过不坚固的小桥，向溪谷中駛下去，走淺瀨渡过两岸都是沼地的小川；还有不愉快的，是整整一晝夜行駛在漫天綠野之中的大路上，或者，——但願千万不要碰到，——在一面写着数字 22 一面写着数字 23 的斑色里程标前面的泥濘里一連陷上几小时；还有不愉快的，是一連几星期都是吃的鸡蛋、牛奶和人們所贊揚的黑麦面包。……但是这一切不便和倒霉，都被另一种益处和滿足所抵償了。现在就开始叙述故事的本文吧。

有了上述的一切話，我在大約五年以前怎样来到列别强集

市的杂沓中，不需对讀者叙述了。我們猎人往往在某一天早上乘着馬車从多少是祖傳的領地里出发，打算第二天晚上就回来，可是漸漸地、漸漸地、不停地射击鷸鳥，結果可能就来到了幸福的彼乔拉河岸；况且凡是喜欢枪和狗的人，也都是世界上最高尙的动物馬的热烈的崇拜者。因此，我来到了列別强，息足在旅館里，换了衣服，就到集市上去。（旅館的茶房，一个有甘美的鼻音、男高音嗓子的、二十来岁的瘦长小伙子，已經告訴过我，說某公爵大人，即×××联队的馬匹采购員，住在他們这旅館里；另外还来了許多紳士；又說每天晚上有茨岡人唱歌，剧院里正在上演《特伐尔道夫斯基老爷》；又說馬的价格很高，但馬都是好的。）

在这集市的广場上，停着无数排大車，大車后面有一切种类的馬匹：跑大步的馬、养馬場的馬、比曲格馬、拉貨車的馬、驛馬和普通的农家馬。另外还有肥潤的馬，依毛色归类，盖着各种顏色的馬衣，用短繮绳系住在高高的架木上，胆怯地斜轉眼睛来看它們的馬販子老板手里拿着的它們所太熟悉的鞭子；草原貴族們从一两百俄里外送出来的家养的馬，由一个衰老的馬車夫和两三个迟鈍的馬夫监視着，搖晃着它們的长长的頸子，跺着脚，不耐煩地啃着木桩子；黃褐色的維亚特卡馬紧紧地互相偎倚着；尾巴波浪形而脚掌上毛茸茸的、臀部寬闊的跑大步的馬，有灰色带圓斑点的，有烏黑的，有枣紅色的，都像獅子一般庄严稳靜地站着。識貨的人們恭敬地站在它們面前。在一排排的大車所造成的路上，聚集着各种身分、各种年龄和各种样子的人們：穿着藍外套、戴着高帽子的馬販子，狡猾地窺視并等待着买主；眼睛突出的、鬈发的茨岡人发瘋似地奔来奔去，看看馬的牙齿，扳起馬的腿和尾巴来，叫駡着，替人家做中人，抽签，或者拚命纏住一个戴軍帽、穿海狸領軍装大衣的馬匹采购員。一个結实的哥薩克

人高高地騎在一匹頸子象鹿的、消瘦的騸馬上，要"整个儿"卖掉它，这就是說連馬鞍和籠头一起卖掉。穿着腋下破烂了的皮袄的农人們，拚命向人丛里钻进去，成群地挤到套着"試用"馬的大車旁去；或者，在一旁靠着灵巧的茨岡人的帮助，精疲力尽地在那里讲价錢，一連拍了一百遍手掌，各人坚持自己的价格；这期間他們所爭論的对象——一匹蹩脚馬——身上盖着翘曲的席子，管自在那里眨眼睛，仿佛事情同它无关似的。……在实际上，誰来打它，在它还不是一样的！有些寬額角的地主，髭鬚染着顏色，臉上带着威严的表情，戴着波兰式四方帽，穿着厚呢外衣，只套上一只袖子，正在同戴着絨毛帽子和綠手套的大肚子商人謙逊地談話。各团队的軍官也在这里閑逛；一个身材非常高的德国籍胸甲騎兵正在冷靜地詢問一个瘸腿的馬販子："这匹栗毛馬要卖多少錢？"一个十九岁模样的淡黃发驃騎兵正在替一匹瘦健的并步馬挑选一匹副馬；一个驛站車夫，戴着有孔雀毛的低低的帽子，穿着褐色的上衣，一条狹狹的綠腰带里塞着一双皮手套，正在找求一匹轅馬。馬車夫們在替自己的馬編尾巴，把馬的鬃毛弄湿，向紳士們作恭敬的忠告。已經完成交易的人們，視各人境况不同，或者跑到大酒家里去，或者跑到小酒店里去。……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紛忙，叫喊，蠢动，爭吵，和解，罵，笑，大家泥污满膝。我想替我的四輪馬車买三匹象样一点的馬，因为我的馬快不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第三匹还沒有来得及挑选。吃过了我現在不要描写的一餐飯之后（爱尼① 早已知道，回想过去的悲哀是多么不愉快的事），我就走到每晚聚集着馬匹采购員、养馬場主任和其他来客的所謂咖啡室里去。在弥漫着烟草的灰色

① 爱尼是希腊神話中的英雄。

烟雾的台球房里，有二十来个人。这里面有穿匈牙利式輕騎兵短上衣和灰色褲子的、鬓发很长而髭鬚上塗油的、落拓不羈的青年地主，正在神气活現地向周圍观望；还有穿哥薩克装的、脖子很短而眼睛浮肿的别的貴族，也在那里苦悶地喘息；商人們坐在一旁，即所謂"另席"上；軍官們在那里随意不拘地交談着。那位公爵正在打台球，他是一个年約二十二岁的青年人，臉上現出愉快而略带驕矜的神气，穿着沒有扣上鈕扣的常礼服、紅色的綢衬衫和寬大的絲絨灯籠褲；他正在和一个退职的陆軍中尉維克托尔·赫洛巴科夫打台球。

退职陆軍中尉維克托尔·赫洛巴科夫是一个年約三十岁的、肤色黝黑而身材瘦小的人，长着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和扁扁的獅子鼻。凡是选举会和集市，他总是热心地到場的。他走路跳跳蹦蹦，昂然地展开一双圓弧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他那灰藍色細棉布衬里的軍装大衣的袖子。赫洛巴科夫先生善于巴結彼得堡的豪富的紈袴子，跟他們一起抽烟，喝酒，玩紙牌，对他們称兄道弟。他們为甚么賞識他，却很費解。他并不聪明，而且也不滑稽，并不适宜供人笑乐。的确，他們也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亲近他，象对待一个善良而毫无价值的人那样；同他交往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忽然不招呼他了，他也不招呼他們了。陆軍中尉赫洛巴科夫的特点，是他在一年、有时两年的期間，經常說同样的一句話——恰当的或不恰当的，这句話一点也不有趣，然而天曉得为甚么，大家听了都要笑。大約在八年之前，他无論到哪里都說这句話："我向您致敬，衷心地感謝。"他那时的愛顾者們每次都笑得要命，而且要他重复說"我向您致敬"；后来他改用一句很复杂的話："不，您眞是，侃斯侃賽[1]——結果

[1] 这是法語譯音，意思是：这是什么。

是这样。"这句話也获得輝煌的成功；大約过了两年，他又发明了新的俏皮話："您不要性急，① 上帝的人，裹着羊皮。"諸如此类。可是眞奇怪！您瞧，这些毫无趣味的話，能够給他吃，給他喝，給他穿。（他的财产早已浪費光了，現在他单靠朋友过日子。）您得注意，除此以外，他对別人就絕对不再有任何效劳之处了；的确，他每天能抽一百筒"茹科夫"烟，而且打起台球来右脚举得比头还高，瞄准了，发狂似地掄着手里的台球杆，——可是这种优点毕竟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他也很会喝酒，……但是在俄罗斯靠喝酒是不容易出名的。……总而言之，他的成功，在我覚得完全是一个謎。……只有一点：他很謹愼，不宣揚人家的家丑，不讲别人的坏話。……

"嘿，"我看見赫洛巴科夫时心里想，"他現在的口头語是甚么呢？"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对零，"一个脸色发黑、眼睛下面有青痕的患肺病的台球記分員大喊起来。

扑的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打进了边上的袋里。

"嗨！"坐在屋角里一張搖晃的独脚桌子旁边的一个肥胖的商人，从丹田里发出一声贊揚的叫声，叫出了又羞怯起来。幸而沒有人注意到他。他透一口气，摸摸鬍子。

"三十六对零！"記分員用鼻音喊起来。

"喂，老弟，怎么样？"公爵問赫洛巴科夫。

"怎么样？不用說啦，是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②，十足的勒勒拉卡利奥奥翁！"

① 此句原文是"не ву горяче па"，是法語和俄語混合着說的。

②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ppppакалиооон），是 ракалия（坏蛋，无賴）的訛音。

公爵噗哧一笑。

“怎么，怎么？再說一遍！”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退职陆軍中尉得意地重复說了一遍。

“哦，这就是他的口头語了！”我想。

公爵把紅球打进了袋里。

“嗳！不要这样，公爵，不要这样，”一个眼睛发紅、鼻子很小、臉上有嬰儿般的睡态的淡黃发小軍官突然嘟嘟囔囔地說起来。“不要这样打……应該……不要这样！”

“怎么样呢？”公爵回过头去問他。

“应該……那个……用双回球的打法。”

“是嗎？”公爵咬着牙齿喃喃地說出。

“怎么样，公爵，今天晚上去听茨岡人嗎？”狼狽的青年人連忙接着說。“斯交希卡要唱歌呢，……还有伊留希卡……”

公爵并不回答他。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老弟，”赫洛巴科夫狡猾地眯住了左眼說。

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三十九对零，”記分員宣告。

“零，零，……瞧我打这黃球……”

赫洛巴科夫手里輪着台球杆，瞄准了打去，但是滑了一杆。

“嗳，勒拉卡利奥翁，”他懊恼地叫起来。

公爵又笑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赫洛巴科夫不肯重复說他那句話，应該撒嬌一下的。

“您滑了一杆，”記分員說。“請让我把球杆塗些白粉。……

四十对零！”

“对啦，諸位先生，”公爵向全体在場的人說，但是不特別注視着某一个人，“你們知道，今天晚上在剧院里一定要叫費尔任比茨卡雅出来謝幕。”

“当然，当然，一定要把費尔任比茨卡雅……”以回答公爵的話为莫大荣幸的几个紳士爭先恐后地叫起来。

“費尔任比茨卡雅是出色的女演員，比索普涅科娃好得多，”一个长着髭鬚、戴着眼鏡的可怜相的人从屋角里尖声尖气地說出。这不幸的人！他心里其实是非常爱慕索普涅科娃的，而公爵竟不賞賜他一眼。

“茶房，拿烟斗来！”一个身材高大、容貌端正、气度高貴的紳士对着自己的領带說出，在各方面看来他是一个玩紙牌的欺詐手。

茶房跑去拿烟斗了，回来的时候报告公爵大人，說驛站車夫罢克拉格要見他。

“啊！好，叫他等一等，拿点燒酒給他喝。”

“是。”

后来有人告訴我，罢克拉格是一个年輕、漂亮而极受寵爱的驛站車夫；公爵喜欢他，送他馬匹，同他賽馬，常常和他一起度过一連好几个夜晚。……这位公爵从前曾經是一个淘气而好揮霍的人，現在你們不认識他了。……現在他身上洒着許多香水，衣服穿得笔挺，多么驕傲！多么忙于职务，而主要的是多么审愼！

然而烟草的烟气开始刺激我的眼睛了。最后一次听过了赫洛巴科夫的叫声和公爵的大笑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在那里的一張有高高的弯靠背的、狹小而坍損了的鬃垫长沙发上，我的茶房已經給我鋪好被褥了。

第二天我到各家院子里去看馬，先从有名的馬販子西特尼科夫那里看起。我走进便門，来到一个撒着砂的院子里。在馬厩的敞开的門前，站着老板本人，他是一个年紀已經不輕的、高大而肥胖的人，穿着一件有高翻領的兎皮外套。他看見了我，就慢慢地迎上前来，双手把帽子在头上举了一会，拖长了声音說：

“啊，您好。您大概是来看馬的吧？”

“是的，我来看看馬。”

“請問要怎么样的馬？”

“給我看看，你有些甚么馬。”

“好，好。”

我們走进馬厩里。有几只白色的哈叭狗从乾草里站起身，搖着尾巴，向我們跑来；一只长胡鬚的老山羊带着不滿意的神气走了开去；三个穿着坚硬而油污了的皮袄的馬夫默默地向我們鞠躬。右边和左边，在做得比地面高些的馬栏里，站着大約三十匹养得很好、洗得很乾凈的馬。横木上有鴿子飞来飞去，咕咕叫着。

“您要作甚么用的馬：乘用的，还是作种馬用的？”西特尼科夫問我。

“也要乘用的，也要作种馬的。”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馬販子抑揚頓挫地說。“彼佳，把銀鼠带出来給这位先生看看。”

我們走到院子里。

“要不要我从屋里端一張凳子出来？……不要？……那就請便吧。”

馬蹄得得地敲打着木板，鞭子咔嚓一声响，彼佳，一个麻脸的、肤色黝黑的、年約四十岁的男子，带着一匹体态匀称的灰色

母馬，从馬厩里跳出来，让它用后脚站起来，又带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然后敏捷地把它勒住在陈列的地方了。銀鼠挺一挺身子，嘶嘶地噴出鼻息，翹起尾巴，轉动着头，向我們瞟了一眼。

"这家伙訓练得眞不錯！"我心里想。

"让它自由活动，让它自由活动，"西特尼科夫說着，目不轉睛地盯住我看。

"您看怎么样？"最后他問我。

"这匹馬不坏，可是前面两条腿不大可靠。"

"腿很出色！"西特尼科夫确信地回答，"还有臀部……您瞧，……寬得像炕一样，簡直可以在上面睡覚。"

"蹄腕骨长了些。"

"哪里长！天地良心！让它跑，彼佳，让它跑，走快步，快步，快步，……别让它跳。"

彼佳又带着銀鼠在院子里跑。我們都不作声。

"好，带它回去吧，"西特尼科夫說，"把鷹带出来給我們看看。"

鷹是一匹像甲虫一样烏黑的荷兰种母馬，臀部下垂，身体瘦健，的确比銀鼠好些。它是屬于猎人們所謂"斬、砍、擄"的馬之类的，这就是說，走路的时候前脚向左右一弯一踢，而很少向前进。中年的商人們偏爱这种馬，因为它們跑起路来好像伶俐的茶房的堂皇的步态；飯后出門閑逛的时候，叫这种馬独匹拉車是很适宜的：它們走路很神气，弯着脖子，热心地拉着粗制的輕便馬車，車子里載着飽得动彈不得的馬車夫，患胃灼热的肥胖的商人，和穿着淺藍色綢外衣、戴着淡紫色头巾的虛胖的商人妻子。这鷹我也拒絕了。西特尼科夫又給我看几匹馬。……最后，一匹灰色而有圓斑点的伏叶科夫种母馬使我中意了。我不能自制，

欢喜地拍拍它的脖子。西特尼科夫立刻装出淡然的样子。

“那么，它拉車拉得好嗎？”我問。（說起跑大步的馬时，往往不說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馬販子泰然地回答。

“可以試試嗎？……”

“当然可以。喂，庫茲亚，把追儿套上車。”

馴馬师庫茲亚是这一行的能手，他駕着馬在街上从我們面前經过了两三次。这馬跑得很好，步調不乱，臀部不聳动，运脚很自由，尾巴翹起，走路稳健。

“这匹馬你要卖多少錢？”

西特尼科夫討价非常高。我們就在街上讲价錢，忽然一輛由选配得很出色的三匹馬拖着的驛馬車从街角上隆隆地飞馳过来，昂然地停在西特尼科夫家的大門口了。在这輛狩猎用的华丽的馬車上坐着那位公爵；赫洛巴科夫高聳在他旁边。罢克拉格駕着車，……样子多么神气！仿佛可以駕着車穿过耳环似的，这家伙！两匹枣紅色的副馬小巧而活潑，烏黑的眼睛，烏黑的腿，神态那么活跃，行动那么敏捷；只要呼嘯一声，就会跑掉的！那匹深褐色的轅馬像天鹅一般仰着頸子，挺起胸脯，两条腿像箭一般站定着，不断地搖晃着头，驕傲地眯着眼睛。……好极了！伊凡·瓦西里耶維奇① 沙皇在复活节上才坐这样漂亮的馬車出游呢！

“大人！欢迎！”西特尼科夫喊起来。

公爵跳下馬車，赫洛巴科夫慢慢地从另一面爬下車来。

“你好，老弟。……有馬嗎？”

---

① 即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

“大人要，怎么会沒有呢！請进来……彼佳，把孔雀牵出来！叫他們把贊美也准备起来。先生，您的事，”他向着我继續說，“我們以后再决定吧。……福姆卡，給大人端一張凳子来。”

从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特殊的馬厩里，彼佳牵了孔雀出来。这匹强壮的、深紅色的馬四只脚都騰空了。西特尼科夫竟扭轉头，眯起眼睛来了。

“嗚，勒拉卡利奧翁！”赫洛巴科夫欢呼起来。“瑞姆薩（我要这个）。”

公爵笑了。

拉住孔雀很不容易；它反而拖着馬夫在院子里跑呢；終于把它推向墙边了。它打着鼻儿，顫抖着，畏縮起来，可是西特尼科夫还撩惹它，揚起鞭子来威吓它。

“你往哪儿瞧？我把你这！嗚！”馬販子带着亲切的威吓对它說，一方面不由自主地欣賞着自己的馬。

“多少錢？”公爵問。

“大人要买，算五千吧。”

“三千。”

“不行哪，大人，請原諒……”

“对你說，三千，勒拉卡利奧翁，”赫洛巴科夫接着說。

我沒有等到交易完成就走了。在街路尽头的轉角上，我看見一所灰色的小房子，大門上貼着一大張紙。紙的上方用鋼笔画着一匹馬，尾巴像烟囱，頸子极长，在馬蹄下面，用古体字写着如下的文句：

此处出卖各种毛色之馬匹，此种馬匹系由唐波夫地主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且尔諾拜之著名草原养馬場运到列別强集市者。此种馬匹体态优美，馴育完全，性情溫良。諸位买主惠顾，請徑向阿那

斯塔賽·伊凡內奇本人接洽；如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不在，請向馭者拿薩尔·庫勃希金接洽可也。諸位买主，請惠顾老人！

我站定了。我想，让我看看且尔諾拜先生的著名的草原养馬場的馬吧。

我想从便門里走进去，但是这便門異乎寻常，是关閉着的。我就敲門。

“是誰？……买主嗎？”一个女人尖声地說。

“买主。”

“就来了，先生，就来了。”

便門开了。我看見一个年約五十岁的妇人，沒有戴帽子，穿着靴子和不扣鈕扣的皮袄。

“主顾，請进来，我馬上去通知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拿薩尔，喂，拿薩尔！”

“甚么事？”一个七十岁的老年人的声音从馬厩里含糊地响出。

“把馬准备好；买主来了。”

老妇人跑进屋里去了。

“买主，买主，”拿薩尔用埋怨的口气回答她。“我替它們洗尾巴还沒洗完呢。”

“啊，好一个世外桃源！”我想。

“你好，先生，欢迎，”我背后慢慢地傳来一个滋潤悅耳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藍色长裾大衣的、中等身材的老头儿，白发蒼蒼，一双淺藍色的眼睛很美丽，臉上現出亲切的微笑。

“你要馬嗎？好的，先生，好的。……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喝杯茶？”

我辞謝了。

"好，那就請便吧。先生，請你原諒我：我是照古風的。（且尔諾拜先生說話从容不迫，而且把○全都发ό的音①。）你可知道，我这里一切都很簡朴。……拿薩尔，喂，拿薩尔，"他并不提高嗓子，只是拖长了声音叫喚。

拿薩尔，一个长着鷹鼻子和尖鬍子的滿面皺紋的小老头，出現在馬厩門口了。

"先生，你要怎么样的馬？"且尔諾拜先生继續說。

"不要太貴的，套篷馬車用的。"

"好，……有的，好，……拿薩尔，拿薩尔，把那匹灰色的騸馬給老爷看看，知道嗎，站在边上的那一匹，还有那匹額上有白斑的枣紅色馬，或者另一匹枣紅色馬，美人生的那匹，知道嗎？"

拿薩尔回进馬厩里去了。

"你就这样拉着籠头牵它們出来吧，"且尔諾拜先生在他后面叫喊。"先生，我这里，"他用明亮而温和的眼光望望我的臉，继續說，"不像那些馬販子一样，——他們眞可恶！他們用各种姜，还用盐、酒糟，② 这些眞是見鬼！……可是我这里，你看見的，一切都坦白，沒有欺詐。"

馬牵出来了。它們都不能使我中意。

"好，把它們带回去吧，"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說。"把别的带出来给我們看看。"

别的馬带出来了。最后我选定了一匹比較便宜的。我們就开始讲价錢。且尔諾拜先生并不急躁，說話很审愼，郑重地召請上帝来作証人，这就使我不得不"惠顾老人"：我付了定錢。

---

① 标准俄語，非重音的 o 发音近似 a。但某些方言則把所有的 o 都发成 ó 音。

② 給馬吃酒糟和盐，馬会很快地胖起来。——原注。

“好，現在，”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說，“請让我按照旧习惯，用衣裾裹着繮绳把这匹馬交到你的衣裾里。……为了这匹馬，你一定会感謝我的，……这是一匹多么少壮的馬呀！結实得像胡桃一样，……沒有使用过的，……草原出产的！任何馬具都配得上。”

他划了十字，把自己大衣的衣裾衬在手上了，牵住了籠头，把馬交給我。

“現在是你所有的了。……要喝杯茶嗎？”

“不，多謝你，我該回去了。”

“請便吧……叫我的馬車夫現在就跟着你把馬送去嗎？”

“嗳，如果可以的話，現在就送。”

“可以，亲爱的，可以，……伐西利，喂，伐西利，跟老爷一块儿去；把馬送去，把錢收来。那么，再見了，先生，上帝保佑你。”

“再見，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

馬送到了我家里。第二天一看，原来是一匹有气肿病的瘸腿的馬。我想把它套上車，但是我这匹馬向后倒退；用鞭子打它，它就倔强起来，用脚踢着，而且躺倒了。我馬上到且尔諾拜先生那里去。我問：

“在家嗎？”

“在家。”

“您这是怎么回事，”我說，“您把一匹有气肿病的馬卖給了我。”

“有气肿病的？……哪有这事！”

“还是瘸腿的，而且脾气又倔强。”

“瘸腿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馬車夫不知怎么的把它弄伤了，……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說实在的，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您应該收回这匹馬。"

"不行，先生，請別見怪：馬一出院子，就完結了。你要事先看清楚的啊。"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得順从自己的命运，笑着走了。幸而我为这教訓沒有償付太高的代价。

过了两三天，我离开了。一星期之后，我又在归途上經过列别强。我在咖啡室里遇到的几乎还是从前那几个人，又碰見那位公爵在打台球。但是赫洛巴科夫先生的命运已經发生了照例的变化。淡黃发小軍官代替他受着公爵的寵幸。可怜的退职陆軍中尉在我面前又把自己的口头語試了一次，——以为或許还能象从前一样討人欢喜，——但是公爵不但不笑，竟皺起眉头，聳一聳肩膀。赫洛巴科夫先生低下了头，畏縮起来，鉆到屋角里，开始悄悄地装起他的烟斗来了。……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和她的姪儿

亲爱的讀者，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乘車出游去吧。天气晴明；五月的天空显出柔和的蔚藍色；爆竹柳的平滑的嫩叶閃閃发光，仿佛洗刷过似的；寬闊而平坦的大路上长滿着綿羊最愛啃食的紅莖小草；左右两边，在平坦的小丘的长长的斜坡上，青葱的黑麦輕輕地蕩漾着；小块的濃云投射下淡淡的影子来，在它上面移动。远处是一片片黑蒙蒙的树林，一些亮閃閃的池塘和几个黃橙橙的村庄；无数的云雀飞升起来，唱着歌，俯冲下来，伸长了頸子，矗立在土堆上；白嘴鴉停在路上，向您望着，身子紧貼在地面上，等您的車子开过去了，就跳了两下，笨重地飞向一旁；溪谷那边的山上，有一个农人在那里耕地；一匹短尾巴的鬃毛蓬松的花斑小馬跛着不稳健的脚，跟在母亲后面走，可以听見它的尖細的嘶声。我們的車子开进了一个白樺树林里；濃烈而新鮮的气息愉快地压迫着呼吸。村庄的柵門到了。馬車夫走下車来，馬打着响鼻，副馬扭回头来望望，轅馬甩着尾巴，把头靠在軛上，……柵門軋軋地开了。馬車夫坐上車。……走吧！我們的眼前就是村庄了。大約經过了五个院落，我們就向右轉弯，开到一片洼地里，又駛上堤壩。在小小的池塘的那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的圓形的树梢后面，望得見一个板屋頂，上面有两个烟囱，这

屋頂以前曾經是紅色的；馬車夫沿着圍墻向左駛，在三匹很老的长毛狗的尖銳而嘶啞的吠声中，駛进了敞开的大門，威風地在广大的院子里兜一个圈子，經过馬厩和庫屋旁边，他向一个横着身子跨过高門檻走进貯藏室的敞开的門里去的管家婆婆漂亮地行一个礼，終于在一間壁面晦暗而窗子明亮的小屋的台阶面前停了車。……我們来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家里了。瞧，她已經亲自开了通風窗，在那里向我們点头了。……伯母，您好啊！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位年約五十岁的女人，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突出着，鼻子扁扁的，面頰紅潤，有二重下巴。她的臉上表示着和爱和亲切。她曾經結过婚，但是不久就寡居了。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妇人。她住在自己的小領地里，从来不出門，很少和邻居往来，只是喜欢招待青年人。她出身于很穷的地主家，沒有受过任何教育，这就是說不会讲法国話；連莫斯科也从来沒有去过，——但是不管这一切缺憾，她为人却很质朴善良，感情和思想很大方，很少沾染小地产的地主太太所常有的那些病痛，这的确是不得不令人惊異的。……老实說：一个女人終年住在乡村里，住在穷乡僻壤，不搬嘴弄舌，不怨长怨短，不行屈膝礼，不凄凄惶惶，不紧張，不由于好奇心而战慄，……这眞是奇迹！她通常穿着灰色的塔夫綢連衫裙，头上戴着挂雪青带子的白色便帽；她喜欢吃吃东西，但是不过度；蜜餞、干果、醃菜，都叫女管家去做。您会問，她一天到晚做些甚么事呢？看书嗎？不，她不看书；老实說，书不是为她刊印的。……如果沒有客人，我的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冬天就坐在窗子底下織袜子；夏天就到花园里去，种种花，澆澆水，和小猫一連逗玩几小时，喂喂鴿子。……家事她很少管。但是如果有客人——她所喜欢的邻近的青年人——到她家里，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就兴致

勃勃了；她請他坐，請他喝茶，听他讲話，对他笑，有时拍拍他的面龎，但是她自己不大讲話；有人遭到災难，遇到不幸，她就安慰他們，給他們善意的忠告。有不少人把自己家庭的內幕、心中的隐情信任地向她訴說，伏在她手里哭泣！她常常和客人对面坐着，輕輕地支着胳膊肘，十分同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亲切地微笑，使得客人不由地想：“您是多么可爱的女子，塔佳娜·鮑利索夫娜！让我把我心里的話讲給您听吧。”在她家的精小而安适的房間里，使人感到舒服和温暖；她家里的天气常常是晴朗的，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位可惊的女人，然而沒有一个人对她感到惊異：她的健全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和大方的态度、对別人的不幸和欢喜的热烈同情，总而言之，她的一切美德，仿佛是她生来就有的；她获得这些，不費任何劳力和辛苦。……对于她不可能有别种看法；所以根本不須感謝她。她特別喜欢看青年人玩耍和淘气；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仰着头，眯住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忽然叹一口气，說：“啊，我的孩子們，孩子們！……”人們往往很想走近她去，握住她的手，对她說：“您听我說，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您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您无論怎样簡朴而沒有学問，您却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只要說起她的名字，就使人感到稔熟可亲，人們都喜欢称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可以引起人們亲切的微笑。例如，我曾經好几次叩問途遇的农人，譬如說：“老兄，到格拉乔甫卡去怎样走法？”“先生，您先到符亚左伏叶，从那里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那里，塔佳娜·鮑利索夫娜那里的人都会告訴你的。”提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的名字时，这农人就意味深长地点头。她用的僕人不多，适应于她的身分。住宅、洗衣房、貯藏室和厨房，她都交給曾經当过她的保姆的女管家阿格菲亚去照料，这是一个軟心腸的、好哭的、

沒有牙齿的老妇人；脸龐象安东諾夫苹果一般結实而泛紅的两个强壮的姑娘，受着她的使喚。担任侍僕、听差长和餐室管理人的职务的，是一个七十岁的男僕宝利卡尔鉢，这人非常古怪，博学多識，是一个退职的小提琴手、維俄提① 的崇拜者，拿破侖——或者象他所說：波那巴底希卡② ——的私人仇敌、夜鶯的热烈爱好者。他房間里常常喂着五六只夜鶯；早春的时候，他一連好几天坐在鳥籠旁边，等候第一声"鶯啼"，等着了，就双手遮住脸，呻吟起来："唉，可怜，可怜！"接着就痛哭流涕。宝利卡尔鉢身边有一个助手，就是他的孙子，名叫华西亚，是一个十二岁模样的男孩子，长着一头鬈发，一双眼睛十分灵活；宝利卡尔鉢非常鍾爱他，一天到晚和他纏个不休。他又管他的教育。"华西亚，"他說，"你說一声：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說了給我甚么呢，公公？""給你甚么？……甚么也不給你。……你是哪儿人？你不是俄罗斯人嗎？""我是安姆欽人，公公，我是生在安姆欽斯克③ 的。""啊，傻子！安姆欽斯克在甚么地方呢？""那我怎么知道？""安姆欽斯克在俄罗斯，傻子。""在俄罗斯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已經故世的斯摩棱斯克郡王米海洛·伊拉利奥諾維奇·果列尼雪夫-庫图佐夫得到上帝的帮助，把波那巴底希卡从俄罗斯国境里赶了出去。关于这件事还編了一只歌：'波那巴特不能跳舞了，他的吊袜带丢了……'懂嗎，郡王救了你的祖国。""这关我甚么事？""嘿，你这傻孩子，傻瓜！如果米海洛·伊拉利奥諾維奇郡王不把波那巴底希卡赶出去，現在就会有一个麦歇拿棍子来

① 維俄提(1753—1824)，意大利小提琴家。

② 波那巴特，拿破仑的名字。波那巴底希卡是其卑称。

③ 民間称姆岑斯克城为安姆欽斯克，称其地居民为安姆欽人。安姆欽人都很勇敢机敏；所以我們那里的人常常对仇人說这样的咒語："安姆欽人要上你家門来了。"——原注。

打你的脑袋。他会走到你跟前，說：‘貢芒·芙·波尔推-芙？（你好嗎？）’就扑扑地打你。”“可是我用拳头打他的肚子。”“他会对你說：‘蓬茹，蓬茹，維內·伊西。（你好，你好，到这儿来。）’就抓住你的头发，抓住你的头发。”“我就打他的腿，打他的腿，打他的长滿疙瘩的腿。”“这倒是眞的，他們的腿都是长滿疙瘩的。……那么，他来綁你的手，你怎么办呢？”“我不让他綁；我叫馬車夫米海来帮我。”“可是，华西亚，你和米海两个人对付不了这法国人，怎么办呢？”“哪里会对付不了！米海气力可大呢！”“那么，你們把他怎么样呢？”“我們打他的背，打他的背。”“那他就要喊巴尔东（饒恕）了：‘巴尔东，巴尔东，瑟芙潑萊！（請你饒恕我吧，饒恕我吧！）’”“我們就对他說：‘不給你瑟芙潑萊，你这个法国佬！……’”“华西亚是好汉！……那么你喊一声：‘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可是你要給我吃糖！”“好家伙！……”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同女地主們不大往来；她們不喜欢到她这里来，她也不善于同她們周旋，她們絮絮不休地說起話来，她就打瞌睡，抖擻一下，努力睜开眼睛，却又打瞌睡了。一般說来，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不喜欢女人的。她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性格温良的好青年，他有一个姐姐，是一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地善良，但是性子乖戾、矯情而热狂。她的弟弟常常把他的邻人塔佳娜的情形讲給她听。有一天早晨，我的老处女一句話也不說，就吩咐給她备馬，騎了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家去。她穿着一件长长的連衫裙，头上戴着一頂帽子，盖着綠色的面紗，披散了鬈发，走进前室里，在把她当作人魚而吃惊的华西亚旁边經过，一直跑进了客堂里。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吓了一跳，想站起来，但是两腿发軟。“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客人用哀求的声音說起話来，“請原諒我的唐突；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塞·尼

古拉叶维奇·克×××的姐姐，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关于您的情况，因此决心要来和您相识。”“我很荣幸，”吃惊的女主人含糊地说。客人把帽子脱下来丢在一旁，摇一摇鬈发，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旁边坐下了，握住了她的手。……“这就是她，”她用若有所思的神经质的声音开始说，“这就是那个善良、光明、高尚而神圣的人！这就是她，那个纯朴而又深刻的女人！我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我们一定会互相爱慕！我这才松了口气！……我所想象的她正是这样，”她把眼睛盯住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眼睛，轻声地补说这最后一句。“您真的不生我的气吗，我的善人，我的好人？”“说哪儿话，我很高兴……。您要喝茶吗？”客人谦逊地微笑一下。“Wie wahr, wie unreflectirt,”① 她轻声地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亲爱的，请让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一刻也不停嘴地坐了三个钟头。她努力向这位新相识者说明她自己的长处。这不速之客一走之后，可怜的女主人立刻去洗澡，喝了些椴树花茶，躺在床上了。但是第二天这老处女又来了，坐了四个钟头，临走的时候表示以后每天要来访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看样子，她是想要充分发展并培养这个她所谓天分那么丰富的人。这样下去，塔佳娜势将被她折磨得疲惫不堪，幸而情况变更了：首先，过了大约两星期之后，她对于她弟弟的女朋友感到了“完全的”失望；其次，她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学生，她立刻同他勤勉而热情地通起信来；在她的信里，无非是祝福他神圣而美好的生活，表示愿意奉献“全身心”，只要求他称她为姐姐，还大写特写自然界，论及歌德、席勒、培堤那和德国哲学，——终于使这可怜的青

① 德语：多么真诚，多么直爽。

年陷入了悲观的失望。但是青春的力量占了上风：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对于他的“姐姐和好朋友”感到了非常激烈的憎恨，一时气愤，几乎打了他的侍仆，此后长时期内，他只要稍稍听到一点暗示着崇高纯洁的爱情的话，就恨之入骨。……从此以后，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比以前更加不愿意接近邻近的女人们了。

呜呼！人世间尽是无常的。我讲给您听的关于我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日常生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支配着她家的清静，永远被破坏了。现在她家里住着一个侄儿，是从彼得堡来的美术家，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

大约八年前，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住着一个父母双亡的年约十二岁的孤儿，是她的已故的哥哥的儿子，名叫安德柳霞。安德柳霞有一双明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嘴巴、端正的鼻子和漂亮的高高的前额。他说话时声音幽静悦耳，经常保持整洁，态度彬彬有礼，对客人亲切而殷勤，常常带着孤苦伶仃的情感吻姑母的手。往往你一来到，他就把椅子端给你了。他一点也不淘气，平时没有声音；坐在屋角里看书，那么谦恭而温顺，甚至不靠在椅背上。有客人进来了，我的安德柳霞就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微笑一下，脸红了；客人出去了，他又坐下，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有镜子的刷子来，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只要得到了一小块纸，立刻就向女管家阿格菲亚要一把剪刀，仔细地把纸剪成正确的长方形，在四周画上一道边，然后开始工作：画一只瞳孔很大的眼睛，或者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或者一间有烟囱喷出螺旋形烟气来的房子，画一只象长凳一样的、“en face”① 的狗、停着两只鸽子的小树，然后题款：“安德

① 法语：面孔正对着。

烈①·别洛夫左罗夫画，某年某月某日，于小勃勒基村。"在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的命名日之前，他特别热心地工作了約两个星期；他第一个出来祝賀，并且呈上一个束着粉紅色带子的手卷。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吻了侄儿的額角，解开結来；手卷展开了，在观者的兴味津津的目光之下現出一所圓形的、大胆地塗着阴影的殿堂来，这殿堂有一排柱廊，中央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一顆燃燒似的心、一个花冠；在上面，在曲折的封带上，用工整的文字写着："侄儿献給敬爱的姑母和恩人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波格达諾娃，以表眷恋之誠。"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又吻他，給他一个銀卢布。然而她对他并不感到多大的眷恋，因为她不很喜欢安德柳霞的卑躬屈节的性情。后来安德柳霞漸漸长大，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开始担心起他的前程来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她摆脫了困难。……

事情是这样的：大約八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六級文官和勛章获得者彼得·米海勒奇·别涅伏連斯基先生来訪問她。别涅伏連斯基先生以前曾經在附近的县城里服务过，那时常常来訪問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后来他迁移到彼得堡，进了內閣，获得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屡次因公出差，有一次他想起了他这位旧时的相識者，就带着"在幽靜的乡村生活的怀抱里"休息两天以調剂公务的煩劳的企图順便来到她家。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用她所例有的殷勤来招待他，于是别涅伏連斯基先生……但是在继續叙述之前，亲爱的讀者，請让我先把这个新人物介紹給您。

别涅伏連斯基先生是一个胖胖的人，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有短短的腿和圓肥的手；他穿着一件寬大的十分整洁的燕尾服，

---

① 安德烈是正式的名字，安德柳霞是其小名。

戴着一个系得很高的闊領带，衬衫象雪一样白，綢背心上挂着一根金鏈条，食指上戴上一只宝石戒指，装着淡黃色的假发；他說話确切而温和，走路沒有声音，愉快地微笑着，愉快地轉动眼睛，愉快地把下巴埋在領带里；总之，是一个样子很愉快的人。天賦与他的心也很善良：他容易流泪，容易狂喜；加之对艺术燃燒着純朴的热情，——这是眞正純朴的热情，因为别涅伏連斯基先生在艺术上，如果說眞話，实在是一窍不通的。說也奇怪：他这热情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于怎样神秘莫測的原由而获得的？看来他是一个实际的、甚至平凡的人，……不过在我們俄罗斯，这样的人多得很。……

对美术和美术家的爱好，給这些人以一种說不出的嘔腥的气味；和他們往来，同他們談話，是一件苦事：他們眞像塗蜜的木头人。例如，他們从来不把拉斐尔叫做拉斐尔，从来不把科累佐叫做科累佐，而总是說成“神圣的桑齐奥，无匹的德·阿萊格利斯”[1]，而且說起来必定把O全都发Ó的音。凡是不高明的、自傲的、狡猾的和沒有才气的人，都被他們尊崇为天才；“意大利的碧空”，“南国的檸檬树”，“布倫塔河畔的芬芳之气”，是不离开他們的嘴的。“啊，华尼亚，华尼亚，”或者“啊，薩霞，薩霞[2]，”他們互相含情地說，“我們应該到南国去，到南国去，……我們的心灵都是希腊人的，古希腊人的！”在展覽会里某些俄罗斯画家的某些作品前面，可以观察到他們的样子（必須指出：这些紳士大部分是热烈的爱国者）。他們有时退后两步，仰起了头，有时再走近画去；他們的眼睛上蓋着一层油光。……“啊，我的天哪，”最后

① 拉斐尔·桑齐奥（1483—1520），科累佐·德·阿萊格利斯（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

② 华尼亚是伊凡的爱称；薩霞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他們慷慨激昂地說，“有灵魂，有灵魂！啊，心灵，心灵！啊，灵气充斥，灵气磅礴！……构想多么出色！多么巧妙！”可是他們自己客堂里的画怎么样呢！每天晚上到他們家里来喝茶、听他們讲話的是怎么样的美术家呢！他們呈献給这班美术家看的、自己房間里的透視图景是怎样的呢：右面有一把地板刷子，擦亮的地板上积着一堆垃圾，窗边桌子上有一个黄色的茶炊，主人穿着晨衣，戴着便帽，面頰上发出明亮的輝点。来訪問他們的、热狂而輕蔑地微笑的、长头发的繆斯之徒，是怎样的人！面色发青的小姐在他們的鋼琴旁边怎样尖声怪气地叫！又因为在我們俄罗斯已經有了这样的习慣：一个人不能醉心于一种艺术，一切艺术都要染指。所以毫不足怪：这班爱美的紳士們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也大加賞識。……《雅可勃·薩拿塞尔》就是为他們写的：千篇一律地描写的、世所不承认的天才对人类及全世界的斗爭，使他們感动到心灵深处。

别涅伏連斯基先生来到后的第二天，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在喝茶的时候叫侄儿把他的图画拿出来給客人看。“他会画画的？”别涅伏連斯基先生不免惊奇地說，怀着同情轉向安德柳霞。“可不是嗎，他会画画的，”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回答。“他非常喜欢画画！自己画，沒有老师的。”“啊，給我看看，給我看看，”别涅伏連斯基先生接着說。安德柳霞臉紅了，微笑着把自己的画册递給客人。别涅伏連斯基先生装着內行的样子翻起画册来。“画得好，小朋友，”最后他說，“画得好，画得很好。”于是他摸摸安德柳霞的头。安德柳霞赶忙吻了吻他的手。“您瞧，多么有天才！……恭喜您，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恭喜您。”“可是，彼得·米海勒奇，在这儿要替他請一个老师都請不到。从城里請来太貴；邻近的阿尔塔莫諾夫家里有一位画家，听說很高明，可是女主

人不許他給别人教課。她說会損害自己的趣味的。”“嗯，”別涅伏連斯基先生应了一声，沉思起来，蹙着眉头看看安德柳霞。“好，这件事我們再商量吧，”他突然这样說一句，搓搓自己的手。就在这一天，他請求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和他单独談話。他們两个人关起門談了一会。过了半个钟头他們喊安德柳霞。安德柳霞进来了。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站在窗边，臉上微微泛紅，两眼发光。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坐在屋角里擦眼泪。“唉，安德柳霞，”終于她說起話来，“謝謝彼得·米海勒奇；他照顾你，带你到彼得堡去。”安德柳霞呆若木鸡地站着。“你坦白对我說吧，”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用充滿威严和慷慨的声音开始說，“小朋友，你是不是希望做美术家，你是不是感覺到对于艺术的神圣的使命？”“我希望做美术家，彼得·米海勒奇，”安德柳霞战战兢兢地回答。“旣然这样，那我很高兴。当然，”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继續說，“你离开你所尊敬的姑母，是一件痛苦的事；你对她一定怀着热烈的感謝。”“我崇拜我的姑母，”安德柳霞打断了他的話，眨起眼睛来。“当然，当然，这是极其明显的事，这是很可贊許的；但是，請想像，将来多么欢喜……你的成功……”“拥抱我吧，安德柳霞，”善良的女地主低声含糊地說。安德柳霞扑过去抱住了她的脖子。“好，現在去謝謝你的恩人吧……”安德柳霞便抱住了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的肚子，踮起脚尖，好容易够着了他的手，恩人虽然縮回手去，但并不急急地縮回去。……他总得使这孩子高兴些，滿足一下，同时自己也可以略微开开心。过了两天，別涅伏連斯基先生带着他的新門徒离开了。

安德柳霞在别后的最初三年中常常写信来，有时在信里附些图画。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有时也在信里添写几句話，大抵是贊揚的；后来信漸漸少起来，終于完全絕迹了。侄儿整整一年沒

有消息；塔佳娜·鲍利索夫娜不放心起来，忽然她收到了一封內容如下的短簡：

亲爱的姑母！

三天前，我的保护者彼得·米海洛維奇逝世了。残酷的中風夺去了我的最后的依靠。当然，我現在已經二十岁了；在七年間我获得了显著的进步；我确信自己的天才，可以靠它生活；我幷不灰心，不过如果可能的話，还是請您即速汇給我二百五十卢布。吻您的手，恕不尽述。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把二百五十卢布汇給了侄儿。过了两个月他又来要求；她凑集了最后的錢，又汇了去。第二次汇出之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又作第三次要求，說什么要替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預定的一幅肖像画买顏料。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拒絕了。"那么，"他写信給她說，"我想回到您的村子里来养病。"在这一年的五月間，安德柳霞果眞回到了小勃勒基村。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起初不认識他了。依照他的来信，她推想他是一个病弱而瘦削的人，但看見的却是一个肩膀寬闊、身体肥胖、面孔又闊又紅、头发鬈曲而丰腴的小伙子。纖弱而蒼白的安德柳霞变成了一个壮健的安德烈·伊凡諾夫·别洛夫左罗夫。他不但外观上改变而已。当年的拘謹的羞澀、小心和整洁，变成了粗拙的魯莽、难堪的骯髒；他走路的时候向左右搖摆，投身在安乐椅上，偃臥在桌子上，懶洋洋地伸展着四肢，尽情地張大了嘴巴打呵欠；对待姑母和僕人們态度粗卤。他說，我是艺术家，自由的哥薩克人！应該认識我們！他常常好几天不执笔；一旦所謂灵感勃发，他就苦悶地、笨拙地、絮聒地装腔作势，仿佛喝醉了似的；他双頰通紅，眼光蒙矓；大談自己的天才、自己的成就、自己如何发展、如何进步。……而在事实上，平平常常的肖像

画技能他也勉强具备。他完全不学无术，从来不看书，美术家何必看书呢？自然、自由、詩——这就是他的好尙。他常常摇动鬈发，像夜鶯一般囀着，扑扑有声地抽着“茹可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性格是很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而沒有天才的次等波列査耶夫[①] 是令人难堪的。我們这个安德烈·伊凡內奇长住在姑母家里，不花錢的面包显然是合他的口味的。他使得客人們苦悶得要命。他常常坐在鋼琴前面（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家里也有一架鋼琴），用一根手指摸索着彈出《勇敢的三套車》；配着和音，敲着鍵盘；一連几小时痛苦地哀号着伐拉莫夫的浪漫曲《孤松》或者《不，医生，不要来》，眼睛堆滿着油脂，面頰像鼓一般发亮。……或者突然吼出“平息下来吧，热情的波濤”……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哆嗦了一下。

“眞奇怪，”有一次她对我說，“現在作的歌曲都是那么頹丧的，我們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悲哀的歌曲也有，可是听起来还是悅耳的。……譬如：

請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空佇候；
請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泪常流……
嗚呼，当你来到草原上的时候，
已經太迟了，亲爱的朋友。”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調皮地微笑一下。

“我好苦——悶，我好苦——悶，”侄儿在隔壁房間里哀号着。

---

① 波列査耶夫（1804—1838），俄国詩人，曾作詩諷刺专制政治，触犯尼古拉一世。

“你唱得够了，安德柳霞。”

“离别的时候，我的心发愁，”不肯安静的歌手继續唱着。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摇摇头。

“唉，这班艺术家眞是！……”

从那时候起已經有一年了。别洛夫左罗夫現在还住在姑母那里，常常在准备到彼得堡去。他在乡村里身体更胖了。姑母——誰料得到呢——溺爱他，附近的姑娘們迷恋着他。……

从前的許多朋友不再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去了。

死

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青年地主，又是一个青年猎人。七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騎了馬到他家里，提議一同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說，“让我們走我的小丛林，到助沙去；我順便去看看恰普勒吉諾树林；您知道嗎，我这个橡树林？現在正在砍伐呢。”“好吧。”他就吩咐备馬，穿上一件有野猪头青銅鈕扣的綠色常礼服，挂了一只用毛綫綉花的猎袋和一个銀水壶，肩上背了一支嶄新的法国枪，得意地向鏡子里左照右照，向他的狗爱斯彼朗斯喊了一声，这只狗是他的表姊——一个心地善良而沒有头发的老处女——送給他的。我們出发了。我的邻居带着两个人同行：一个是甲长阿尔希鉢——面孔四方形而顴骨极高的又矮又胖的农人；另一个是新近从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里雇用来的管家果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一个年約十九岁的青年，身体瘦削，头发淡黃色，眼睛非常近視，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是新近管理这块領地的。这是他的伯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叶娃当作遺产傳給他的。这伯母是一个異常肥胖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老是愁苦地呻吟着。我們騎着馬走进了小丛林。“你們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的邻居）对他的同行者說。那个德国人行一个礼，

下了馬，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似乎是約翰·叔本华的小說，——就坐在一棵灌木底下了；阿尔希鉢仍旧留在阳光底下，而且在一小时之內一动也不动。我們两个人在灌木丛里兜了几圈，一窠鳥也找不到。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对我表示，他想到树林那里去了。我自己这一天也有点不相信打猎会成功，就跟了他去。我們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人記住了书的頁碼，站起身来，把书藏进衣袋里，費力地爬上了他那匹瞥脚的短尾巴母馬，这馬是略微一碰就嘶叫而踢脚的；阿尔希鉢猝然一振，一下子扯动两根繮绳，鼓着两只脚，終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負重的馬。我們出发了。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这树林，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那时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師德齐雷·弗勒利先生——一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魯阿药水，几乎損害了我終身的健康）——常常到恰普勒奇諾树林去玩。这树林全部約有两三百株巨大的橡树和楉树。它們的整齐而坚强的树干，雄壮地黑越越地聳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发金光而透明的綠叶上面；这些树干高高地上升，在明凈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輪廓綫，像天幕一般展开着它們的鋪張的、多节的枝枒；鷂鷹、青鷹、茶隼在靜止的树梢底下飞鳴着，杂色的啄木鳥用力啄着很厚的树皮；黑鳥的响亮的歌調突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跟着黃鸝的抑揚婉轉的叫声而响出；在下面，在灌木丛中，知更鳥、黃雀和柳鶯啾啾地叫着，歌唱着；燕雀沿着小徑敏捷地跑；雪兎小心地"一蹺一拐"，悄悄地沿着树林边上走；紅褐色的松鼠活潑地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突然把尾巴翹到头上，坐了下来。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蟻封周圍，羊齿植物的雕刻似的美丽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鈴兰的花，长着伞蕈、栗蕈、乳蘑、橡蕈和紅色的毒蝇蕈；在广闊的灌

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鲜紅的草莓。……那时候树林里的蔭凉地方多么好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幽静，芬芳，凉爽。……我曾經在恰普勒奇諾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因此，老实說，我現在走进这个太熟悉的树林里的时候，不禁发生哀愁之情。一八四〇年的摧殘的、无雪的冬天，竟不饒赦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們枯萎了，雕零了，有几处还盖着消瘦的綠叶，悲哀地高聳在"取而代之，但远不如昔"的小树林上面。[①]……有些树下面还生着叶子，它們的无生气的、折断的枝条仿佛怨尤而絕望地向上矗立着；另一些树的树叶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丰盛，却还很茂密，树叶中間伸出粗大而乾枯的枝桠来；有的树上树皮已經脫落；有的树簡直全部倒下来了，像尸体一般在地上腐烂着。当时誰能够預料到：在恰普勒奇諾树林里一点蔭凉地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垂死的树，心里想："你們大概感到可耻和悲哀吧？"……我想起了柯尔卓夫[②]的詩：

高深的言論，
驕傲的力量，
王者的豪气，
消失在何方？
你的綠色的剛勁，
現在也都不知去向！

---

① 一八四〇年冬天严寒，到了十二月底还不下雪；苗秧都冻死了，这无情的冬天又摧毁了許多美好的橡树林。要恢复旧观很困难，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显然减弱了；在"禁区"的（曾經捧著圣象饒行过的）空地上，看不見从前的高貴的树木，却自然地生长着白樺和白楊，因为我們还不懂得造林。——原注。

② 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詩人。

"怎么，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开始說，"这些树木为甚么不在去年斬伐呢？現在卖不到从前的价錢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聳了聳肩膀。

"这要問我的伯母了；商人們来过，送錢来，糾纒不清。"

"Mein Gott! Mein Gott!①"封-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微笑着問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多么可怜②。"（大家都知道，凡德国人費力地学会了我們的字母л的发音之后，就拚命把这字母讀得重。③）

特别引起他怜惜的，是横在地上的橡树，——的确，有的磨坊主会出重价购买它們的。甲长阿尔希鉢却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安閑态度，一点也不悲叹；反之，他竟高兴地在它們上面跳过，又用鞭子抽打着它們。

我們走到了伐木的地方，忽然，在树木轰隆一声倒下之后，傳来呼喊声和說話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臉色蒼白、头发散乱的青年农人从密林里向我們奔来。

"甚么事？你跑到哪儿去？"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問他。

他立刻站定了。

"啊呀，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老爷，闖禍了！"

"甚么事？"

---

① 德語：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② 俄語шалость（开玩笑，今姑譯作可笑）与жалость（可惜）发音相近似。这德国人发音不正确。把ж讀成ш，因此使听者誤解其意。

③ 这里是指那个德国人在說上面那句話时把其中的хотел一字末尾的字母л說得特别重，今附录上面那句話的原文如下：Тои-исть，как шалко，я скасать хотеллл。

“老爷，馬克西姆給树木打坏了。”

“怎么打坏的？……包工师馬克西姆嗎？”

“是啊，老爷。我們砍一棵桦树，他站着看。……站着，站着，他走到井边去取水了：大概是想喝水了。这时候那棵桦树突然格格地响起来，一直往他身上倒下去。我們喊他：跑开，跑开，跑开。……他向旁边跑就好了，可是他一直向前跑，……大概是吓慌了。桦树的树梢就压在他身上。这棵树为甚么倒得这样快，真是天曉得。……大概树心已經烂空了。”

“那么，馬克西姆給打坏了？”

“給打坏了，老爷。”

“死了嗎？”

“沒有，老爷，还活着，——可是腿和手都压断了。我剛才就是跑去請賽里費尔斯特奇，請医生去的。”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吩咐甲长騎馬飞奔到村里去請賽里費尔斯特奇，自己快馬向开垦地跑去。……我跟着他去。

我們看見可怜的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人站在他周圍。我們下了馬。他差不多沒有呻吟声，有时睜大了眼睛，仿佛惊異似地向周圍看看，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发抖，头发粘住在額上，胸脯不均勻地起伏着：他快要死了。小菩提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臉上輕輕地掠过。

我們弯下身子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說話时声音几乎听不出来，“請……派人……去叫牧师……上帝……罰我……脚，手，都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喏……不让弟兄們空閑。”

他沉默了一会。他的呼吸迫促起来。

“我的錢……請交給……交給妻子……扣掉……喏，奥尼西

姆知道的……我欠……欠誰的錢……”

“我們派人去請医生了，馬克西姆，”我的邻居說，“也許你不会死的。”

他睜开眼睛，用力挺起眉毛和眼瞼来。

“不，我要死了。瞧，在走近来了，瞧，死神走近来了。……弟兄們，請原諒我，如果我有甚么……”

“上帝会饒恕你的，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人們哄然地齐声說，大家脫下了帽子，“請你原諒我們。”

他忽然絕望地搖搖头，胸部苦恼地挺起来又低下去。

“可是总不能就让他死在这里，”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高声說，“弟兄們，把那边馬車上的席子拿来，让我們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有两三个人跑到馬車那里去了。

“昨天……我向塞乔甫的……叶菲姆……”这个将死的人含糊地說，“买了一匹馬……付了定錢……这馬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給妻子……”

农人們把他放到席子上去，……他好像中了枪的鳥一般全身顫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

“死了，”农人們含糊地說。

我們默默地騎上馬，离开了那地方。

可怜的馬克西姆的死，使得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的农人死得眞奇怪！他們临終前的心境，旣不能說是漠然，也不能說是迟鈍；他們好比行仪式一般地死去：冷靜而簡单。

几年之前，在我的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人在烤禾房里被火燒坏了。（他几乎被燒死在烤禾房里，幸亏一个过路的市商把他半死半活地拉了出来：这市商先把自己的身子在一桶

水里浸一下，然后跑去打掉了燃着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門。）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气悶得很，而且充滿烟气。我問："病人在哪里？""在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抱头悲慟的农妇拉长了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看見这农人躺着，身上盖着一件皮袄，正在沉重地喘息。"你覚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蠢动，想坐起来，但是全身燙伤，就要死了。"躺着吧，躺着吧，躺着吧，……怎么样了？嗯？""当然不好过，"他說。"你痛嗎？"他不作声。"你需要甚么嗎？"他不作声。"要不要拿点茶給你？""不要。"我走开去，坐在板凳上了。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靜。在屋角里，圣像底下的桌子边，躲着一个五岁模样的小姑娘，在那里吃面包。母亲有时威吓她。前室里有人在走动，敲响，談話；弟媳妇在那里切白菜。"唉，阿克西尼亚！"終于病人說話了。"甚么？""給我点克瓦斯。"阿克西尼亚拿了点克瓦斯給他。又是一片寂靜。我低声問："給他行过圣餐礼沒有？""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忍不住，就走了出去。……

我又回想起，有一次我到紅山村的医院里去訪問我所认識的助医卡比东——一位热心的猎人。

这医院原来是地主邸宅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創办的，这就是說，她吩咐在門框上面釘一块淺藍色的板，板上写着白色的字"紅山医院"，又亲手交給卡比东一本很漂亮的册子，是登記病人的名字用的。这本册子的第一頁上，由这位慈善的女地主的一个諂媚的奴僕題着如下的詩句：

Dans ces beaux lieux, où règne l'allégresse,
Ce temple fut ouvert par la Beauté;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

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è! ①

另外一位紳士在底下添写着：

Et moi aussi j'aime la nature!

Jean Kobyliatnikoff ②

助医用自己的錢买了六張床鋪，怀着順利的希望开始医治上帝的子民們了。除了他以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神經病的雕刻师巴維尔，和担任厨娘职务的、一只手殘廢的女人美丽基特利薩。他們两人調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們还制服患热病的人。患神經病的雕刻师样子阴郁，很少說話；到了夜里就唱关于"美丽的維娜斯"的歌，又走到每一个过路人面前去，要求那人允許他同早已死去的馬拉尼亚姑娘結婚。手臂殘廢的女人打他，要他看守吐綬鸡。有一次我坐在助医卡比东那里。我們剛开始談到我們最近一次的打猎，忽然一輛大車开进院子里来，拖車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特别肥胖的瓦灰色的馬。車子里坐着一个穿新上衣的、鬍鬚杂色的、强壮的农人。"啊，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卡比东从窗子里喊出去，"欢迎……"接着他低声对我說："这是留波夫希諾的磨坊主。"这农人呻吟着下了車，走进助医的房間里，举眼找寻圣象，划了十字。"怎么样，华西里·德米特利奇，有甚么新聞嗎？……你大概不舒服吧，你的脸色不好

---

① 法語：

在快乐所統治的妙境里，
美人亲自开辟这所殿堂；
看吧，你們的主人——
紅山的优秀居民——心腸多么善良！

② 法語：

我也爱自然界！

伊凡·科貝略特尼科夫

看呢。""是的，卡比东·蒂莫費奇，我有点不舒服。""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卡比东·蒂莫費奇。新近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石，載回家来，把它們从車子里搬出来的时候，大概太用劲了，只覺得肚子里一震，好像断了甚么东西，……从此就不舒服。今天竟不舒服得厉害。""嗯，"卡比东应着，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你这病起了多久了？""已經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助医从牙齿縫里吸进一口气，搖搖头。）"让我檢查檢查。""唉，华西里·德米特利奇，"最后他說，"我同情你这可怜的人，你这件事不妙啊；你这病不是开玩笑的；住在我这里吧；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不过决不敢担保。""那么厉害嗎？"吃惊的磨坊主喃喃地說。"是的，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很厉害；你早两天到我这里来，就沒事，馬上就好全；可是現在已經发炎，眼看就要变成脫疽了。""不会这样的，卡比东·蒂莫費奇。""我对你說的是实話。""这怎么会呢！（助医聳一聳肩膀。）我难道为了这点小事会死嗎？""我沒有这么說，……只是請你留在这里。"农人想了又想，看看地上，后来又向我們望望，搔搔后脑，就伸手去拿帽子。"你到哪儿去呀，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哪儿去？还会上哪儿去呢，旣然病这么重，总不过回家去。旣然这样，应該去安排一下。""你这样就害了你自己了，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得了吧；我已經在奇怪，你怎么会到了这里？留下来吧。""不，老兄，卡比东·蒂莫費奇，旣然要死，就得死在家里；死在这里怎么行，——天曉得我家里会发生甚么事情。""情形怎么样，还不能确定，华西里·德米特利奇，……病当然是危險的，很危險的，沒有疑問，……所以你应該留在这里。"（农人搖搖头。）"不，卡比东·蒂莫費奇，我不能留在这里，……至多請你开一个药方也就是了。""光是吃药沒有用的。""我說过了，不能留在这里。""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怪

我啊！”

助医从册子上撕下一張紙来，开了个药方，关照了还应該做甚么事。农人拿了药方，送卡比东半个卢布，走出房間，坐上車去。“再見了，卡比东·蒂莫費奇，过去要是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請多多原諒，万一怎么了，請你照顾我的孤儿們……”“咳，留下来吧，华西里！”农人只是搖搖头，用繮绳把馬打一下，就駛出院子去了。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道路泥濘而且崎嶇；磨坊主小心地、从容不迫地駕着車，敏捷地控制着馬匹，还同碰到的人打招呼。……第四天他死了。

俄罗斯人大抵是死得很奇怪的。有許多死者現在浮出到我的記忆中来。我記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沒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維尼尔·索罗科烏莫夫，优秀而高尙的人！現在我重又看見了你那肺病相的青色的臉、你那淡褐色的稀薄的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狂喜的眼色、你那瘦长的肢体；听到了你那微弱而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魯比雅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发和集齐雅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性地忍受主人古尔的不快的戏謔、管家的粗暴的亲切、恶毒的男孩子們的庸俗的淘气；你带着苦笑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的刁鉆古怪的要求；然而，每当晚餐之后，你休息下来，多么逍遙自在啊，那时你終于摆脫了一切責任和事务，坐在窗前，沉思地抽起烟来，或者貪婪地翻閱那本殘缺而油污的厚杂志——是同你一样无家可归而命苦的土地測量員从城里带来給你的！那时你多么爱好所有的詩和小說，你的眼睛里多么容易流出眼泪来，你多么滿足地笑着；对人类的眞摯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高尙的同情，渗透在你的孩子般純洁的灵魂里！应該說老实話：你并不是十分机智的人；你旣沒有天賦的記忆力，也沒有生来的勤勉性；

在大学里你是被看作劣等生之一的，上課的时候你睡覚，考試的时候你堂皇地不开口；然而，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喜得眼睛炯炯发光的是誰，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是誰？——是阿維尼尔。……誰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們的高尙使命，誰驕傲地捧他們，拚命地保护他們？誰不嫉妒，又沒有虛荣，誰慷慨地犧牲自己，誰乐願地服从那些替你解靴带都不値得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們的善良的阿維尼尔！我記得：你为了履行“聘約”而离去时怀着悲伤的心情和朋友們分手；凶恶的預感使你痛苦。……果然，你到了乡村里就失意了；在乡村里你沒有可以虔敬地恭听的人，沒有可以惊叹的人，沒有可以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对待你就象对待一般教师一样：有的态度粗暴，有的随意不拘。加之你的模样并不动人；你胆怯，容易臉紅，出汗，說起話来口吃。……乡村的空气竟不能恢复你的健康，你像蜡烛一般熔化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間面向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們的輕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上挂着一个藍綢的时钟墊子，这是那善良而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色鬈发和碧藍的眼睛的家庭教师——在临别时送給你的；有时老朋友从莫斯科来訪你，拿出别人的或竟是自己的詩篇来，引起你的狂欢；然而孤独、教师职务的难堪的奴隶身分、自由的不可能、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糾纏不已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維尼尔！

我在阿維尼尔逝世前不久去訪問他。他已經差不多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魯比雅尼科夫不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但是停止发給他薪俸，替巢齐雅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福发进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維尼尔坐在窗边的一張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美好。明爽的秋日的天空，在一排深褐色的、落叶

的菩提树上发出愉快的蔚藍色；树上有些地方，最后几張发金光的叶子微微地抖动，簌簌地响着。凝寒的大地正在太阳底下冒出水汽来，漸漸地解冻；斜斜的、紅色的阳光微微地落在淡白色的草上；空中飄来輕微的噼啪声；花园里傳来雇工們的清晰分明的說話声。阿維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寬袍；綠色的圍巾在他的異常憔悴的臉上投射出死气沉沉的色調。他看見了我非常欢喜，伸出手来，开始說話，但接着就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静下来，坐在他旁边了。……阿維尼尔膝上放着一册仔細抄写的柯尔卓夫的詩集；他微笑着用手輕輕地拍拍它。“他眞是詩人，”他努力抑制了咳嗽，含糊地說，接着就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誦讀起来：

鷹的翅膀
已被縛住了嗎？
它的前途
都被阻住了嗎？

我止住了他，因为医生禁止他說話。我知道他的好尙。索罗科烏莫夫对于科学，从来沒有所謂“追求”过，但是他喜欢知道，偉大的思想界現在已經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往往在屋角里拉住了一个朋友，向他問长問短：他傾听着，惊詫着，相信他的話，以后就重复說他的話。他对于德国哲学特別有濃烈的兴趣。我就开始对他讲黑格尔（您可以想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維尼尔肯定地搖晃着脑袋，挺起眉毛，微笑着，輕声地說：“我懂得，我懂得！……啊！好极了，好极了！……”这垂死的、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气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須指出，阿維尼尔同一切肺病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况一点也不欺瞞自己。……可是他怎么样呢？——既不叹息，又不悲伤，甚

至从来沒有一次提到过自己的情况。……

他集中精力，开始談論关于莫斯科、关于同学們、关于普希金、关于戏剧、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話；他回想起我們的聚餐、我們小組里的热烈的辯論，惋惜地說出两三个已經死去的朋友的名字来。……

“你記得达霞嗎？”最后他又說，“这可爱的人儿！这心肝宝貝！她多么爱我啊！……現在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大概瘦損了，憔悴了吧？”

我不忍使病人失望，实际上，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霞現在胖得多了，跟商人們——孔达奇科夫弟兄——結交，擦粉，点胭脂，嬌声嬌气地說話，駡人。

“可是，”我望着他那疲憊不堪的臉，心里想，“能不能把他从这里搬出去呢？也許还有医好他的希望……”但是阿維尼尔沒有让我說完我的提議。

“不，老兄，謝謝你，”他說，“死在哪里，反正都是一样。我总是活不到冬天了。……为甚么徒然地打扰人呢？我在这里已經住慣了。虽然这里的主人……”

“都很恶毒吧？”我接着說。

“不，并不恶毒！都是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們。这里有邻居：地主卡薩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亲切而善良的姑娘……不驕傲……”

索罗庫莫夫又咳嗽不止了。

“甚么都不在乎，”他休息一下，继續說，“只要允許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又說：“我不会就这样死的，我要抽烟！謝天謝地，我活得够了，結識了不少好人……”

“你至少該写封信給你的亲戚，”我插嘴說。

“何必写信給亲戚呢？帮助——他們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們自会知道。可是何必談这些呢。……最好請你讲給我听听，你在外国看見些甚么？”

我开始讲了。他出神地听我。傍晚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从克魯比雅尼科夫先生那里收到这样的一封信：

敬启者：貴友阿維尼尔·索罗科烏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資，安葬于敝教区之礼拜堂內。貴友囑鄙人送上书籍及手冊，玆随函附奉。彼尙有款項二十二卢布又半，已連同其他物件送交其亲戚收訖。貴友临終时神志清明，可謂十分安泰，即与舍下全眷訣別之时，亦了无哀恋之色。內子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囑笔道候。貴友之死，內子甚为悼惜，鄙人托庇粗健。敬請

大安。

古尔·克魯比雅尼科夫頓首。

还有許多例子浮出在我的脑际，——但是不能尽述。只限再說一个。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快临終了，我正在她的床前。神甫开始替她念送終祈禱，忽然看見病人眞个在断气了，連忙把十字架拿給她吻。女地主不滿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忙什么，神甫，”她用僵硬的舌头說，“来得及的……”她恭敬地吻了十字架，剛剛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銀卢布：这是她想为自己的送終祈禱付給神甫的。……

啊，俄罗斯人死得眞奇怪！

歌　　手

小小的科洛托夫卡村，曾經屬于一个因为性情剽悍而被附近的人取綽号叫作潑婆(她的眞名字不傳了)的女地主,但是現在归彼得堡一个德国人所有了。这小村子位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一个可怕的溪谷从上到下把这山坡切断,这溪谷像深淵一般張大了口子,处处带着崩裂和冲毁的痕迹,蜿蜒在街道中央,比河流——河流上至少还可以架桥,——更严格地把这可怜的小村子划分为两部分。几棵憔悴的爆竹柳胆怯地挂在它两岸的砂坡上;在干燥而像銅一般发黄的谷底上,横着粘土质的巨大的鋪石。这是不愉快的光景,自不必說了;然而附近所有的居民却都很熟悉到科洛托夫卡去的道路,他們常常喜欢到这里来。

在这溪谷的頂上,离开溪谷开始处的狹縫若干步的地方,矗立着一間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地,和其他的屋子相隔离。这小木屋頂上盖着麦秆,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好像一只銳利的眼睛似地望着溪谷;冬天晚上,窗子里面点了灯,远处都可以在朦朧的寒气中望見它,它向許多过路的农人閃爍,犹如一顆指路星。这小屋的門框上面釘着一块淺藍色的板;这小屋是一家名叫安乐居的酒店。这酒店里的酒不見得比規定价格卖得便宜,然而生意却比附近所有同类的店兴隆得多。其原因在于酒保尼

古拉・伊凡內奇。

尼古拉・伊凡內奇曾經是一个体态匀称、头发鬈曲、面頰紅潤的小伙子，現在却已經是一个身体異常肥胖的、头发白了的男子，面孔浮肿，眼睛狡猾而温和，前額肥胖，上面起着像綫条一般的皺紋，——他住在科洛托夫卡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內奇同大多数酒保一样，是一个机敏而伶俐的人。他对人幷不特别亲暱，也不多說話，但是具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領，他們坐在他的柜台前面，在这位冷靜的主人的虽然銳利却很安閑和藹的眼光之下感到很愉快。他富有正确的見解；他很熟悉地主、农民和市商的生活；在困难的情形下，他可能給人相当聪明的忠告，但他是一个小心謹愼的人，而且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因此总是宁願站在局外，至多只是用迂迴的、仿佛毫无企图的暗示来引导他的客人——还得是他所喜欢的客人——走向眞理之路。他对于俄罗斯人所喜爱而注重的一切事情都很在行：对于馬和别的家畜、对于森林、对于磚头、对于器皿、对于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于歌曲和舞蹈。在沒有顾客的时候，他总是盘着两只瘦小的腿，像麻袋一般坐在自己小屋門前的地上，用亲切的話和一切过路人打招呼。他一生見識得多，有几十个到他这里来买燒酒的小貴族，在他眼前变成了过去；他知道周圍一百俄里內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从来不泄露秘密，甚至幷不表示出他連眼光最銳利的警察局长都沒有猜疑到的事也知道。他总是默不作声，有时微笑着，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尊敬他：县里身分最高的領主、文官謝列彼金科，每次經过他这屋子門口的时候总是謙恭地向他招呼。尼古拉・伊凡內奇是一个有势力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馬賊从他朋友家里偸去了一匹馬，他要他还了出来；邻村的农人們不服貼新来的执事，他曾經說服了他們；諸如

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不应当认为他做这些事是由于爱好正义，由于替他所亲近的人热心服务——不！他只是为了预防可能破坏他安宁的一切事情。尼古拉·伊凡內奇已經結婚，而且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机敏的、鼻尖眼快的市商女子，最近也同她丈夫一样身体有些肥胖了。他一切都信托她，銀錢箱的钥匙也交給她。发酒瘋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从他們所得的利益很少，吵鬧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臉地默不作声的人，比較称她的心。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孩子們还小；最初生的几个都死了，但是留下的几个都像起父母亲来了：看看这些健康的孩子們的聪明的小臉蛋，很是愉快。

七月里的炎热难堪的一天，我慢慢地跨着步，带着我的狗，沿着科洛托夫卡的溪谷，向安乐居酒店走上去。太阳猛烈地在天空燃燒；蒸悶和焦热固执不退；空气中瀰漫着窒息的灰尘。羽毛发光的白嘴鴉和烏鴉，張开了嘴，可怜地望着行人，仿佛要求他們的同情；只有麻雀不忧愁，竪起了羽毛，比以前更加起劲地吱吱喳喳叫着，在圍墙上打架，有时一齐从尘埃道上飞起，像烏云一般翺翔在綠色的大麻田的上空。我口渴得很难过。附近沒有水：在科洛托夫卡，像在其他許多草原村庄一样，农人們因为沒有泉水和井水，都喝池塘里的渾水。……但是誰能把这种恶劣的飲料称为水呢？我想到尼古拉·伊凡內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老实說，科洛托夫卡一年四季沒有令人悦目的光景；但是在这里，特別引起人們哀愁之感的，是七月里的炎阳的强光熾烈地照耀着的这些景色：褐色的半破的屋頂；深邃的溪谷；晒焦而充滿灰尘的牧場上，瘦瘦的长脚鸡絕望地徜徉着；灰色的白楊木屋架子，窗子的地方只剩了几个窟窿，这是从前的地主邸宅的遺

迹，現在周圍长着蕁麻、杂草和苦艾；盖着鹅毛的、黑糊糊的、炙热似的池塘，四周圍着半干的污泥和倒向一边的堤壩；堤壩旁边踏成灰末的泥地上，有一些綿羊正在热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打着噴嚏，它們悲哀地互相偎倚，带着頹丧的忍耐心尽量低下头，仿佛在等候这难堪的炎热到底甚么时候离去。我拖着疲倦的脚，終于走近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酒店，照例引起了孩子們的惊奇，使他們紧张地、无意义地向我注視，又引起狗的憤慨，使它們吠叫得声音那么嘶哑而凶猛，仿佛它們的內臟都破裂了似的，后来它們自己也咳嗆而喘不过气来了。正在这时候，酒店的門檻上忽然出現了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这人沒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低低地束着一条淺藍色的腰带。看样子他是一个家僕；濃密的灰色头发蓬乱地矗立在他的干枯而起皺紋的臉的上部。他正在那里呼喚一个人，急急忙忙地揮着两只手，他的手显然揮动得比他自己所希望的厉害得多。可見他已經喝醉了。

“来，来呀！”他用力挺起一双濃眉毛，嘟嘟囔囔地說起話来，“来，眨眼，来！老兄，瞧你这样慢吞吞的，眞是。这不像話，老兄。人家在等你，可是你这样慢吞吞的。……来呀！”

“噢，来了，来了，”傳来一个顫抖的声音，屋子右边走出一个矮胖的瘸腿的人来。他穿着一件十分整洁的呢外衣，套进一只衣袖；高高的尖頂帽一直盖到眉毛上，使他那圓胖的臉显出狡猾而嘲笑的表情。他那双黃色的小眼睛不断地轉动，薄薄的嘴唇上永远浮着拘束而紧张的微笑，又尖又长的鼻子无耻地向前面突出，像一把舵。“来了，亲爱的，”他继續說，一蹺一拐地向酒店方面走去，“你为甚么叫我？……誰在等我？”

“我为甚么叫你？”穿厚呢大衣的人带着責备的口气說。“眨眼，你这人眞怪，老兄，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要問‘为甚么？’許

多好朋友都在等你：土耳其人雅科夫呀，野老爷呀，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呀。雅科夫和包工师打賭：賭一大瓶啤酒——誰胜过誰，就是說，誰唱得好，……你懂嗎？"

"雅科夫要唱歌了？"綽号叫作眨眼的人兴奋地說。"你不說謊嗎，糊塗虫？"

"我才不說謊，"糊塗虫一本正經地回答，"你自己在瞎扯。既然打了賭，当然要唱，你这活死人，你这滑头，眨眼！"

"好，我們去吧，呆子，"眨眼回答。

"那么，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貝，"糊塗虫張大了两臂，喃喃地說。

"瞧你这个嬌嫩的伊索①，"眨眼輕蔑地回答，用肘推开了他，两个人就弯下身子，走进那扇低低的門里去。

我所听到的这一番对話，剧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已經不止一次地听說过，土耳其人雅科夫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今天突然碰到了听他同另一个名手竞賽的机会。我就加紧脚步，走进酒店里去。

我的讀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但是我們当猎人的，什么地方沒有到过呢。这种酒店的构造极其簡单。它們大都由一間黑洞洞的前室和一間有烟囱的內屋組成，这內屋用板壁隔分为两，板壁里面是无論哪个顾客都不可以走进去的。在这板壁上，在一張寬闊的橡木桌上方，开着一个直长的大洞。酒就在这桌子（也就是柜台）上发卖。正对着这壁洞的架子上，并排地摆着各种大小的封好的瓶头酒。內屋的前半部分是顾客用的，其中放着些长凳子和两三只空酒桶，屋角里放着一張桌子。

---

① 伊索是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紀元前六世紀）；但"伊索"这名称在俄国旧时用作諷刺語，用以表示言語费解而行为古怪的人。

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黑暗的，而且你差不多从来不会在它的由圆木积叠成的墙壁上看到农舍中大都少不了的那种色彩鲜明的通俗版画。

当我走进安乐居的时候，里面已經聚集着很多人了。

在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凡內奇，他的身体差不多塡充了整个壁洞；他穿着一件印花布衬衫，丰滿的面頰上带着懶洋洋的微笑，正在用他的又白又胖的手替剛才进来的朋友眨眼和糊塗虫倒两杯酒；在他后面的屋角里，靠近窗子的地方，望得見他那位目光銳利的妻子；房間中央站着土耳其人雅科夫，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人，大約二十三岁，穿着一件藍色的长裾土布外衣。他看来是一个活跃的工厂职工，身体似乎不能說是十分健康的。他的面頰凹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显出不安定的样子，鼻子正直，鼻孔細小而常常扇动，前額白晢而平坦，淡金色的鬈发梳向后面，嘴唇厚厚的，然而很漂亮，富有表情——他的整个臉表示着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眨着眼睛，不均匀地呼吸着，他的手像患热病似的发抖，——他正是患着热病，就是在群众面前讲話或唱歌的人都很熟悉的那种惶惑不安的、突如其来的热病。他旁边站着一个男子，这人年約四十岁，肩膀寬闊，顴骨突出，前額很低，眼睛狹小，像韃靼人的眼睛，鼻子短而扁平，下巴是方形的，烏黑而光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剛硬。他那黝黑而带鉛色的臉的表情，尤其是他那蒼白的嘴唇的表情，要不是那么沉着安定的話，几乎可說是凶暴的。他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像軛下的公牛一般慢慢地向周圍望望。他穿着一件有光滑的銅鈕扣的破旧的常礼服；一条黑綢旧圍巾圍着他那粗大的脖子。他叫做野老爷。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着雅科夫的竞賽对手——日茲德拉来的包工师：这是一

个年約三十岁的、身材不高而体格結实的男子，脸上有麻点，头发鬈曲，长着一个扁扁的獅子鼻，褐色的眼睛很生动，鬍鬚稀薄。他把两只手衬在身子底下，机敏地环顾四周，穿着鑲边的漂亮的长統靴的一双腿，悠悠然地摇摆着，敲打着。他穿着一件嶄新的、薄薄的、有棉絨領的灰呢上衣，这棉絨領显著地衬托出那件紧紧扣住他喉头的紅衬衫的边。在对面的一角里，門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农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袍，肩膀上有一个大破洞。太阳的稀薄的黃色光带，穿过了两扇小窗子的积着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似乎不能制胜房間里的經常的黑暗：一切物件上都映着极少的一块块的光。然而这里面很凉快，我一跨进門檻，窒息和炎热的感覚就像重担一般从我肩上卸下了。

我的来到——我能看出这一点——起初略微惊扰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客人們；但是他們看見他像对熟人一样地招呼我，就都安心下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坐在屋角里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的旁边了。

“喂，怎么样！”糊塗虫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突然高叫起来，同时用手的奇妙的揮动来伴着他的喊声，沒有这种揮动他显然是一个字也說不出的。“还等甚么呢？要开始就开始。嘜？雅科夫？……”

“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尼古拉·伊凡內奇贊成地接着說。

“我們就开始吧，”包工师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靜地說，“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兴奋地說。

“好，开始吧，弟兄們，开始吧，”眨眼尖声地叫。

然而，尽管大家一致表示願望，却沒有一个人开始；包工师

甚至沒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甚么似的。

“开始吧！”野老爷阴沉沉地断然說出。

雅科夫身体一抖。包工师站起身来，把腰带往下一拉，咳了几下。

“可是誰先唱呢？”他用略微变了样的声音問野老爷，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間中央，大大地摆开了两条肥胖的腿，把两只粗壮的手插在寬褲的袋里，几乎沒到了肘部。

“你先，你先，包工师，”糊塗虫喃喃地說；“你先，老兄。”

野老爷蹙着眉头瞅他一眼。糊塗虫輕微地尖叫一声，困窘起来，向天花板看看，聳聳肩膀，默不作声了。

“拿鬮吧，”野老爷从容不迫地說，“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內奇弯下身子，呼哧呼哧地从地板上拿起酒来，把它放在桌子上了。

野老爷向雅科夫一看，說：“来！”

雅科夫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了一会，拿出一个半戈比銅币来，用牙齿在它上面咬一个印子。包工师从上衣的裾下掏出一只新的、皮制的錢包来，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倒了許多零錢在手里，选了一个新的半戈比銅币。糊塗虫拿出他那帽檐已經破碎而脫落了的旧帽子来；雅希卡把他的銅币丢进帽子里，包工师也丢进了自己的銅币。

“你选一个吧，”野老爷对眨眼說。

眨眼得意地微笑一下，两手端着帽子，开始把它搖动。

刹那間屋子里鴉雀无声了，只听見两个銅币互相碰撞，发出輕微的叮当声。我注意地向四周观看：所有的人臉上都表現出紧張的期待的神情；野老爷自己也眯住了眼睛；就連我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也好奇地伸长了脖子。眨眼把手伸进帽子里，

拿了包工师的銅币出来，大家透一口气。雅科夫脸紅了，包工师用手摸摸头发。

"我早已說过了，你先，"糊塗虫高声說，"我早已說过了。"

"好了，好了，不要聒噪了！"野老爷輕蔑地說。"开始吧，"他继續說，向包工师点点头。

"我唱哪一只歌呢？"包工师陷入兴奋状态，这样問。

"唱你爱唱的歌，"眨眼回答。"你想到哪一只，就唱哪一只。"

"当然，唱你爱唱的歌，"尼古拉·伊凡內奇慢慢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附和着說。"这个不能指定你。唱你爱唱的歌吧；只是要唱得好；然后我們凭良心判斷。"

"当然喽，凭良心，"糊塗虫接着說，舐一舐空酒杯的边。

"弟兄們，让我淸一淸嗓子，"包工师說着，用手指摸摸上衣的衣領。

"好，好，不要耽擱了——开始吧！"野老爷断然地說，低下了头。

包工师略微想了一想，昂一昂头，走上前些。雅科夫的眼睛出神地盯住他。……

但是在我着手描写这場竞賽之前，先就我这故事中每一个登場人物略讲几句話，我认为不是多余的。他們里面有几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在安乐居酒店里碰到他們的时候早已知道了；关于别的几个人的情况，是我后来探听出来的。

先从糊塗虫讲起。这个人的眞名字叫做叶甫格拉夫·伊凡諾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他糊塗虫，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綽号，因为它对他非常合适。的确，对于他的貌不惊人和慌張狼狽，这綽号再适当沒有了。这是一个放蕩的独身家僕，他原来的主人早就拋棄他了，他一点职务也沒有，一个銅子的工錢也沒

有，然而他有办法每天花别人的錢来大喝其酒。他有許多熟人，这些人都請他喝酒，喝茶，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为的是甚么；其实他不但不能使一座添兴，相反地，他的无聊的饒舌、难堪的糾纏、热狂的动作和不断的不自然的笑声，使大家都覚得討厌。他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有生以来不但不曾說过一句聪明的話，也不曾說过一句有用的話，老是絮絮叨叨，胡說八道——眞是一个糊塗虫！可是在周圍四十俄里之內，沒有一处酒会上沒有他的又高又瘦的身子在客人們中間轉来轉去，——人們对他已經习惯，就像不可迴避的災禍一般容忍他在座。人們对他固然都很輕蔑，但是能制服他的狂妄的发作的，只有野老爷一人。

眨眼一点也不像糊塗虫。眨眼这个綽号对他也很合适，虽然他的眼睛并不比别人眨得多；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取綽号是能手。虽然我曾經努力探听这个人的比較詳細的历史，但是在他的生涯中，我覚得——恐怕别的許多人也覚得——还有曖昧之点，即讀书人所謂埋沒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的地方。我只打听得他曾經在一个年老而沒有子女的女主人那里当过馬車夫，带着托付他照管的三匹馬逃走了，失踪了整整一年，后来大概体会到了流浪生活的无益和不幸，就自动回来，——但是已經变了瘸腿，——向他的女主人叩头哀求，在若干年之間，用模范行为来抵贖了自己的罪行，就漸漸地受到女主人的恩寵，終于完全获得了她的信任，当了管家；女主人死后，不知怎么一来，他获得了自由，变成了小市商，向邻人租些瓜地，发了財，現在度着逍遙的生活。这是一个閱世很深而心地狡猾的人，并不恶毒，也不慈悲，却是个节儉的人；这是一个老江湖，識得人头，善于利用人。他謹愼小心，同时又像狐狸一样会动脑筋，他像老妇人一样多嘴饒舌，可是自己从来不泄漏眞情，却叫别人都坦白出来；然而，他不

像别的同类的猾头那样假癡假呆，要他装假根本是很困难的；我从来沒有見过比他那双狡猾的小眼睛更銳利聪明的眼睛。这双眼睛从来不单純地看，总是張望着或者窺覗着。眨眼有时一連几个星期考虑一件明明是很簡单的事，或者突然决心做一件十分大胆的事，看来似乎他在这上面要倒霉了，……岂知完全成功，一切都非常順利。他是一个走运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幸运，相信預兆。总之，他是很迷信的人。人們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对誰都不关心，但是人們都尊敬他。他的全部家屬就只是一个儿子，他很溺爱这儿子，这儿子受这样的父亲的教养，想必是前程远大的。“小眨眼很像他父亲呢，”現在夏天的傍晚，老人們坐在土堡上閑談的时候就已經在低声談論他了；大家都懂得这話的意思，一句話也不須再补充了。

关于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包工师，沒有詳情可以叙述。雅科夫的綽号叫做土耳其人，因为他确系被俘的土耳其女子所生。他在心灵上是一个十足的艺术家，但是在身分上是一个商人的造紙厂里的汲水工人；至于包工师呢，老实說，他的身世我还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机敏而干练的城市小商人。但是关于野老爷，值得較詳細地談一談。

这个人的样子所給与你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粗野、笨重、然而无法抵抗的力量的感觉。他的身体很笨拙，即我們那里所謂“粗蛮”的，然而显示出不可摧毁的健康，而且——說也奇怪——他那熊一般的身体，并不缺乏某种特殊的优雅，这种优雅大概是他对于自己的威力的泰然自若的信心所产生的。初見的时候，很难判断这个赫剌克勒斯[1]是屬于甚么阶层的：他不像家僕，也

[1] 赫剌克勒斯，古希腊神話中的大力士。

不像市商，也不像退职的貧穷书吏，也不像領地很少的、破产了的貴族——猎犬师和爱打架的人。他簡直是一个特殊人物。沒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里落到我們这县里来的。据傳說，他是独院地主出身，以前曾經在某处担任职务，但是关于这一点沒有人确实知道，也无从探悉，——从他本人是探詢不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沉默、更阴澀的人是沒有的了。也沒有人能够确实地說出他是靠甚么生活的；他并不从事任何手艺，也不到别人家里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可是他有錢；錢虽然不多，但是有的。他为人并不謙恭，——他根本談不上謙恭，——但是很安祥；他生活着，仿佛沒有注意到自己周圍的人，也絕不需要任何人。野老爷(这是他的綽号；他的眞名字叫作彼列夫列索夫)在附近一带地方非常有势力；虽然他不但沒有任何权利命令任何人，而且甚至自己也絕不向偶然接触的人表示要求服从，但是人們总是立刻心服情願地順从他。他說話，人們都听从，他的威力常常发生作用。他差不多不喝酒，也不同女人交往，他热爱唱歌。这个人有許多神秘的地方；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阴沉地潜隐在他身上，这种力量仿佛自己知道，一旦上升起来，一旦爆发出来，就会毁灭自己以及一切接触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的生涯中并沒有发生过这一类的爆发，如果他不是受了經驗教訓而仅免于毁灭，因而現在毫不放松地、极严格地掌握自己，那么我的話完全說錯了。特别使我惊奇的，是他这人身上混合着一种先天生成的凶暴性和一种也是先天的高尙性，——这种混合是我在别的人那里从未看到过的。

且說，包工师走上前来，半閉着眼睛，用极高的假嗓子开始唱歌了。他的声音虽然略带沙嗄，但是十分甘美悦耳；他的歌声婉囀迴旋着，仿佛陀螺一般，不断地从高音移向低音，又不断地

回复到高音上，然后保持着高音，尽力延长下去，終于停息了，接着又突然以豪迈而放肆的勇气接唱以前的曲調。他的曲調的轉折有时很大胆，有时很滑稽，这种唱法能使內行人得到很大的快感；德国人听了是要憤慨的。① 这是俄罗斯的 tenore di grazia, ténor léger ②。他唱的是一首愉快的舞曲，这曲子的歌詞，我从它的无穷尽的装飾音、附加的輔音和叫声中所能够听到的，只是下面的几句：

我这青春的人儿
耕种小小的田地；
我这青春的人儿
播种鮮紅的花儿。

他唱着；大家全神貫注地听他。他显然是感覚到正在內行人面前表演，因此眞是所謂使尽了吃奶的气力。的确，在我們这一带地方，人們对于唱歌都很在行，无怪乎奥廖尔大道上的賽尔吉叶夫斯克村以它的特別和諧悅耳的歌調馳名于全俄国。包工师唱了很久，并沒有在他的听众中引起特別强烈的感动，因为他缺乏合唱的助力；最后他唱到一个特別成功的轉折处，使得野老爷也微笑了，这时候糊塗虫高兴之极，不禁叫将起来。大家抖擻一下。糊塗虫和眨眼开始輕輕地随声和唱，时而喊叫几声："棒极了！……着力呀，好小子！……着力呀，拖长来，这坏蛋！再拖长来！再来一段出色的，你这狗儿！……閻王要鈎你的魂！"喊的都是这一套話。尼古拉·伊凡內奇在柜台后面贊許地把头向左右搖晃着。糊塗虫終于踩起脚来，扭扭捏捏地跨着小步，扭动着肩膀。至于雅科夫，眼睛像炭火一般发光，全身像树叶一般顫

① 当时俄国人认为德国人是爱好典雅音乐的国民，不喜欢这种华丽的乐風。

② 意大利文和法文：抒情男高音。

抖，異样地微笑着。只有野老爷脸上沒有变化，照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方；但是他那凝視着包工师的目光稍稍柔和起来了，虽然嘴唇上还留着輕蔑的表情。包工师为全体听众的欢欣的表示所鼓舞，簡直就像旋風似的呼嘯起来，并且开始附加花腔，鶯啼一般、打鼓一般地弄着舌头，发狂地鼓动着喉嚨，終于疲倦了，臉色蒼白，渾身都是热汗了，于是他全身仰向后面，放出最后一个不絕如縷的声音，全体听众瘋狂地迸发出一片喝采声来报答他；糊塗虫奔过去挽住了他的脖子，用他那双长长的骨瘦棱棱的手臂摟得他喘不过气来；尼古拉·伊凡內奇的肥胖的臉上泛出紅暈，他仿佛年輕了；雅科夫发狂似地叫喊着："刮刮叫，刮刮叫！"連我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也忍不住了，用拳头在桌子上敲一下，喊起来："啊哈！好极了，見鬼，好极了！"然后毅然决然地向一旁吐一口唾沫。

"啊，老兄，痛快！"糊塗虫叫着，抱住精疲力尽的包工师不放，"痛快，沒有話可說！你贏了，老兄，你贏了！恭喜你——酒是你的了！雅科夫比你差得远哩。……我告訴你：差得远哩。……你相信我吧！"于是他又把包工师摟在胸前。

"喂，放了他呀；放手呀，糾纏不清的……"眨眼懊恼地說，"让他在凳子上坐一会吧；你瞧他累了。……你这儍瓜，老兄，眞是个儍瓜！干嗎死纏住他？"

"好，那么让他坐下，我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糊塗虫說着，就走向柜台去。"算你的賬，老兄，"他又轉向包工师补說一句。

包工师点点头，坐在长凳上了，从帽子里取出一条毛巾来，开始擦臉；糊塗虫連忙貪馋地喝干了一杯酒，按照酒鬼的慣例发出一陣咯咯的喉音，然后装出一副忧虑担心的神气。

"唱得好，老兄，唱得好，"尼古拉·伊凡內奇亲切地說。"現

在輪到你了，雅科夫：当心点，別胆小。让我們来看看，究竟誰胜过誰，让我們来看看。……包工师唱得可眞好，实在好。”

“好极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妻子說，带着微笑向雅科夫看看。

“好啊！”我邻座的人低声地重复一遍。

“啊，促狹鬼波列哈①！”糊塗虫忽然叫将起来，走近肩上有破洞的农人，用手指点着他，跳跳蹦蹦地，发出顫抖的笑声。“波列哈！波列哈！格，罢杰②滾出去吧，促狹鬼！你来做甚么，促狹鬼？”他边笑边叫。

可怜的农人慌張起来，已經打算站起来赶快逃跑，忽然听見野老爷的銅一般的声音：

“这畜生怎么这样討厌？”他咬牙切齿地說。

“我沒有甚么，”糊塗虫喃喃地說，“我沒有什么……我只是……”

“好吧，那就別作声啦！”野老爷說。“雅科夫，开始吧！”

雅科夫把手放在喉头了。

“哦，老兄……这个……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

“咳，得了，別害怕呀。你不害羞嗎！……干嗎这么扭扭捏捏的？……想着甚么就唱甚么吧。”

野老爷便低下头等候着。

雅科夫沉默一下，向四周看看，用一只手遮住了臉。大家用

---

① 从波尔霍夫县和日茲德拉县的边境开始的一片綿长的森林地带即南部波列謝的居民，叫作“波列哈”。他們的生活方式、性情和語言有很多特点。因为他們的性情多疑而吝啬，故被称之为促狹鬼。——原注。

② 波列哈說話时，差不多每一句上都加一种贼声：“格！”（га!）和“罢杰”（баде）。——原注。

眼睛紧紧地盯住他，尤其是包工师，他的臉上除了通常的自信和得意的神情之外，又显出一种不自覚的、輕微的不安。他把身子靠在墙上，重又把两手垫在身子底下，但是两只脚已經不再摆动了。終于，雅科夫露出臉来——这張臉像死人一样蒼白；眼睛通过了下垂的睫毛微微发光。他深深地透一口气，然后唱歌了。……他最初唱出的一个音微弱而不平稳，似乎不是从他胸中发出，而是从远处傳来，仿佛是偶然飞进房間里来的。这顫抖的、銀鈴般的音，对于我們所有的人都发生奇怪的作用；我們大家面面相覰，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妻子竟挺直了身子。在这第一个音唱出之后，第二个音就跟上来，这个音比較坚定而悠长，但是显然还是顫抖的，仿佛弦綫突然被手指用力一撥而响出之后終于急速地静息下去时的震动声；在第二个音之后，又来第三个，然后漸漸地激昂起来，扩展起来，流出凄凉的歌声。他唱着："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們大家覚得甘美而恐怖。我实在难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它稍稍有些破碎，仿佛零珠碎玉的碰响；开头甚至还带有一种病态的感觉；但是其中有眞摯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銷魂而广漠的哀愁。俄罗斯的眞实而热烈的灵魂在这里面流露着，它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心，簡直抓住了其中的俄罗斯心弦。歌声飞揚起来，散布开来。雅科夫显然已經如醉如狂了：他不再胆怯，他完全委身于幸福；他的声音不再战栗——它顫抖着，但这是一种不很显著的、內在的、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的热情的顫抖，这声音不断地剧烈起来，坚强起来，扩大起来。記得有一天傍晚，退潮的时候，海水的波濤在远处威严而沉重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見一只很大的白鷗：它那綵綢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紅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偶而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紅色的落日，慢慢

地展开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了雅科夫的歌声，就想起这只白鷗。他唱着，完全忘記了他的竞賽者和我們所有的人，但显然是凭着我們的沉默而热烈的同情的支援，像勇敢的游泳手凭着波浪的支援一样。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給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我覚得泪水在心中沸騰，从眼睛里涌出；忽然一个瘖哑的、隐忍的哭声使我大吃一惊，……我回头一看，酒保的妻子把胸脯貼在窗上，在那里哭。雅科夫急速地向她一瞥，唱得比以前更加响亮，更加甘美了，尼古拉·伊凡內奇低下了头，眨眼把脸扭向一旁；渾身軟化了的糊塗虫呆呆地張开了嘴巴站着；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人悄悄地在屋角里啜泣，悲戚地低語着，搖着头；連野老爷的鉄一般的脸上，紧紧地靠攏的眉毛下面，也慢慢地流出大粒的眼泪来；包工师把紧握的拳头放在額前，身体一动也不动。……要不是雅科夫在一个很高的、特别尖細的音上仿佛嗓子崩裂了似的突然結束，我真不知道全体听众的苦悶怎样才能解决呢。沒有一个人喊一声，甚至沒有一个人动一动；大家都仿佛在等待着，是否他还要唱；但是他似乎对我們的沉默感到惊訝，睜大了眼睛，用疑問的眼光向所有的人环顾一下，他看到胜利是屬于他的了。……

"雅科夫，"野老爷叫了一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再說話了。

我們大家都仿佛呆住了。包工师悄悄地站起身来，走近雅科夫。"你……是你的……你贏了，"終于他費力地說出，从房間里奔了出去。……

他的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仿佛打破了全場的迷梦：突然大家笑語喧嘩地讲起話来。糊塗虫纵身一跳，嘴里喃喃地說着些話，

两手象風車翅膀一般揮动起来；眨眼一蹺一拐地走近雅科夫去同他亲吻；尼古拉·伊凡內奇站起身来，郑重地宣布：他自己再添出一瓶啤酒；野老爷那么和藹地笑着，我从来沒有想到他臉上会有这样的笑容；穿灰色长袍的农人用两只袖子擦着眼睛、面頰、鼻子和鬍鬚，不时地在自己的一角里反复說着：“啊，好，眞好，就算我是狗生的，眞好！”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妻子滿臉通紅，急速地站起身来走了开去。雅科夫象小孩一般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他的臉完全变了样；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竟閃耀着幸福的光輝。人們把他拉到柜台边；他把哭不停的穿灰色长袍的农人也喊过来，又派酒保的小儿子去請包工师，但是他沒有找到他，于是大家就开始喝酒了。“你还会給我們唱一曲哩，你会給我們一直唱到晚上哩，”糊塗虫高高地举起两手，反复地說。

我再向雅科夫看一眼，就走出去了。我不想留在这里，我生怕損坏了我所得的印象。但是炎热依旧难堪。它仿佛形成了濃重的一层籠罩在大地上；在深藍色的天空中，似乎有一种微小的明晃晃的火花，通过了极細的、几近于黑色的灰尘而迴旋着。万籟俱寂；在困疲的自然界的这片沉寂之中，有一种絕望的、压抑的感覚。我走到干草棚里，躺在剛才割下而差不多已經干燥的草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雅科夫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終于炎热和疲劳占了优势，我象死去一般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圍的一切都已經黑暗起来；散乱的草发出强烈的香气，而且有点潮湿了，通过半已破損的屋頂的細木条，无力地閃爍着蒼白的星星。我走出去。晚霞早已消失，它的最后的余光在天边微微发白；但是在不久以前炙热的空气中，通过凉爽的夜气，还感覚到热烘烘的，胸中还渴望着凉風。沒有風，也沒有烏云；整个天空純淨、黑暗而清徹，靜悄悄地閃爍着不

可胜数却又不甚清晰的星星。村子里隐約地閃現着灯火；从附近的、灯烛輝煌的酒店里飄来一陣紊乱而模糊的喧嘩声，其中我似乎听見雅科夫的声音。从那里时时迸发出剧烈的笑声来。我走近窗子去，把脸貼在玻璃上。我看見了一种虽然多样而生动、却很不愉快的光景；大家都喝醉了——从雅科夫开始，大家都喝醉了。他袒露着胸脯，坐在凳子上，正在用嘶哑的嗓子哼着一支庸俗的舞曲，一面懶洋洋地彈撥着六弦琴的弦綫。汗水湿透的头发一束束地挂在他那蒼白得可怕的脸上。在酒店中央，糊塗虫脱去了上衣，仿佛神經完全失常了似的，正在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人面前跳跳蹦蹦地跳着花样舞；那个农人呢，也費力地把一双軟弱的脚在地上踩着，磨擦着，蓬松的鬍鬚中間露出无意义的微笑，有时揮着一只手，仿佛想要說："就这么办吧！"比他的脸更可笑的是沒有的了；无論他把眉毛挺得怎样高，那沉重的眼瞼总是不肯揭起来，一直盖在不容易看出的、朦朧的、却又极甘美的眼睛上。他正处在一种酩酊大醉的人的得意状态中，无論哪个过路人看看他的脸，必然会說："好极了，老兄，好极了！"眨眼全身象虾一般发紅，張大了鼻孔，在屋角里恶毒地笑着；只有尼古拉·伊凡內奇，到底是眞正的酒保，保持着他的不变的冷靜。这屋子里添了許多新人物，但是我沒有看到野老爷。

我回轉身，快步走下科洛托夫卡村所在的小山岡去。这小山岡的脚上扩展着一片广大的平原；这片平原沉浸在瀰漫动蕩的夜霧中，愈加显得广漠无边，仿佛同黑暗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似的。我沿着溪谷旁边的道路大踏步地走下去，忽然远远地从平原上傳来一个男孩子的响亮的声音："安特罗潑卡！安特罗潑卡——！……"他带着頑强而哀怨的絕望的声調叫着，把最后一个字拉得很长很长。

他略微静默一下，又叫起来。他的声音在静止的、沉沉欲睡的空气中响亮地傳布开来。他叫安特罗潑卡的名字至少叫了三十次，突然，从平原的那一端，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傳来不大听得清楚的回答：

“甚—么—事？”

这男孩子立刻带着欢喜的憤怒叫起来：

“到这里来，小—鬼！”

“干—嗎？”过了好一会，那人回答。

“因为爸爸要—打—你，”第一个声音急忙叫出。

第二个声音不再答应了，于是这男孩子重新开始呼吁似地叫安特罗潑卡。他的叫声愈来愈疏，愈来愈弱，到了天色全黑的时候，还傳到我的耳朵里来，这时候我正繞着离开科洛托夫卡村四俄里的圍住我的村子的那座树林旁边走去。……

“安特罗潑卡——！”这声音似乎一直还在充满夜色的空气中响着。

彼得·彼得罗維奇·卡拉塔叶夫

大約五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从莫斯科到图拉的路上，因为办不到馬匹，在驛站的屋子里坐了差不多一整天。我这一次是打猎回来，沒有考虑周到，把自己的三匹馬先遣发去了。驛站长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样子阴气沉沉，头发一直挂到鼻子上，一双小眼睛蒙矓欲睡，他对于我的一切訴苦和要求，用断断續續的抱怨的話来回答，憤憤地碰門，仿佛在詛咒他自己的职务；接着他又走到台阶上去駡馬車夫，这些馬車夫手里端着很重的馬軛在泥濘中慢吞吞地跨着步，或者坐在凳子上打呵欠，搔痒，对于他們的上司的憤怒的叫喊并不加以特别的注意。我已經喝了三次茶，几次想睡都不成功，把窗上和墻上的題字都念遍了；簡直寂寞得要命。我带着冷淡而絕望的心情望着我的馬車的翹起的車杆，忽然鈴声响处，一輛駕着三匹疲憊不堪的馬的小馬車停在台阶面前了。来客从車子上跳下来，嘴里喊着：“赶快套馬！”就走进房間里来。当他带着照例的惊奇听驛站长說“沒有馬”的时候，我已經用一个寂寞的人所有的全部貪婪的好奇心把我这位新同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看样子靠近三十岁。痘疮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張臉枯瘦而发黄，有一种不愉快的銅色反光；藍黑色的长头发，后面一卷一卷地挂在衣領上，前

面卷成神气的鬈发；一双发肿的小眼睛沒有一点表情；上嘴唇上翹着几根髭鬚。他的服装像赶馬市的放浪不羈的地主：他穿着一件十分油污的有花紋的短上衣，戴着一条褪色的雪青綢領带，还有一件有銅鈕扣的背心和有很大的喇叭口褲脚的灰色褲子，这褲脚底下略微露出沒有擦亮的統子的尖端。他身上发散出强烈的烟味和酒气；在他那几乎被上衣衣袖遮盖住的又紅又胖的手指上，有几只銀戒指和图拉戒指。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可以碰見不止几十，而有几百；必須說老实話，同这些人交往，毫无一点趣味；然而，尽管我抱着成見观察这位来客，我却不能不注意到他臉上的和善而热烈的表情。

“瞧，这位先生也在这里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驛站长指着我說。

“一个多钟头！”这家伙在拿我开玩笑。

“可是他也許不急需，”来客回答。

“这个我們可不知道了，”驛站长阴沉沉地說。

“难道毫无办法嗎？簡直沒有馬嗎？”

“沒有办法。一匹馬也沒有。”

“唉，那么叫他們給我拿茶炊来。只得等一会儿，有什么办法呢。”

来客坐在凳子上了，把帽子丢在桌子上，用手摸摸头发。

“您喝过茶了嗎？”他問我。

“喝过了。”

“要不要再一块儿喝一次？”

我同意了。——龐大的棕黃色茶炊第四次出現在桌子上。我拿出一瓶糖酒来。我把我的对話人看作一个小地产的貴族，并沒有看錯。他名叫彼得·彼得罗維奇·卡拉塔叶夫。

我們談起話来。他来到后还沒有經过半小时，已經开誠布公地把他的生平讲給我听了。

“現在我到莫斯科去，”他喝着第四杯茶，对我說，“我在乡下現在已經沒有事可做了。”

“为什么沒有事可做呢？”

“实在沒有事可做了。家道衰敗了，說实話，农人被我弄得破产了；碰到了荒年，收成不好，还有种种的不幸，您知道，……”他沮丧地向旁边瞥一眼，接着又說：“不过，我怎么算得上当家人！”

“为甚么呢？”

“不行，”他打断了我的話，“哪有像我这样的当家人！”他把头側向一边，专心地吸着烟，继續說：“照您看来，也許以为我是那个……可是我，老实告訴您，我只受过中等教育，又沒有財产。請您原諒我，我是一个率直的人，而且……”

他沒有說完他的話，就揮一揮手。我开始向他声明，說他想錯了，說我很喜欢同他会晤等等；后来又向他指出：管理地产似乎并不需要过分高深的教育。

“我贊同，”他回答，“我贊同您的話。不过总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法。有的人随意对付农人，倒反沒有什么！可是我……請問，您是从彼得堡来的，还是从莫斯科来的？”

“我是从彼得堡来的。”

他从鼻孔里放出一縷很长的烟气来。

“我是到莫斯科去謀事的。”

“您打算找哪一种职务呢？”

“那我不知道；到了那里再說了。我老实告訴您，我怕就职，因为一有职务就要負責任。我一直住在乡下；住惯了，您知

道，……可是沒有办法，……生活穷困啊！唉，我穷得眞沒有办法！”

“您以后倒是要住在京城里了。”

“住在京城里，……唉，我不知道京城里有甚么好。且看吧，也許是好的。……可是我似乎覚得沒有比乡下更好的地方了。”

“您已經不可能再在乡下住下去了嗎？”

他叹一口气。

“不可能了。村子現在差不多已經不是我的了。”

“怎么呢？”

“那边有一个好心人——一个邻居——在掌管着了，……一張票据……”

可怜的彼得·彼得罗維奇用手摸摸脸，想了想，搖搖头。

“唉，有什么办法呢！……”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接着說：“可是，老实說，我怨不得誰，是我自己不好。我爱胡鬧！……眞見鬼，爱胡鬧！”

“您在乡下生活很愉快嗎？”我問他。

“先生，”他直盯着我的眼睛，字字清楚地說，“我有十二对猎狗，这么好的猎狗，我告訴您，是不可多得的。（他扯着調子說出这最后一句話。）追起灰兎儿来勁头十足，对付起狐狸之类的珍貴野兽来，厉害得像蛇一样，簡直是毒蛇。还有我那些波尔扎亚猎狗①，也是可以夸揚的。現在已經成为过去的事了，用不着說謊。我也带着枪去打猎。我有一只狗叫作孔捷斯卡；这只狗发現猎物时装的姿勢妙极了，它的空中嗅覚很灵敏。有时我走向沼地去，喊一声：‘找！’如果它不肯找的話，你就是带了一打狗去

① 是一种头部狹长、身軀强壮而四肢細长的猎狗。

也不行，一点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它肯去找了，簡直死在那里都高兴！……而且它在家里很有礼貌。你用左手給它面包，說‘犹太人吃过的’，它就不要吃；要是用右手給它，說‘小姐嚐过的’，它馬上就要吃了。我还有一只小狗，是它生的，眞出色，我本来想带它到莫斯科去的，可是我的朋友把这小狗連同一枝枪向我要去了；他說：老兄，你在莫斯科哪里用得到这些；老兄，你到了那边情况完全两样了。我就把小狗送給他，把枪也送給他；全都留在那儿了，您知道。”

“其实您在莫斯科也可以打猎的。”

“不打了，打甚么呀？以前不懂得节制，現在只有忍受了。还是让我請教您，莫斯科的生活程度怎么样，高嗎？”

“不，不太高。”

“不太高？……請問，莫斯科有茨岡人嗎？”

“怎么样的茨岡人？”

“喏，就是在集市上来来往往的？”

“有的，在莫斯科……”

“哦，那很好。我喜欢茨岡人，眞見鬼，我喜欢……”

彼得·彼得罗維奇的眼睛发出大胆而愉快的光輝。但是他突然在凳子上不安地轉动起来，然后陷入了沉思，低下了头，把空杯子递給我。

“請把您的糖酒給我一些，”他說。

“可是茶已經喝完了。”

“沒关系，就这样，不用茶。……唉！”

卡拉塔叶夫把头托在两只手里，把手支在桌子上了。我默默地望着他，等候着酒醉的人所不惜的那种感伤的叫叹，或者竟是眼泪，岂知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臉上那种沉痛的表情实在

使我大吃一惊。

"您怎么了？"

"沒有甚么，……想起了往事。这样的一段逸事……我想讲給您听，可是不好意思打扰您……"

"哪儿的話！"

"嗯，"他叹一口气，继續說，"世間往往有这样的事，……譬如說，我也碰到过。如果您要听，我就讲給您听。不过，我不知道……"

"請讲吧，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这件事也許有点……喏，是这么回事，"他开始說，"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啊，别多說了，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好，我就讲吧。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我住在乡下。……忽然我看中了一个姑娘，啊，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心地很善良！她名叫馬特繚娜。可是她是一个普通姑娘，这就是說，您懂嗎，是个农奴，簡直就是一个奴僕。而且她不是我家的，而是别人家的，——糟就糟在这里。于是我爱上了她，——这确是一个逸話，——她也爱上了我。馬特繚娜就請求我，說要我替她向女主人贖身；关于这件事我也考慮过了。……可是她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有錢的怪老太婆，住在离开我大約十五俄里的地方。終于，有这么一天，我吩咐給我套上一輛三套車，我的轅馬是一匹幷步馬，特种亚細亚馬，因此名字叫作朗布尔道斯，——我穿了讲究的衣服，坐車到馬特繚娜的女主人那里去了。到了那里一看，房子很大，有厢房，有花园。……馬特繚娜在路的轉角上等我，想跟我說話，可是只吻了一下我的手，就走开了。于是我走进前室，問：'主人在家嗎？……'一个高个子的听

差对我說：‘請教貴姓？’我說：‘我是地主卡拉塔叶夫，到这里来有点事情要跟主人談談。’听差进去了；我等着，心里想：会不会有甚么問題？也許那老鬼婆要討重价，越富越要錢。也許要討五百卢布。終于那个听差回来了，說：‘請进。’我跟着他走进客堂。客堂里有一个瘦小的、臉色发黃的老太婆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在那里眨眼睛。‘您有甚么貴干？’起初，您知道，我认为必須說几句‘初次拜見，荣幸之至’的話。‘您弄錯了，我不是这里的女主人，我是她的亲戚。……您有甚么貴干呢？’我就告訴她，我需要跟女主人談談。……‘馬利亚·伊里尼奇娜今天不見客，因为她身体不好。……您有甚么貴干？’我心里想，沒有办法，只得把我的事情对她說明了。老太婆听完了我的話。“馬特繚娜？哪一个馬特繚娜？’‘馬特繚娜·費多罗娃，庫里克的女儿。’‘費多尔·庫里克的女儿，……您怎么认識她呢？’‘偶然认識的。’‘她知道您的打算嗎？’‘知道的。’老太婆沉默了一下，忽然說：‘这賤貨，我要給她点顏色看看！……’老实說，我听了很吃惊。‘您怎么說这个話！……我准备为她出一笔錢，只是請指定数目。’这老家伙啞声啞气地咕噥起来。‘你想拿这个来吓我們：我們才不稀罕你的錢！……瞧着吧，我要給她点厉害瞧瞧，我要……我要打掉她的傻气。’老太婆恶狠狠地咳嗽起来。‘她在我們这里还嫌不好嗎？……嘿，这鬼东西，上帝原諒我的口孽！’这一下我可实在冒火了。‘你为甚么威胁这可怜的姑娘？她有甚么过錯？’老太婆划起十字来。‘啊呀，我的上帝，耶穌基督！难道我不能自由处置我的奴僕嗎？’‘她又不是你的人！’‘这是馬利亚·伊里尼奇娜的事，先生，跟你沒有关系；我一定要給馬特繚娜点厉害看看，让她知道她是哪家的奴僕。’說实話，我那时候差一点儿要冲过去打这可恶的老太婆了，可是想起了馬特繚娜，就覚得双手无力

了。我竟胆怯得难以形容；我开始央求老太婆：'随您要甚么都可以。''可是你要她去做甚么呢？''我喜欢她，好媽媽；請您替我着想吧。……請让我吻您的手。'我眞的就吻了这鬼婆娘的手！'嗯，'这妖婆含糊地說，'让我告訴馬利亚·伊里尼奇娜；看她怎样吩咐；你过两三天再来吧。'我惶惑不安地回到了家里。我漸漸覚察到：这件事办得不好，徒然让她們知道了我对她的愛慕，但是我想到这一点已經太迟了。过了两三天，我到女主人那里去。僕人領我走到书房里。这里有許許多多花，陈設非常漂亮，女主人坐在一張很别致的安乐椅上，她的头靠在一个枕头上；上次看見的那个亲戚也坐在那里，还有一个穿綠衣服的、歪嘴巴的、长着淡黃色毛发的姑娘，大概是女伴当。老太婆用鼻音說：'請坐。'我坐下了。她就問我：多大年紀啦，在哪里服务过，以后打算做甚么事。她說話时样子很高傲，很神气。我詳細地回答了。老太婆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手帕来，在自己面前揮来揮去。……她說：'卡捷林娜·卡尔波夫娜已經把你的意思报告过我了，报告过我了，'她說，'但是我，'她說，'定下了一条家法：不放僕人出去侍候人。这种事有失体統，而且在大戶人家很不相宜，因为这是不象話的。这件事我已經处理好，'她說，'你不必再費心了。''說什么費心，……大概是您需要馬特廖娜·費多罗娃吧？''不，'她說，'我不需要她。''那么您为甚么不肯把她让給我呢？''因为我不願意，不願意，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經处理好了：把她遣发到草原村庄里去。'我好像被雷击了一下。老太婆用法語对穿綠衣服的姑娘說了两句話，她便走了出去。'我，'她說，'是一个严守規矩的妇人，而且我的身体柔弱，不能忍受煩恼。你还是年輕人；我已經是老年人了，所以我有权利忠告你。你最好安排一个工作，娶一門亲，找一个門当戶对的；有錢的未婚女子很少，

但是清貧而德性善良的姑娘是可以找到的。'我望着这老太婆，完全不懂得她在那里胡扯些甚么；只听見她在談結婚，可是'草原村庄'这句話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結婚！眞見鬼……"

讲話的人說到这里突然停止了，对我看看：

"您沒有結婚吧？"

"沒有。"

"当然，这是可想而知的。我忍不住了，就說：'得了吧，好媽媽，您在瞎扯些什么呀？現在談甚么結婚呢？我只是要問您，您肯不肯把您的馬特辽娜姑娘让給我？'老太婆叹起气来。'啊呀，他打攪了我！啊呀，叫他走吧！啊呀！……'那个亲戚就跑到她身边，向我大声呵斥。老太婆还在那里唉声叹气：'我为甚么碰到这样的事？……这样看来，我在自己家里已經不是主人了嗎？啊呀，啊呀！'我抓起帽子，像发瘋一般跑了出去。"

"也許，"讲話的人继續說，"您要責备我，因为我那样热烈地爱上了一个下层阶級的姑娘。我也不想替自己辯护，……反正已經是这么回事了！……您相信嗎，我日日夜夜心情不安。……我痛苦极了！我想，为甚么我害了这个不幸的姑娘！我一想起她穿了粗布衣服赶鵝，在主人的命令之下受虐待，村长——穿着塗柏油的长統靴的农人——百般地痛罵她，冷汗就从我身上一滴滴地流下来。我終于忍不住了，打听得她被遣送到哪一个村子里，就騎了馬到那儿去。第二天傍晚才走到。他們显然沒有預料到我会做出这么意外的事来，所以并沒有发出关于我的任何命令。我一直到村长那里去，装作邻村的人一般；走进院子里一看：馬特辽娜坐在台阶上，用手托着头。她喊叫起来，我連忙阻止了她，指了一下后院子那边的田野。我走进屋子里去，和村长聊了几句，向他胡編了一大套謊話，就找个机会跑出来，走到馬特辽

娜那里。这可怜的人儿摟住了我的脖子。脸色蒼白了，面容消瘦了，我的心肝宝貝。于是，我就对她說：‘不要紧的，馬特繚娜，不要紧的，你别哭，’可是我自己眼泪流个不住。……后来我覺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对她說：‘馬特繚娜，眼泪是不能解决痛苦的；我們必須坚决行动，你必須跟我逃跑，必須这样做。’——馬特繚娜楞住了。……‘那怎么行！我要完結了，他們会要我的命！’‘你这傻子，誰找得到你？’‘找得到的，一定找得到的。謝謝你，彼得·彼得罗維奇，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可是現在請你丢开了我吧；看来我是命該如此的。’‘唉，馬特繚娜，馬特繚娜，我一向认为你是一个有气概的女子。’的确，她很有气概，……她有心灵，高貴的心灵！‘你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是一样，不会更坏的。你說：村长的拳头你嘗过了嗎，啊？’馬特繚娜滿脸通紅，她的嘴唇发抖了。‘为了我，我家里的人活不成了。’‘你家里的人……会被流放出去嗎？’‘会的；哥哥一定会被流放出去。’‘父亲呢？’‘父亲不会被流放；他在我們那里是一个好裁縫。’‘那就好了；至于你哥哥，决不会为了这件事完蛋的。’您信不信，我好容易說服了她；她还想起来，說是你将来要为这件事受累呢。……我說：‘这不关你的事。’……我終于把她带走了，……不是在这一次，而是在另一次：夜里，我坐了馬車来，把她带走了。”

“把她带走了？”

“带走了。……于是，她就住在我家里了。我的房子不大，僕人也少。我可以坦白告訴您，我的僕人是很尊敬我的；他們为了任何利益都不会出卖我。我就开始过逍遙自在的日子。可爱的馬特繚娜休息之后，恢复了健康；我就和她眷恋难舍了。……这姑娘眞好啊！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彈六弦琴。……我不让邻居們看見她，生怕他們多嘴！可是我有一

个朋友，一个知己朋友，名叫果尔諾斯塔叶夫·邦捷列伊——您认識他嗎？他簡直热烈地爱慕她；像对一位夫人一样吻她的手，眞的。我告訴你，果尔諾斯塔叶夫不像我那样：他是一个有学問的人，普希金的书他全都看过；有时候他跟馬特縩娜和我談起話来，我們都出神地听着。他教她学会了写字，他眞是个怪人！我給她穿怎么样的衣服呢，——簡直比省长太太还讲究；我給她縫了一件毛皮鑲边的深紅色絲絨外套。……她穿着这外套多称身啊！这件外套是莫斯科一家时装店的女店东照新式样縫的，有褶襞的。但是这馬特縩娜眞奇怪！她有时陷入沉思，一連坐上几小时，眼睛望着地板，眉毛都不动一动。于是我也坐着，对她看，看不厌的，仿佛从来沒有見过她似的。……她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好象有人在呵我痒。有时她突然笑起来，說着笑話，跳起舞来；那么热情地、那么紧紧地拥抱我，弄得我头暈目眩了。我一天到晚只是考虑：甚么可以博得她的欢心？您信不信，我送东西給她，只是为了要看：她——我的心肝——怎样欢天喜地，高兴得臉蛋通紅了，怎样試用着我的礼物，怎样換了新装走到我面前来和我接吻。不知怎的，他的父亲庫里克探听得了这件事；这老头儿就来看我們，他哭得多么厉害！……是为了欢喜才哭的，您以为怎么的？我們就籠絡了庫里克。她——我的亲爱的——后来亲自拿出五卢布鈔票来給他，他就噗通一声給她叩一个头——这么奇怪的人！我們这样过了大約五个月；我多么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这样生活，可是我的命运眞可恶！”

彼得·彼得罗維奇停止了。

“发生了甚么事？”我怀着同情地問他。

他揮揮手。

“一切都完蛋了。还是我害她的。我的馬特縩娜最喜欢乘

橇車，她常常自己駕車；她穿了她的外套，戴了托尔若克城制的綉花手套，一路只管叫喊。我們总是傍晚出門，您知道，就是为了可以不碰到甚么人。有一次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天气寒冷而晴明，沒有風，……我們就出发了。馬特繚娜拿起繮绳。我看着，看她开到哪里去。难道开到庫庫叶夫卡去，开到她女主人的村子里去嗎？正是开到庫庫叶夫卡去。我就对她說：'癡丫头，你要到哪里去？'她回头对我一看，笑了。她說：'让我去胡鬧一下吧。''唉！'我想，'冒一次險吧！……'从主人的住宅旁边开过是好玩的嗎？您倒是說說，是好玩的嗎？我們就开过去。我的并步馬走得象游水一般流暢，两匹副馬呢，告訴您，完全象旋風似的飞馳，——一会儿，庫庫叶夫卡的礼拜堂望得見了；忽然看見一輛綠顏色的旧轎車在路上慢吞吞地行駛，一个僕人聳立在車身后面的脚登上。……这是女主人，女主人坐着車来了！我胆怯起来，可是馬特繚娜拚命用繮绳打馬，向轎車直冲过去！那个馬車夫呀，您知道，他看見我們的車子飞也似地冲上去，就想避到一旁，他轉得太急，那輛轎車就翻倒在雪堆里了。窗玻璃打破了——女主人喊起来：'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那女伴当尖声地叫：'停車，停車！'可是我們溜之大吉了。我們一路飞奔着，我心里想：'糟了，我不应該让她开到庫庫叶夫卡去。'您知道怎么样？女主人认出了馬特繚娜，也认出了我，这老家伙！她就控告我，說：我的逃亡女僕住在貴族卡拉塔叶夫家里；她还重重地送了一笔賄賂。果然，警察局长来找我了；这警察局长我认識的，叫作斯捷邦·賽尔盖伊奇·庫佐夫金，是一个好人，这就是說，实际上是一个坏人。他来了，就如此这般地說明了情由，他說：'彼得·彼得罗維奇，您怎么干出这种事来？……这件事很严重，法律昭彰的呢。'我对他說：'好，关于这件事，我

們当然要談談，不过，您路上辛苦了，要不要吃点东西？’他同意吃东西了，但是說：‘公事公办，彼得·彼得罗維奇，您自己想一想吧。’‘这个，当然，公事公办，’我說，‘这个，当然，……可是我听說，您有一匹黑毛小馬，要不要交換了我那匹朗布尔道斯？……至于那个姑娘馬特繚娜·費多罗娃，可并不在我这里呀。’‘嗯，’他說，‘彼得·彼得罗維奇，姑娘确是在您这里，要知道我們不是住在瑞士啊，……至于拿我的馬交換您的朗布尔道斯倒是可以的；或者干脆让我領受了这匹馬也行。’这一次我好容易把他打发走了。但是那个老太婆鬧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說，花一万卢布也不可惜。您知道嗎，她当初見了我，頓时起了一个念头，想我娶她那个穿綠衣服的女伴当，——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她才那么憤怒。这些太太們眞是甚么都想得出来！……大概是因为太寂寞了吧。我的情况糟糕起来了：我不惜金錢，而且把馬特繚娜藏起来，——可是不行！他們老纏着我不放松，就象猎狗追赶兎子一样。我負了債，丧失了健康。……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我的天，我为甚么受这样的罪？叫我怎么办呢，既然我不能拋撇她？……唉，不能，决不能！’忽然馬特繚娜走进我的房間来了。那时候我已經把她藏在离开我家两俄里的农庄里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你在那儿也給他們找到了？’‘不是，彼得·彼得罗維奇，’她說，‘在布勃諾伏没有一个人来惊扰我；可是这件事能拖得长久嗎？’她說，‘我心里痛苦极了，彼得·彼得罗維奇；我可怜你，我的亲爱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彼得·彼得罗維奇，現在我来向你告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癡丫头？……怎么告別？怎么告別？’‘是这样的，……我去自首。’‘我要把你这癡丫头鎖在閣楼里。……你想毁了我嗎？你要送掉我的命，是嗎？’这姑娘不作声，眼睛望着地板。‘喂，你說呀，你

說！'‘我不願再給你添麻煩，彼得·彼得罗維奇。’唉，同她眞沒有話可讲。……‘可是你知道嗎，傻子，你知道嗎，癡……癡了头……’"

彼得·彼得罗維奇伤心地嚎啕起来了。

"你猜怎么着？"他用拳头敲一下桌子，继續說，同时尽力蹙紧眉头，可是眼泪还是在他的火热的面頰上流下来，"这姑娘眞的自首了，她眞的去自首了……"

"馬准备好了！"驛站长走进房間里来，得意揚揚地叫。

我們两个人都站起来。

"馬特線娜后来怎么样呢？"我問。

卡拉塔叶夫揮一揮手。

我和卡拉塔叶夫相逢后一年，我偶然来到莫斯科。有一次，我在午餐前来到猎人市場后面的一个咖啡店里——这是莫斯科的一家特殊的咖啡店。在台球房里，通过了烟气的波浪，隐約地显出一些通紅的臉、小鬍子、額发、老式的匈牙利外衣和新式的斯拉夫外衣。穿着朴素的常礼服的瘦小的老头儿在那里看俄罗斯报。僕人們端着盘子，輕輕地踏着綠色的地毯，敏捷地来来去去。商人們带着痛苦的紧张神情在那里喝茶。忽然从台球房里走出一个头发略微有点散乱而脚步不很稳健的人来。他把两手插在褲袋里，低着头，毫无表情地向周圍望望。

"啊呀，啊呀，啊呀！彼得·彼得罗維奇！……您近来怎么样？"

彼得·彼得罗維奇几乎要扑上前来抱住我的脖子了，他拉住了我，微微地搖晃着身子，把我带进一个单独的小房間里。

"这里来，"他說着，殷勤地拉我坐在一張安乐椅上了，"在这

里您可以舒服些。茶房，拿啤酒来！不，拿香檳酒来！啊，实在想不到，想不到。……到这里长久了嗎？打算久住嗎？这眞是所謂天緣凑合……”

“是的，您可記得……”

“怎么不記得，怎么不記得，”他連忙打断了我的話，“这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

“那么您現在在这里做些甚么事呢，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就是这么生活着。这里生活很好，这里的人都亲切。我在这里很滿足。”

他透一口气，抬起眼睛来望着上面。

“你担任职务嗎？”

“不，还沒有担任职务，可是我打算不久就要去就职。不过职务有甚么意思呢？……交朋友是主要的。我在这里认識了多么好的人啊！……”

一个男孩子用一个黑盘子端着一瓶香檳酒进来了。

“瞧，这也是个好人。……对不对，华西亚，你是个好人？祝你健康！”

男孩子站了一会，斯文地摇一摇头，微笑一下，就出去了。

“的确，这里的人都很好，”彼得·彼得罗維奇继續說，“有情感，有心灵。……要不要我給您介紹？那么出色的朋友。……他們一定都高兴认識您。我告訴您，……波勃罗夫死了，眞可惜啊。”

“哪一个波勃罗夫？”

“謝尔盖·波勃罗夫。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曾經照顾我这个沒有知識的乡下人。果尔諾斯塔叶夫·邦捷列伊也死了。都死

了，都死了！”

“你一直住在莫斯科吗？没有到您的村子里去过吗？”

“到村子里……我的村子给卖掉了。”

“卖掉了？”

“是拍卖的……可惜您没有买！”

“您以后靠甚么生活呢，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不会饿死，上帝会保佑的！钱不会有，朋友是会有的。钱算得甚么？——尘土！黄金是尘土！”

他眯住眼睛，用手在衣袋里摸索了一会，拿出两个十五戈比钱币和一个十戈比钱币来，放在手掌上给我看。

“这是甚么？是尘土！（钱飞落到地板上。）最好请您告诉我，您读过波列查耶夫的作品吗？”

“读过的。”

“看见过莫恰洛夫①扮演哈姆莱特吗？”

“没有，没有看见过。”

“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过……（卡拉塔叶夫脸色发白了，眼睛不安地转动起来；他把脸扭向一旁；轻微的痉挛在他的嘴唇上掠过。）啊，莫恰洛夫，莫恰洛夫！‘死了；睡着了’。”他用低钝的声音说。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②

---

①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优秀的悲剧演员。

②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此译文引用朱生豪译《哈姆莱特》，以下同。

"睡着了，睡着了！"他喃喃地说了几遍。

"请问，"我开始说；但是他继续热心地念下去：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
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卑视，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在你的祈祷之中，
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①

于是他把头无力地俯向桌子上。他开始格格不吐地说些胡乱的话。

"过了一个月！"他重新提起精神说：

短短的一个月以前，
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
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
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
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
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②

他把那杯香槟酒拿到嘴唇边，但是不喝酒，继续念：

为了赫卡柏！
赫卡柏对他有甚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甚么相干，
他却要为她流泪？……
可是我，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
我是一个懦夫吗？谁骂我恶人？……

---

①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

② 见《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誰当面指斥我胡說？……
我应該忍受这样的侮辱，
因为我是一个沒有心肝、
逆来順受的怯汉……①

卡拉塔叶夫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他抓住了头发。我似乎觉得我已經了解他了。

“唉，算了，”最后他說，“旧事不必重提了，……对嗎？（他笑起来。）祝您健康！”

“您要在莫斯科住下去嗎？”我問他。

“我要死在莫斯科！”

“卡拉塔叶夫！”隔壁房間里傳出一个声音来。“卡拉塔叶夫，你在哪儿？到这儿来，亲爱的人儿啊！”

“有人在喊我了，”他說着，困难地从坐位里站起来，“再見；如果有空，請到我那里去弯弯，我住在×××。”

但是我为了意外的情况，下一天就必須离开莫斯科，就沒有和彼得·彼得罗維奇·卡拉塔叶夫再見面。

---

① 見《哈姆萊特》第二幕第二場。

幽　会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樺树林里。从清早起就下一陣一陣的細雨，其間又时时照射出温暖的阳光；这是变幻无常的天气。天空有时全部瀰漫着輕柔的白云，有时有几处地方忽然暂时开朗，在撥开的云头后面露出青天来，明亮而可爱，好像一只美丽的眼睛。我坐着，眺望着周圍，傾听着。树叶在我头上輕輕地喧噪；仅由这种喧噪声，也可以知道現在是甚么季节。这不是春天的愉快而欢乐的顫栗声，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語声和綿长的絮聒声，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喋喋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昏昏欲睡的閑談声。微風輕輕地在树梢上吹过。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內部，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着；有时大放光明，仿佛突然其中的一切都微笑起来：不很茂密的白樺树的細干突然蒙上了白綢一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忽然发出斑斕的、赤金的光輝，高大而繁茂的羊齿植物的优美的莖，已經染上像过熟的葡萄似的秋色，参差地掩映着，无穷地交互錯綜着，显示在你的眼前；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微微发青：鮮艳的色彩刹那間消失了，白樺树显出白色，不再有光彩，就象还沒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白；于是树林里悄悄地、狡猾地撒下細雨来，发出瀟瀟的声响。白樺树上的叶子虽然已

經显著地蒼白了些，但几乎还是全部綠色的；只有某些地方，长着一棵孤零零的小白樺，全部是紅色的或金色的，你可以看到，当太阳光突然迷离恍惚地穿过了新近由晶瑩的雨水冲洗过的稠密細枝而溜进来的时候，这棵白樺树在阳光中是何等鮮艳夺目。鳥声一点也听不到：它們都栖息了，默不作声；只是偶尔听見山雀的嘲笑似的声音銅鈴般响着。在我歇足于这白樺树林之前，我曾經带着我的狗穿过一个高高的白楊树林。老实說，我不很喜欢这种树——白楊树——及其淡紫色的树桩和尽量往上升的、像顫抖的扇子一般展开在空中的灰綠色的金屬性叶子；我不喜欢它那些笨拙地吊在长叶柄上的圓圓的历乱的叶子不停地搖曳着的光景。只有在某几个夏天的傍晚，它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間孤零零地聳立着，正对着落日的紅光，从根到梢浴着同样的火紅色，閃耀着，振顫着；或者，在晴明而有風的日子，它整个儿在蔚藍色的天空中喧嘩地翻騰着，瑟瑟地絮語，它的每一張叶子都希望摆脫而飞到远处去似的——只有在这些时候，这种树是可爱的。但是我一般地說来还是不喜欢这种树，所以不在白楊树林里休息，而来到白樺树林里，在一棵枝条生得很低因而可以給我遮雨的树底下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欣賞一下周圍的景色之后，便享受只有猎人才能体会的安稳而温柔的睡眠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时間，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来的时候，林子里面全部充滿了阳光，四面八方，通过了欢欣地喧噪的树叶，透露出明藍的亮閃閃的天空来；云被陣風吹散，消失不見了；这时候天朗气清，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干燥的凉爽之气，使人心中充滿了蓬勃的感覺，这差不多常常是整日阴雨之后的明朗平靜的夜晚的預告。我已經准备起身，再去試試我的运道看，忽然我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不动的人形。我仔細一看，这是一个年輕的农

家姑娘。她坐在离开我二十步的地方，正在低头沉思，两只手无力地放在膝上；一只手半开着，上面放着一束茂密的野花，这束花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慢慢地滑下到格子紋裙子上去。洁白的衬衫，領口和袖口都扣上，形成短短的柔和的皺襞包圍着她的身体；大粒的黄色珠串盘成双行，从她的頸子上挂到胸前。这姑娘相貌很不錯。带着漂亮的淺灰色的濃密的金发在一条狹狹的鮮紅色发带底下撇成两个梳得很仔細的半圓形，这发带束得很低，几乎就复在象牙般白色的額上；她的臉龐的其他部分，因日晒而微微地显出金黄的黝黑色，这种顏色是只有細致的皮肤才有的。我看不見她的眼睛，因为她不抬起眼睛来；但是我清楚地看見她的高高的纖細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这睫毛是潤湿的，在她的一个面頰上有干燥了的泪痕，这泪痕一直达到略微蒼白的嘴唇边，在阳光中閃耀着。她的头全部很可爱；就是稍稍圓肥了些的鼻子，对大体也无損害。我特别喜欢她臉上的表情：这表情那么純朴溫柔，那么悲哀，对于自己的悲哀充滿着那么稚气的怀疑。她显然是在那里等候一个人；树林里有甚么东西发出輕微的嗖嗦声，她立刻抬起头来，回顾一下；在純淨的阴影里，她那双像扁角鹿一般畏怯的明晃晃的大眼睛在我面前迅速地閃現一下。她睜大了眼睛注視着发出輕微声音的地方，傾听了一会，叹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摸弄着花朵。她的眼瞼紅了，嘴唇痛苦地顫动一下，濃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頰上，閃閃发光。这样地經过了很多时間；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悶地揮动着手，傾听着，一直傾听着。……树林里又有甚么东西发出声音来，她抖擻一下。这声音不停息，清楚起来，追近起来，終于变成了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直了身子，仿佛胆怯了；她的凝神的眼光由于期望

而战栗起来，閃耀起来。通过密密的树木，迅速地閃現出一个男子的身影。她仔細一看，突然臉紅了，欢乐而幸福地微笑着，想站起身来，又立刻低下了头，脸色蒼白，神态慌張了，直到那人走近来站在她旁边了的时候，她才抬起顫抖的、近于恳願的眼光来望着他。

我怀着好奇心从我的隐避所窺察他一下。老实說，他沒有給我愉快的印象。这个人，从各方面看来，是豪富的青年地主的一个寵幸的侍僕。他的服装显示出他很讲究風趣和时髦的放浪：他穿着一件短短的古銅色大衣，——大概是从主人肩上脫下来的，——鈕扣一直扣到上面，系着一条两头雪青色的粉紅領带，戴着鑲金边的黑色絲絨帽子，这帽子低到眉毛上。他的白衬衫的圓領毫不容情地支撑起他的耳朵，切着他的面頰，浆硬的套袖遮住他的手，一直遮到紅潤潤的弯曲的手指，手指上戴着鑲勿忘草形状的綠松石的銀戒指和金戒指。他那紅潤、鮮艳而厚顏的脸，屬于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脸，据我所注意到的，差不多常常为男子所厌恶，但是不幸而屢屢为女子所喜爱。他显然是要在他的粗魯的相貌上装出輕蔑而厌倦的表情来；他不断地眯着他那双本来就很小的乳灰色眼睛，皺着眉头，挂下嘴唇的两角，不自然地打着呵欠，带着漫不經心的、然而不很灵活的放肆态度，有时用手整理着卷曲得很神气的火紅色鬢发，有时揪着矗立在厚厚的上嘴唇上的黃髭鬚，——总而言之，装模作样得使人难堪。他一看見正在等候他的那个农家姑娘，就装模作样起来；他慢吞吞地踹踹着走近她去，在她面前站了一会，扭动一下肩膀，把两只手插进大衣袋里，略微賞給这可怜的姑娘粗忽而淡然的一瞥，便坐在地上了。

“怎么样，”他开始說，眼睛仍旧看着别处，摇晃着腿，打着呵

欠，"你在这里很久了嗎？"

那姑娘不能够立刻回答他。

"很久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終于她用不易听出的声音說。

"唉！（他脫下帽子，傲然地用手在几乎从眉边生起的、濃密的、卷得很紧的头发上摸摸，威严地向四周望望，又爱惜地把帽子盖在他的宝貴的头上了。）我竟完全忘記了。而且你瞧，天又下雨！（他又打一个呵欠。）事情多得很，要件件顾到是不行的，主人还要駡人呢。我們明天要动身了……"

"明天？"姑娘說着，吃惊的眼光直射着他。

"明天，……唔，得啦，得啦，你别哭呀，"他看見她全身战栗起来而慢慢地低下头去，就連忙懊恼地接着說，"阿庫丽娜，你别哭呀，我求求你。你知道，我受不了这个。（他皺起他那扁扁的鼻子。）不然我馬上就走了。……你眞傻，哭甚么呢！"

"好，我不哭，我不哭，"阿庫丽娜急忙說，一面努力吞下眼泪去。"那么您明天动身了？"略微靜默一下之后她又这样說，"我甚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見面呢，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

"我們会見面的，我們会見面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要到彼得堡去就职，"他漫不經心地略带鼻音继續說，"我們也許要到外国去呢。"

"您要忘記我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阿庫丽娜悲哀地說。

"不，怎么会呢？我不会忘記你的：只是你要放聪明些，别傻里傻气的，要听你父亲的話。……我不会忘記你，不——会。"（他泰然地伸一个懶腰，又打一个呵欠。）

"别忘了我，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用哀求的声音继

續說。“我眞是爱您到极点了，一切都为着您。……您剛才說，我应当听父亲的話，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可是我怎么能听父亲的話呢……”

“怎么？”他說时正仰卧着，把两手衬在头低下，这話仿佛是从胃里說出来的。

“我怎么能呢，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您也知道的……”

她默不作声了。維克托尔玩弄着他的表的鋼鏈条。

“阿庫丽娜，你不是一个愚蠢的姑娘，”終于他說起話来，“所以不要說蠢話。我要你好，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当然你并不傻，可以說，不完全是个乡下女子的样子；你的母亲也并不一直是个乡下女子。可是你到底沒有受过教育，所以别人对你說話，你应該听从。”

“可是这是多么可怕，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

“咳，胡說，亲爱的，有甚么可怕！你这是甚么？”他坐近她些，继續說，“是花嗎？”

“是花，”阿庫丽娜頹丧地回答。“这是我采来的艾菊，”她稍稍活跃地继續說，“給仔牛吃是很好的。这是鬼針草，可以医治瘰癧腺病的。您瞧，多么奇怪的花；这么怪的花我一生也沒有看見过。这是琉璃草，这是香堇菜。……还有，这是我送給您的，”她說着，从黄色的艾菊底下拿出一小束用細草扎好的淺藍色矢車菊来，“您要嗎？”

維克托尔懶洋洋地伸出手来，拿了花，漫不經心地嗅嗅，用手指把这花束轉动起来，时时带着沉思的傲慢态度向上面看看。阿庫丽娜望着他。……她那悲哀的眼光里，充滿着温柔的忠誠、虔敬的順从和爱情。她怕他，又不敢哭，同时又要和他告别，又要对他表示最后一次的爱慕；而他呢，像土耳其皇帝一般伸手伸

脚懶洋洋地躺着，带着寬大的耐性和迁就态度容忍她的崇拜。老实說，我怀着憤怒注視着他那張通紅的臉：在这張臉上，通过了假装輕蔑的冷漠表情，显出一种得意而厌煩的自負之色。阿庫丽娜这时候非常可爱：她的整个灵魂信任而热情地展开在他面前，傾心于他，向他表示亲热；而他呢……他把矢車菊掉落在草地上，从大衣的插手袋里拿出一片鑲銅边的圓玻璃来，把它装到一只眼睛上去；但是，无論他怎样努力地皺攏眉毛，掀起面頰甚至鼻子来支持它，这玻璃片仍是跌出来，落在他手里了。

“这是甚么？”惊訝的阿庫丽娜終于問了。

“单眼鏡，”他神气活現地回答。

“做甚么用的？”

“戴了可以看得更清楚。”

“給我看看。”

維克托尔皺起了眉头，但还是把玻璃片递給了她。

“当心，别打破。”

“放心，不会打破的。（她怯生生地把它放到一只眼睛上去。）我一点也看不見呢，”她天眞地說。

“你要把这只眼睛眯起来啊，”他用不滿意的老师的口气說。（她把对着玻璃片的那只眼睛眯起来了。）“不是这只，不是这只，傻瓜！是那一只呀！”維克托尔叫着，他沒有让她矯正錯誤，就把单眼鏡从她那里搶了回来。

阿庫丽娜臉紅了，微微地笑着，把臉扭开去。

“可見我們是不配用的，”她說。

“当然嘍！”

这可怜的姑娘沉默了一会，深深地叹一口气。

“唉，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沒有了您，我們多么痛苦

啊！”她突然說。

維克托尔用衣裾擦擦单眼鏡，仍旧把它放在衣袋里了。

“是啊，是啊，”終于他說起話来，“起初你的确会痛苦的。（他体諒地拍拍她的肩膀；她悄悄地从肩上拉下了他的手，羞怯地吻了吻它。）唔，是啊，是啊，你的确是一个好姑娘，”他自滿地微笑一下，继續說，“可是有甚么办法呢？你自己想想！我和老爷决不能留在这里的；現在快到冬天了，乡下的冬天——你是知道的——眞討厌。在彼得堡就大不相同啦！在那儿，簡直妙极了，像你这样的傻子是做梦也想像不到的。多么好的房子、街道，还有交际、文明——眞是可惊！……（阿庫丽娜像小孩一样略微張开了嘴，带着貪婪的注意听他讲。）不过，”他补充說，就在地上翻来复去，“我何必讲这些給你听呢？反正你是不会懂得这些的。”

“为甚么呢，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我懂得的；我全都懂得。”

“瞧你这样子！”

阿庫丽娜低下了头。

“您从前对我說話不是这样的，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說，并不抬起眼睛来。

“从前？……从前！嘿！……从前！”他說时似乎在发怒。

他們两人都默不作声了。

“我該走了，”維克托尔說着，已經用胳膊肘把身子撑起来。……

“再等一会儿吧，”阿庫丽娜用恳求的声音說。

“等甚么呢？……我已經跟你告别过了。”

“等一会儿吧，”阿庫丽娜重复說。

維克托尔又躺下了，吹起口哨来。阿庫丽娜的眼睛一直不

离开他。我看得出，她在渐渐地激动起来了：她的嘴唇抽搐着，她的蒼白的面頰微微地泛紅了。

“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終于用断断續續的声音說起話来，“您太忍心了……您太忍心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真的！”

“有甚么忍心？”他皺着眉头問，略微抬起头来轉向着她。

“太忍心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在分别的时候，您总該对我說句好話呀；說一句也好，对我这孤苦伶仃的薄命人……”

“要我对你說甚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您知道得很清楚，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您就要走了，說一句話也好。……我为甚么要这样受苦呢？”

“你这个人真奇怪！我有甚么办法呢？”

“說一句話也好……”

“瞧，說的老是这一套，”他懊恼地說，站起身来。

“别生气，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好容易忍住了眼泪，連忙說。

“我并不生气，只是你太傻。……你要求甚么呢？反正我是不能同你結婚的，不能同你結婚的，懂嗎？那么，你还要求甚么呢？要求什么呢？”他把脸突出些，仿佛在等候回答，同时又叉开了手指。

“我并不要求甚么，……并不要求甚么，”她吃吃地回答，勉强壮着胆向他伸出一双顫抖的手，“說一句話也好，在分别的时候……”

她的眼泪像泉水一般淌下来了。

“啊，你又哭起来了，”維克托尔冷淡地說，把帽子拉到了眼

睛上。

“我并不要求甚么，”她啜泣着，用两手遮住了臉儿，继續說，“可是叫我以后在家里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会遭遇到甚么呢，我这薄命人会遭遇到甚么呢？他們会把我这孤苦无依的人嫁給我不喜欢的人。……唉，我真命苦！”

“嘮叨吧，嘮叨吧！”維克托尔替換着脚站在那里，喃喃地低声說。

“他說一句話也好，只說一句話也好。……就說‘阿庫丽娜，我……’”

突然迸发的伤心的号哭不让她說完这句話，她倒下身子，把臉貼在草地上，悲戚地痛哭起来。……她全身痙攣地起伏着，后頸骨忽高忽低。……长久抑压在心里的悲哀終于滔滔不絕地迸发出来了。維克托尔在她面前站了一会，站了一会，聳聳肩膀，轉过身子，大踏步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安靜下来，抬起头，跳将起来，回头望一望，惊訝地拍一下手；她想追上去，但是她两腿发軟，跪在地上了。……我忍不住，就向她奔过去；但是她一看見我，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股力量，立刻輕輕地叫一声，站起身来，消失在树木背后了，把散乱的花遺留在地上。

我站了一会，拾起那束矢車菊，走出林子，到了田野里。太阳低低地挂在淡白而明淨的天空中，它的光綫也似乎暗淡而冷却了。它們沒有光輝，散布着一种平靜的、几乎含有水分的光。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但是晚霞稀少得很。一陣一陣的風通过了黃色的、干燥的谷物殘株，迅速地向我吹来；卷曲的小叶子在这些殘株面前急促地飞揚起来，經过它們旁边，穿过道路，沿着林端飞舞而去；树林向着田野的茂密的一面，全部顫抖着，发出

細碎的閃光，清晰而不耀目；在紅橙橙的草木上，在草莖上，在麦秆上，到处都有秋蜘蛛的无数的絲一起一伏地閃爍着。我站定了。……我覺得哀愁起来；通过了雕零的自然景物的虽然清新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有即将来临的冬天的凄凉的恐怖悄悄地逼近来了。一只小心的老鴉，用翅膀沉重而剧烈地划破了空气高高地从我头頂飞过，又轉过头来向我斜看一眼，接着就向上飞升，断断續續地叫着隐沒在树林后面了；一大群鴿子从打谷場敏捷地飞来，突然盘成圓柱形，紛紛散落在田野中——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駕着大車在光秃秃的小丘后面經过，大声地响出空車子的声音。……

我回到了家里。但是可怜的阿庫丽娜的形象很久不离开我的脑际；她的矢車菊，久已枯萎了，到現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我在有一次旅行中，受到富裕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格×××的宴会的招待。他的村庄离开我当时所住的小村約五俄里。我穿了燕尾服——我劝你們即使出去打猎也非穿这件衣服不可——到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去了。宴会約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来到，已經有許許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难以定名的各种服装的貴族先到着了。主人殷勤地迎接我，但是立刻又跑进餐室管理員的房間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个显貴的大人物，心情有些兴奋，——这兴奋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沒有結过婚，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来的人都是独身者。他的生活很闊綽，他大規模地增筑并装修祖傳的大厦，每年向莫斯科定购約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受到一般人的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在很久以前就退职，并沒有获得任何光荣头銜。……那么，甚么原因使得他要强請这位显貴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起就兴奋呢？这正如我所认識的一位司法稽查官所說的話，别人問他拿不拿甘願送他的賄賂时他回答說：不得而知。

我同主人分手之后，就在各个房間里走来走去。几乎全部客人都是我素不相識的；有二十来个人已經坐在紙牌桌旁了。在

这些朴烈費兰斯的愛好者之中，有两个軍人，相貌高貴而略带憔悴；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領带，长着只有果断而安分守己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鬚（这些安分守己的人整理紙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轉动头而只是側目斜視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圓肥，两手臃肿而多汗，两只脚規規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們用柔軟的声音說話，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紙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不敲拍桌子，反之，用波浪形的动作把紙牌飞送到綠呢桌面上，收取贏牌的时候发出輕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声响。）其余的貴族有的坐在长沙发里，有的一群一群地挤在門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紀已經不輕而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紅着臉，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表上的墜飾，虽然并沒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縫（上等裁縫技师）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圓形燕尾服和格子紋褲子，肆无忌憚而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議长論短，同时隨意地轉动他們的肥潤而光禿的后脑；有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視的、头发淡黃色的青年，从头到脚渾身穿着黑衣服，样子显然很羞怯，但是在那里刻薄地微笑着。……

我漸漸地覚得有些寂寞起来，忽然有一个名叫伏伊尼春的人来招呼我了；这是一个沒有毕业的青年学生，住在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里，算是一个……究竟算是什么，很难說了。他打枪打得很好，又善于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认識他的。他屬于这样的一种青年：这种青年往往在每一次考試的时候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說，对于教授的問話絕不回答一个字。为求音节的美丽，人們又称这些先生們为“巴鑾巴尔季斯特”①。

① “巴鑾巴尔季斯特”，意思是生連鬢鬍子的人。

(您可以想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例如叫到伏伊尼春的名字，——伏伊尼春在这以前挺直了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里，从头到脚直淌着热汗，眼睛慢慢地却又无意識地向周圍眺望，——他就站起身来，急忙把制服的鈕扣扣好，側着身子走到考試桌旁边。“請拿一个考签，”教授和悅地对他說。伏伊尼春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了那堆考签。“請不要挑选，”有一个外来參加监考而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别系的教授——忽然憎恨起这不幸的巴鑾巴尔季斯特来，用顫抖的声音这样說。伏伊尼春只得順从自己的命运，拿了一个考签，把号碼給教授看过，走过去坐在窗子旁边了，等候他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好自己的問題。伏伊尼春坐在窗子旁边，眼睛不离开考签，至多只是像剛才那样慢慢地向四周望望，然而身体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那个学生回答完了，教授們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說“好，你去吧”，或者竟是“很好，好极了”。于是叫伏伊尼春了。伏伊尼春站起身来，用坚决的步調走近桌子旁边。“把你的考签念一遍，”教授对他說。伏伊尼春双手把考签捧到鼻子边，慢慢地念了，慢慢地挂下手去。“現在請你回答吧，”那教授懶洋洋地說，同时把身体向后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了。死一般的靜寂支配了这考場。“你怎么啦？”伏伊尼春不开口。外来參加的小老头焦灼起来了。“多少讲一点儿呀！”我的伏伊尼春一声不响，仿佛已經麻痹了。他的剃光的后脑一动不动地矗立着，在那里迎接全班同学的好奇的目光。外来參加的小老头的眼睛几乎跳了出来，他对伏伊尼春恨极了。“这可奇怪了，”另一个监考人說，“你为甚么像哑吧一样站着？你是不是回答不出？回答不出就照实說啊。”“請让我另外拿一个考签，”这不幸的人用低鈍的声音說。教授們互相看看。“好，你拿吧，”主考人揮一揮手回

答他。伏伊尼春重新拿一个考签，重新走到窗口，重新回到桌子边，重新一声不响，仿佛死人一般。外来参加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活活地吞了下去。結果他們把他赶走了，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現在他至少总得走出去了吧？沒有这回事！他回到自己的坐位里，照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試結束，走出去的时候叫着："唉，受罪！眞倒霉！"这一天就整日在莫斯科街上徬徨，有时抓住了头发，悲痛地詛咒自己的愚昧的不幸。书本他当然碰都不去碰它，第二天上午再反复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伏伊尼春来招呼我了。我同他談了一会关于莫斯科和关于打猎的話。

他突然低声对我說："您要不要我介紹您认識此地最爱說俏皮話的一个人？"

"好，費心了。"

伏伊尼春領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戴花領带、額发高耸而长着髭鬚的、身材矮小的人那里。他的暴躁而灵活的面貌，的确显示出机敏相和刻毒相。飄忽的、譏諷的微笑不断地扭歪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縫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面表現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这个人身体寬闊，态度柔軟而甜蜜，眞正是个糖菩薩，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沒有說俏皮話之前預先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伏伊尼春把我介紹給这位爱說俏皮話的人，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彼得罗維奇·卢比兴。我們相識了，交換了初見的敬意。

"請允許我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紹給您，"卢比兴抓住了这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說。"不要固执呀，基利拉·謝里发內奇，"他又說，"不会咬您的。来，"他继續說，这时候狼狽的基利拉·謝里发內奇笨拙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落

下来了似的。“来，我来介紹：这是一位优秀的貴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忽然想起要医治自己的眼睛，因此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医治自己的农人，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們呢，当然也表示着同样的忠誠。……”

“您这人眞是，”基利拉·謝里发內奇含糊地說着，笑起来了。

“您說下去呀，我的朋友，嗳，說下去呀，”卢比兴接着說。“您恐怕免不了要給人家选作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您瞧着吧。当然娄，那时候会有陪审官来替您出主意的；可是无論如何，您总得会說話，即使說說別人的見解也好。万一省长来了，就会問：‘为甚么这个法官說起話来結結巴巴的？’別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痲痹症。’省长就說：‘那么給他放血吧。’这在您的地位是不像样的，您一定同意这話吧。”

甜蜜的地主笑得要命。

“瞧，他笑了，”卢比兴继續說，恶狠狠地望着基利拉·謝里发內奇的起伏的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轉向我說，“他吃得飽飽的，身体健康，沒有孩子，他的农奴沒有抵押出，——他还替他們医病哩，——他的太太傻头傻脑的。（基利拉·謝里发內奇把臉略微扭向一旁，装作沒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的太太跟一个土地测量員逃跑了。（他露出牙齿装着笑容。）您不知道这回事嗎？可不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逃跑了，留了一封信給我，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請原諒我；我为爱情所吸引，跟我的心上人一同离去了……’她爱这测量师，只是为了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褲子。您覺得奇怪嗎？您会說：‘这个人眞直爽。’唉，我的天！我們乡下人說的全是眞話。可是我們还是走开些吧。……我們为甚么要站在未来

的法官旁边呢。……"

他拉住我的手臂，我們走到了窗边。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是爱說俏皮話的，"在談話之中他对我这样說，"您别相信这話。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要大声罵人；因此我毫无羈束。实际上，我又何必拘謹呢？无論是誰的意見，我都看得不值一文，我什么也不追求；我是一个恶人，——这又有甚么关系呢？恶人至少是不需要智慧的。做恶人是一件很爽快的事呢，您不会相信的吧。……喏，譬如說，喏，您看我們的主人！天曉得，他为甚么要这样奔走，时时刻刻看表，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让我們餓肚子？一个显貴人物，有什么稀罕！瞧，瞧，他又在跑了——而且是一蹺一拐的呢，您瞧。"

于是卢比兴尖声地笑起来。

"只是一个缺陷，沒有太太們，"他深深地叹一口气，继續說，"这是独身者的宴会，——不然，我們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起来，"科才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长着胡子，戴黃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到过外国的，……总是这么迟到。我告訴您，他是一个傻瓜，就象商人的一对馬一样；要是在别处，您可以看到，他对我們这班人讲起話来是多么謙虛，我們那些饥渴似的母亲們和女儿們恭維他的时候，他多么寬宏大量地微笑！……他有时也說几句俏皮話，虽然他只是順便經过才住在这里的；他可真会說俏皮話！簡直就像用鈍刀来割繂索。他很討厌我。……让我去招呼他一下。"

于是卢比兴跑去迎接公爵了。

"啊，我私人的仇敌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这里，这样說，"您看見嗎？那个胖子，面孔焦黃色的，头上长着硬毛，喏，就是手里抓着帽子、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卖一

匹馬給他，只卖了四百卢布，这匹馬却值一千，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現在有充分的权利来輕視我了；其实他是那么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剛吃飯以后，如果你对他說一声‘您好’，他就回答：‘甚么？’啊，文官来了，”卢比兴继續說，“退职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和一所生瘰癧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說倒了，……可是您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里来了！是个德国人，可是生着髭鬚，而且不熟悉自己的业务，眞是怪事！……其实他又何必熟悉自己的业务呢；他只要拿賄賂，替我們这些柱子貴族① 多立几根柱子就好了！”

卢比兴又大笑起来。……忽然一种騷乱的兴奋散布在整个屋子里。大人物来了。主人馬上奔到前室里。几个忠誠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跟着他跑。……嘈杂的談話声变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語声，好像春天的蜜蜂在自己蜂房里所发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停不歇的黃蜂——卢比兴——和一只堂皇的雄蜂——科才尔斯基——沒有把声音放低。……終于蜂王进来了——大人物进来了。人心雀跃地欢迎他，坐着的身体都站起来；甚至那个以廉价向卢比兴买馬的地主，甚至这个地主也把下巴貼在胸前。大人物神气非常威严，无以复加了：他常把头向后面仰，仿佛在点头的样子，同时說几句嘉許的話，每一句話都用一个延长的带鼻音的“啊”字开头；他带着极度的憤慨看看科才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內，大人物已經把他沒有迟到而非常欣幸的話說了两遍，——大家走进餐厅去，有权势的人走在前面。

不須对讀者詳述：大人物如何被請坐在首位，文官和省貴族

① 柱子貴族是世襲貴族的意思。这里因为和建筑有关，所以照字面直译。

长的中間(这省貴族长臉上有自由而威严的表情，这表情同他的浆硬的胸衣、极其寬大的背心和裝法国烟末的圓形鼻烟匣十分相称)；主人如何張罗，奔走，忙乱，敬客，經过大人物后面的时候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一般站在屋角里，匆忙地接过一盘子湯或者一小块牛肉来吃；听差长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一个半阿尔申长的魚来；穿号衣的僕役如何板起了臉，阴郁地硬要把瑪拉加酒或乾馬德拉酒呈給每一个貴族；差不多所有的貴族，尤其是年长的貴族，如何像勉强尽义务似地喝乾一杯一杯的酒；最后，如何砰砰地开香檳酒，开始举杯祝頌健康——这一切大概是讀者所十分熟悉的。但是我覚得特别出色的，是大人物在全体的欢愉的肃靜中所讲的一段逸話。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大人物接着說，“这是实在的；但是青年人应該严格地加以管束，不然，恐怕他們一看見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瘋。”(全体客人的臉上都浮出孩子般愉快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眼色中竟露出感激的神情。)“因为，青年人是愚蠢的”。(这大人物大概是神气的緣故吧，有时改变单詞的通行的重音。)①“就像我的儿子伊凡，”他継續說，“这傻子还只二十岁，可是他有一次突然对我說：‘爸爸，让我討个老婆吧。’我对他說：‘傻子，先要担任职务啊……’于是他就失望，流眼泪，……可是我……才不管他呢……”(大人物說“才不管他呢”这句話的时候，仿佛不是从嘴唇上而是从肚子里說出来的；他沉默一下，威严地看看他邻座的文官，同时把眉毛挺得极高，高得出乎意料之外。文官愉快地略微把头傾側些，把对着大人物的那只眼睛极迅速地眨

① “因为”原文是и́бо，大人物說作ибо́。

动起来。）“結果怎么样呢，”大人物又說話了，“現在他自己写信給我，說：‘父亲，謝謝你，开导了我这个傻子……’可見事情是应該这么办的。”全体客人当然对讲話的人表示十分同意，而且仿佛因为得到快感和教訓而精神振作了。……宴会完毕之后，大家站起身来，走向客厅里去，发出較大的、然而仍是很規矩的、仿佛这时候所特許的嘈杂声。……大家坐下来玩紙牌了。

我好容易等到了晚上，吩咐我的馬車夫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給我套車，就去睡觉了。但是我被注定着在这一天內还要认識一个特出的人。

因为来客很多，沒有一个人有一間单独的臥室。亚历山大·米海勒奇的听差长領我走进一間綠色的有潮气的小房間里，这里面已經住着另一位客人，衣服都脫光了。他一看見我，就敏捷地钻进被窩里，把被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軟的絨毛褥子上翻来复去了一陣子，安靜下来，然后用銳利的眼光从他那綿布睡帽的圓边底下向我注視。我走向另一張床鋪（这房間里共有两張床鋪），脫了衣服，躺在潮湿的褥单上了。我的邻人在床上輾轉反側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不管我怎样努力，我无論如何也睡不着，不必要的模糊的念头，形成了无穷尽的行列，頑强而单調地一个一个地移行，仿佛揚水机上的許多桶一般。

“您大概沒有睡着吧？”我的邻人說。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从来就不想睡。”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要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您既然还不想睡，为甚么要躺到床上去呢？"

"那么叫我做甚么呢？"

我不回答我的邻人的問題。

"我覚得奇怪，"略微静默一会之后他继續說，"为甚么这里沒有跳蚤。这里沒有的話，哪里有呢？"

"您好像可怜它們，"我說。

"不，不是可怜它們；不过我喜欢一切事情都合乎邏輯。"

"瞧，"我想，"他用这样的字眼。"

邻人又默不作声了。

"您肯跟我打賭嗎？"他突然很响地說。

"賭甚么？"

我的邻人开始使我感到兴味了。

"唔……賭甚么？就賭这个：我相信您一定把我当作傻瓜。"

"哪有这样的事？"我吃惊地含糊說。

"当作乡下人，当作无知識的人。……您老实說吧……"

"我还沒有和您相識的荣幸，"我回答說，"为甚么您能断定……"

"为甚么！单是听您說話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不过我完全不是您所想像的人……"

"請听我說……"

"不，請您听我說。第一，我讲法国話讲得不比您差，讲德国話甚至还讲得比您好；第二，我在外国住过三年，光是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先生，我能够背誦歌德的作品；而且，我曾經长时期恋爱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以后娶了一个患肺病的小姐，是个秃头，然而人品优秀。可見我和您是同群之鳥；我并不是您所想像的乡下人。……我也拚命地反省，

我一点也不鲁莽。”

我抬起头来，加倍注意地看看这个怪人。在寝灯的幽暗的光綫中，我很不容易看清楚他的面貌。

“喏，您現在望着我，”他整理一下他的睡帽，继續說，“您大概在問自己：‘怎么我今天沒有注意到他？’我告訴您，为甚么您沒有注意到我，因为我不高声說話；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門背后，不跟任何人讲話；因为听差长端着盘子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預先把手臂抬得同我的胸部一样高。……这一切都是为甚么呢？为了两个原因：第一，我是穷人，第二，我已經于世无爭了。……請您老实告訴我，您沒有注意到我吧？”

“遺憾得很，我的确沒有……”

“嗳，对啦，嗳，对啦，”他打断了我的話，“我知道的。”

他坐起身来，交叉了两臂；他的睡帽的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打个曲折照到天花板上。

“請您坦白說，”他突然斜看我一眼，继續說，“您一定覚得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就是所謂奇人；或者，也許比这更坏：也許您以为我是佯裝怪人吧？”

“我必須再度向您說明，我不熟悉您……”

他把头低了一会儿。

“为甚么我跟您，跟我素不相識的人，这样唐突地說起話来呢——天知道，只有天知道！（他叹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們的心灵相接近啊！您和我两个都是正派人，也就是利己主义者：您对我毫无关系，我对您也毫无关系；是嗎？可是我們两个人都睡不着。……那为甚么不聊聊天呢？我現在精神飽滿，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看得出嗎，我是很胆怯的，我胆怯并不是为了我是外省人、沒有官职的人、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

人。可是有的时候，在我旣不能确定、也不能預知的偶然发生的良好情况的影响之下，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譬如現在就是这样。現在即使叫我同达賴喇嘛面对面，我还想跟他討点鼻烟来嗅嗅呢。可是，也許您想睡覚了吧？”

“不，相反的，”我連忙回答，“我很高兴跟您談話。”

“您的意思是說，我把您逗乐了，……那更好了。……那就让我告訴您吧，这里的人都叫我奇人，这就是說，在别的无聊話中間偶然提起我的名字的那些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絕沒有一个人关心。’他們想要侮辱我。……唉，我的天！他們哪里曉得，……我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我一点也不奇特的緣故，除了像我現在跟您說話这样的唐突以外，一点也不奇特；但是这种唐突是一个銅子也不值得的。这是一种最廉价、最低級的奇特。”

他把臉轉向我，把两只手揮动一下。

“先生！”他提高声音說，“我认为：通常只有奇人才能好好地生活在世界上；只有他們才有生活的权利。有一个人說：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①您瞧，”他低声地插一句，“我的法国話說得多么清楚。我认为：即使你头脑大，装得下許多东西，即使你理解一切，知識丰富，追随时代，但如果你完全沒有一点自己的、特殊的、固有的东西，有甚么用处呢！这不过在世間增添了一个寻常事物的仓庫罢了，誰能够从这里获得一点滿足呢？不，即使愚笨也好，但必須是你自己的！要有自己的气息，自己固有的气息，这一点最重要！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气息要求很高。……决不！这样的奇人多得很：不論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是奇人；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奇人，可是我不在其內！”

---

① 法語：我的杯子不大，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杯子来喝。

“其实，”他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继續說，“我在青年时代曾經怀着多么大的抱負啊！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里，对于我个人怀着多么高远的見解！在国外的时候我十分警惕，老是独来独往，我們这种人是应該这样做的，可是我們一直鉆研着，鉆研着，直到最后，竟連A B C都不懂得！”

“奇人，奇人！”他带着責备的口气搖搖头接着說。……“人家称我为奇人，……可是事实上，世界上比我再不奇特些的人是沒有的了。我的出生大概也是为了模仿别人。……的确！我的生活也仿佛是模仿着我所讀过的各种作家，我辛辛苦苦地生活着；我曾經求学，曾經恋爱，最后曾經結婚，这仿佛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願，而仿佛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上一門功課，——誰分辨得出呢！”

他从头上拉下睡帽，把它丢在床里了。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讲給您听听？”他用断断續續的声音問我，“或者还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要点讲給您听听？”

“好，費心吧。”

“不，我还是把我結婚的情形讲給您听吧。結婚原是一件大事，是全部人生的試金石；在結婚中，好象在鏡子里一样，能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要嗅一嗅鼻烟。”

他从枕头底下拿出鼻烟匣来，把它打开了，又讲起話来，一面搖晃着这打开的鼻烟盒。

“先生，請您設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請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您倒是說說，得到怎么样的利益？在这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間，您倒是說說，有甚么共通点？叫我怎样把它应用到我們的生活上去呢？

而且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而已，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說得过分些，甚至全部科学。”

他在床上跳起来，恨恨地咬着牙齿，低声喃喃地說：

“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为什么要到外国去呢？为甚么不坐在家里，就近研究你环境中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知道生活的要求和前途，也可以弄清楚你自己的所謂使命了。……可是别哪么想吧，”他又换一种声調继續說，仿佛在替自己辯护而胆怯起来了，“这种还沒有經任何圣賢写在书本里的东西，叫我們到哪里去研究它呢！我很乐願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这宝貝不开口。它說，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是我沒有这能力：你必須給我作出一个結論，下一个断語。……断語嗎？它說，这就是一个断語：你听听我們莫斯科人說話吧——不是像夜鶯一样嗎？可是困难就在这里：他們像庫尔斯克的夜鶯那么囀着，而不是像人一样說話。……于是我再三考虑，我想：‘科学大概到处都是一样的，眞理也是一样的。’我就打定主意动身到外国去，到異教徒那里去了。……有甚么办法呢！青春和自負迷住了我。您知道嗎，沒有到相当的时候我不希望让自己肥胖起来，虽然人家說肥胖是健康的。不过，如果造物不給你肉，你的身体不会肥胖起来的！”

“可是，”他略微想了一想又說，“我好像曾經答应把我結婚的情形讲給您听。請您听吧。第一，我告訴您，我的妻子已經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呢，我觉得我必須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形讲給您听听，否則您一点也不能理解。……您不想睡觉嗎？”

“不，我不想睡觉。”

“那好极了。您听听，……隔壁房間里康塔格留兴先生打鼾打得多难听！我是并不富裕的父母所生的，——我說父母，是因

为根据傳聞，我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一个父亲。我已經不記得他了；据說，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人，鼻子很大，臉上长着雀斑，头发是火紅色的，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臥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着紅色的制服，黑色的衣領碰着耳朵，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着經过他旁边去挨鞭打，这时候我母亲总是指着他說：'要是你父亲在世，他还不止給你这一点哩。'您可以想像，这对我有多么大的鼓励。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不，說实在的，我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①，不久就痛苦地死去了。……英国病为甚么要侵入到庫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是問題不在这里。母亲怀着乡下女地主的全部热忱来从事我的教养：她从我出世的那个輝煌的日子开始就教养我，一直到我滿十六岁。……您是不是在听我讲？"

"当然娄，請讲下去吧。"

"唔，很好。到了我滿十六岁的时候，我母亲立刻毫不躊躇地撵走了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斐里波維奇的；她带我到莫斯科，在大学里报了名，她的灵魂就归天了，把我留給我的一个嫡亲叔叔照看，这叔叔是一个司法稽查官，名叫可尔登·巴布拉，是不仅希格雷县一地聞名的人物。我的嫡亲叔叔，司法稽查官可尔登·巴布拉，依照慣例把我的財产洗劫一空。……但是問題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該为我母亲說句公道話——已經具有很好的素养；但是我的缺乏奇特性在那时候就已經显露出来了。我的童年时代跟别的青年們的童年时代毫无差别：我也是愚蠢地、萎靡地长大起来，好像在羽毛褥子里长大起来一样，也是很早就开始背誦詩

① 即佝僂病。

篇，而且消沉起来，以喜欢幻想为口实，……幻想甚么呀？——哦，对了，幻想美……及其他。我在大学里不走别的路：我立刻加入了学会①。那时候和現在不同。……可是您也許不知道，甚么叫做学会？我記得席勒在有一首詩里說：

Gefä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cken——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②

我向您保証：他要說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說的是：Das ist ein '学会'……in der Stadt Moskau!③"

"您认为学会有什么可怕的情形呢？"我問。

我的邻人抓住他的睡帽，把它拉到了鼻子上。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情形？"他叫起来。"是这样的：学会，是一切独創发展的毀灭；学会，是社交、女性、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学会……唉，且慢；让我告訴你，什么叫做学会！学会，是懶惰和萎靡的生活的共存并列，并且人們給它蒙上合理事业的名义和外形；学会用議論来代替談話，使你习惯于毫无成果的閑談，使你不得独自做有益的工作，在你身上种下文学的疥癬，終于剝

① 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出現种种学会（或譯"小組"）。有的崇奉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張主观的自我完成；有的崇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了俄罗斯的現实。此人所加入的学会属于前者，但对于理想主义与俄罗斯現实的背馳感到絕望。

② 德語：

喚醒獅子危險得很，
老虎牙齿多么猙獰，
但世間最可怕的，
是精神錯乱的人。

③ 德語：是莫斯科城里的"学会"！

夺了你的灵魂的清新之气和純洁力量。学会，这是以亲睦和友爱为名义的庸俗和无聊，这是以坦白和同情为借口的傾軋和誅求的联合；在学会里，凭仗每个朋友的权利，无論何时何刻，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內心深处，无論何人的心灵上，都沒有一处純洁无瑕的地方；在学会里，人們都崇拜空头饒舌家、自命不凡的才子、少年老人，爱戴庸碌无才而有'隐秘'思想的詩人；在学会里，十七岁的年輕小伙子狡猾地、巧妙地談論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一声不响，或者对她們談話像对书本一样，——談的都是些甚么东西呀！在学会里盛行着巧言舌辯；在学会里互相监視不亚于警察官。……啊，学会！你不是学会，你是一个魔法圈，在这圈子里毁灭了不少正派的人！"

"唔，您太夸張了，請允許我指出，"我打断了他的話。

我的邻人默默地对我一看。

"也許是的，天曉得，也許是的。可是我們这种人只剩下一件乐事，那就是夸張。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先生，我沒法形容給您听，这一段时光过得多么快，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竟使我感到又悲哀又懊惱。往往早晨起来，就像乘了雪橇滑下山去一样，……眼睛一眨，已經飞到了山脚下；黃昏到了；于是一个睡眼蒙矓的僕人給你穿上一件紧綳綳的常礼服——你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去到朋友那里，抽儿筒烟，喝几杯淡茶，談談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远的光明，以及其他辽远的主題。但是在那里我也碰到过奇特而有独創性的人：有的人无論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柔軟的蜡一般捏塑自己，我的可怜的本性一点也不表示反抗！这时候我已經二十一岁了。我接受了我的承继产，或者，更正确地說，接受了我的承继产中我的保护人认

为可以留給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襲領地托付給一个已經贖身了的家僕华西里·庫德略舍夫照管了，便出国去，到了柏林。我在外国，我已經对您說过了，住了三年。可是怎么样呢？在那边，在外国，我仍旧是一个不奇特的人。首先，自不必說，我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的生活，絲毫也沒有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誕生地点听德国教授讲課和讀德国书罢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我度着孤独的生活，像修道士一样；我和几个退职的俄罗斯陆軍中尉們厮混着，这些人像我一样为渴望求知而苦悶，然而理解力极其迟鈍，而且不善于辞令；我又結交一些从奔薩和其他丰腴的省分里来的愚鈍的家族；有时我上咖啡店去坐坐，有时讀讀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交往，同他們談起話来似乎很紧张，他們之中沒有一个人来訪問我，除了两三个糾纏不清的犹太籍的騙子，他們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錢，貪图 der Russe① 的容易受騙。最后，一个奇妙的机会偶然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登記听讲，但是他忽然邀請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紀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矮壮壮的——天曉得——鼻子那么魁偉，头发鬈曲，眼睛淡藍色，紅潤潤的手，淡白色的指甲。一个名叫林亨，另一个名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这教授家里去。我必須告訴您：这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有些頹唐，他在讲坛上讲起話来头头是道，但是在家里說話发音不清，而且老是把眼鏡戴在額上；他还是一个博学的人。……于是怎么样呢？忽然我覚得我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覚整整继續了六个月。我跟她談話的时候实在很少，老是对着她看；可是我把各

---

① 德語：这俄罗斯人。

种动人的作品朗誦給她听，偸偸地握她的手，到了晚上就和她一块儿幻想着，頑强地看着月亮，或者单看天空。而且她煮咖啡煮得好极了！……这样看来，还等待甚么呢？只是有一点弄得我很窘：在所謂不可名状的幸福的瞬間，不知怎的，我的心窩里老是发痛，我的胃里通过一陣苦悶而寒冷的战栗。我終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就逃走了。此后我又在外国过了整整的两年：我到过意大利，曾經在罗馬的《基督变容》① 面前站一会，又在佛罗倫薩的"維納斯"② 面前站过一会；我突然陷入了过分的狂欢中，仿佛着了魔一般；晚上我做做詩，而且开始写起日記来；总之，那时候我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作奇人是多么容易。譬如我对于繪画和雕塑是毫无知識的。……这一点我照理可以堂皇地說，……可是不，那怎么可以！还是得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他又低下头，又脱下了睡帽。

"終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倦的声音继續說，"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在外国我大都是沉默的，可是到了这里，忽然高談闊論起来，同时天曉得为什么变得非常自負起来。碰到一些謙虛的人，几乎把我看作天才；太太小姐們同情地傾听我的夸夸其談；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声望。有一天早晨，发生了关于我的誹謗（誰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一个男性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很），发生之后，就像草莓一样生芽抽鬚。我被糾纏住了，想跳出来，切断这些粘纏不淸的綫，可是不行。……我就离开了。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我是一个荒謬的人；我应該靜靜地等候这襲击的过去，象

① 中世紀意大利画家的作品。

② 古希腊雕象。

等候蕁痲疹的痊愈一样；那么这班謙虛的人会重新欢迎我，这些太太小姐会重新带着笑容听我讲話。……但是糟糕的就在这里：我并不是奇人。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覚得不好意思再饒舌，絮絮不休地饒舌，饒舌——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特卢罢，明天在西夫則維·符拉瑞克，讲的老是这一套。……但是别人要听这一套可又怎么办呢？請看这方面的眞正的战士：他們对于这个滿不在乎；相反的，他們就需要这种生活；有的人二十年靠舌头吃飯，而且老是这一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这种自尊心，直到現在都还沒有完全熄灭。……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因为我，再說一遍，并不是奇人，我停留在中庸之道上；上蒼应該賦給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索性完全不給我。但是在最初的时期，我的确弄得走投无路；加之旅居外国，彻底耗尽了我的財产，而要我娶一个年紀还輕而身体已經像果子冻一般松軟了的商家女，我又不肯，——我就退避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接着我的邻人又斜看我一眼，继續說："关于乡村生活的第一印象、自然界的美、孤寂生活的幽靜的魅力等等，我大概可以略去不談了吧。"

"可以，可以，"我回答。

"况且，"談話者继續說，"这些都是无聊的，至少我所接触到的是如此。我在乡村里很寂寞，仿佛一只被关閉的小狗；虽然，老实說，我春天第一次在归途上經过熟悉的白樺树林的时候，我的头暈眩了，我的心由于一种模糊而甜蜜的期望而怦怦地跳了。但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現的；相反的，却实現了完全不期望的别的情形，例如：畜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諸如此类。我由总管雅可夫帮助，一天一天地勉强混日子；这总管是代替以前的管家的，到后来就变成了比前者即使不更大至少

也相等的掠夺者，外加用他那塗柏油的長統靴的气味来破坏我的安静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家相識的人家——一个退職陆軍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便吩咐套馬車，去訪問这邻家。这一天应該是我永志不忘的紀念日，因为过了六个月，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讲話的人低下了头，把双手举向上面。

“不过，”他热心地继續說，“我不願意使您对这个死去的女人有坏的看法。决不可以！这是一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一个慈爱的、能忍受一切牺牲的人；虽然如此，我应当在您我之間說老实話：要是我沒有遭逢到丧妻的不幸，我大概不可能在今天跟您談話了，因为我家的庫房里的梁木至今还在，我曾經不止一次准备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开始說，“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然后它們的所謂眞滋味出来了，我的已故的妻子看来也是屬于这一类造物的。只有到了現在，我才能为她說句完全公道的話。只有到了現在，譬如說，我回想起結婚前同她在一起度送的几个黃昏，非但不引起我一点苦楚，反而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来。她們的家境并不富裕；她們的房子很老式，是木造的，但是很舒适，建造在山上，位在一个荒蕪了的花园和一个草木丛生的院子之間。山下面有一条河，通过茂密的树叶，隐約地望得見河水。一个大凉台从屋子里通向花园，凉台前面有一个长滿薔薇花的椭圓形的花坛鮮艳夺目；花坛的每一端都长着两棵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当它們还嫩的时候就把它們繞成螺旋形。稍远的地方，在荒蕪了的野生的树莓丛中，有一个亭子。这亭子的內部粉刷得很精巧，但是外貌那样陈旧衰朽，使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門通到客厅里；在客厅里，

有这样的光景呈现在观者的好奇的眼前：屋角里都砌着瓷磚火炉；右面有一架蹬脚鋼琴，上面堆积着些手抄的乐譜；一張长沙发上罩着褪色的白花紋淺藍色沙发緞；一張圓桌；两个玻璃橱，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磁器玩具和琉璃珠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鴿子，眼睛注視上方；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新鮮的蔷薇花。……您瞧，我描写得多么詳細。就在这客厅里，在这凉台上，表演着我的恋爱的一切悲喜剧。这女邻居本人是一个凶恶的女人，說話常常带着凶狠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横的潑妇；两个女儿之中一个名叫薇拉，同普通县城里的小姐沒有甚么两样；另一个名叫索菲亚，我爱上了索菲亚。姊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間，是她們共同的臥室，这里面有两張純洁的木床，有黃顏色的紀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鉛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紳士的肖像很特出，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富有精神，画上的签字更有精神，他在青年时代曾經使人对他怀着过高的期望，但是結果同我們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紀念的东西。但是这房間里我难得进去，而且不喜欢进去：我在那里不知道为甚么透不过气来。还有——眞奇怪！当我背着索菲亚坐的时候，觉得她最可爱，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黃昏，思念她或是幻想她的时候，尤其觉得可爱。那时候我望望晚霞，望望树木，望望已經黑暗而还清楚地显出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細碎的綠叶；在客厅里，鋼琴旁边，坐着索菲亚，她正在不停地彈奏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充滿热情的沉思的一个乐句；那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稳地打鼾；在充滿着夕照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嘶嘶声，仿佛有甚么乐事；脆餅折断的时候发出愉快的爆

裂声，勺子碰着茶杯的时候发出清朗的声音；金絲雀頑强地囀了一整天，突然靜息下去，只是难得啾啾地叫几声，仿佛有甚么要求；从透徹的輕柔的云层中偶尔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来。……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襟开朗起来，我又感覚到我在恋愛了。于是，就在这样的黃昏的影响之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請求娶她的女儿，大約过了两个月，我就結婚了。我似乎覚得我是愛她的。……到現在这时候，应該知道了，可是我实在到現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愛不愛索菲亚。她是一个善良、聪明而沉默寡言的人，她有一顆温暖的心；但是天曉得是为了甚么緣故，是为了久居乡村的緣故还是另有別的緣故，在她的心底上（倘使心有底的話）有一个創伤潜隐着，或者不如說，有一个伤口在潰烂着，这个伤口沒有办法医好，而且她和我都說不出它的名称来。关于这个創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結婚之后才猜測到的。我为它費尽心机，都沒有用！我在童年时代养过一只黃雀，有一次給猫抓住了，終于被救了出来，医好了伤处，但是我这只可怜的黃雀不能复健；它悶悶不乐了，憔悴了，不再唱歌了。……結果，有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鉆进了它的开着的籠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的妻子也抓住了一会，她也悶悶不乐起来，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黃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想振作一下，在新鮮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試一下，又萎縮了。她是愛我的，她曾經好几次向我保証，她更无別的願望了，——呸，見鬼！她的眼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甚么事情？我就調查，但是結果毫无所得。好，現在請您判断：如果是奇人，大概会聳一聳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一个奇人，就要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气中——愛

好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們通信、紀念册等等，——因而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无論如何也不能习慣；然而，一个已經出嫁的女人困于无名的煩恼，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候喚醒她》，实在是可笑的。”

“于是，我們就这样享了三年福；第四年上索菲亚由于初产而死了，而且——眞奇怪——我仿佛早就覚得，她是不可能賞給我一个女儿或儿子，賞給大地一个新居民的。我記得她殯葬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春天。我們教区的礼拜堂并不大，已經很旧了，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沒有什么装飾，磚地有好几处破損了；每一个唱詩班席位上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它被安放在圣幛正門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圍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衰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个小小的发辮，低低地系着一条綠色的腰带，在讀經台前悲哀地誦讀經文；神甫年紀也老了，相貌和善，眼睛眯眯細的，穿着黃色花紋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作祈禱。在敞开的窗子里，滿是垂枝白樺的新鮮的嫩叶在那里搖曳着，发出簌簌的声音；院子里飄进草的香气来；蜂蜡烛的紅色的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淡白色了；整个礼拜堂里都听得見麻雀的吱喳吱喳声，有时圓屋頂下面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里，几个农人的淡褐色的头敏捷地一起一伏，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禱；香炉的洞孔里噴出一縷淡藍色的烟来。我看看我妻子的死气沉沉的臉。……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医好她的創伤：还是这么一副病态的、胆怯的、不露声色的表情，——她仿佛到了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心中充滿了悲慟。她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还是死了的好！”

讲話的人双頰通紅，眼睛黯淡无光了。

“終于，”他又說起話来，“我摆脫了我妻子死后我所感到的沉重的頹丧，我就打算去从事所謂事业。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官家机关的大房間里，我覚得头痛得厉害，眼力也不好起来；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由，……我就辞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錢不够用；第二，……我已經对您說过，我是于世无爭了。这于世无爭可說是突如其来的，也可說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已于世无爭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质朴，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而来的。……在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輕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問、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的其他优点而感到惶恐，現在不但已經完全看慣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輕率起来，不再爱听我的議論，对我說話也不再用敬語了。我还忘記告訴了您：在我結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經尝試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里去，要是我不記錯的話，那是一个中篇小說；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編輯者一封彬彬有礼的信，在这封信里有一段是說：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天才，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天才。还有，我听人家說：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却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順便批評了我，說我是一个才能涸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的半自发的蒙蔽性还是继續存在着，因此，您知道，我不願意給自己‘打耳光’；終于有一天早晨，我睜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到我家里来了，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領地里有一座坍損的桥，而这座桥是我絕对沒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寬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鱘魚干来下一杯燒酒，同时用长輩的口吻責备我的疏忽，然而也体諒我的境遇，劝我只要叫农

人們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就吸起烟来，和我談論着即将来到的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叫作奥尔巴薩諾夫的人正在图謀省貴族长这个荣誉的称号；他是一个空头饒舌家，外加又是一个貪污分子。况且他在財富上和声望上都不是特出的人。我发表了关于他的意見，而且說得很不客气；老实說，我看不起这位奥尔巴薩諾夫先生。县警察局长对我看看，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說：'喂，华西里·华西里叶維奇，我和您是不应該議論这种人的——我們哪里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懊恼地反駁，'我和奥尔巴薩諾夫先生之間有甚么差別呀？'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拿出，睜大了眼睛，突然大笑起来。'哈，这人眞滑稽，'最后他流着眼泪說，'說出这样的話来，……啊！怎么啦？'直到离去为止，他不断地嘲笑我，有时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体，而且竟直呼我的名字。他終于去了。这是我所缺少的最后一滴；我的杯子滿得要溢出来了。我在房間里踱来踱去好几回，在鏡子面前停下来，长久长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狼狽的臉，慢慢地伸出舌头来，带着苦笑摇摇头。我眼睛上的翳落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鏡子里看自己的臉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不足道的、沒有用的、不奇特的人！"

讲話的人沉默了一会。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頹丧地继續說，"有一个貴族因为达到了不幸的极点而感到欢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沒有一点悲剧性的事件，但是老实說，我也体味过这一类心情。我感到了冷酷的絕望中的毒辣的狂喜；我曾經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詛咒自己的誕生时日，这时候感到多么甜蜜；我还不能立刻于世无爭。而实际上，請您想想，貧穷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了；产业、职务、文学——都不来纏着我；我避免和

地主們来往，书讀厌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热狂地絮聒着'生命'这个字眼的、身体水肿而精神異常敏感的小姐們，自从我停止了饒舌和贊叹以来，她們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知道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們那里去閑逛。我好象醉心于自輕自賤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种瑣碎的屈辱。食桌上僕人送菜的时候漏掉我，人們冷淡地、傲慢地对待我，終于完全不注意我；他們竟不让我加入共同的談話，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个极愚蠢的饒舌家唯唯称是，这种饒舌家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乐願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边緣的。……我竟不願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諷刺的痛苦的快感。……算了吧，在孤独中还談甚么諷刺！瞧，我就是这样地一連过了好几年，而且直到現在还是这样……”

“这太不成样子了，”邻室里康塔格留兴先生的瞌睡朦慬的声音埋怨說，“哪一个傻瓜半夜里在談天？”

讲話的人迅速地鑽进被窩里，胆怯地探出头来望着，举起一根手指来警告我。

“嘘……嘘……”他低声說，接着，仿佛是向康塔格留兴說話的方向道歉和陪礼，恭敬地說：“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继而又低声地說：“应該让他睡覺，他需要睡覺，他要恢复力量，那么，至少明天吃起东西来，可以照样地滿意。我們沒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所要談的，似乎都对您談过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你晚安。”

讲話的人极迅速地轉过臉去，把头埋在枕头里了。

“至少让我請教尊姓……”我問。

他敏捷地抬起头来。

“不，看上帝面上，”他打断了我的話，“請您不要問我姓名，

也不要向別人打听。就让我在您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为命运所伤害的华西里·华西里叶維奇吧。況且我是一个不奇特的人，所以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給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称呼……称呼我为希格雷县的哈姆莱脱[1]吧。无論在哪个县份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哈姆莱脱，不过别的您也許沒有碰見过。……再見吧。”

他又鑽进他的絨毛被褥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經不在房間里了。他在黎明之前就离去了。

---

① 哈姆莱脱是指一种长于作无益的反省而又缺乏意志、不善于实踐的人。

且尔托潑哈諾夫和聶道比斯金

夏天,有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坐了馬車打猎回来;叶尔莫萊坐在我旁边点着头打盹。睡着的狗都像死了一般躺在我們脚边,跟着車子跳动。馬車夫不断地用鞭子驅赶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灰尘像輕云一般在車子后面飞揚。我們开进了灌木丛林里。道路凹凸不平起来,車輪常常碰着树枝。叶尔莫萊抖擻一下,向周圍看看。……“嗳!”他說,“这里一定有松鸡。我們下車吧。”我們停了車,走到树木丛密的地方。我的狗碰到了一窩鳥。我开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彈药,忽然我后面发出很大的㗰㗰嗦嗦的声音,一个騎馬的人用手分开树枝,向我走来。“請問,”他用傲慢的声音說,“您有什么权利可以在这里打猎,先生?”这不相識的人說話特别快,断断續續的,而且带鼻音。我对他看看:我有生以来沒有見过这样的人。亲爱的讀者,請想像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头发淡黃色,长着一个紅潤潤的獅子鼻,和极长的火紅色髭鬚。一頂深紅色呢頂子的尖头波斯帽戴在前額上,一直遮盖到眉毛边。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黑色棉天鵝絨的彈药袋,衣縫里全部鑲着褪色的銀带;他肩上背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挂着一把短劍。一匹瘦弱的、鼻子凸出的栗毛馬在他身子底下发瘋似地折騰着;两只瘦削的弯脚波尔扎亚猎狗也在

馬蹄旁边打轉。这个陌生人的面貌、眼光、声音、每一个动作，全部都表現着狂妄的勇敢和見所未見的过度的傲慢；他那双淡藍色的、沒有神气的眼睛像醉汉一样东轉西晃；他仰起头，鼓起两頰，鼻子里嗤嗤作响、渾身震顫着，仿佛威势过盛似的——样子活像一只吐綬鸡。他重复了他的問話。

“我不知道这里是禁止打猎的，”我回答。

“先生，”他继續說，“您是在我的土地上啊。”

“好，我馬上就离开这儿。”

“可是請問，”他說，“您是貴族嗎？”

我說出了我的姓名。

“那么，請您打猎吧。我自己也是貴族，很乐願为貴族服务。……我叫作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

他弯下身子，大喝一声，在馬的脖子上抽了一鞭；馬搖着头，用后脚站起来，冲向一旁，踩着了一只狗的脚。那只狗尖声地叫嗥起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激怒了，嘴里咕噥着，用拳头在馬的两耳中間的头上打了一下，比閃电更迅速地跳到地上，察看一下狗的脚，在伤口上吐些唾液，在狗肚子上踢了一脚，叫它不要叫，然后抓住馬的鬃毛，把一只脚插进馬鐙里。那匹馬昂起头，竖起尾巴，側着身子冲进丛林里去；他一只脚一跳一跳地跟着它走，然而終于坐上了鞍子，发狂似地揮着皮鞭，吹着号角，馳騁而去了。我吃惊于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突如其来的出現，还沒有恢复自在的时候，忽然一个年約四十岁的、身体胖胖的人騎着一匹小黑馬，差不多毫无声息地从丛林里走出来。他站定了，从头上脫下綠色的皮帽子，用尖細而柔和的声音問我，有沒有看見一个騎栗毛馬的人？我回答他說，看見的。

“这位先生往哪一方面去的呢？”他用同样的声音继續問，并

不戴上帽子。

"往这边。"

"多謝您啦。"

他用嘴唇发出嘖嘖的声音，两只脚在馬肚子上敲敲，跨着小步子得得地走向我所指示的方向去了。我目送着他，直到他的出角的帽子隐沒在树枝后面为止。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他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臉像球一样圓肥，表現出羞澀、和善而温順的神情；鼻子也很圓肥，上面全是青筋，表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的头上，前面一根头发也不剩了，后面簇着稀疏的淡褐色发卷；一双小眼睛好像是用芦葦叶子切出来似的，亲切地眨动着；紅潤的嘴唇甜蜜地微笑。他穿着一件有硬領和銅鈕扣的常礼服，这衣服已經穿得很破旧了，但是很干凈；他的呢褲子吊得很高；在长統靴的黃貼边上面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个人是誰？"我問叶尔莫莱。

"这个？是吉洪·伊凡內奇·聶道比斯金。住在且尔托潑哈諾夫家里的。"

"怎么，他是个穷人嗎？"

"沒有什么錢；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也是一个銅子也沒有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住在他那里呢？"

"他們才要好呢，两个人随便到哪儿都在一起。……眞是穿連檔褲的……"

我們走出了丛林；突然我們附近有两只共恰亚猎狗① 吠叫起来，一只壮大的雪兎跳进了已經长得很高的燕麦田里。几只

① 猎狗之一种，善于从树林里跳出来追捕野兽。

共恰亚猎狗和波尔扎亚猎狗跟着它从树林里跳出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本人在狗的后面冲将出来。他不叫喊，不向狗发号令要它們去追捕；他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張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些断断續續的、毫无意义的声音来；他突出了眼睛奔馳着，发狂地用皮鞭抽打那匹不幸的馬。波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那只雪兎，……雪兎蹲踞一下，迅速地向后轉，經过叶尔莫莱面前，钻进树丛里去了。……波尔扎亚猎狗和它交手而过。“快——跑，快——跑！”失神的猎人口齿不清地用力叫喊，“老兄，帮个忙！”叶尔莫莱开了一枪。……受伤的雪兎倒栽在平坦而干燥的草上，往上一跳，在襲击过来的猎狗的牙齿里悲慘地叫号起来。共恰亚猎狗立刻都跑攏来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像翻斤斗似的跳下馬来，拔出短劍，叉开了两条腿跑到狗旁边，怒气冲冲地咒罵着，攫取了被它們撕碎的兎子，然后抽搐着整个臉，把短劍插进兎子的喉嚨里，直到劍柄为止，……插进之后，就咯咯地叫喊起来。吉洪·伊凡內奇在树林边上出現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且尔托潑哈諾夫又叫一次。……“咯咯咯咯，”他的同伴从容不迫地附和着。

“夏天照理是不应該打猎的，”我指着被踏倒的燕麦对且尔托潑哈諾夫說。

“这是我的田，”且尔托潑哈諾夫气喘地回答。

他割下兎子的脚，把胴体挂在鞍子后面的皮带上了，把脚分給狗吃了。

“朋友，我叨光你的彈药了，”他按照打猎的規矩对叶尔莫莱說。“还有您，先生，”他又用那种断断續續的生硬的声音对我說，“也多謝了。”

他跨上馬。

“請教……我忘記了……您尊姓大名？”

我又說了我的姓名。

“我能和您相識，非常荣幸。倘有机会，欢迎您到我家来玩。……”继而他又憤怒地說：“那个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凡內奇？追捕雪兎的时候他不在这里。”

“他騎的馬倒毙了，”吉洪·伊凡內奇微笑着回答。

“倒毙了？奥尔巴桑倒毙了？嘿，呸！……他在哪里，在哪里？”

“在那边，林子后面。”

且尔托潑哈諾夫用皮鞭打一下馬的嘴脸，急速地奔馳而去。吉洪·伊凡內奇向我鞠了两次躬——一次为他自己，一次为他的同伴，然后又跨着小步子，徐徐地走进树林里去了。

这两位先生强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两个性情完全不同的人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是凭甚么結合起来的呢？我就开始調查。我所探得的情形如下。

邦捷列·叶列美奇·且尔托潑哈諾夫是附近一带到处聞名的一个凶險而狂妄的人，头等的傲慢人和魯莽汉。他在軍队里服务过极短的一个时期，因为发生“不快事件”，就以当时人們所謂“母鸡不是鳥”的官銜① 的名义退了职。他出身于一家曾經富裕的世家；他的祖先們生活很闊气，依照草原居民的习俗，这就是說，邀請的和沒有邀請的客人都招待，請他們大吃大喝，分发給客人的馬車夫每三匹馬一俄石② 的燕麦，家里养着乐师、歌手、帮閑和狗，在节庆日款待众人喝葡萄酒和麦酒，每逢冬天用自

① 当时俄罗斯諺語：“母鸡不是鳥，准尉不是軍官。”可知他的官职是准尉，是极小的官职。

② 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等于二〇九·九一公升。

已的馬駕着沉重的大馬車到莫斯科去；有时却一連几个月沒有一文錢，靠家禽来糊口。邦捷列•叶列美奇的父亲所得到的家产，已經衰敗了；到他手里又被尽情地揮霍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給他唯一的承继人邦捷列的，只是已經抵押出的貝松諾伏村連同三十五个男农奴和七十六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道伐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不适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中并沒有找到关于这土地的任何契紙。这位先人实在是由于非常奇怪的方式而破产的：是"經济核算"毁灭了他。照他的見解，貴族們不应該依靠商人、市民和类乎此的他所謂"强盜"；他在自己的領地內創設了各种各样的手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常这样說，"这就是經济核算！"他終身沒有放棄这种致命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产了。然而他因此博得了一时期的欢乐！他所有的奇怪想头都被实行了。在种种发明之中，有一次他依照自己的想法建造了一輛龐大的家庭馬車，这輛馬車笨重极了，尽管他把整个村庄里所有的农家馬連同馬的主人們都赶了来，叫他們齐心协力地来拖，但是它在第一个斜坡上就傾倒而坍損了。叶列美・卢基奇(邦捷列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吩咐在这斜坡上立一个紀念碑，心里却一点也不懊丧。他又曾想出来建造一个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設計，不要建筑师帮助。他把整个树林的木材拿来燒成磚瓦，奠定了基础——大得不得了！竟同省里的大礼拜堂的基础一样；他造好墻壁，开始建造圓屋頂，圓屋頂落了下来。他再造，圓屋頂又坍塌了；他第三次造，圓屋頂第三次崩潰了。我的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这事情不妙，……一定是可恶的巫术在那里搗蛋，……突然下个命令：鞭打全村的老太婆。老太婆都被鞭打过了，但是圓屋頂还是造不起来。于是他开始依照新計划来替农人改建住屋了，一切都根据經济核

算；他把每三家农戶筑成三角形聚在一起，中央立一根竿子，竿子上装置一只油漆的椋鳥籠和一面旗。他往往每天想出一个新鮮花样来：有时用牛蒡叶来煮湯，有时把馬尾毛剪下来給家僕做帽子，有时打算用蕁麻来代替亚麻，用蘑菇来喂猪……。然而他不单是爱搞經济上的花样，又关心他屬下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讀到了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魯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效果的文章，第二天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农人必須立刻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熟讀到会背誦。农人們把文章讀熟了；主人問他們是否懂得这里面所写的話。管家回答說："怎么不懂呢！"就在那时候，他为了維护秩序和便于經济核算起見，命令把他所有的屬下編起号碼来，每个人在衣領上縫着他的号碼。遇見主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喊一声："我是第×号！"主人就和气地回答："你去吧！"

然而，不管怎样地讲究秩序和实行經济核算，叶列美·卢基奇漸漸地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况中，起初他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了，后来又卖掉了；最后的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所未完成的礼拜堂的村庄，是由公家来卖的，幸而不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他一定吃不消这种打击的，——而在他逝世后两星期。他总算还能够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自己人圍繞在旁边，由自己的医生照料着；但是可怜的邦捷列所得到的只是一个貝松諾伏村。

邦捷列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的时候，已經在就职了，正在前述的"不快事件"的高潮上。他还只十九岁。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沒有离开过家庭，一向由他母亲养育着。他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十分愚蠢的女人，名叫华西里薩·华西里叶夫娜，她把他养成了一个寵子和紈袴儿。她一手包办他的教养；叶列美·卢基奇

专心于他的經济設計，无暇及此。有一次他固然也曾亲手鞭打他的儿子，为了他把字母 рцы（尔則）讀作了 арцы（阿尔則），但是这一天叶列美·卢基奇心里深深地怀着隐痛，因为他的一只最好的狗在树上擂死了。不过华西里薩·华西里叶夫娜对于邦捷列的教养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請到一个家庭教师——阿尔薩斯的一个退职軍人，名叫比尔科普夫的。直到她死为止，她一看見这家庭教师就像树叶一般发抖。她想："啊，要是他不干了，我就糟了！叫我怎么办呢？哪里找得到别的家庭教师呢？这一个还是好不容易从邻妇家里挖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一个机敏的人，立刻利用了自己地位的优越，拚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覚。邦捷列結束了"学科"，就去就职。这时候华西里薩·华西里叶夫娜已經不在世間了。她是在这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見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騎着一只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的字样。叶列美·卢基奇不久也追随他的配偶去了。

邦捷列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騎着馬火速赶回家里，但是已經来不及同父亲見面了。当这个孝子突然从富裕的承继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是多么吃惊啊！这样剧烈的轉变，沒有几个人吃得消的。于是邦捷列的性情粗野起来，冷酷无情起来。他原来是一个虽然暴躁放肆、却很正直、慷慨又善良的人，現在变成了一个傲慢而鲁莽的汉子；同邻居們不往来了，——他羞見富人，又厌恶穷人，——他对所有的人态度都非常粗卤，甚至对地方当局也如此，他說："我是世襲貴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沒有脫帽走进他的房間里来，險些儿被他开枪打死了。当局方面当然也不放松他，有机会的时候也叫他知道当局的厉害；然而人們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異常暴躁，一句話不合，便白刃相見。别

人稍有一点反抗，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眼睛就骨溜溜地乱轉，声音断断續續了。……“啊呀—呀—呀—呀—呀，”他嚷起来，“我不顾死活了！”……簡直要发瘋了！他又是一个淸白的人，从来不沾染一点坏事。当然沒有一个人去訪問他。……虽然如此，他的心地却是善良的，甚至有他自己的偉大之处：他路見不平和欺压，就不能忍受；他尽力庇护他的农人。“怎么？”他发狂似地敲着自己的头說，“想触犯我的人，触犯我的人？除非我不是且尔托潑哈諾夫……”

吉洪·伊凡內奇·聶道比斯金的出身不像邦捷列·叶列美奇那么可以自傲。他的父亲出身于独院地主，經过四十年的服务，才获得了貴族的地位。世間有一种人，災难像对私人仇敌一般毫不放松地紧紧追逐着他——老聶道比斯金先生便是属于这一种人的。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的生活过程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同小人物所特有的一切貧困、疾病和災禍作斗爭；他像魚碰在冰上一般掙扎，吃不飽，睡不足，平身低头，东奔西走，忧愁疲劳，为每一个戈比而发抖，他的确是为了职务而“无辜地”受罪；終于沒有为自己或孩子們賺得起碼的粮食，就死在閣楼里或地窖里了。命运像猎狗追逐兎子一般折磨他。他是一个善良而誠实的人，可是“按照职位”而受一点賄賂——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老聶道比斯金曾經有一个瘦弱的、患肺病的妻子；还有許多孩子；幸而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吉洪和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叫米特罗道拉，綽号叫作“商家花”，經过許多可悲的和可笑的事件之后，嫁給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稽查官。老聶道比斯金先生总算在生前替吉洪安頓了一个事务所的編外官員的职位；但是父亲一死，吉洪立刻就退职了。永远的提心吊胆，对饥寒的艰苦斗爭、母亲的忧愁苦悶、父亲的絕望的奔忙，房东和店主东的粗暴的压

迫，——这些日常不断的痛苦，在吉洪的性情中养成了一种說不出的胆怯：一看見上司的影子，他就发抖而失神，好像一只被捕的小鳥。他放棄了职位。漫不經心的、也許是开玩笑的造物，往往把各种能力和嗜好賦給人們而完全不考虑到他們的社会地位和財产；它用它所固有的关心和亲爱，把吉洪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情善感、游手好閑而性格温柔的人——一个特别适宜于享乐的、具有极灵敏的嗅覚和味覚的人，……它精工地塑造完成之后，就让它这个作品靠酸白菜和腐臭的魚生长起来。这个作品长大了，就开始所謂"生活"。于是精采的光景来了。毫不让步地折磨老聶道比金斯的命运，照样地折磨起这儿子来：它显然是吃出滋味来了。但是它对付吉洪的办法不同：它并不虐待他，而是拿他来寻开心。它从来不使他陷入絕望，从来不让他感受到饥餓的可耻的痛苦，却驅使他在全俄罗斯漂泊，从維利基-烏斯秋格到察辽伏-可克舍斯克，从一个卑鄙可笑的职位到另一个：有时照顾他在一个爱吵鬧而脾气暴躁的貴族女善人家里当"听差长"；有时安插他在一个富裕而吝啬的商人家里作食客；有时派他替一个头发剪成英国風的、眼睛突出的貴族老爷当秘书长；有时委任他替一个从事犬猎的人当半家僕、半小丑的职务。……总而言之，命运强迫可怜的吉洪一滴一滴地喝乾寄生生活的苦味的毒汁。他終生替游手好閑的貴族們的难堪的奇想和带睡意而恶毒的煩悶服务。……有好几次，一群客人任情地拿他来玩笑取乐之后，終于釋放他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間里，这时候，他的羞耻心燃燒起来，眼睛里噙着絕望的冷泪，立誓明天一定偷偷地逃走，到城里去碰碰自己的运气看，即使找到一个抄写員的小职位也好，否則，索性一下子餓死在街上。然而第一，上帝沒有賦給他力量；第二，他生性胆怯；还有第三，到底怎样去替自己謀

职位，去請托誰呢？“他們不会要我的，”这苦命人常常悲伤地在床上翻来复去，輕声地說，“他們不会要我的！”于是第二天重新去做这枯燥乏味的工作。有一个原因使他的境况更加显得困苦了，那就是：这位用尽心計的造物竟不肯賦給他至少限度的、吃滑稽飯所几乎非有不可的能力和天才。例如，他不善于反穿了熊皮大衣跳舞跳到累得要倒下来；他不善于在鳴鞭的近旁說笑話和献殷勤；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要他裸体，他有时会伤風；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搀着墨水和其他污物的酒，又不能消化加醋的极細小的毒蠅蕈和伞蕈。要不是他的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財的专卖商人——偶尔高兴在他的遺囑中添写这一笔，吉洪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呢。那遺囑里写着：“将我自购的貝賽林杰叶夫卡村及其一切屬地交与巢齐亚（即吉洪）·聶道比斯金，作为他的永远世襲的財产。”过了几天，这恩人在吃鱘魚湯的时候突然中風而死。一时騷动起来；法院里突然来了人，把財产都严密地查封了。亲戚們会集攏来，打开遺囑来宣讀了，就找寻聶道比斯金。聶道比斯金来了。大部分在場的人都知道聶道比斯金在恩人这里是当甚么差使的，因此紛紛用大声的叫囂和嘲笑的祝辞来迎接他。“地主来了，看呀，他是新地主！”别的承继人这样叫喊。“真的，”一个有名的爱說俏皮話的滑稽家接着說，“一点也不錯，……的的确确……这个……可以称为……这个……承继人。”大家都哄的一声大笑起来。聶道比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的幸福。人們把遺囑給他看，他臉紅了，眯住眼睛，揮着两手，号啕大哭起来。众人的笑声变成了一片稠密而模糊的喧囂声。貝賽林杰叶夫卡村一共只有二十二个农奴，人們都不大可惜它，所以何不乘此机会寻寻开心呢？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承继人，是一个有希腊風鼻子和高貴的面部表情的仪表堂堂的男

子，名叫罗斯底斯拉夫·阿达牟奇·希托彼尔的，忍不住了，横着身子走向聶道比斯金，驕傲地轉过头去看看他。"先生，据我所知道，"他輕蔑而随便地說，"你不是在这位可敬的費多尔·費多罗維奇家里担任所謂湊趣的家奴的职务嗎？"这位彼得堡紳士的話說得異常清晰、銳利而正确。心慌意乱的聶道比斯金沒有听清楚这位不相識的紳士的話，但是别的人立刻都默不作声了，那个爱說俏皮話的人謙逊地微笑一下。希托彼尔先生搓搓手，重复了他的問話。聶道比斯金吃惊地抬起眼睛来，張开了嘴巴。希托彼尔刻薄地眯着眼睛。

"恭喜你，先生，恭喜你，"他继續說，"自然娄，用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賺得起碼的粮食，可以說不是任何人都願意的；但是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这就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趣味，……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人迅速地、然而斯文地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声。

"請問，"希托彼尔先生大大地被众人的微笑所鼓励，接着說，"你有甚么特殊的才能，而有資格享受你的幸福？不，不要怕难为情，說吧，我們这里可以說都是自家人，en famille。① 对不对，諸位先生，我們都是 en famille？"

希托彼尔偶然問到这几句話的那个承继人，可惜是不懂法語的，所以只能发出些表示贊成的輕微的支吾声。可是另外一个額上有黄斑点的年輕的承继人連忙接着說："烏衣，烏衣，② 当然娄。"

"也許，"希托彼尔先生又說，"你会两脚朝天用手走路？"

聶道比斯金苦恼地向四周看看——所有的臉都表出恶意的

---

① 法語：自家人。

② 烏衣，烏衣(oui, oui)，是法語"是的，是的"的音譯。

笑容，所有的眼睛都被欢喜的眼泪濡湿了。

"或許你会学公鸡叫吧？"

四周发出一陣哄笑，立刻肃靜了，等候下文。

"或許你会在鼻子上……"

"停止！"突然一个响亮刺耳的声音打断了希托彼尔的話。"你欺侮弱者，怎么不害臊！"

大家回过头去一看。門口站着且尔托潑哈諾夫。他是已故的专卖商人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收到亲戚会議的請帖。在讀遺嘱的期間，他象往常一样，为了驕傲，一直远远地离开别人。

"停止，"他傲然地抬起了头，又說一遍。

希托彼尔先生迅速地轉过身去，看見一个衣衫襤褸、相貌不揚的人，就低声地問旁边的一个人(小心总是不錯的)：

"这是誰？"

"且尔托潑哈諾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人在耳朵边回答他。

希托彼尔就装出高傲的神气。

"你是誰，敢在这里发号施令？"他用鼻音說，眯住了眼睛。"請問，你是甚么东西？"

且尔托潑哈諾夫像火药碰着火花一般爆发起来。他憤怒得透不过气来了。

"嗤—嗤—嗤—嗤，"他叫着，仿佛喉嚨被叉住了似的，突然雷鳴一般喊起来："我是誰？我是誰？我是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是世襲貴族，我的祖先曾經替沙皇服务，而你是誰？"

希托彼尔脸色蒼白，向后退了一步。他沒有料到这样的回击。

"我是一个，我，我是一个……"

且尔托溌哈諾夫冲上前来；希托彼尔大吃一惊，連忙向后退，客人們都向着这个激怒了的地主跑过来。

“决斗，决斗，馬上在一块手帕的距离上决斗！”怒气冲冲的邦捷列喊着，“否則向我道歉，再向他道歉……”

“道歉吧，道歉吧，”惊慌的承继人們在希托彼尔周圍唧唧呱呱地說，“他是那么瘋狂的人，会动刀的呢。”

“請原諒，請原諒，我是不知道的緣故，”希托彼尔吃吃地說，“不知道的緣故……”

“再向他道歉！”不肯罢休的邦捷列大声叫喊。

“請你也原諒我，”希托彼尔又向着聶道比斯金說，聶道比斯金正在像患热病似的发抖。

且尔托溌哈諾夫安靜下去了，走向聶道比斯金，拉住了他的手，勇猛地向四周望望，并沒有接触到任何人的眼光，就在鴉雀无声的靜默中带着死者自购的貝賽林杰叶夫卡村的新領主威風凜凜地走出房間去了。

就从这一天起，他們两人不再分离了。（貝賽林杰叶夫卡村离开貝松諾伏村只有八俄里。）聶道比斯金的无限的感謝立刻变成了卑屈的爱慕。怯弱、柔順而不完全純洁的吉洪，拜倒在大胆无畏而公正无私的邦捷列脚下了。“眞是不容易的事！”他有时暗地这样想，跟省长談話，直盯着他看，……眞的啊，簡直就这样盯着他看！

他不可思議地、精疲力尽地贊叹他，尊崇他为非凡的、聰明博学的人。当然娄，且尔托溌哈諾夫所受的教育无論怎样差，然而比較起吉洪的教育来，可算得是輝煌的了。且尔托溌哈諾夫俄文书实在讀得很少，法文也学得不好，不好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有一个瑞士家庭教师問他：“Vous parlez français, mon-

sieur?"①他回答說："热不会。"想了一下，又加上一个"巴"字②。然而他总算記得世界上有一个富于机智的作家伏尔泰，又記得普魯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軍界也是一个有功勛的人。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崇拜杰尔查文③，又爱好馬林斯基④，曾經把一只最好的雄狗取名叫作阿馬拉特·貝克⑤……

我同这两位朋友初次見面之后几天，我就到貝松諾伏村去訪問邦捷列·叶列美奇。他那小小的屋子从远处就望得見；这屋子矗立在离开村庄半俄里的荒地上，即所謂"巍然独立"，仿佛站在耕地上的一只鷂鷹。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整个庄园共有四所大小不同的破旧的屋子，即厢房、馬厩、棚屋和澡堂。每一所屋子都独立，自成一体，沒有圍墙，也不見大門。我的馬車夫犹豫地把車子停在一个井栏半已腐烂而淤塞了的井旁边了。在棚屋旁边，有几只瘦瘦的乱毛波尔扎亚小狗在那里咬一匹死馬，大概就是奧尔巴桑了；其中有一只狗抬起染着血的嘴臉来，匆忙地叫了几声，重又去啃食那些露出的肋骨了。馬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約十七岁的小伙子，面孔浮肿而发黃，穿着小厮的服装，赤着脚；他正在一本正經地看守交給他照管的狗，有时用鞭子把那些最貪吃的狗抽打几下。

"老爷在家嗎？"我問。

"誰知道他！"那小伙子回答。"你敲門吧。"

---

① 法語：先生，您会讲法国話嗎？

② 法語"我不会"是 Je ne comprends pas. 第一个 Je（我）发音如"热"，最后一个 pas（否定的語助詞）发音如"巴"。他把俄語和法語混杂了說，又漏脫了一个 pas 。

③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詩人。

④ 馬林斯基（1797—1837），俄国浪漫派作家。

⑤ 阿馬拉特·貝克是馬林斯基的代表作《阿馬拉特·貝克》中的主角。

我跳下馬車，走到厢房的台阶上。

且尔托潑哈諾夫先生的住宅样子很凄凉：圓木条顏色发黑而向前凸出了，烟囱坍塌了，屋角有点霉烂，而且歪斜了，灰藍色的小窗在蓬松而低垂的屋頂下面显得異常萎靡，好像某些荒淫的老妇人的眼睛。我敲敲門；沒有人答应。可是我听見門里面有刺耳的声音：

“а, б, в；喂喂，笨家伙，”一个嘶哑的声音說，“а, б, в, г……不对！г, д, е！е！……喂喂，笨家伙！”

我又敲門。

就是剛才那个声音喊起来：

“进来，是誰？”

我走进一間空落落的、小小的前室里，通过开着的門，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他穿着油污的布哈拉长袍和寬大的灯籠褲，戴着紅色的头巾，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只年輕的獅子狗的嘴臉，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面包，伸在狗的鼻子上面。

“啊！”他威严地說着，照旧坐在那里，“欢迎欢迎。請坐。我正在跟文左尔打交道。……”接着他又提高了声音叫喚：“吉洪·伊凡內奇，到这里来。客人来了。”

“就来了，就来了，”吉洪·伊凡內奇在隔壁房間里回答。“瑪霞，把領带給我。”

且尔托潑哈諾夫重新轉向文左尔，把那块面包放在它鼻子上了。我向四周看看。在这房間里，除了一張可以拉开来的、弯曲了的、有十三只长短不齐的脚的桌子，和四只坐坍了的麦秆椅子以外，沒有别的家俱；很早以前粉刷过的墻壁上，显出一块块青色的星形斑点，有許多地方壁面已經剝落了；两扇窗子中間挂着一面鑲在很大的紅木框里的破碎而模糊了的鏡子。屋角里放

着些长烟管和枪；天花板上挂下又粗又黑的蜘蛛絲来。

“а，б，в，г，д，”且尔托潑哈諾夫慢慢地念，突然激烈地叫起来：“е！е！е！……这笨畜生！……е！……”

但是这只倒霉的獅子狗只是抖着身子，始終不張开嘴巴来；它照旧坐在那里，痛苦地蹺攏了尾巴，扭歪着嘴臉，沒精打彩地眨眨眼睛，又把眼睛眯起来，仿佛在默默地說：“当然随您的便！”

“吃吧，来！抓住！”这个絮聒不休的地主反复地說。

“您把它吓坏了，”我說。

“那么，让它去吧！”

他踢它一脚。这可怜的东西慢慢地站起来，掉落了鼻子上的面包，十分委屈地、仿佛踮起脚尖似地走向前室里去了。它的确是委屈了：陌生客人第一次来到，主人就这样对待它。

通向另一个房間的門小心地打开了，聶道比斯金先生笑容可掬地鞠着躬走出来。

我站起身来鞠了一个躬。

“不敢当，不敢当，”他含糊地說。

我們都坐下来。且尔托潑哈諾夫到隔壁房間里去了。

“您来到我們这地方很久了吧？”聶道比斯金用手遮着嘴巴小心地咳嗽一下，用柔和的声音說起話来，为了表示礼貌，說話时把手指在嘴唇上放了一会。

“一个多月了。”

“唔，是的。”

我們靜默了一会。

“这几天天气眞好，”聶道比斯金继續說，同时带着感謝的神情看看我，仿佛天气好是由于我的关系，“谷子可說是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們又靜默了一会。

"邦捷列·叶列美奇的猎狗昨天追着了两只灰兎，"聶道比斯金不免費力地說，显然是想要使談話生动起来，"啊，很大的灰兎。"

"且尔托潑哈諾夫先生的猎狗好嗎？"

"好极了！"聶道比斯金高兴地回答，"可說是全省第一。（他向我移近些。）喉呀！邦捷列·叶列美奇眞了不起！他只要希望甚么，只要想到甚么，立刻就做到，什么事都勁道十足。我告訴您，邦捷列·叶列美奇……"

且尔托潑哈諾夫走进房間里来了。聶道比斯金笑笑，不說下去了，他用眼色指着他給我看，仿佛要說："您自己看了就知道。"我們就开始談打猎。

"要不要把我的猎狗給您看看？"且尔托潑哈諾夫問我，不等我回答，就叫喚卡尔潑。

走进一个結实的小伙子来，这人穿着一件有淺藍色衣領和号衣鈕扣的綠色土布外套。

"吩咐福姆卡，"且尔托潑哈諾夫断断續續地說，"叫他把阿馬拉特和薩依加带过来，要整整齐齐的，懂嗎？"

卡尔潑滿面笑容地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就出去了。福姆卡来了，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束得紧紧的，穿着长統靴，带着几条狗。我为了礼貌关系，对这些愚蠢的畜生贊賞了一番（波尔扎亚猎狗都是极其愚蠢的）。且尔托潑哈諾夫吐了几口唾沫在阿馬拉特的鼻孔里，然而这显然沒有使这只狗得到一点儿快感。聶道比斯金也从后面撫摸着阿馬拉特。我們又扯起閑談来。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态度漸漸地变得很溫和了，不再作威作福；他臉上的表情变更了。他望望我，又望望聶道比斯金……

"嗳！"他突然叫起来，"为甚么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瑪霞！

喂，瑪霞！到这里来。”

隔壁房間里有人动作的声音，但是沒有回答。

“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又亲暱地叫一声，“到这里来。沒有关系的，不要怕。”

門慢慢地开了，我看見一个年約二十岁的女子，身材苗条而匀称，有一張茨岡人的淺黑色的臉、一对黃褐色的眼睛和一条漆黑的辮子；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丰滿紅潤的嘴唇里面閃閃发光。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衫裙；戴着一个淺藍色的披肩，紧靠喉头的地方用一只金別針扣住，这披肩把她的纖丽而壮健的手臂遮住了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的羞澀不安的态度向前跨了两步，站定了，低下了头。

“我来介紹，”邦捷列·叶列美奇說，“說她是妻子，又不是妻子，但是几乎同妻子一样。”

瑪霞微微地臉紅了，忸怩不安地微笑一下。我向她低低地鞠一个躬。我很喜欢她。纖細的鷹鼻和張开的半透明的鼻孔，高高的眉毛的剛强的輪廓，蒼白而略微凹进的面頰，——她的全部相貌表現出一种任性的热情和无所顾忌的勇敢。盘好的辮发底下有两排亮閃閃的短发在寬闊的頸子上一直生向下面——这是血統和力量的特征。

她走到窗子旁边，坐下了。我不願意增加她的困窘，就同且尔托潑哈諾夫談起話来。瑪霞微微轉过头来，偸偸地、羞怯地、迅速地向我瞅了两眼。她的眼光像蛇舌一般閃耀着。聶道比斯金坐到她身旁，在她耳朵边輕声地說了些甚么。她又微笑了。她笑的时候微微皺着鼻子，翹起上嘴唇，使她臉上显出一种又像猫又像獅子的表情。……

“啊，你是含羞草，”我心里这样想，就也偸偸地看看她那纖

細柔軟的身軀、凹进的胸部和生硬而敏捷的动作。

“喂，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問，“应該拿点东西出来請請客人吧，啊？”

“我們有果醬，”她回答。

“好，把果醬拿来，順便拿点燒酒来。喂，瑪霞，你听我說，”他在她背后叫起来，“把六弦琴也拿来。”

“要六弦琴做甚么？我不唱歌。”

“为甚么呢？”

“不願意。”

“哎，哪里，你会願意的，只要……”

“甚么？”瑪霞立刻皺攏了眉头問。

“只要請求你，”且尔托潑哈諾夫說完了这句話，不免有点狼狽的样子。

“啊！”

她走出去了，不久就拿了果醬和燒酒回来，仍旧坐在窗子旁边了。她的額上还看得出一条皺紋；两条眉毛有时挺起来，有时低下去，好像黃蜂的触鬚。……讀者注意到嗎，黃蜂的臉是多么凶狠？“唔，”我想，“暴風雨要来了。”談話不接气了。聶道比斯金一声不响，勉强微笑着；且尔托潑哈諾夫气喘吁吁的，面紅耳赤，瞪着一双眼睛；我預备走了。……瑪霞突然站起来，豁的一下把窗子打开，探出头去，怒气冲冲地喊一个过路的农妇：“阿克西尼亚！”那农妇吓了一跳，想轉过身来，岂知滑了一脚，拍噠一声沉重地跌倒在地上了。瑪霞仰着身子，哈哈大笑起来，且尔托潑哈諾夫也笑了，聶道比斯金高兴得尖叫起来。我們大家精神振奋了。一个閃电，雷雨就过去了，……空气又澄清了。

过了半个钟头之后，誰都认不得我們了：我們像小孩一般談

笑取乐。瑪霞最会戏耍，且尔托潑哈諾夫貪婪地望着她。她臉色发白了，鼻孔張开，眼睛一会儿炯炯发光，一会儿又黯然失色。这村野女子玩得入迷了。聶道比斯金拖着他那两条矮胖的腿在她后面蹣跚着，仿佛雄鴨追赶雌鴨一般。連文左尔也从前室中的板凳底下爬出来，在門口站了一会，看看我們，突然跳起来，吠叫起来。瑪霞飞奔到另一个房間里，拿来了六弦琴，从肩上卸下披肩，迅速地坐下来，抬起头，唱起茨岡歌曲来了。她的声音响亮而顫抖，好像一只有碎縫的玻璃鈴；歌声一会儿昂奋起来，一会儿又沉静下去，……使人听了心中覚得又美妙，又恐怖。"啊，燃燒吧，說吧！……"且尔托潑哈諾夫跳起舞来了。聶道比斯金跺着脚，走着小步子。瑪霞全身扭动，仿佛火里的樺树皮一般；纖細的手指在六弦琴上敏捷地移动，淺黑色咽喉在双重的琥珀項鏈底下慢慢地一起一伏。有时她突然默不作声了，困憊地坐下来，仿佛不願意地彈撥着弦綫；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站定了，只是聳动着肩膀，在原地替换着脚站着；聶道比斯金像中国的瓷器人像一般搖着头。有时她又发狂似地迸出歌声，挺起身子，突出胸脯，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又蹲到地上，高高地跳得几乎碰着天花板，他像陀螺一般旋轉，嘴里喊着："快！"……

"快，快，快，快！"聶道比斯金很快地接着叫。

到了很迟的晚上，我才离开貝松諾伏村。……

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末路

1

自从我訪問邦捷列·叶列美奇之后过了两年，他开始遭到災难——眞正的災难。在这以前他就遇到过不如意、失敗、甚至不幸的事，但是他不去注意这些，照旧“統治”着一切。最初来襲击他的災难，是他感到最伤心的：瑪霞离开了他。

她在他家里似乎已經很习惯了，是甚么原因使得她离开这里呢？这很难說。且尔托潑哈諾夫直到他一生最后的日子为止，始終确信瑪霞变节的原因在于邻近的一个青年人，一个退职的枪騎兵大尉，綽号叫做亚富的。据邦捷列·叶列美奇說，他所以能博得瑪霞欢心，只是因为他不断地拈髭鬚，拚命地塗香油，并且时常发出意味深长的哼声；然而，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更可能是瑪霞血管里含有的流浪的茨閩人血液。不管怎样，总之，有一个夏天的傍晚，瑪霞把一些零星物件打了一个小包裹，便走出了且尔托潑哈諾夫的家。

在这以前，她約有三天坐在屋角里，身子痙攣着紧靠在墙壁上，好像一只受伤的狐狸，对任何人也不說一句話，只是轉动着眼睛，沉思梦想，有时挺挺眉毛，微微地咧着嘴露出牙齿来，徐徐

地移动着两手，仿佛要把她自己遮蔽起来。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緒，但从来不继續长久。且尔托潑哈諾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担心，也不去惊扰她。有一天他的猎犬管理人告訴他，說最后两只共恰亚猎狗死了，但是当他到狗棚里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碰見一个女僕，她用发抖的声音报告他說：瑪利亚·阿金菲叶夫娜叫她向他致意，并轉言祝他幸福，可是她不再回到他这里来了。且尔托潑哈諾夫在原地方轉了两个圈子，发出一陣嘶哑的咆哮声，立刻去追赶这个逃亡女子去了，并且还随手拿了手枪去。

他在离开他家两俄里一个白樺树林旁边通向县城的大道上追着了她。太阳低低地挂在天边，四周的草木和大地全都突然变成了深紅色。

“你是到亚富那里去！到亚富那里去！”且尔托潑哈諾夫一看見瑪霞就呻吟着說，“到亚富那里去！”他重复說着，几乎一步一跌地向她跑过去。

瑪霞站定了，把臉轉向他。她背着光站着，因此全身黑色，仿佛用烏木雕成的。只有她的眼白像銀色的扁桃仁一般突出着，而眼睛的瞳孔也就显得更加黑了。

她把她的包裹丢在一边，交叉了两臂。

“你想到亚富那里去，你这沒出息的女人！”且尔托潑哈諾夫重复說着，想抓住她的肩膀，然而一碰到她的眼光就心慌意乱了，躊躇地站在那里。

“我并不是到亚富先生那里去，邦捷列·叶列美奇，”瑪霞坦然地小声回答，“可是我不能再跟你住在一起了。”

“为甚么不能跟我住在一起？为甚么緣故呢？难道我有甚么地方得罪了你？”

瑪霞搖搖头。

“你并沒有得罪我，邦捷列·叶列美奇，只不过是我在你家里住得不耐煩了。……我感謝你过去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决不能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吃了一惊；他竟用两手拍一拍自己的大腿，跳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住在我这里一向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現在却突然不耐煩了！你想要丢掉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包上头巾就走了。你享受的一切尊荣不比夫人差呢……”

“这些我一点也不在乎，”瑪霞打断了他的話。

“怎么不在乎？从一个无賴的茨岡女人变成了夫人，还說不在乎？怎么不在乎，你这賤种？这能叫人相信嗎？你一定偷偷地变节了，变节了！”

他又发出忿怒的噝噝声。

“我一点也沒有想到过变节，从来沒有想到过，”瑪霞用她那嘹亮而清楚的声音說，“我已經对你說过：我厌煩了。”

“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一声，用拳头打一下自己的胸脯，“唉，别再那样了，算了吧，你折磨得我好苦，……唉，够了！眞的啊！你只要想想吉洪会說些甚么；你至少可怜可怜他吧！”

“請你替我向吉洪·伊凡內奇問候，对他說……”

且尔托潑哈諾夫揮动两手。

“不行，胡說八道，你走不了！你的亚富一定是白白地等你的！”

“亚富先生，”瑪霞开始說……

“甚么亚富先生，”且尔托潑哈諾夫模仿着她的語調說。“他是一个十足的騙子，詭計多端，他那副嘴臉就像个猴子！”

且尔托潑哈諾夫和瑪霞相持了足足半个钟头。他有时向她

走近去，有时又跳回来，有时举手想打她，有时又向她深深地鞠躬，哭泣，叫駡……

“我受不住了，”瑪霞重复地說，“我痛苦极了。……厌煩得要命。”她臉上漸漸显出非常冷淡的、几乎昏昏欲睡的表情，竟使得且尔托潑哈諾夫問她，是不是有人給她吃了麻醉药？

“厌煩，”她第十次說。

“那么我打死你，好嗎？”他突然叫出，从袋里拿出手枪来。

瑪霞微笑了；她的臉生动起来。

“有甚么呢？打死我吧，邦捷列·叶列美奇，随你的便；回去我是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了嗎？”且尔托潑哈諾夫扳起了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了，亲爱的。一輩子也不回去了。我的話是坚决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把手枪塞在她手里，坐在地上了。

“还是你打死了我吧！沒有了你，我不要活了。你討厌我，我对世間一切就都覚得討厌了。”

瑪霞弯下身子，拾起她的包裹，把手枪放在草地上，使枪口不向着且尔托潑哈諾夫，然后挨近他坐下来。

“唉，亲爱的，你何必伤心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們茨岡女人的脾气嗎？我們的性格生来就是这样的。只要‘厌煩’这个离間者一来到，灵魂就被召喚到别的遙远的地方去，哪里还肯留下来呢？請你記住你的瑪霞，这样的女朋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我也不会忘記你——亲爱的。可是我們一起生活已經結束了！”

“我一向爱你，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用手蒙着臉，通过手指中間喃喃地說。……

“我也一向爱你，我的知心人邦捷列·叶列美奇！”

“我一向爱你，我現在爱得你发狂了，神魂顚倒了。我現在想想，你这样无緣无故、好端端地抛棄了我，要到处去流浪，我就覚得如果我不是一个倒霉的穷光蛋，你大概不会丢掉我吧！”

瑪霞听了这些話只是微微一笑。

“你以前还說我是不爱金錢的女人呢！”她說着，举起手在且尔托潑哈諾夫的肩上打了一下。他跳了起来。

“那么至少让我給你些錢，一个錢也沒有怎么行呢？不过最好你还是打死了我！我明白告訴你：你馬上把我打死了吧！”

瑪霞又搖搖头。

“打死你？亲爱的，我为甚么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呢？”

且尔托潑哈諾夫身子一抖。

“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为了怕服苦役刑……”

他又倒在草地上了。

瑪霞默默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我可怜你，邦捷列·叶列美奇，”她叹一口气說，“你是一个好人，……可是沒有办法了。再見吧！”

她轉过身去，走了两步。夜色已經来临，到处涌起晦暗的阴影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敏捷地站起身，从后面抓住了瑪霞的两条胳膊肘。

“你就这么走了，你这狠心的人？到亚富那里去！”

“再見吧！”瑪霞富有表情地、决断地重复說一遍，便掙脫他的手去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目送了她一陣，接着跑到放手枪的地方，拿起枪来，瞄准了，开了一枪。……但是他在扳动枪机以前，先把手向上一翘，因此枪彈从瑪霞头上飞鳴而过。她一边走，一边回轉

头来向他看看，接着就继續前进，不慌不忙地摇摆着身子，仿佛在撩惹他。

他用手遮住了臉，急忙跑了……

但是他还沒有跑到五十步，突然一动不动地站定了。一个熟悉的、太熟悉的声音向他飄来。瑪霞在唱歌。她唱着："美好的青春时代……"每一个音都在黄昏的空气中飄揚开来，悲哀而又热烈。且尔托潑哈諾夫傾耳而听。歌声漸漸地远去；有时消失了，有时又飄过来，不大听得清楚，然而还是热辣辣的。……

"她这是故意来恼我呢，"且尔托潑哈諾夫这样想，但是他立刻又呻吟起来："唉，不是的，她这是向我訣别，"他的眼泪滾滾地流下来了。

第二天他来到亚富先生家里。亚富先生作为一个眞正的交际家，不賞識乡村的孤独生活，而住在县城里，像他自己所說，可以"靠近小姐們些"。且尔托潑哈諾夫沒有遇見亚富。据他的侍僕說，他上一天到莫斯科去了。

"这就对了！"且尔托潑哈諾夫激怒地叫起来，"他們有密約；她跟他逃走了，……但是且慢！"

他不管侍僕的拦阻，闖进这青年騎兵大尉的书房里去。书房里的长沙发上面，挂着穿枪騎兵制服的主人的油画肖像。"嘿，你在这里，你这沒有尾巴的猴子！"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着，跳上沙发去，用拳头在那紧綳着的画布上打一下，打破了一个大洞。

"告訴你那混賬的主人，"他对那侍僕說，"因为他那副丑恶的嘴臉不在这里，所以貴族且尔托潑哈諾夫毁坏了他的画像；如果他要我賠償，他是知道貴族且尔托潑哈諾夫的住处的！要不

然，我自己会来找他！就是到了海底上，也要找到这不要臉的猴子！”

且尔托潑哈諾夫說了这些話，就从沙发上跳下来，昂然地去了。

但是騎兵大尉亚富并沒有向他要求任何賠偿，——他甚至沒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他，——且尔托潑哈諾夫也不想去找寻他的仇敌，他們之間就不再有下文了。瑪霞本人从此不知下落。且尔托潑哈諾夫起初沈湎于酒，后来倒也“清醒”了。然而这时候他又遭到了第二次災难。

2

这便是他的知友吉洪·伊凡內奇·聶道比斯金的逝世。他在逝世前两年身体就不健康起来：他患了气喘病，老是沉睡，醒来的时候，神志不立刻清楚。县里的医生說他患的是“小中風”。在瑪霞出走以前的三天內，即在她“开始不耐煩”的三天內，聶道比斯金正躺在自己的貝賽林杰什夫卡村里，他患重伤風了。瑪霞的行徑更出乎意料之外地打击了他。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比对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打击更重。他素性柔順而胆怯，因此除了对于他的朋友的最温柔的怜憫和他自己的病态的疑虑以外，并沒有显露出甚么来，……但是他灰心而頹丧了。“她挖出了我的心，”他坐在他所喜欢的漆布沙发上捻弄着自己的手指，輕輕地这样自言自語。甚至后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恢复正常之后，聶道比斯金也还沒有恢复过来，他仍旧感覚到“內部虛空”。“喏，就在这里，”他指点着胸部中央比胃高些的地方这样說。他这样地挨到了冬天。初期严寒的时候，他的气喘病減輕了些，然而跟着

来的已不再是“小中风”，却是真正的中风了。他不立刻失却知觉，他还能辨认且尔托泼哈诺夫；他的好朋友绝望地叫喊：“怎么，吉洪，你怎么不得到我的允许就丢下了我，同玛霞一样？”这时候他还能用僵硬的舌头回答：“我，邦……列·叶……奇，永远听……你……的话。”虽然如此，他终于等不得县里的医生来到，就在这一天死去了。这医生看见了他的刚刚冷却的身体，只得怀着人世无常的哀愁之感，要求些“烧酒和鲟鱼干”罢了。可想而知，吉洪·伊凡内奇把自己的产业遗赠给了他最尊敬的恩人和慷慨的保护者“邦捷列·叶列美奇·且尔托泼哈诺夫”；但是这产业并没有给这最尊敬的恩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因为不久就被拍卖了——其一部分钱是用以抵偿墓碑建筑——一个雕像——的费用，这雕像是且尔托泼哈诺夫（他身上显然表现出了他父亲的习性！）主张建立在他的好友的遗骸上的。这雕像是他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照理应该表现出一个正在祈祷的天使；但是人家介绍给他的那个经纪人，知道外省地方对于雕塑少有识者，就不给他天使，而把多年装饰在莫斯科附近一个荒芜了的、叶卡捷琳娜朝代的花园里的一座花神①像给了他——况且这雕像是这经纪人免费弄到的，不过样子倒是十分优美，是罗可科②式的，有圆肥的手臂和蓬松的鬈发，袒裸的胸前有一串玫瑰花瓣，体态袅娜。直到现在，这个神话中的女神还优雅地伸起了一只脚，站在吉洪·伊凡内奇的坟墓上，装着真正的彭巴杜③式的扭捏姿态眺望着在她周围散步的小牛和绵羊——我们的乡村墓地上的这些经常的访问者。

---

① 花神，即富洛拉，罗马神话中司花的女神。

② “罗可科”，十八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③ 彭巴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最宠爱的情妇。

3

且尔托滠哈諾夫失去了他的忠实的朋友，又沈湎于酒了，而且这回情况严重得多。他的境况完全衰落了。他已經沒有錢打猎，最后的錢用完了，最后的僕人走散了。邦捷列·叶列美奇完全孤独了：他連談一句話的人都沒有，更不必說談衷曲了。只有他的驕傲沒有减低。反之，他的境遇越是不好，他就越是傲慢，越是自高自大，越是使人难于接近。結果，他的性情完全变得粗野了。他还剩有一点慰藉，一件乐事，那就是一匹絕妙的乘用馬，灰色的，頓河种的，他給它起名为馬列克-阿杰尔，这确是一头出色的牲口。

他获得这匹馬的經过如下：

有一次且尔托滠哈諾夫騎着馬經过邻村，听見酒店附近有一群农人在那里喧嘩叫喊。在这人群中央，有几只强壮的手臂在同一地方不断地一起一落。

"那边发生了甚么事？"他用他所特有的长官的語气問一个站在自家門口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靠在門边上，仿佛正在打瞌睡似的，有时向酒店的方面望望。一个淺色头发的男孩子穿着印花布衬衫，袒露的胸前挂着一个柏木十字架，叉开了两只小脚，捏紧了小拳头，坐在她的两只草鞋中間；一只小鸡就在近旁啄食一块硬得象木头似的黑麦面包皮。

"誰知道呢，老爷，"老妇人回答，接着就向前弯下身子，把她的一只有皺紋的黝黑的手放在男孩子的头上了，"听說，我們那些小伙子在打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什么样的犹太人？”

“誰知道呢，老爷。我們这里来了一个犹太人；誰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华西亚，到媽媽这里来，老爷……嘘，嘘，这畜生！”

老妇人赶走了小鸡，华西亚拉住了她的裙子。

“他們就是在打他呀，我的老爷。”

“打他？为甚么要打他？”

“我不知道，老爷。总是有原因的。怎么不要打呢？老爷，是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啊！”

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一声，用鞭子在馬的頸子上抽了一下，一直奔向人群去。他挤进了人群之后，不分清紅皂白，就用那根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把农人們乱打一陣，同时断断續續地喊着：“横行……不法！横行……不……法！应該由法律来懲办，怎么可以私……自……动……刑！法律！法律！！法……律！！！”

不到两分钟，这一群人全都向四面八方散开了，在酒店門前的地上，出現一个瘦小的、皮肤黝黑的人体，身上穿着一件土布外套，头发散乱，衣衫破碎。……蒼白的臉，向上翻的眼睛，張开的嘴巴，……这是怎么一回事？吓伤了呢，还是已經死了？

“你們为甚么打死这个犹太人？”且尔托潑哈諾夫厉声叫喊，威吓地揮动着鞭子。

众人发出微弱的含糊声回答他。有的农人摸着肩膀，有的农人摸着腰部，还有的摸着鼻子。

“打得好厉害！”后面有人这样說。

“用鞭子打，这誰都会的！”另一个声音說。

“为甚么打死这个犹太人？我問你們呀，你們这些野蛮人！”且尔托潑哈諾夫又問。

但是这时候，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体敏捷地跳起来，跑到且尔

托潑哈諾夫后面，抖抖擻擻地抓住了他的馬鞍的边。

人群里面迸出一陣齐声的哄笑。

“眞是打不死的！”后面又有人这样說。“活象一只猫！”

“大人，教顾① 我，救救我！”这时候不幸的犹太人把整个胸脯靠在且尔托潑哈諾夫脚上了，喃喃地說，“不然他們会把我打死，把我打死，大人！”

“他們为甚么打你？”且尔托潑哈諾夫問。

“系在不基道为歇么！他們有些家畜死了，……他們就疑心……可系我……”

“好！这个我們以后再来查明！”且尔托潑哈諾夫打断了他的話，“現在你抓住了馬鞍子跟我走。喂，你們！”他又轉向众人說，“你們知道我嗎？我是地主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住在貝松諾伏村，倘使你們想要控告我，就去控告吧，还可以控告这个犹太人！”

“为甚么要控告，”一个端庄的白鬍子农人深深地鞠着躬說，他的样子活像一个古代族长。(然而打犹太人的时候他并不比别人让步。)“邦捷列·叶列美奇先生，我們很熟悉您；您教訓了我們，我們十分感谢您！”

“为甚么要控告！”别的人接着說。“至于那个反基督的人，我們自有办法处置！他逃不脫我們！我們对付他，就像对付田野里的兎子一样……”

且尔托潑哈諾夫翹一翹小鬍子，哼了一声，就騎着馬带了那个犹太人緩步走回自己村里去了。他从迫害者手里救出这个犹

① 这犹太人說俄語发音不正确，把Ж讀作З，把Ш讀作С。現在为求表达原意，也用几个音訛的字眼，例如把“照顧”說成“教顧”，把“知道”說成“基道”等等。凡字旁加重点的，都表示音訛。

太人，正同从前救出吉洪·聶道比斯金一样。

4

过了几天，且尔托潑哈諾夫家里剩下的唯一的小斯来报告他：来了一个騎馬的人，想要跟他談几句話。且尔托潑哈諾夫走到台阶上，看見他所认識的那个犹太人，騎着一匹出色的頓河产的駿馬，这馬一动不动地、驕傲地站在院子当中。那犹太人不戴帽子，他把帽子挾在腋下，他的两只脚不插在馬鐙里，却插在馬鐙的皮带里；他的外套的破碎的衣裾挂在馬鞍子的两旁边。他一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就用嘴唇发出嘖嘖的声音，鼓动两肘，搖摆着两脚。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不但沒有回礼，竟动起怒来，他突然渾身冒火了：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敢騎这样出色的馬，……簡直不成体統！

“喂，你这副丑嘴臉！”他叫喊起来，“赶快爬下馬来，如果你不願意被摔进泥污里去的話！”

犹太人立刻服从，就像一只袋子似的从馬鞍子上翻了下来，一只手輕輕握住繮绳，微笑着，鞠着躬，走近且尔托潑哈諾夫来。

“你有甚么事？”邦捷列·叶列美奇威严地問。

“大人，請您看看，揭匹馬怎么样？”犹太人說着，不断地鞠躬。

“嗯……好的……这是一匹好馬。你从哪里弄来的？大概是偸来的吧？”

“怎么可以，大人！我系一个規規矩矩的犹太人，我不系偸的，我的的确确系为您大人办来的！我費了不曉的力，費了不曉的力！才弄到揭匹馬。揭样的好馬在紧个頓河区无論如何絞不到

第二匹。請看，大人，揭样好的馬！請到揭里来！吁！……吁！……馬儿扭过头来，側过欣子来！我們把馬鞍子拿掉吧。怎么样，大人？”

“是一匹好馬，”且尔托潑哈諾夫装出淡然的样子重复說，其实他的心在怦怦地乱跳了。他是热爱馬的人，識得馬的好坏。

“大人，您撫摩撫摩它吧！撫摩一下它的頸子，嘿嘿嘿！对呀。”

且尔托潑哈諾夫不願意似地把手放在馬的頸子上，拍了两下，然后用手指从頸上隆起的地方一直沿着背脊摸过去，摸到了腎臟上部的某一个地方，就在这地方像內行人那样輕輕地按一下子。那匹馬立刻拱起背脊骨来，用它那驕傲的黑眼睛向且尔托潑哈諾夫斜看一下，吹一口气，踏着前脚。

犹太人笑了，輕輕地拍拍手。

“它在认主人了，大人，它在认主人了！”

“嘿，胡說，”且尔托潑哈諾夫懊恼地拦住了他的話。“我要向你买这匹馬吧……又沒有錢；至于贈送呢，我不但沒有受过犹太人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礼物也沒有受过。”

“我怎么敢送您一点东西呢，别那么想吧！”犹太人高声說。“您就买了吧，大人，……錢以后再付。”

且尔托潑哈諾夫寻思了一下。

“你要多少錢？”最后他从牙縫里含糊說出。

犹太人聳聳肩膀。

“就依我买进的价錢，两百卢布。”

这匹馬的价值其实有这数目的两倍——也許三倍。

且尔托潑哈諾夫把臉扭向一旁，热狂地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甚么时候……付錢呢？”他問，故意紧蹙着眉头，并不

向犹太人看。

“随您大人的方便。”

且尔托潑哈諾夫把头向后一仰，但是并不抬起眼睛来。

“这不算回答。你要說清楚，伊罗德[①]的子孙！我难道要承你的情？”

“那么，揭样吧，”犹太人連忙說，“再过六个月，……好嗎？”

且尔托潑哈諾夫甚么也不回答。

犹太人注意窺看他的眼色。“好嗎？让我把馬牵进馬厩里去吧？”

“鞍子我不要，”且尔托潑哈諾夫断断續續地說。“把鞍子拿去，听見嗎？”

“好，好，我拿去，我拿去，”犹太人很高兴，喃喃地說着，就把鞍子背在肩上了。

“錢呢，”且尔托潑哈諾夫继續說……“再过六个月。不是两百，而是两百五十。不許你說話！两百五十，我对你說！我欠你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一直沒有勇气抬起眼睛来。他的驕傲从来沒有委屈得这么厉害。“这显然是礼物，”他心里想，“这家伙是为报恩才送来的！”他又想拥抱这个犹太人，又想打他……

“大人，”犹太人鼓足勇气，咧开嘴巴笑着，开始說，“应該照俄罗斯的习惯，用衣裾裹着繮绳把这匹馬交到您的……”

“亏你想得出！犹太人……說甚么俄罗斯习惯！喂！誰在那边？把馬牵去，带到馬厩里，給它倒些燕麦。我馬上亲自来看了。它的名字——就叫作馬列克-阿杰尔吧！”

且尔托潑哈諾夫剛剛走上台阶，突然又轉过身来，跑到犹太

---

① 紀元前四十至四年的犹太国王。

人跟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犹太人弯下身子，已經突出嘴唇来想吻他的手了，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向后一跳，低声地說："不要对任何人說！"便走进門里去了。

5

自从这一天起，且尔托潑哈諾夫生活上的主要的事情、主要的操心、主要的乐趣，是馬列克-阿杰尔了。他爱它，比爱瑪霞还深；他亲近它，比亲近聶道比斯金还甚。这匹馬可也眞好！性烈如火，眞像火一样，簡直是火药；而态度又像貴族一般端庄！它不知疲倦，刻苦耐劳，无論要它到哪里都唯命是从；而喂养它又不需要什么費用：如果沒有别的东西吃，自己脚底下的泥也会啃来吃。它走慢步的时候，仿佛抱着你一样稳；走速步的时候，好像在搖籃里搖摆你；飞奔起来，風也追不着它！它从来不气喘，因为气孔多。它的腿像鋼鉄一样！至于絆跌，那是压根儿不曾有过！无論跳过壕沟，跳过栅栏，它都不当一回事；而且它又很聪明！你一叫它，它立刻抬起头跑过来；你叫它站着，自己走开去了，它就一动也不动；你一回来，它就輕輕地嘶叫，仿佛在說："我在这里。"它甚么都不怕：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暴風雪中，它都能找到路徑；他决不让陌生人走近身边，它会用牙齿咬！狗也不能走近它去，一走近它，它就用前脚来踢它的額角，踢得它休想活命！这是一匹有自尊心的馬；鞭子只是当作装飾品在它头上揮动罢了，决不能碰它一碰！但是这又何必多說呢，总之，这是一件宝貝，不是一匹馬！

且尔托潑哈諾夫夸奖起自己的馬列克-阿杰尔来，眞眞滔滔不絕！他那么关怀它，疼爱它！它的毛上泛着銀色——不是旧的

銀色，却是新的、带着暗沉沉的光澤的銀色；用手撫摩起来，簡直同天鵝絨一样！鞍子、鞍褥、籠头——所有的馬具都配得非常称身，又整齐，又清爽，簡直可以入画！且尔托潑哈諾夫对它的愛护无以复加了，竟亲手替他的愛馬編額鬃，用啤酒替它洗鬣毛和尾巴，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潤滑油来塗它的蹄。……

他常常騎了馬列克-阿杰尔出門去，但并不到邻近的人家去，——他照旧不同他們往来，——却穿过他們的田地，經过他們的庄院。……他說，让这些傻瓜远远地欣賞一下我的馬吧！有时他听說某地方有人出猎——富裕的地主准备到远离庄园的原野上去打猎——他立刻就到那地方去，在远处的地平綫上表演馳騁的雄姿，使得全体观者都惊訝他的馬的漂亮和神速，然而他不让任何人走近来。有一次有一个猎人竟带了他的全部侍从去追他；他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避开他，就全速力地赶上去，向他大声疾呼：“喂，你听我說！你把馬卖給我，无論你要多少錢！几千个卢布我也不惜！我把老婆給你，还有孩子！全部財产都拿去吧！”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勒住了馬列克-阿杰尔。那猎人向他飞奔过来。

“先生！”他嚷着，“你說，你要甚么？我的亲爸爸！”

“如果你是皇帝，”且尔托潑哈諾夫从容不迫地說（其实他有生以来沒有听見过莎士比亚①），“你拿你的全部国土来換我的馬，我也不要它！”說罢，哈哈大笑，把馬列克-阿杰尔拉起来，让它后脚着地，在空中像陀螺一般轉一圈，然后馳騁而去！但見那匹馬在收割后的田地上一閃一閃地跑着。那猎人（听說是一个

① 莎士比亚史剧《理査三世》中有一处說：“来一匹馬！来一匹馬！拿我的王国換一匹馬！”

很富裕的公爵）把帽子丢在地上，噗的一下把脸钻进帽子里！就这样躺了半个钟头光景。

且尔托潑哈諾夫怎么不爱惜他这匹馬呢？他之所以能在所有的邻居面前重新表現出他的显然的、最后的优势，不是全賴于这匹馬嗎？

6

时間过去，付款的日期迫近了，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不但沒有两百五十卢布，竟連五十也沒有。怎么办呢，用甚么方法来对付呢？“有甚么关系！”終于他打定主意，“要是那个犹太人不讲情，不肯再緩期，我就把房子和土地給他，自己騎了馬到处流浪！情願餓死，决不放棄馬列克-阿杰尔！”他心慌意乱得很，甚至魂思梦想起来；然而这时候命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怜憫他，对他微笑了，有一个远房姑母，且尔托潑哈諾夫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在遺囑中留給他一笔在他看来数目极大的款子，足足两千卢布！而且他收到这笔錢，正是在所謂紧要关头上：犹太人来到的前一天。且尔托潑哈諾夫快乐得几乎发狂，但是并不想起燒酒：自从得到馬列克-阿杰尔的一天起，他一滴酒也不进口了。他跑到馬厩里，吻吻他的好朋友鼻孔上方的两側面、馬的皮肤十分柔軟的地方。“这一下我們就不再分离了！”他高声説着，拍拍馬列克-阿杰尔的梳整齐的鬣毛下面的頸子。他回到房間里，就数出两百五十个卢布来，封在一个紙包里了。然后他仰臥了，抽着烟，考虑如何处置其余的錢——这就是說，他将要买怎样的狗：要道地的科斯特罗馬种的，而且一定要紅斑的！他甚至同彼尔非希卡談話，允許他一件衣縫里都鑲嵌黄絲

带的新的哥薩克上衣，然后怀着怡然自得的心情就寢。

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見他騎着馬出去打猎，但是所騎的不是馬列克-阿杰尔，而是一只形似駱駝的奇怪的牲口；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向他迎面跑来。……他想揮动鞭子，想派狗去追赶，但是他手里拿着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束树皮；于是狐狸在他面前跑着，伸出舌头来揶揄他。他从他的駱駝上跳下来，絆了一絆，跌倒了，……一直跌到一个宪兵手里；这宪兵带他到总督那里，他一看，这总督就是亚富……

且尔托潑哈諾夫醒来了。房間里很黑；第二批鸡剛剛啼过。……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馬嘶的声音。

且尔托潑哈諾夫抬起头来。……接着又听到一声很微弱的馬嘶声。

"这是馬列克-阿杰尔在嘶叫！"他想。……"这是它的嘶叫声！可是为甚么这样远呢？我的天！……这是不可能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全身发冷，霍的一下从床上跳下来，摸着了长統靴和衣服，穿好了，再从枕头底下抓起馬厩的钥匙，飞奔到院子里。

7

馬厩位在院子的尽头；它的一堵墙壁向着田野。且尔托潑哈諾夫不立刻把钥匙插进鎖里，——他的手顫抖了，——不立刻旋轉钥匙。……他屏着气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門里面总要有一点声息才好啊！"馬列克！馬列克！"他低声地叫喚。死一般的靜寂！且尔托潑哈諾夫不由自主地抽动钥匙：那扇門呀的一

声，便开开了。……原来沒有上鎖。他跨进門檻，又叫喚他的馬，这回叫出全部名字："馬列克-阿杰尔！"但是这个忠实的伴侶沒有回答，只有一只老鼠在草堆里悉索悉索地响。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冲进馬厩的三間槽房中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一間里。虽然四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却一直闖进了这槽房中。……空空如也，且尔托潑哈諾夫头脑暈眩了；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只钟嗡嗡地响起来。他想說些什么，但是只发出了一些咝咝的声音，于是他用手上上下下、左右前后地摸索着，喘着气，曲着两膝，从一个槽房走到另一个槽房，……再走到乾草堆积得几乎碰頂的第三个槽房，撞在一堵墙壁上了，又撞在另一堵墙壁上了，跌了一交，翻了一个斤斗，爬起身来，突然从半开的門里仓皇地闖出来，跑到了院子里。……

"失窃了！彼尔非希卡！彼尔非希卡！失窃了！"他大声疾呼。

小厮彼尔非希卡只穿一件衬衫，从他睡着的儲藏室里踉蹌地飞奔出来。……

主人和唯一的僕人——两个人像醉汉一般在院子中央碰到了；他們发狂似地相对着轉圈子。主人也說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僕人也不懂得叫他来做甚么。

"糟糕！糟糕！"且尔托潑哈諾夫喋喋地叫着。"糟糕！糟糕！"那小厮也跟着他叫。

"拿灯来！点起灯来！火！火！"且尔托潑哈諾夫的麻痹的胸中終于迸出这样的話来。彼尔非希卡飞奔到屋子里去。

但是要点灯，要得到火，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黃磷火柴那时候在俄罗斯还是稀罕东西；而厨房里的最后的火烬早已熄灭了。火刀火石好容易才找到，而且不大灵便。且尔托潑哈諾夫咬牙

切齿地从惊慌失措的彼尔非希卡手里把它們夺过来，便亲自打火：迸发出很多火星来，迸发出更多的咒駡声甚至呻吟声来。但是火絨有时点不着，有时立刻熄灭，四个膨脹的面頰和突出的嘴唇同心协力地想吹着它来，却是徒然！終于經过了大約五分钟——并沒有更快——才点着了那盞破灯底上的蜡烛头。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由彼尔非希卡陪伴着，奔向馬厩里，把灯高高地提在头上，向周圍察看。……

全部空空如也！

他跳到院子里，跑遍了院子各处，都沒有馬！邦捷列·叶列美奇的庄园四周的籬笆早已破旧了，有許多地方傾斜了，倒臥在地上。……馬厩旁边的籬笆，足有一阿耳申闊的一段完全坍塌了。彼尔非希卡把这地方指給且尔托潑哈諾夫看。

“老爷！您瞧这里：白天不是这样的。桩头都从地里露出来了，一定是有人把它們拔出来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提着灯跳过去，在地上照着。……

“馬蹄，馬蹄，馬蹄鉄的痕迹，痕迹，新鮮的痕迹！”他很快地嘟噥着。“它是从这里被牵出去的，这里，这里！”

轉瞬之間，他跳过籬笆，喊着“馬列克-阿杰尔！馬列克-阿杰尔！”一直跑向田野里去了。

彼尔非希卡困惑地留在籬笆旁边。灯的光圈立刻在他眼前消失，被沒有星月的濃黑的暗夜所吞沒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絕望的叫声越来越微弱了。……

8

他回家的时候，朝霞已經出現。他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衣

服上全是泥污，臉上带着粗野可怕的神色，目光阴澀而迟鈍。他用嘶哑的低語声赶走了彼尔非希卡，便独自关閉在自己的房間里了。他疲倦得几乎站不住脚了，但是他不躺到床上去，却坐在門边的椅子上，抓住自己的头。

“失窃了！……失窃了！”

但是这偷儿是用怎样巧妙的方法在半夜里从鎖好的馬厩里把馬列克-阿杰尔偷去的呢？馬列克-阿杰尔在白天都不让一个陌生人走近它来，怎么能够沒有一点声息地把它偷走呢？一只看家狗都不叫，这是甚么緣故呢？看家狗固然一共也只有两只，是两只小狗，而且它們由于饥寒交迫都潛伏在地里了。可是总应該覚察的啊！

“現在沒有了馬列克-阿杰尔，叫我怎么办呢？”且尔托潑哈諾夫心里想。“我現在失去了最后的欢乐——死的时候来到了。好在有錢，另外买一匹馬吧？但是哪里再找得到这样好的馬呢？”

“邦捷列·叶列美奇！邦捷列·叶列美奇！”門外傳来胆怯的叫声。

且尔托潑哈諾夫跳将起来。

“是誰？”他用变了样的声音喊道。

“是我，您的小厮，彼尔非希卡。”

“你有甚么事？是不是找到了，它跑回家来了？”

“不是，邦捷列·叶列美奇；是那个犹太人，卖它的那个……”

“唔？”

“他来了。”

“呵呵呵呵呵！”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起来，霍的一下把門打

开。“把他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

站在彼尔非希卡后面的犹太人看見他的“恩人”的毛发蓬松、横蛮凶狠的姿态突然出現，想逃走了；但是且尔托溌哈諾夫三脚两步地追上了他，像老虎一般招住了他的喉嚨。

“啊！你来要錢了！来要錢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說，仿佛不是他招住别人的喉嚨，而是别人招住了他的喉嚨。“夜里偸了去，白天来要錢？啊？啊？”

“哪有……揭事，大……人，”犹太人呻吟起来。

“你說，我的馬在哪里？你把它藏在哪里了？卖給誰了？你說，你說，你說呀！”

犹太人連呻吟声都沒有了；他那发青的臉上連恐怖的表情都消失了。他的两只手臂笔直地挂下，整个身子被且尔托溌哈諾夫剧烈地摇动，仰向后，扑向前，象芦葦一样。

“錢我会付給你，如数付給你，一文都不缺少，”且尔托溌哈諾夫叫嚷着，“可是如果你不馬上說出来，我就要招死你，象招死一只瘦弱的小鸡一样……”

“您已經把他招死了，老爷，”小厮彼尔非希卡謙恭地說出。

这时候且尔托溌哈諾夫才清醒过来。

他放脫了犹太人的頸子，犹太人砰然一声倒在地上了。且尔托溌哈諾夫扶他起来，让他坐在凳子上了，把一杯燒酒灌进他的喉嚨里，使他苏醒过来，等他苏醒之后，就跟他談起話来。

关于馬列克-阿杰尔的被盜，原来这犹太人一点也不知道。他替“最尊敬的邦捷列·叶列美奇”办到了这匹馬而又亲自把它偸去，这又何苦来呢？

于是且尔托溌哈諾夫带他到馬厩里去。

他們两人察看了槽房、秣槽、門上的鎖，翻开乾草和麦秆来，

然后走到院子里；且尔托潑哈諾夫把籬笆旁边的馬蹄痕迹指給犹太人看，突然拍一拍自己的大腿。

“慢来！”他叫道。“你这匹馬是从哪里买来的？”

“从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县的費尔霍新斯克馬市上买来的，”犹太人回答。

“向誰买的？”

“一个哥薩克人。”

“慢来！这哥薩克人是年輕的，还是年老的？”

“系一个中年人，样子規規矩矩的。”

“是怎么样一个人？长得怎么样？恐怕是个狡猾的騙子吧？”

“也許系个騙子，大人。”

“这个騙子对你怎么說，他养这匹馬养得很久了嗎？”

“記得他說养得很久了。”

“唔，那么偷馬的人一定是他了！你想想看，喂，你到这里来，……你叫甚么名字？”

犹太人抖擻一下，抬起他那双黑溜溜的小眼睛来望着且尔托潑哈諾夫。

“您問我叫歇么名字嗎？”

“哏，是的，你叫甚么？”

“莫歇尔·列伊拔。”

“唔，列伊拔，我的好朋友，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看：除了旧主人，誰能捉住馬列克-阿杰尔！他还替它加上鞍子，戴上嚼环，脫下馬衣呢！你瞧，馬衣丢在乾草堆里！……簡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从容办理！除了主人以外，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馬列克-阿杰尔踩死的！它会大声吵嚷起来，惊动全村呢！你說我的話对嗎？”

"很对，很对，大人……"

"那么，这样看来，我們首先必須找到这个哥薩克人！"

"可系怎么找得到他呢，大人？我一共揭看見他一面，現在他在歇么地方呢？而且他叫歇么名字呢？唉呀，唉呀！"犹太人說着，悲伤地搖搖他两鬢挂下来的长发。

"列伊拔！"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叫起来，"列伊拔，你看看我！我已經失去理性，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要自杀了！"

"可系我怎么能……"

"跟我一同去吧，我們去找那个賊！"

"我們到歇么地方去呢？"

"到市場上，到大道上，到小路上，到盜馬人那里，到城市里，到乡村里，到田庄里——走遍天涯海角！至于錢，你不必担心：老弟，我得到了一笔遺产！哪怕用完最后一文錢，也要找到我的好朋友！那个哥薩克人，这恶棍，逃不出我們的手！他到哪里，我們也到哪里！他钻到地下，我們也钻到地下！他到魔鬼那里，我們就一直到魔王那里！"

"为歇么到魔王那里去呢，"犹太人說，"不到他那里也行的。"

"列伊拔！"且尔托潑哈諾夫接着說，"列伊拔，你虽然是个犹太人，你的信仰卑鄙，可是你的灵魂比有的基督徒还好！請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一个人不能去，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我是一个暴躁的人，可是你有头脑，有宝貴的头脑！你們的种族就是这样的：沒有学問而一切都懂得！你也許怀疑，心里想：他哪里有錢？让我們到房間里去，我把所有的錢都給你看。請你拿錢吧，請你連我頸子上的十字架也拿去吧——只要替我把馬列

克-阿杰尔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

且尔托濺哈諾夫患热病似地打着哆嗦，汗珠如雨一般从他臉上流下来，和眼泪混合了，消失在他的髭鬚中。他紧握着列伊拔的两手，他恳求他，几乎要吻他了。……他簡直发狂了。犹太人起初想拒絕他，对他說：他决不能够离开这里，他有事。……可是哪里成功！且尔托濺哈諾夫什么都不要听他的。沒有办法，可怜的列伊拔只得答应了。

第二天，且尔托濺哈諾夫和列伊拔坐了一輛农家馬車，从貝松諾伏村出发了。犹太人略微显出尷尬的样子，一只手扶着車栏，整个衰弱的身体在顛簸的坐位上一跳一跳地震动；他把另一只手揣在怀里——那里面放着一叠用报紙包好的鈔票；且尔托濺哈諾夫像偶像一般坐着，只是轉动着眼睛，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腰里插着一把短劍。

“哼，可恶的离間者，这一下你可得小心啦！”車子开上大道的时候他这样咕嚕着。

他把家托付給小厮彼尔非希卡和一个厨娘，这厨娘是一个耳聾的老妇人，是他为了同情而收养着的。

“我騎了馬列克-阿杰尔回来見你們，”分别的时候他向他們这样喊着，“否則就永远不回来了！”

“你还是嫁給我了吧！”彼尔非希卡用胳膊肘推推那厨娘的身子，同她开玩笑。“反正老爷不会回来了；否則眞要寂寞死了！”

9

过了一年，……整整的一年：邦捷列·叶列美奇杳无音信。厨娘死了；彼尔非希卡已經打算丢下了这屋子，动身到城里去，

他的堂兄弟在城里一个理发师那里当学徒，招引他去。忽然傳来消息，說主人要回来了！教区的执事收到邦捷列·叶列美奇亲自写的一封信，他在这信里告訴他，說他准备回到貝松諾伏村来，又托他預先关照僕人，作应有的准备来迎接他。彼尔非希卡以为这些話不过是要他把灰尘打扫打扫的意思，不大相信这消息是正确的；然而他終于确信执事的話是眞的了，因为过了几天，邦捷列·叶列美奇本人騎着馬列克-阿杰尔出現在自己庄园的院子里了。

彼尔非希卡奔向主人，扶住了鞍鐙，想帮助他下馬；但是主人自己跳了下来，得意揚揚地向四周一瞥，大声地喊叫："我說要找到馬列克-阿杰尔，果然找到了它，敌人和命运終于向我屈服了！"彼尔非希卡走过来吻他的手，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对于他的僕人的热心并不加以注意。他拉着繮绳，大踏步地把馬列克-阿杰尔牵到馬厩里去。彼尔非希卡凝神地看一看他的主人，心里胆怯起来："唉，在这一年里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臉色变得那么严肃可怕了！"邦捷列·叶列美奇似乎应該高兴了，因为他終于达到了目的；他的确高兴，……然而彼尔非希卡总覺得胆怯，甚至感到恐怖。且尔托潑哈諾夫把馬放在它从前的槽房里了，輕輕地拍拍它的臀部，对它說："唔，你重新回家了！以后可得当心啊！……"当天他就从沒有納稅义务的孤身貧农中雇了一个可靠的看守人；他重新安居在自己家里，照旧过日子了。……

然而并不完全照旧。……不过关于这点在后面說明。

邦捷列·叶列美奇在回家后的第二天，把彼尔非希卡叫来，因为沒有別的談話人，他就把他如何找到馬列克-阿杰尔的始末讲給他听——当然不失去他的自尊心，而且用低沉的声音說。讲的时候，且尔托潑哈諾夫臉朝窗子坐着，用长烟管来吸着烟；

彼尔非希卡站在門檻上，两手反剪在背后，恭敬地望着主人的后脑，听他一五一十地叙述：如何在許多徒劳和奔波之后，邦捷列·叶列美奇終于来到了罗姆內的馬市上——这时候已經只有他一个人，犹太人列伊拔不和他在一起了，他因为性情怯弱，忍受不了，所以逃走了；如何在第五天上，他已經想离去了，最后一次經过一排排馬車旁边的时候，忽然在三匹别的馬中間看到了縛在馬餌袋上的一匹馬，正是馬列克-阿杰尔！他立刻认出了它，馬列克-阿杰尔也认出了他，就嘶叫起来，掙扎起来，开始用馬蹄来挖掘泥土。

“它不是在哥薩克人那里，”且尔托潑哈諾夫继續說，始終不轉过头来，声音照旧很低沉，“而是在一个茨岡馬販子那里；我当然立刻认定了我自己的馬，想用强力把它夺回来；可是那个狡猾的茨岡人像燙伤了似的大叫起来，叫得整个市場都听見，他对天发誓，說这匹馬是他向另一个茨岡人买来的，他还要叫人来对証。……我不計較，就付了他錢，眞是見鬼！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了我的好朋友，精神上安定下来了。还发生过这么一回事：我在卡拉契夫县里，听信了犹太人列伊拔的話，錯认了一个哥薩克人，以为他就是我要抓的那个賊，打了他一顿巴掌；哪里曉得这哥薩克人原来是牧师的儿子，他硬要我賠償名誉損失——出了一百二十个卢布。有什么关系，錢去了会来的，主要的是馬列克-阿杰尔仍旧归我了！我現在幸福了，可以过安乐日子了。可是，彼尔非希卡，我吩咐你一句話：万一你在附近一带看見了那个哥薩克人，你一句話也不要說，馬上跑回来把枪拿給我，我自有办法对付！”

邦捷列·叶列美奇对彼尔非希卡这样說；他口头上这样表示，其实他心里并不像他所說的那么安稳。

嗚呼！他在心灵深处，并沒有完全确信他所带来的馬是眞的馬列克-阿杰尔！

10

邦捷列·叶列美奇的困苦时期来到了。他实在极少享受到安乐。美好的日子固然也有：那时候他似乎覺得心里所发生的疑惑是荒唐的；他驅除这种怪誕的想头，像驅除一只糾纏不清的蒼蝇一样，他甚至嘲笑自己。然而不好的日子也有：那时候頑固的想头重又偸偸地出来腐蝕并煩扰他的心，像地底下的老鼠一样，于是他就私下感到劇烈的苦悶。在找到馬列克-阿杰尔的値得紀念的那一天內，且尔托潑哈諾夫所感覺到的只是幸福的欢乐。……他在他所找到的宝物旁边过了一整夜，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在旅店的低低的屋檐下面替它装鞍的时候，有甚么东西初次刺痛他的心。……他只是搖搖头，然而种子已經蒔下了。在回家的旅途上（这旅行继續了大約一星期），他心里很少发生疑惑。一回到自己的貝松諾伏村，一来到从前那只无可怀疑的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地方，这种疑惑又加深起来，显著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騎着馬搖搖摆摆地緩步前进，向各方面眺望着，吸着一支短烟管，并不考虑甚么，只是有时心中暗想："像我且尔托潑哈諾夫这样的人，說得到就做得到！哼！"于是得意地微笑；然而一回到家里，情形就两样了。这一切他当然是隐藏在自己心中的；单是他的自尊心，就不容許他說出自己內心的恐慌来。无論何人，即使迂迴地暗示：新的馬列克-阿杰尔似乎不是原来那匹，他就要把这人"撕作两半"；有时他碰見几个人，向他祝賀"順利的寻获"；但是他不去找求这种祝賀，他比从

前更加避免和人們接触了——这是不祥之兆！他几乎老是在那里考驗（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这匹馬列克-阿杰尔；他騎了它到很远的原野上去試驗它；或者偷偷地走进馬厩里，把門鎖上了，站在馬头前面，望着它的眼睛，輕輕地問它："这是你嗎？是你嗎？是你嗎？"或者，默默地对着它看，一連几个钟头目不轉睛地盯住它看，有时高兴起来，喃喃地說："对啦！是它！当然是它！"有时又怀疑起来，甚至困窘起来。

这匹馬列克-阿杰尔和那匹馬列克-阿杰尔的身体上的差異，倒并不使且尔托潑哈諾夫那么困窘，……虽然的确有些差異：那匹的尾巴和鬃毛仿佛要稀薄些，耳朵要尖些，蹄腕骨要短些，眼睛更明亮些——但是这可能只是看来如此而已。使且尔托潑哈諾夫感到困窘的，却是所謂精神上的差異：那匹的习惯不是这样的，全部癖性都不相同。例如，那匹馬列克-阿杰尔只要且尔托潑哈諾夫一走进馬厩，总是回过头来，輕輕地嘶叫；可是这匹管自嚼乾草，若无其事，或者挂下了头打瞌睡。主人从鞍子上跳下来的时候，两匹馬都是站着不动的；但是那匹当主人叫它的时候，立刻迎声而来，而这匹依旧像树桩一般站着。那匹跑得也很快，但是跳得更高更远；这匹走慢步的时候較自由自在，然而跑速步的时候搖晃得較厉害，而且有时鉄蹄会碰响——这就是說，后蹄和前蹄磕碰：那匹从来沒有这种丑态——絕对沒有！且尔托潑哈諾夫觉得这匹的两只耳朵常常聳动，一副蠢相；而那匹同它相反：一只耳朵弯向后面，就用这样的姿势望着主人！那匹每逢看見它周圍不清洁了，立刻用后脚踢槽房的墙壁；但是这匹不在乎此——即使糞便堆到它肚子边也不要紧。那匹倘使让它向着風，它立刻用整个肺部来呼吸，全身抖动，而这匹只不过打打响鼻；那匹碰到雨水的潮湿就不安，这匹滿不在乎。……这

匹粗蠢得多，粗蠢得多！就連風度也比不上那匹，駕馭起来也不灵敏——还有甚么可說呢！那匹馬是可爱的，而这匹……

这些就是且尔托潑哈諾夫有时所想到的，这些想头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在别的时候，例如他叫这匹馬全速力地在剛剛开垦的原野上奔跑，或者叫它跳到冲毁了的溪谷底上，而在最峻峭的地方再跳上来，这时候他高兴得意醉心迷了，嘴里发出大声的叫喊，这时候他就知道，确实地知道：他所騎着的是眞正的、无可疑議的馬列克-阿杰尔，因为别的馬怎么做得到这匹馬所做的一切呢？

然而这时候他还是免不了災难和不幸。长期地寻找馬列克-阿杰尔，耗費了且尔托潑哈諾夫許多錢；关于科斯特罗馬种的猎狗，他已經不再想望，只是同从前一样騎着馬孤独地在附近一带地方来来去去。有一天早晨，且尔托潑哈諾夫在离开貝松諾伏村大約五俄里的地方又碰到了那个公爵的猎队——就是一年半之前他曾經那么威風地在他們面前馳騁过的那个猎队。而且偏偏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天同那天一样，一只灰兎从山坡上的界籬底下跳到猎狗面前！“捉住它，捉住它！”全部猎队就飞奔过去，且尔托潑哈諾夫也飞奔过去，只是不同他們在一起，而在离开他們約二百步的地方——也正同那时候一样。一条巨大的水沟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坡，越到上面越是狹縮，横断着且尔托潑哈諾夫的去路。这条水沟在他所要跳过的地方——一年半之前他的确曾經跳过这地方——也还有八步寬、两沙绳深的样子。且尔托潑哈諾夫預感到一种胜利——那么巧妙地重演的胜利，他就揮着鞭子得意揚揚地大叫起来。猎人們一边奔跑，一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这个勇猛的騎手。他的馬像箭一般飞奔，水沟近在咫尺了——来，来，一跃而过，象那时候一样！……

但是馬列克-阿杰尔驟然停步，向左轉弯，且尔托潑哈諾夫无論怎样牵轉它的头来向着水沟，它都不顾，管自沿着断崖奔馳而去了。……

可見它胆怯了，沒有自信心了！

这时候且尔托潑哈諾夫羞怒滿腹，几乎哭出来，他放松了繮绳，把馬一直向前赶，赶到山里去，远远地离开那些猎人，但求不要听見他們嘲笑他的声音，但求快些避开他們的可恶的目光！

馬列克-阿杰尔身上带着鞭伤，泛着白沫，跑回家来。且尔托潑哈諾夫自己立刻关閉在房間里了。

"不对，这不是他，这不是我的好朋友！那匹即使送了性命，也不会出卖我！"

11

下面的一件事，使且尔托潑哈諾夫走到了所謂"絕路"。有一次他騎着馬列克-阿杰尔，来到貝松諾伏村所屬敎区的礼拜堂旁边的僧侣村后面。他把毛皮帽子拉到眼睛上，弯着腰，两手挂在鞍桥上，慢慢地前进；他心境不快，情緒不安。突然有人叫喚他。

他勒住了馬，抬起头来，看見曾經和他通信的那个敎堂执事。这位祭坛服务者在他那編成辮子的褐色头发上戴着一頂褐色的風帽，身上穿着一件黃色的土布外套，比腰低得多的地方束着一条淺藍色的带子，他是走出来察看他的禾堆的。他看見了邦捷列·叶列美奇，认为有向他表示敬意的义务，順便也可以从他那里探問到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敎会里的人沒有这种存心是不会对世俗人讲話的。

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无心去对付这个敎会执事；他略微回

了他的礼，含糊地哼了几声，就揮动馬鞭……

“您的馬多么漂亮！”教堂执事連忙接着說，“这真是值得夸耀的。說实在的，您是一个絕頂聪明的男子汉大丈夫；簡直像一头狮子！”这教堂执事以花言巧語著名，这使得牧师十分懊恼，因为那牧师沒有口才，連燒酒也解不开他的舌头。“一头牲口因为坏人的奸計而損失了，”教堂执事继續說，“您一点也不灰心，反而更加信仰神意，替自己另外弄了一匹来，一点也不比以前那匹差，甚至更好了，……因为……”

“你胡說些甚么？”且尔托潑哈諾夫阴郁地打断了他的話，“哪里来的另一匹？这就是本来那一匹；这就是馬列克-阿杰尔。……我把它找回来的。眞是胡說八道……”

“嗳！嗳！嗳！嗳！”教堂执事从容不迫地慢吞吞地說，同时用手指撚弄翳子，用他那明亮而貪婪的眼睛望着且尔托潑哈諾夫。“这是怎么一回事，先生？您的馬，我記得是去年圣母节[1]之后大約两个星期的时候給偸去的，現在是十一月底了。”

“唔，是的，那又怎么样？”

教堂执事只管用手指撚弄翳鬚。“这就是說，从那时候到現在，已經过了一年多了，而您的馬那时候是灰色带圓斑的，現在也是这样；甚至好像还深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灰色馬在一年之內顏色往往要淡許多哩。”

且尔托潑哈諾夫哆嗦了一下……仿佛有人用长矛撞一撞他的心。对呀，灰色毛的确是要变淡的！这么簡单的一个道理，怎么他在这以前沒有想到呢？

“可恶的猪尾巴！去你的！”他突然大喝一声，眼睛憤怒地一

---

① 圣母节，旧俄曆十月一日。

閃，立刻从吃惊的教堂执事的視綫中消失了。

“唉！一切都完了！”

現在的确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破灭了，最后的一張牌打輸了！一切都由于“顏色要变淡”这句話而一下子毀灭了！

灰色的馬是会变淡的。

跳吧，跳吧，可恶的畜生！你跳不出这句話！

且尔托潑哈諾夫奔馳回家，又鎖閉在房間里了。

12

現在一切都毫无疑議了：这匹不中用的駑馬不是馬列克-阿杰尔；它和馬列克-阿杰尔之間沒有一点儿相似的地方；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他，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被用最卑鄙的方法来欺騙了——不！这是他自己故意存心地欺瞞自己，蒙蔽自己的眼睛。且尔托潑哈諾夫在房間里踱来踱去，在每一堵墙壁跟前用同样的方式旋轉脚跟，仿佛关在籠子里的野兽。自尊心使他痛苦难堪；然而不单是受創伤的自尊心的疼痛折磨着他，他竟絕望滿怀，憤怒塡膺，复仇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燒起来。然而对抗誰呢？向誰复仇呢？向犹太人，向亚富，向瑪霞，向教堂执事，向偷馬的哥薩克人，向所有的邻人，向全世界，乃至向自己？他的神志混乱了。最后一張牌打輸了！（他喜欢这比喻。）他又变成了一个最不足道的、最卑鄙的人，大众的笑柄，滑稽的小丑，絕頂的傻瓜，教堂执事嘲笑的对象！！……他想像着，他清楚地設想着：那可恶的猪尾巴将怎样对人家讲这匹灰色馬，讲这个愚笨的主人。……唉，眞該死！！……且尔托潑哈諾夫徒然想抑制涌出来的憤怒，徒然想說服自己：这匹……馬

虽然不是馬列克-阿杰尔，然而还是……一匹好馬，可以替他服务許多年。他立刻憤恨地逐斥这想头，仿佛这想头里面含有对于那匹馬列克-阿杰尔的新的侮辱，何况他本来早已覚得自己对不起那匹……馬列克-阿杰尔了。……还用說嗎！他眞是瞎了眼，糊塗透頂了，才把这匹又老又瘦的駑馬来和它——馬列克-阿杰尔——同等看待！讲到这匹駑馬还能够替他服务吧，……难道他还有一天願意去騎它？决不会！永远不会！！……把它送給韃靼人吧，丢給狗吃吧，它沒有别的用处了。……对啦！这是最好的办法！

且尔托潑哈諾夫在他自己的房間里踱了两个多钟头。

“彼尔菲希卡！”他突然发出号令。“馬上到酒店里去；去拿半維德罗①燒酒来！听見嗎？半維德罗，快些！要立刻把燒酒拿来放在我桌子上。”

燒酒不久就出現在邦捷列·叶列美奇的桌子上了，他就喝起酒来。

13

当时如果有人看到且尔托潑哈諾夫，如果有人目击他一杯一杯地喝干时的阴險的憤怒，那人一定会感到不由自主的恐怖。天已經夜了；桌上点着一支幽暗的蜡烛。且尔托潑哈諾夫不再从这角踱到那角；他坐着，滿面通紅，眼睛黯淡无光，有时望着地上，有时执拗地注視着漆黑的窗洞；他站起身来，倒一杯燒酒，喝干了，又坐下去，又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只是他

---

① 維德罗，俄罗斯液量单位。一維德罗等于一二·三公升。

的呼吸渐渐迫促起来，臉越来越紅了。似乎有一种决心在他胸中成熟起来，这种决心使他自己覚得惶恐，但是渐渐地对它习慣了；同一个想头頑强不停地越来越迫近了；同一个形象在眼前显得越来越清楚了；而在他心里，在沉醉的强烈影响之下，仇恨的憤怒已經变成了殘酷的感情，一种不祥的冷笑出現在他的嘴唇上。……

"唔，时候到了！"他用一种老练的、几乎不耐煩的語調說，"事不宜迟！"

他喝干了最后一杯燒酒，从床头拿了手枪——就是打瑪霞的那支手枪，装好彈药，又把几个彈筒帽放进袋里，"以防万一"，然后走向馬厩去。

他正要开門的时候，那个看守人向他跑过来了，但是他对他怒喝："是我！你难道不看見？走开！"看守人略微向旁边退开些。"你去睡覚吧！"且尔托潑哈諾夫又向他怒喝，"这里用不着你看守了！看守这稀罕的宝貝！"他走进馬厩里去。馬列克-阿杰尔……假的馬列克-阿杰尔躺在垫子上。且尔托潑哈諾夫踢它一脚，說："起来，笨东西！"然后从秣槽上解下馬籠头，把馬衣脫去，丟在地上了，粗暴地拉着这匹馴服的馬在槽房里轉一个向，把它牵到院子里，从院子里牵到田野里，弄得那个看守人惊訝极了，他无論如何也想不通：主人在半夜里拉了这匹不装馬具的馬到哪里去？他当然不敢問他，只是目送着他，直到他在通向附近树林里的大路的轉角上消失了为止。

14

且尔托潑哈諾夫大踏步走去，不停留，也不回顧；馬列克-

阿杰尔——我們将用这名字称呼它到底——順从地跟着他走。这天夜里很明亮；且尔托潑哈諾夫能够看出前面一片黑压压的密林的齿形輪廓。他被夜寒所侵襲，要不是……要不是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沉醉支配着他的全身心，他一定会由于他所喝的燒酒而酩酊大醉了。他的头沉重起来，血在喉头和耳朵里轰响，但是他稳定地向前走，而且知道方向。

他决心打死馬列克-阿杰尔了；他整天所考虑的只是这件事。……現在他下定决心了！

他去做这件事，不但泰然自若，而且滿有把握，坚定不移，仿佛服从責任感的人的行徑。这“玩意儿”在他觉得很“簡单”：毁灭了这假冒者，他就一下子对“一切”都清算了，又可以懲戒自己的愚蠢，又可以对眞正的知友謝罪，又可以向全世界（且尔托潑哈諾夫非常顾到“全世界”）表明：对他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主要的是他要同这假冒者一起毁灭他自己，因为他再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切怎样发生在他脑中，为甚么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簡单——要說明是不容易的，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受委屈，孤独，沒有亲近的人，沒有一个銅子，又因为喝酒而血潮汹涌，他已經接近于精神錯乱了；而精神錯乱的人的最荒唐的行徑，在他們看来具有自己的邏輯甚至理由——这是无疑的事。且尔托潑哈諾夫完全相信自己的理由；他絕不躊躇，他急于去对罪人执行判决，然而他沒有明确地理解：他所称为罪人的毕竟是誰？……老实說，他对于自己所要做的事很少考虑。“必須結果它，結果它，”他只是呆板地、严厉地对自己反复說着这句話：“必須結果它！”

那个无罪的罪犯跨着順从的小步子跟在他背后。……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心里沒有一点怜憫。

15

他把他的馬带到了离开树林边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溪谷，溪谷里有一半地方繁生着小橡树。且尔托潑哈諾夫走下溪谷去。……馬列克-阿杰尔絆了一下，几乎跌在他身上了。

“你想压死我，可恶的东西！”且尔托潑哈諾夫叫着，仿佛为了自卫，从衣袋里摸出手枪来。他所体驗到的已經不是殘酷，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麻痹——据說这种麻痹就是支配将要犯罪的人的。但是他自己的声音使他恐怖：这声音在黑暗的树枝的掩复下、在林中溪谷的潮悶而窒息的湿气中那么怪異地响着！外加有一只大鳥在他头頂的树梢上突然地拍动翅膀，用以回答他的叫声。……且尔托潑哈諾夫哆嗦一下。他仿佛惊醒了他的行为的一个見証人——但这是甚么地方？这是任何活的东西他也不应該碰到的荒僻地方。……

“去吧，畜生，随便你到哪里去！”他从牙縫中喃喃地說出，放脫了馬列克-阿杰尔的繮绳，用手枪柄重重地在它肩上打了一下。馬列克-阿杰尔立刻向后轉，从溪谷里爬出，……开步跑了。但是它的蹄声一会儿就听不見了。吹来一陣風，混和并遮沒了一切声音。

且尔托潑哈諾夫自己也慢吞吞地从溪谷里爬出来，走到树林边，沿着大路緩步回家。他很不滿意自己；他的头脑里和心中的沉重之感，扩展到他的四肢上来了；他走着，怒气冲冲，阴气沉沉，心中很不滿意，肚里又饥餓，仿佛有人侮辱了他，夺去了他的获物和食粮。……

被人阻碍而計划未遂的自杀者，是懂得这种感觉的。

突然有甚么东西在他后面碰碰他两个肩膀中間的地方。他回头一看，……馬列克-阿杰尔站在路中央。它跟着它的主人走来，用鼻子碰碰他，……报告它的来到……

“啊！”且尔托潑哈諾夫叫起来，“你，你自己来寻死！好，来吧！”

轉瞬間，他已經拔出手枪，扳起枪机，把枪口对准馬列克-阿杰尔的額骨，开了一枪……

可怜的馬猛然退到一旁，用后脚站起来，跳到了十步之外，突然沉重地倒下来，痙攣地在地上打着滚，发出嘶哑的叫声。……

且尔托潑哈諾夫两手掩住了耳朵就跑。他的两腿发軟了。他的醉意、他的仇恨、他的愚鈍的自信——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羞耻和丑恶的感觉——还有一种意識，一种明确的意識：这一次他自己也完結了。

16

大約过了六个星期，小厮彼尔非希卡认为他有責任拦住路过貝松諾伏庄院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

“你有甚么事？”这个秩序监督者問。

“大人，請到我們家里来，”小厮深深地鞠着躬回答，“邦捷列·叶列美奇似乎要死了，所以我很担心。”

“怎么？要死了？”警察局长問。

“是啊。起初他每天喝燒酒，現在躺在床上，已經瘦得很了。我想他現在已經什么都不懂了。一句話也不会讲了。”

警察局长走下馬車来。

“那么，你至少已經去請过神甫了吧？你的主人懺悔过沒有？行过圣餐礼了嗎？”

“沒有。”

警察局长皺起眉头。

“这是怎么搞的，老弟？怎么可以这样，啊？或許你不知道吧；这件事……責任重大呢，啊？”

“我前天昨天都問过他，”胆怯的小厮接着說，“我說：‘邦捷列·叶列美奇，要不要我跑去請一个神甫来？’他說：‘住口，傻瓜。不关你的事就不要你管。’可是今天我跟他讲話，他只是向我看看，略微动动鬍子。”

“他喝了很多燒酒嗎？”警察局长問。

“多得很！大人，劳您的駕，到房間里去看看他吧。”

“好，带路！”警察局长咕噥地說着，就跟了彼尔非希卡走。

可惊的光景在那里等候他。

在一間潮湿而黑暗的后房里，一張盖着馬衣的簡陋的床上，且尔托潑哈諾夫用毛茸茸的毡斗篷当枕头躺着，他的脸色已經不是蒼白，而是像死人一样带有黃綠色；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落在有光澤的眼瞼下面；蓬松的髭鬚上面有一个尖尖的、然而还是微微发紅的鼻子。他躺着，穿着他那件永不更换的、胸前有彈药袋的短上衣，和藍色的契尔克斯式灯籠褲。深紅色頂的毛皮高帽子盖在他的額上，直到眉毛边。且尔托潑哈諾夫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猎鞭，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綉花荷包，是瑪霞送給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酒瓶；床头的墻壁上釘着两張水彩画；在其中的一張上，尽可能辨得出的，画着一个手里拿六弦琴的胖子——大概是聶道比斯金；在另一張上画着一个飞奔的騎手。……那只馬好像孩子們画在墻垣上的神話中动物；

但是馬毛上仔細塗染的圓斑点、騎手胸前的彈药袋、他的尖头长統靴和濃密的髭鬚，毫无疑議的余地，表明这張画一定是画的邦捷列·叶列美奇騎在馬列克-阿杰尔身上。

吃惊的警察局长不知如何是好。死一般的寂靜支配着这房間。“他已經死了吧，”他想，便提高嗓子叫喚：“邦捷列·叶列美奇！喂，邦捷列·叶列美奇！”

这时候发生了異常的光景。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眼睛慢慢地睜开来，黯淡的瞳孔起初从右面轉到左面，后来从左面轉到右面，停住在訪問者的身上，看見了他。……两眼的晦暗的白睛里有甚么东西在閃爍着，似乎有視綫射出；发青的嘴唇漸漸地張开来，发出一个嘶啞的、死气沉沉的声音：

“世代貴族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要死了；誰能够来拦阻他呢？他不欠任何人債，甚么也不要求。……你們这些人，不要来管他！走开！”

拿鞭子的手想举起来，……但是徒然！嘴唇又合攏了，眼睛閉上了；且尔托潑哈諾夫把身子挺一挺直，把脚掌移近些，照旧躺在他那硬綳綳的床上。

“死了以后通知我一声，”警察局长走出房間去的时候低声地对彼尔非希卡說，“至于神甫，我想現在就可以去請了。必須依照慣例，替他塗圣油。”

彼尔非希卡就在这一天去請神甫；第二天早晨他去通知警察局长：邦捷列·叶列美奇昨天夜里逝世了。

殯葬的时候，他的棺材由两个人护送着：小厮彼尔非希卡和莫歇尔·列伊拔。且尔托潑哈諾夫逝世的消息，不知怎的傳到了这犹太人那里，他不忘記对他的恩人尽最后的义务。

活 尸 首

长期忍苦的故国——
俄罗斯人民的国土！

费·邱特契夫

法国有一句諺語："乾渔夫，湿猎人，样子真伤心。"我对于捕魚一向沒有嗜好，因此不能断定渔夫在晴明天气的体会如何，以及在阴雨天气捉到許多魚时的高兴能够抵消几分淋湿的不快。但是对猎人說来，下雨的确是一种災难。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萊到別廖夫县去打松鸡，正逢到这种災难。从清晨起，雨一直下不停。我們想尽种种方法来避免它！我們把橡皮雨披几乎頂到了头上，又站到树底下去，想少淋些雨。……这种雨披妨碍打枪是不必說了，竟老实不客气地漏进水来；而站在树底下呢，起初的确好像淋不着雨，但是后来，积集在树叶上的水分突然泻出，每一根树枝都向我們澆水，好像从承漏里流下来似的；一条冷冰冰的水钻进領带里面，沿着背脊骨流下去。……这正像叶尔莫萊所說，是糟糕透頂的事。

"不行，彼得·彼得罗維奇，"他終于这样叫起来。"这样不行！……今天不能打猎。狗的鼻子一打湿就不灵了；枪也不会发

火了。……呸！好运道！”

“那么怎么办呢？”我問。

“这样吧，我們到阿列克謝叶夫卡去。您也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田庄，是归您老太太所有的；离开这里大約有八俄里。我們在那儿过一夜，明天……”

“明天再回到这里来？”

“不，不回到这里来。……阿列克謝也夫卡那边的一带地方我都熟悉，打松鸡比这里好得多了！”

我也不质問我这个忠实的旅伴为甚么不一开头就带我到那地方去，就在这一天我們来到了母亲的田庄上；老实說，我在这以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田庄。这田庄里有一間厢屋，破旧得很了，但是沒有人住，所以很清洁；我在这屋里过了十分安适的一夜。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太阳剛剛出来；天空中沒有一片云彩；四周一切都发出双重强烈的光辉：清新的朝阳的光辉和昨天的傾盆大雨的光輝。在他們替我套馬車的期間，我到小花园里去散散步——这小花园从前曾經是一个果园，現在荒蕪了，它的芬芳而滋潤的树丛环繞着这間厢屋。啊，在空曠的露天，在明朗的天空底下，是多么美好啊，那里有云雀囀着，它們的响亮的声音仿佛撒下許多銀珠子来！它們的翅膀上一定带着露珠，它們的歌声似乎也被露水潤湿了。我甚至脫下了帽子，欢喜而暢快地呼吸着。在一个淺淺的溪谷的斜坡上，籬笆的旁边，有一个养蜂場；一条羊腸小徑蜿蜒地通向那里，小徑的两旁夾着密密层层的杂草和蕁麻，在它們上面突出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暗綠色的大麻的尖莖。

我沿着这条小徑走去，走到了养蜂場那里。养蜂場旁边有

一間籬壁造成的棚屋，即所謂冬季蜂房，是冬天放蜂巢用的。我向那半开的門里一望：黑洞洞的，靜悄悄的，十分乾燥；发出一陣薄荷和蜜蜂花的香气。屋角里搭着一副鋪板，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人体盖了被躺着。……我想走开去了……

"老爷，喂，老爷！彼得·彼得罗維奇！"我听見一个細弱、緩慢而嘶啞的声音，仿佛沼蘽的瑟瑟声。

我站定了。

"彼得·彼得罗維奇！請走过来！"这声音又說。它从屋角里我曾經注意到的那副鋪板上傳到我这里。

我走近去一看，吓得发呆了。我面前躺着一个活的人体，但是这算是甚么东西呀？

头完全乾瘪了，全部作青銅色，活像古画中的圣像；鼻子很狭，像刀刃一般；嘴唇几乎看不出，只見一排白皚皚的牙齿，还有两只眼睛，头巾底下有几綹稀疏的黄头发露出在額上。下巴旁边，被的皺襞上，有两只也是青銅色的小手在那里移动，手指像細棒条一般慢慢地摸弄着。我凝神一看：面貌非但不丑，竟很漂亮，——然而看了很可怕，总覚得異乎寻常。在这張臉的金屬般的面頰上，我看見一种努力装出……努力装出而不能展开的微笑，这使我感到这張臉更加可怕了。

"您不认識我了嗎，老爷？"这声音又輕輕地說；这些話仿佛是从微微顫动的嘴唇里发散出来的。"怎么认得出呢！我是露克丽亚。……您記得嗎，在斯巴斯科耶，在您老太太那里，領导輪舞的，……記得嗎，我还是領唱的呢？"

"露克丽亚！"我叫起来。"这是你啊？眞的嗎？"

"是我，老爷，是我。我是露克丽亚。"

我不知道說甚么好，茫然若失地注視着这張黑黝黝的呆滞

的臉，臉上有两只明亮的毫无生气的眼睛盯住我看。眞的嗎？这个木乃伊就是露克丽亚，就是我們的全体僕役中的第一个美人——苗条、丰滿、白皙而紅潤的，善于巧笑、长于歌舞的露克丽亚！露克丽亚，聪明伶俐的露克丽亚，我們那里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追求她；我当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曾經偸偸地叹慕过她！

"天哪，露克丽亚，"我終于說出，"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我遭到了很大的災难！您可別討厌我，老爷，不要为了我的不幸而嫌棄我，請坐在这小木桶上，坐近些，不然您听不出我的話，……瞧，我的声音这样輕了！……啊，我看見了您眞高兴！您怎么会到阿列克謝叶夫卡来的？"

露克丽亚說起話来声音很微弱，但是不間歇。

"猎人叶尔莫莱带我到这里来的。可是請你讲給我听……"

"讲我的災难嗎？好的，老爷。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六七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剛剛許配給华西里·波略科夫——您記得嗎，那个相貌很端正的、头发鬈曲的，还替您老太太当过餐室管理人呢？您那时已經不在乡下，到莫斯科去念书了。我和华西里很相爱，我一刻也忘不了他。事情发生在春天：有一天夜里，……离淸晨已經不远了，……可是我睡不着。夜鶯在花园里叫得那么美妙动听！……我忍不住了，就起身，走到台阶上去听它。它囀着，囀着，……忽然我似乎听見有人在叫我，是华西里的声音，叫得很輕：'露克丽亚！……'我轉过头去看，大概是半睡不醒的緣故吧，踩了一个空，从台阶上跌下去，一直跌到了地上，我似乎跌伤得并不厉害，因为我立刻爬起身来，回到了自己房間里。只是我身体里面——內臟里——好像断了甚么。……让我

歇一口气，……一会儿工夫，……老爷。”

露克丽亚不作声了，我吃惊地望着她。有一点特别使我吃惊：她讲自己的往事的时候，差不多很愉快，不叹息，不呻吟，一点也不訴苦，并不想引起别人的同情。

“从那时候起，”露克丽亚继續說：“我消瘦起来，衰弱起来，我的皮肤发黑了，走路困难起来，后来两条腿完全沒有用了；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得老是躺着。我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身体越来越坏了。您的老太太发慈悲，給我請医生，又把我送到医院里。可是我的病总是治不好。而且甚至沒有一个医生說得出我害的是甚么病。他們用尽种种方法替我医治：用燒紅的鉄燙我的背，把我放在冰块里，都沒有用。終于我的身体僵硬了。……于是那些先生們就断定：我的病沒有办法医治了；可是主人家里不能收容殘廢者，……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有我的亲戚。我就这样生活着。”

露克丽亚又不作声了，又努力装出微笑来。

“唉，你的境况太慘了！”我感叹着，……不知道再說些甚么，就問她：“华西里·波略科夫怎么样了？”这句問話很笨拙。

露克丽亚把眼睛略微轉向一旁。

“波略科夫怎么样？他悲伤了一陣子，悲伤了一陣子，就娶了另外一个人，娶了格林諾耶村的一个姑娘。您知道格林諾耶村嗎？离我們这儿不远。这姑娘名叫阿格拉菲娜。他本来是很爱我的，可是倒底年紀还輕，总不能一輩子独身。而我哪里还能做他的伴侶呢？他的妻子倒很好，心地善良，他們已經有孩子了。他在这里邻近的人家当管家；是您老太太給他公民証，准許他去的。托上帝的福，他生活过得很好。”

“你就这样一直躺着嗎？”我又問。

“我就这样躺着，老爷，已經躺了七年了。夏天我躺在这里，躺在这間小屋子里；天冷起来，他們就把我搬到洗澡間的更衣室里，我就躺在那儿。”

“誰来服侍你，照料你呢？”

“这里也有几个好心人。他們不忘記我。况且我的需要不多。吃东西呢，我差不多不吃甚么；水呢，那杯子里經常有清洁的泉水儲备着。我自己能够拿到这杯子，因为我的一只手还能够动作。这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孤儿；她有时候来望望我，眞感謝她。剛才她就来过了。……您沒有碰見她嗎？这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皮肤白嫩嫩的。她带花来給我；我非常喜欢花。我們这里沒有园花，——以前是有的，可是后来沒有了。但是野花也很好，比园花还香。就像鈴兰吧，……再好沒有了！”

“你不寂寞嗎，不苦悶嗎，我可怜的露克丽亚？”

“有甚么办法呢？不瞞您說，起初很痛苦；可是后来习慣了，忍受过来了，也就沒有甚么了；有些人比我还糟糕呢。”

“这話怎么讲？”

“有的人連安身的地方都沒有！还有的人是瞎子或者聾子！可是我，托上帝的福，眼力很好，而且甚么都听得見。田鼠在地底下挖洞，我都听得見。无論甚么气味，即使是最微弱的气味，我都聞得出！蕎麦在地里开花了，或者菩提树在园里开花了，用不着对我讲，我第一个先聞到了。只要有一点風从那地方吹来就行。不，我为甚么要怨恨上帝呢？世間比我苦的人多着呢。又譬如說：有些健康的人，很容易犯下罪孽；可是我談不到罪孽了。前几天神父阿列克塞来給我授圣餐，他就对我說：‘你用不着懺悔了：象你这种样子难道还会犯罪嗎？’可是我回答他：‘那么思想上的罪孽呢，神父？’‘唔，’他說着，笑了，‘这种罪孽是不大

的。'"

"可是我也許連思想上的罪孽也不大会有，"露克丽亚继續說，"因为我已經养成习惯了：不想，尤其是不想过去的事。这样日子就过得快些。"

我听了这話实在很惊奇。

"露克丽亚，你老是一个人在这里，怎么能阻止你脑子里的思想，叫它不生出来呢？或許你老是睡着的吧？"

"啊，不，老爷！我不能常常睡着。我虽然沒有多大的苦楚，可是我的內臟里老是发痛，骨头里也发痛，不让我好好地睡觉。不，……我只是这样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我只觉得我活着，在呼吸，就是这样罢了。我用眼睛看看，用耳朵听听。蜜蜂在蜂房里嗡嗡地响；有时候鴿子停到屋頂上，咕咕地叫起来；有时母鸡带着小鸡来啄面包屑；或者飞来一只麻雀，一只蝴蝶，我觉得很开心。前年竟有燕子在那边屋角里做窠，孵出小燕子来。这光景眞好看！一只燕子飞进来，停在窠上，喂了小燕子，就飞出去了。一轉眼，另一只燕子又飞进来接它的班了。有时候不飞进来，只是从开着的門边飞过，那些小燕子立刻就吱吱喳喳地叫起来，張开了嘴巴。……下一年我又等它們，可是听說这里有一个猎人用枪把它們打死了。这人怎么那样貪小？一只燕子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們这班猎人先生多么狠心啊！"

"我是不打燕子的，"我連忙說明。

"有一回，"露克丽亚又开始說，"眞滑稽呢！一只兎子跑了进来，眞的！大概是有狗在追它吧，它一直跑进門来！……坐在我近旁了，而且坐了很久，一直在那里掀鼻子，翹鬍子，活像一个軍官！它对我望望。它知道我不会害它的。后来它站起来，一跳一跳地向門边走去，走到了門口，回头一望，立刻就跑掉了！眞

滑稽！”

露克丽亚向我看看，……仿佛在說：“这不是很有趣的嗎？”我为了要满足她的願望，就笑了起来。她咬了咬干燥的嘴唇。

“到了冬天，我当然就覺得不大舒服，因为太暗了；点蜡烛可惜，况且点了有甚么用处呢？我虽然識字，而且常常喜欢看书，可是看甚么书呢？这里一本书也沒有；就是有，叫我怎样拿它，怎样拿书呢？阿列克塞神父有一回拿了一本历本来給我解悶，可是他看見沒有用处，又拿了回去。不过，虽然黑暗，还是有些声音可以听見：蟋蟀叫响，或者老鼠在甚么地方搔响。这种时候就很好：可以不想！”

“有时候我作禱告，”露克丽亚略微休息一下，又继續說。“不过我知道的祈禱詞不多。而且我为甚么要打扰上帝呢？我能够向他要求些甚么呢？我需要甚么，上帝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让我背十字架，就表示他爱我。这一点我們已經学得了。我念过了《我們的主》、《圣母頌》、《对一切受难者的贊美》，就又无思无虑地躺着了。一点也沒有什么！”

大約过了两分钟。我不打破这靜默，坐在当凳子用的狹窄的小木桶上，一动也不动。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不幸的活物，已經把她的殘酷的石化性状傳染給我：我也仿佛麻痹了。

“露克丽亚，你听我說，”終于我开始說話了。“你听我說，我替你出一个主意。我要吩咐他們把你送到医院里，送到城里的一所好医院里去，你願意嗎？或許你的病医得好也难說。无論如何，你总不会一个人……”

露克丽亚的眉毛略微动了动。

“唉，不要，老爷，”她用耽心的語調輕声說，“不要把我搬到医院里去，不要动我。我到了医院里只有更加痛苦。我的病哪

里医得好！……有一回一个医生到这里来；他要检查我的病。我請求他：'看在基督面上，不要打扰我。'他哪里肯听！就把我翻来复去，把我的手和脚揉弄，弯曲；他說：'我这样做是为了科学；我是为科学服务的人，我是学者！'他說：'你不能反抗我，因为我由于我的功劳，項頸里曾經挂过勛章，而且我是在为你們这班傻瓜出力。'他把我翻来复去地打扰了一会，說出了我的病名——一个很奇怪的名称——这么一来就走了。可是后来整整一星期內，我全身的骨头都疼痛。您說我只有一个人，老是只有一个人。不，并不老是这样。常常有人到我这里来。我很安静，不去妨碍他們。有时有几个农家姑娘到我这里来談談閑天；有时进来一个女香客，对我讲关于耶路撒冷、关于基輔、关于圣城的事。我一个人住着并不怕。这样反而好呢，眞的！……老爷，請不要动我，不要把我送进医院去。……謝謝您，您眞是好心人，只是請您不要动我，好老爷。"

"那就随你的意思吧，随你的意思吧，露克丽亚。不过我这是为你好……"

"老爷，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亲爱的老爷，誰能够帮助别人呢？誰又能够懂得别人的心呢？人全靠自己帮助自己！您不会相信：我有时候一个人这样躺着，……好像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之外沒有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的！我好像覺得心里突然浮現出一种想头。……我沉思起来，这眞是奇怪的事！"

"你那时候想些甚么呢，露克丽亚？"

"老爷，这也是說不出的，說不明白的。而且过后就忘了。这种思想来的时候，就像浮云一样，发散开来，很清新，很美好，可究竟是甚么呢，眞不懂！我只是想：如果我旁边有人，这种思想就不会发生，我除了我的不幸之外就不会有别的感覚。"

露克丽亚費力地叹一口气。她的胸脯同别的肢体一样不听她的使喚。

"老爷，我看您的样子，"她又开始說，"您是很可怜我的。可是請您不要太可怜我，眞的！我告訴您，譬如說，現在我有时候还……您該記得，我从前是那么愉快的一个人，眞是一个活潑的姑娘！……您知道怎样？現在我还唱歌呢。"

"唱歌？……你？"

"是的，唱歌，唱古老的歌、輪舞歌、复盆歌①、圣歌、各种各样的歌！我以前不是会唱很多歌嗎？現在还沒有忘記。只是不唱舞曲。在我現在的情况下唱舞曲是不配的。"

"你怎样唱呢？……默唱嗎？"

"也默唱，也出声唱。我不能高声唱，可是唱得总还听得懂。我对您說过：有一个小姑娘常到我这里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孤儿。我就教她唱歌；她已經跟我学会了四只歌。您不相信吧？等一等，我馬上就唱給您听……"

露克丽亚吸一口气。……这个半死的人要唱歌了——这念头在我心里喚起了不自主的恐怖。但是我还沒有說出話来，一个悠长的、十分微弱的、然而清楚正确的音在我耳朵边顫抖地响出了，……接着发出第二个音，第三个音。露克丽亚唱的是《在牧場上》这首歌。她唱的时候，不改变她那石化似的臉的表情，甚至眼睛也凝視不动。然而她那可怜的、費勁的、像一縷輕烟似地动蕩着的小嗓子，那么动人地响着；她竭力想把全部心灵傾吐出来。……我感到的已經不再是恐怖，而是有一种說不出的怜憫在压迫我的心。

---

① 复盆歌，是圣誕节期間占卜时所唱的歌。

“唉，不能唱了！”她突然說，“接不上气来。……我看見了您非常高兴。”

她閉上了眼睛。

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冷冰冰的小手指上。……她对我看看，她那像古代雕像上一样用金色睫毛鑲边的深色眼瞼重又閉上了。过了一会儿，这眼瞼在晦暗的光綫中閃耀起来了。……眼泪把它們濡湿了。

我照旧一动也不动。

“我这人眞是！”露克丽亚突然用意外有力的声音說，張大了眼睛，努力想挤出其中的泪水。“这不是难为情的嗎？我怎么啦？我很久沒有这种情形了，……从去年春天华西里·波略科夫来看我那天之后就不曾有过。他坐着跟我談話的时候，我倒是沒有甚么；可是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哭得好厉害！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許多眼泪！……可是我們女人的眼泪原是不値錢的。老爷，”露克丽亚又接着說，“您大概有手帕的吧。……請您不要討厌，替我擦擦眼泪。”

我連忙实現了她的願望，并且把手帕留贈給她了。她起初不肯受，……說：“我要这样的礼物做甚么用？”这手帕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很洁白。后来她就用她的瘦弱的手指抓住了它，不再放松了。我已經习慣于我們两人所处的地方的黑暗，能够清楚地辨識她的面貌了，甚至能够看出通过她臉上的青銅色而显出来的微微的紅暈，能够在这臉龐中发見（至少我覚得如此）过去的姣美的遺迹了。

“老爷，您剛才問我，”露克丽亚又說話了，“是不是常常睡覚。我的确睡得很少，可是每次睡着了都做梦，很好的梦！我从来不梦見自己生病：我在梦里常常是健康的、年輕的。……只

有一点痛苦：我醒过来，想好好地伸展一下，可是全身好像給鎖住了。有一回我做了那么奇妙的一个梦！要不要讲給您听？好，您听我讲吧。我梦見我仿佛站在田野里，周圍是那么高大的黑麦，都已經成熟了，金燦燦的！我好象带着一只火紅色的狗，这只狗凶得不得了，老是想咬我。我手里还好象有一把鐮刀，不是普通的鐮刀，簡直是一个月亮，就是像鐮刀时候的月亮。我必須用这月亮来把这些黑麦割完。可是我热得很疲倦，月亮照得我眼睛发耀，我覺得懶洋洋的；我周圍长着許多矢車菊，那么大的矢車菊！它們都轉过头来向着我。我心里想：让我采些矢車菊；华西里約定要到这里来的，我先替自己編一个花冠吧；割麦还来得及的。我就开始采矢車菊，可是它們都在我手指中間消失了，无論怎样都沒有用？我不能替自己編花冠。这时候我听見有人向我走过来，走得很近了，就叫我：'露克丽亚！露克丽亚！……''唉，'我想，'糟糕，来不及了！'管它啦，我把这月亮戴在头上，代替矢車菊吧。我就像戴头巾一样戴上了月亮，我全身立刻放出光輝，把四周的田野都照亮了。一看，有一个人在麦穗頂上很快地向我移近来，不过不是华西里，而是基督亲身！我为甚么认識这是基督呢，那我說不出来。人家画的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可是我知道这是他！沒有留鬍鬚，身材高高的，年紀很輕，全身穿白衣服，只有腰带是金色的。他向我伸出手来，說：'不要怕，我的盛妆的姑娘，跟我来；你将要到我的天国里去領导輪舞，唱天堂的歌。'于是我就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的狗立刻跟到我脚边来。……但是这时候我們已經騰起来了！他在前面。……他的翅膀展开在整个天空中，像海鷗的翅膀一样长，——我跟着他！那只狗只得离开我了。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只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是沒有它的位置的。"

露克丽亚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做了一个梦，"她又开始說，"不过这也許是我的幻觉，——我可眞的分辨不出了。我仿佛觉得我就躺在这間小屋里，我那已經故世的爹媽到我这里来，深深地向我鞠躬，可是一句話也不說。我就問他們：'爸爸，媽媽，你們为甚么向我鞠躬呢？'他們說：'因为你在这世界上受了許多苦，所以你不但解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又卸除了我們的重負。我們在那个世界里就安乐得多了。你已經消除了你自己的罪孽；現在正在贖我們的罪了。'爹媽說过这話，又向我一鞠躬，他們就不見了，我只看見墻壁。后来我很怀疑，我所碰到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懺悔的时候竟把这件事讲給神父听了。可是他认为这不是幻觉，因为幻觉往往只有僧侶才有的。"

"我还做了这么一个梦，"露克丽亚继續說。"我梦見，我仿佛坐在大路上的柳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根刨光的手杖，肩上背着行囊，头上包着帕子，活像一个女香客！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香客不斷地从我旁边走过；他們慢吞吞地走着，仿佛不乐意似的，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去；他們全都愁眉苦臉的，而且相貌都相像。我看見有一个女人在他們中間钻来钻去，穿进穿出，她比别的人高出一个头，她穿的衣服也很特别，好象不是我們俄罗斯的服装。相貌也很特别，阴气沉沉的，样子很严肃。别的人似乎都避开她；她忽然轉过身，一直向我走来，站定了对我看；她的眼睛像鷹的眼睛一样，又黄又大，而且非常明亮。我問她：'你是誰？'她对我說：'我是你的死神。'我照理应該害怕了，可是相反的，我高兴极了，划了十字！这女人——我的死神——就对我說：'我可怜你，露克丽亚，可是我不能带你去。再見了！'天哪！那时候我多么悲哀！……'带了我去吧，'我說，'亲爱的好

媽媽，带了我去吧！’我的死神就把脸轉向我，对我說起話来了。……我知道她是在指定我的死期，可是听不懂，听不清楚。……說是‘圣彼得节[1]之后’……这时候我就醒了。我常常做这样奇怪的梦！”

露克丽亚抬起眼睛来，……陷入沉思了。……

“只是我有一件痛苦的事：有时候在整个星期內我一次也沒有睡着。去年有一位夫人路过这里，看見了我，給了我一小瓶治失眠的药；她叫我每次吃十滴。这药对我很有效，我吃了就睡得着了；可是現在这一小瓶药早已吃完了。……您知道嗎，这是甚么药，怎样可以办到它？”

路过的夫人給露克丽亚的显然是鴉片。我答应給她照样弄一瓶来，而对于她的忍耐性不能不再度表示惊訝。

“啊，老爷！”她回答說，“您怎么說这話？我这点忍耐性算得甚么呀？喏，圣西密翁的忍耐力才眞偉大呢！在柱头上站了三十年！还有一位圣徒叫人把自己埋在地里，一直埋到胸口，螞蟻咬他的脸。……还有，有一位讀过許多經卷的人讲給我听的：从前有一个国土，阿拉伯人征服了这国土，他們虐杀所有的居民；居民們用尽种种方法，总不能获得解放。这时候在这些居民里面出現了一位圣处女；她拿了一把很大的宝劍，穿上了两普特重的甲冑，去对付阿拉伯人，把他們統統赶到了海的那边。她赶走了他們，就对他們說：‘現在你們燒死我吧，因为我曾經这样許下願：我要为我的人民死于火刑。’于是阿拉伯人把她抓来燒死了。可是从这时候起，人民永远解放了！这才眞是功勛！而我算得甚么呢！”

---

① 圣彼得节是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这时候我暗暗惊奇：关于貞德①的傳說，怎么用这样的形式傳到了这里。沉默了片刻，我問露克丽亚：她几岁了。

“二十八，……也許是二十九，……不到三十。可是年紀算它做甚么呢！我还要告訴您……”

露克丽亚突然用低鈍的声音咳嗽一下，叹一口气。……

“你說話說得太多了，”我向她指出，“这对你是有害的。”

“的确，”她用几乎听不見的声音說，“我們的談話該結束了；可是这有甚么关系呢！等您去了以后，我可以尽量地沉默。至少我已經說出了我的心事。……”

我就向她告別，重又提及了我将要送药給她的諾言，又叫她再仔細想想，告訴我：她有沒有甚么需要？

“我沒有甚么需要了；一切都滿足，感謝上帝，”她十分費力而又动人地說出这話。“上帝保佑大家健康！对了，老爷，您最好劝劝您的老太太：这里的农人都很穷，請她把他們的代役租減輕些，減輕一点点也好！他們的地不够，而且都沒有出息。……如果減輕了，他們会祈禱上帝保佑您的。……我可甚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滿足了。”

我向露克丽亚保証一定实現她的願望。我已經走到門口了，……她又叫我回来。

“老爷，您記得嗎，”她說着，她的眼睛里和嘴唇上有一种奇妙的表情一閃而过，“我以前的辮子是怎么样的？您記得嗎，一直挂到膝盖的地方！我好久都拿不定主意。……这样长的头发！……可是怎么能梳它呢？在我这种境况下！……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嗯。……好，再見吧，老爷！我不能再說話

---

① 貞德（1412—1431），法国女英雄。

了。……”

就在这一天，出猎以前，我跟管田庄的甲长談起了露克丽亚。我从他那里知道：村里的人都称她为“活尸首”，可是她一点也不使他們討厌；从来不听見她訴苦或者抱怨。“她自己沒有一点要求，相反的，她对一切都感謝；她是一个温良的人，实在是一个十分温良的人。大概是上帝为了她的罪孽而懲罰她的，”甲长这样下了結論；“可是我們不去顾問这件事。至于指摘她呢，不，我們不去指摘她。随她去吧！”

过了几个星期，我听說露克丽亚死了。死神終于来叫她了，……正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据說她死的一天老是听見钟声，虽然从阿列克謝叶夫卡到礼拜堂算来有五俄里多路，而且这一天并不是礼拜天。不过露克丽亚說：钟声不是从礼拜堂那边傳来的，而是“从上面”来的。大概她不敢說“从天上”来的。

車輪子响

“我报告您，”叶尔莫萊走进农舍里来对我說，那时候我剛吃过飯，躺在行軍床上，想在十分成功但很吃力的松鸡狩猎之后休息一下——时間是七月中旬，天气热得厉害。……“我报告您：我們的散彈都用完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

“散彈用完了！怎么啦！我們从村子里带来的差不多有三十芬特①！——滿滿的一袋哩！”

“对呀；而且袋子很大；应該足够用两个星期。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恐怕袋子上有破洞了，不管怎么着，散彈实在沒有了，……剩下的不过十发了。”

“那么我們現在怎么办呢？前面有很好的地方——明天我們說好要打六窩鳥的呢。……”

“派我到图拉去吧。离这儿不远：一共四十五俄里。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飞快地去一趟，带一普特散彈来。”

“你甚么时候去呢？”

“現在馬上去也可以。何必耽擱时間呢？不过有一点：要雇几匹馬。”

① 芬特，旧俄罗斯重量单位。一芬特等于〇·四一公斤。

"怎么要雇馬？自己的馬为甚么不用？"

"自己的馬不能用了。轅馬的脚跛了，……跛得厉害！"

"从甚么时候起的？"

"前几天，——馬車夫带它去釘鉄蹄。鉄蹄釘好了。碰上那个鉄匠大概是不高明的。現在它的一只脚簡直踩不下去。是前脚。它就只得把前脚縮起，……像狗一样。"

"有这样的事？那么至少已經把鉄蹄給它拿掉了吧？"

"沒有，沒有拿掉；可是一定得把它拿掉。大概釘子釘进它的肉里去了。"

我吩咐把馬車夫叫来。才知道叶尔莫萊并沒有說謊：轅馬的脚的确踩不下去了。我立刻吩咐把它的鉄蹄拿掉，让它站在潮湿的泥土上。

"怎么样？吩咐我雇馬到图拉去嗎？"叶尔莫萊又来纏着我。

"难道在这荒僻的地方可以雇到馬嗎？"我禁不住懊恼地叫出。……

我們所在的村庄偏僻而又荒凉；所有的居民都是貧穷的；我們好容易才找到这間虽然沒有烟囱然而还算寬敞的农舍。

"可以，"叶尔莫萊照例泰然自若地回答。"关于这个村庄，您說的話很对；可是这儿以前住着一个农人。很聪明！又有錢！他有九匹馬。他自己已經死了，現在他的大儿子在当家。这个人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可是还沒有花尽老子的財产。我們可以跟他要馬。您让我去叫他来吧。听說他的两个弟弟倒是挺伶俐的，……可是他到底是他們的头儿。"

"为甚么呢？"

"因为他是老大！做弟弟的当然得听他的話！"这时候叶尔莫萊狠狠地抨击了一般做弟弟的，他的話簡直难以形諸笔墨。

"我去叫他来。他是个老实人。跟他哪里会談不攏呢?"

当叶尔莫莱去叫"老实人"的时候，我轉起念头来：还是我亲自到图拉去一趟吧？第一，我受經驗的教訓，对叶尔莫莱很不信任；有一次我派他到城里去买东西，他答应我在一天之內完成我的一切委托——岂知他去了整整一星期，把所有的錢都喝了酒；坐了竟走馬車去的，却步行回来。第二，我在图拉有一个熟識的馬販子；我可以向他买一匹馬来代替跛脚的轅馬。

"决定这么办！"我想。"我自己去一趟；在路上也可以睡覚——况且这四輪馬車是很平稳的。"

"叫来了！"过了一刻钟之后叶尔莫莱喊着，闖进农舍来。跟在他后面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农人，他穿着白衬衫、藍褲子和草鞋，毛发都是淡黄色的，視力很差，长着棕黄色的尖鬍子，鼻子长而丰滿，嘴巴張开。看样子他的确是一个"老实人"。

"您跟他談吧，"叶尔莫莱說，"他有馬，他願意出租。"

"这个，喏，我……"这农人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訥訥地說起話来，同时搖搖他的稀薄的头发，用手指摸弄他手里拿着的帽子的边。"我，喏……"

"你叫甚么名字?"我問。

农人低下了头，仿佛在沉思。

"我叫甚么名字嗎?"

"是啊，你的名字叫甚么?"

"我的名字是，是非落非。"

"唔，非落非老弟，我听說你有馬。你去带三匹馬到这儿来，我們要把它們套在我的四輪馬車上——这馬車是很輕的——你載我到图拉去一趟吧。这两天夜里有月亮，很亮，赶車也凉快。

你們这儿的路怎么样？”

“路嗎？路倒沒有甚么。从这里走到大路上，一共不过二十俄里光景。有一个小地方……不大順当；別的都沒有甚么。”

“不大順当的小地方是怎么样的呢？”

“要走淺灘涉过河去。”

“难道您自己到图拉去？”叶尔莫萊問。

“是的，我自己去。”

“噢！”我的忠实的僕人說着，搖搖头。“噢——！”他又說一声，啐了一口，就走出去了。

图拉之行对他显然已經毫无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沒有趣味的无聊事了。

“你熟悉路嗎？”我問非落非。

“我們怎么会不熟悉路呢！不过我，就是說，听您的吩咐，可是总不能……因为这样突然地……”

原来叶尔莫萊在雇用非落非的时候，曾經对他声明，叫他不要耽心，会付錢給他这个傻瓜的，……也不过这么一句話！非落非虽然——照叶尔莫萊的說法——是一个傻瓜，对于光是这样的一个声明却不能滿意。他向我討价五十卢布——很高的价格；我还他十卢布——很低的价格。我們就讲起价錢来；非落非起初坚持，后来开始让价了，但是很不爽快。这期間叶尔莫萊进来一下，向我断然地說：“这个傻瓜，（非落非听見了低声說：“他老是喜欢这么說！”）这个傻瓜完全不懂得計算銀錢。”他順便又提醒我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我母亲在两条大路交叉的热鬧地方开設的一个旅店，完全衰敗了，就是因为派在那里經理业务的那个老僕人根本不懂得計算銀錢，只知道个数多便是好，这就是說，例如拿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銀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銅币付給人

家[①]，同时还要大駡其人。

“嘿，你呀，非落非！ 眞是非落非！”最后叶尔莫莱这样叫着，憤怒地碰一碰門，走出去了。

非落非一句話也不回駁他，他仿佛意識到：名字叫做非落非的确不大好，一个人为了这样的名字应該受責备，虽然实际上这是神甫不好，因为在行洗礼的时候沒有好好地送他报酬。

我終于跟他讲定了二十卢布。他回去牵馬，过了一个钟头，牵了五匹馬来，以便选擇。馬都还不錯，虽然它們的鬃毛和尾巴都很乱，肚子龐大，像鼓皮一样紧张。非落非的两个弟弟跟了他来，他們一点也不像他。身材短小，眼睛黑溜溜的，鼻子尖尖的，他們的确給人“伶俐”的印象；他們說話說得又多又快，正像叶尔莫莱所謂“嘮叨”，但是他們都服从大哥哥。

他們把四輪馬車从屋檐下拉出来，装配車子和馬匹，一直忙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有时把绳子做的挽索放松了，有时又扎得紧紧的。两个弟弟一定要把“灰斑馬”套在轅上，因为“它下坡走得好”；但是非落非决定“用粗毛馬”，于是就把粗毛馬套在轅上了。

他們在馬車里鋪了干草，把跛脚轅馬的軛塞在座位底下了，以便在图拉买到了新馬就可以装配上去。……非落非还跑回家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穿着他父亲的长长的白色的寬袍，戴着高高的毡帽，穿着塗油的靴子，得意揚揚地爬上駕車台。我坐上了車，看一看表：十点一刻。叶尔莫莱竟不跟我告别，去打他的狗华列特卡了；非落非拉动韁绳，尖声細气地喊起馬来：“嘿，你們

---

① 原先，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銀币等于五个五戈比的銅币。从一八四三年元旦起，十戈比的銅币只等于三戈比的銀币。这是尼古拉一世的兌换制度。現在这个老僕人拿二十五戈比的銀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銅币付出去，損失很多了。

这些小东西！"他的两个弟弟从两旁跑过来，打着副馬的肚子，馬車就开动了，轉出門外，走上街道；那匹粗毛馬想回到自己家里去了，但是非落非打它几鞭，开导了它，于是我們就开出村庄，走在繁茂的榛树丛林中間十分平坦的道路上了。

夜色沉靜可爱，是最适宜赶路的时候。風有时在丛林里瑟瑟地响，搖曳着树枝，有时完全靜止了；天空中某些地方有凝滞不动的、銀色的云；月亮高挂在天心，皎皎地照明了四周。我伸直身子，躺在干草上，正想打瞌睡，……但是想起了那个"不大順当的地方"，抖擻了一下。

"喂，非落非，离开淺滩还远嗎？"

"离开淺滩嗎？还有八俄里光景。"

"八俄里，"我想。"非一个钟头走不到。我还可以睡一会儿。"

"非落非，你熟悉路嗎？"我又問。

"路怎么会不熟悉呢？又不是第一次走……"

他接着又說了些甚么話，但是我已經不去听他。……我睡着了。

使我醒来的，不是我自己要恰好睡一小时的企图(这是常有的情形)，而是我耳朵底下的一种虽然輕微但很奇怪的汩汩声和潺潺声。我抬起头来……

多么奇怪！我照旧躺在馬車里，但是馬車的周圍，离开馬車边緣不过半阿尔申高的地方，有一片水映着月光，起着細碎、清晰而顫抖的小波紋。我向前面一望：非落非低着头，弯着背，像偶像一般坐在駕車台上；再前面，在潺潺的流水上面，望得見弯曲的軛木、馬的头和背脊。一切都凝滞不动，鴉雀无声，仿佛在魔法的国土中，在梦中，在神奇的梦中。……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車篷底下向后面一望，……原来我們正在河中央，……河岸离开我們約有三十步！

“非落非！”我叫了一声。

“干甚么？”他回答。

“还說‘干甚么？’得啦吧！我們到底在哪里啊？”

“在河里。”

“我知道在河里。可是这样我們馬上就要淹死了。你这样算是过淺滩嗎？唉？你睡着了，非落非！你回答我呀！”

“我稍微弄錯了一点，”我的車夫說，“大概太偏了一点，走錯了路，現在要等一下了。”

“怎么叫做‘要等一下了！’我們等甚么呢？”

“让这粗毛馬辨认一下。它轉向哪儿，我們就該往哪儿走。”

我在干草上坐起来。轅馬的头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在明亮的月光底下，只能看見它的一只耳朵微微地动着——有时向后，有时向前。

“它也睡着了，你的粗毛馬！”

“不，”非落非回答，“它在那里嗅水。”

一切又都靜息了，只是水照旧发出微弱的汩汩声。我也茫茫然了。

月光，夜色，河水，河里的我們……

“这个嘶啞的声音是甚么？”我問非落非。

“这个嗎？是芦葦里的小鴨子……也許是蛇。”

忽然轅馬的头搖动了，耳朵竖起来了，它打起响鼻来，开始行动。

“嗬—嗬—嗬—嗬！”非落非突然扯着嗓子大叫起来，他挺起身子，揮动馬鞭。馬車立刻离开了那地方，它横断了河水的波浪

向前猛力一冲，摇摇摆摆地开动了。……起初我觉得我們在沉下去了，开到深的地方去了，但是經过了两三次冲撞和陷落之后，水面仿佛突然低了下去。……它越来越低，馬車就从它里面生出来了，瞧，車輪子和馬尾巴都露出来了。于是，那些馬攪起激烈而粗大的水沫来，这些水沫在朦朧的月光下飞濺出去，好像金剛石的——不，不是金剛石——而是藍宝石的光束；它們愉快地、协力地把我們拉到了沙岸上，历乱地鼓动着光滑潤湿的脚，沿着道路开往山里去了。

我心里想："非落非現在大概要說'您瞧，我的話是对的！'或者类乎此的話了吧？"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因此我也认为不必責备他的疏忽了，就躺在干草上，想再睡覚。

但是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沒有打猎而不會疲劳，也不是因为我所經历的恐慌赶走了我的睡意，却是因为我們来到了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是辽闊、广大、滋潤而茂盛的草原，其中有无数的小草地、小湖泊、小川、尽头从生着柳树和灌木細枝的小港，是眞正俄罗斯風的、俄罗斯人所爱好的地方，很像我們古代傳說中的勇士騎着馬射击白天鵝和灰鴨子的地方。被車馬压平了的道路像一条黃色的絲带一般蜿蜒着，馬跑得很輕快。我不能閉上眼睛，只管欣賞着！这一切景物都在可爱的月光底下柔和地、匀称地从两旁浮过。非落非也被感动了。

"我們这一带地方叫作圣耶各尔草原，"他回过头来对我說。"再过去就是大公草原。这样的草原在全俄罗斯沒有第二处的，……多美啊！"轅馬打一个响鼻，顫动一下。……"天哪！……"非落非庄重地低声說。"多美啊！"他又說一句，叹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哼了一声。"快要开始割草了，这地方耙集起干草来有多

少啊——眞不得了！港里魚也很多。多么好的鯿魚！”他拖长声調說。“总而言之：做人眞快活，死不得的。”

他忽然举起一只手来。

“啊！瞧！在湖上面……不是有一只蒼鷺站着嗎？难道蒼鷺晚上也捉魚的？哈哈！这是树枝，不是蒼鷺。看錯了！月亮老是騙人。”

我們这样地走着，走着，……可是現在来到了草原的尽头，这里出現了一些小树林和开垦了的田地；附近有一个小村庄里閃耀着两三点灯火，——到大路只有五俄里光景了。我睡着了。

我又不是自己醒来的。这回是非落非叫我醒来的。

“老爷……喂，老爷！”

我坐起来。馬車停在大路中央的平地上，非落非坐在駕車台上，把臉轉向我，眼睛睜得很大（我竟吃了一惊，我想不到他有这样大的一双眼睛），意味深长地、神秘地低声說：

“車輪子响！……車輪子响！”

“你說甚么？”

“我說：車輪子响！您弯下身子来听听看。听見嗎？”

我从馬車里伸出头去，屏住了呼吸，果然听見我們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断断續續的响声，好象是車輪滚动的声音。

“听見嗎？”非落非又問。

“嗯，是的，”我回答。“有一輛馬車在开来了。”

“您沒有听見，……听！喏……鈴鼓声音，……还有口哨，……听見嗎？您把帽子脫掉，……可以听得清楚些。”

我沒有脫下帽子，但是側着耳朵傾听。

“嗯，是的，……也許是。可是这有甚么呢？”

非落非把臉轉向着馬。

“一輛大車开来了，……不装貨的，鉄皮輪子的，”他說着，拿起了繮绳。“老爷，这是坏人来了；在这里，在图拉附近，拦路搶劫的……多得很。”

“胡說！你为甚么知道这一定是坏人？”

“我的話是真的。带着鈴鼓，……坐着空落落的大車的，……还会有誰呢？”

“那么到图拉还远嗎？”

“还有十五俄里光景，这里一份人家也沒有。”

“那么，赶快走，不要耽擱了。”

非落非揮一下鞭子，馬車又开动了。

我虽然不相信非落非的話，但是已經不能再入睡了。如果是真的，那怎么办呢？一种不快的感覚在我心中浮动。我在馬車里坐起来，——在这以前我是躺着的，——开始向四周眺望。在我睡着的期間，生起了一层薄霧——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天空中；这薄霧浮得很高，月亮挂在霧里，变成了白蒙蒙的一点，仿佛蒙在烟气中一般。一切都暗淡无光，形成了模糊的一片，只是近地面的部分还看得清楚。周圍都是平坦的、凄凉的地方：田野，一直是田野，有些地方有灌木丛、溪谷，然而过后又是田野，而且大都是休閑田，长着些稀疏的杂草。一片荒凉，……死气沉沉！連一只鵪鶉的叫声都沒有。

我們走了半个钟头光景。非落非不絕地揮着鞭子，用嘴唇发出叱馬的声音，但是我們两个人大家一句話也不說。后来我們走上了一个小丘，……非落非勒住了馬，接着就說：

“車輪子响，……車輪子响——哪，老爷！”

我又把头伸出馬車外面；其实我在車篷里也可以听見。虽然

相隔还远，这一回我却已經能够十分清楚地听到大車輪子的轉动声、人的口哨声、鈴鼓的鏘鏘声、甚至馬蹄声；我甚至好像听到歌声和笑声。風固然是从那方面吹来的，但是那些不相識的旅客和我們之間的距离无疑地已經縮短了足足一俄里，也許竟是两俄里了。

我和非落非面面相覷，他只是把帽子从后脑拉到了額骨上，立刻又俯在繮绳上打起馬来了。馬儿飞奔起来，但是不能继續长久，一会儿又跑輕快步了。非落非继續不断地鞭打它們。必須逃走啊！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甚么起初我幷不分担非落非的疑虑，而这回忽然相信跟着我們来的的确是坏人了。……我幷沒有听見任何别的声音：仍然是同样的鈴鼓声、同样的不載貨的大車的輪子声、同样的口哨声、同样的模糊的喧嚣声。……但是現在我已經不再怀疑了。非落非的話是不会错的！

又过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的最后一段时間內，我們除了自己的馬車的軋軋声和隆隆声之外，又听見另一輛車子的軋軋声和隆隆声了。……

“停車吧，非落非，”我說，“反正一样——同是一个完結！”

非落非胆怯地喝了一下馬。馬刹那間就站定了，仿佛因为可以休息而感到欢喜的样子。

天哪！鈴鼓簡直就在我們背后大声响着，大車发出轔轔声，人們在吹口哨，叫喊，唱歌，馬打着响鼻，馬蹄在地面上敲响……

他們追上来了！

“糟——糕！”非落非拖长了声音低声說，接着犹豫不决地吆一下馬，催促它們前进。但是正在这当儿，忽然仿佛有一样东西突然垮下来似的，只听見一陣吶喊，轰隆一声响，一輛龐大的搖

摇摆摆的大車由三匹瘦健的馬拖着，急剧地像旋風一般追上了我們，向前跑了几步，立刻换了慢步，拦住了路。

“正是强盗的行徑，”非落非低声說。

老实說，我心里发呆了。……我就在霧气瀰漫的幽暗的月光底下緊張地观察。在我們前面的大車里，有六个穿衬衫的、敞开上衣的人不知算是坐在那里，还是躺在那里；其中两个人头上不戴帽子；穿靴子的粗大的腿挂在馬車的横木上摇摆着，手臂乱七八糟地举起来，落下去，……身体摇晃着，……显而易見，这是一群醉汉。有的人在那里胡乱叫喊；有一个人发出很尖銳而清晰的口哨声，另一个人在駡；駕車台上坐着一个穿短皮袄的大汉，在那里駕馭馬匹。他們緩步前进，仿佛沒有注意到我們。

有甚么办法呢？我們也只得跟着他們緩步前进，……无可奈何了。

我們这样地走了大約四分之一俄里。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期待。……逃命，防御，……哪里还談得到！他們有六个人，而我連手杖都沒有一根！向后回轉呢？他們一定立刻追上来。我想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詩句(他咏卡明斯基元帅被杀的詩句)：

强盗的卑鄙的斧头……①

要不然，就是用骯髒的绳子勒住喉嚨，……丢进濠沟里，……在那里呻吟，掙扎，像兎子落在套索里一般。……

啊，眞可恶！

可是他們照旧緩步前进，不来注意我們。

“非落非！”我低声說，“試試看，偏向右，装做从旁边通过的样子。”

---

①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詩篇，該詩篇乃于一八〇九年为卡明斯基元帅之死而作。

非落非試着把馬拉向右，……但是他們也立刻偏向右，……不可能通过。

非落非又試着把馬拉向左，……但是他們又不让他越过大車，幷且笑起來。这么說，他們是不放我們过去了。

“正是强盗，”非落非轉过头来对我低声說。

“可是他們等甚么呢？”我也低声問他。

“喏，在前面，在洼地里，小河上有一座桥。……他們想在那边結果我們！他們常常是这样的，……在桥旁边。老爷，事情明明是这样的了！”他叹一口气接着說，“不見得会放我們活着回去的；因为他們主要是灭口。老爷，我只可惜一点：我的三匹馬損失了，我的两个弟弟得不到它們了。”

这时候我应該吃惊：非落非在这样的当儿还能够担心他的馬。然而老实說，我自己已經顾不到这些了。……“难道他們眞的要杀人？”我反复地想。“为了甚么呢？我把我所有的都給他們就是了。”

桥愈来愈近了，愈来愈看得清楚了。

突然响出一陣尖銳的吶喊声，我們前面那輛馬車仿佛奔騰飞馳起来，它跑到了桥边，一下子煞住，在路上稍偏的地方紋絲不动地站定了。我的心沉了下去。

“啊呀，非落非老弟，”我說，“我和你走上了死路了。我害了你，請你原諒我啊。”

“哪里是您的过錯呢，老爷！自己的命运是逃不了的！喂，粗毛馬，我的忠实的馬儿，”非落非对轅馬說，“好兄弟，向前走吧！帮我最后一个忙吧！——反正是一样。……天保佑！”

他就放他的三匹馬快步向前。

我們走近桥边了，走近那輛一动不动的、可怕的大車

了。……这輛車上仿佛故意似地一切都靜息下来了。肃靜无声！就好像梭魚、鷂鷹、一切猛兽等候获物接近来时的靜默一样。我們終于和那輛大車相并了，……突然那个穿短皮袄的大汉跳下車，一直向我們走来！

他并沒有对非落非說話，但是非落非立刻自动勒住了繮绳。……馬車停了。

大汉把两只手按在車門上，把他的毛发蓬松的头伸向前，露出牙齿笑着，用沉靜而平稳的声調和职工的語气說出下面的話：

“可敬的先生，我們是参加了体面的宴会、参加了婚礼回来的；……我們給我們的一个好朋友結了婚；把他安頓好了；我們弟兄都是年青勇敢的人，——喝了許多酒，可是沒有东西可以醒酒；您肯不肯賞一个光，給我們一点儿錢，让弟兄們每人再喝半瓶燒酒来解解醉？我們将要为您的健康乾杯，不忘記您这位好先生；要是您不肯賞光的話，那就請您不要見怪！”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在开玩笑？……捉害人？”

大汉低下了头，继續站着。正在这当儿，月亮从霧中出現，照亮了他的臉。这張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眼睛里和嘴唇上都带着笑。这張臉上看不出威吓的样子，……只是好像整个臉很警惕，……牙齿又白又大。……

“我很願意……請拿去吧……”我連忙說，同时从衣袋里掏出錢包，从这里面拿出两个銀卢布来，——那时候銀币在俄罗斯还通行。“給你，如果不嫌少的話。”

“多謝！”大汉像兵士一般大叫一声；他的粗大的手指迅速地攫取了我的——不是全部錢包，而只是那两个銀卢布。“多謝！”他抖一抖头发，跑向大車去了。

“弟兄們！”他叫起来，“过路的先生賞給我們两个銀卢布！”

所有的人都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汉爬上了駕車台。……

"祝您幸福！"

一轉眼他們就离去了！馬儿齐步向前奔跑，大車隆隆地开上山坡去，在天空和地面相接的黑暗的界綫上再閃現一次，就跑下山坡，消失了。

于是車輪声、叫声、鈴鼓声都听不見了。……

死一般的靜寂。

我和非落非幷不立刻恢复自在。

"啊，这可眞是开玩笑！"終于他这样說，脫下了帽子，划起十字来。"眞是开玩笑，"他又說了一句，滿心欢喜地轉向我。"这一定是个好人，眞的。嗬—嗬—嗬，小东西！快走！你們保全了！我們大家都保全了！就是这个人不让我們通过；他駕着馬呢。这小伙子眞滑稽！嗬—嗬—嗬—嗬！走吧！"

我默默不語，但是心里也很痛快。"我們保全了！"我心里反复說着，躺在乾草上了。"便宜地解决了！"

我竟覚得有点难为情：我为甚么要想起茹科夫斯基的詩句来。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

"非落非！"

"甚么？"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

"有孩子了嗎？"

"有孩子了。"

"剛才怎么你不想到他們呢？你可怜你的馬，可是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們呢？”

“为甚么要可怜他們？他們又不会落到强盗手里。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記着他們，現在也惦記着，……眞的。”非落非沉默了一下。“也許……是因为他們的緣故，上帝才饒恕我們的。”

“說不定这些人不是强盗吧？”

“怎么能知道呢？难道能钻进别人心眼儿里去的？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可是相信上帝总是好的。不啊……我一直惦記着我家里的人。……嗬—嗬—嗬，小东西，走吧！”

我們走近图拉时，差不多已經天亮了。我半睡半醒地躺着。……

“老爷，”突然非落非对我說，“您瞧，他們在酒店里，……这是他們的大車。”

我抬起头来一看，……正是他們：他們的大車，他們的馬。酒店的門檻上忽然出現了那个熟識的穿短皮袄的大汉。

“先生！”他揮着帽子叫，“我們在用您的錢喝酒！喂，馬車夫，”他向非落非点点头，接着說，“剛才恐怕受惊了吧？”

“这人眞有趣，”我們离开酒店約二十沙绳之后，非落非說。

我們終于到了图拉；我买了散彈，順便买了些茶叶和酒，还向馬販子买了一匹馬。中午我們动身回去了。非落非因为在图拉喝了点酒，变成了一个很爱說話的人（他甚至讲故事給我听），当我們經过上次我們听見后面有車輪子响的那地方的时候，非落非忽然笑起来。

“老爷，您可記得，我一直对您說‘車輪子响，……車輪子响’，我說‘車輪子响！’”

他把手揮动了好几下。……他觉得这句話很有趣味。

当天晚上我們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我把我們所遭逢的事情告訴了叶尔莫萊。他那时候沒有喝过酒，并不說甚么同情的話，只是哼了一声——是贊許还是責备，我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过了两天，他很高兴地告訴我：就在我和非落非到图拉去的那天夜里，就在那条路上，有一个商人遭了搶劫，被杀死了。我起初不相信这消息，但是后来不得不相信了：一个警察官騎着馬跑过这里，去調查这事件，就証明了这消息的确实。我們这班好汉莫非就是参加了这个“婚礼”回来？那个滑稽的大汉所謂“安頓好了”的那个“好朋友”，莫非就是这个商人？我在非落非的村子里又耽擱了大約五天。我每次一碰見他，就对他說：“嗳？車輪子响嗎？”

“这人眞有趣，”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接着就笑起来。

树林和草原

……漸漸地牵引他向后方：
回到幽暗的花园里，回到村子上，
那里的菩提树高大而蔭凉，
鈴兰花发出貞洁的芬芳，
那里有团团的楊柳成行，
从堤畔垂垂地挂在水上，
那里有繁茂的橡树生长在肓腴的田地上，
那里的大麻和蕁麻发出馨香……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到那辽闊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鵝絨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靜靜地泛着柔軟的波浪。
从一团团明凈的白云中央，
照射出沉重的、金黃色的阳光。
那是个好地方……

——节自特寳的詩篇

讀者对于我的笔記也許已經感到厌倦了；我赶快安慰他：約定限于已經发表的几篇为止；但是在向他告别的时候，不能不略

談几句关于打猎的話。

带了枪和狗去打猎，就本身而論，即从前所謂 für sich①，是一件絕妙的事；纵然你并不生来就是猎人，但你总是爱好自然和自由的，因此你也就不能不羡慕我們猎人。……請听我讲吧。

例如，春天黎明以前乘車出游时的快感，你知道嗎？你走到台阶上。……深灰色的天空中有几处閃耀着星星；滋潤的風时时像微波一般飄过来；听得見夜的隐秘而模糊的私語声；阴暗的树木发出微弱的喧噪声。僕人把地毯鋪在馬車上了，把装茶炊的箱子放在踏脚的地方了。两匹副馬畏縮着身子，打着响鼻，优雅地替換着蹄子站在那里；一对剛才睡醒的白鵝靜悄悄、慢吞吞地穿过道路去。在籬笆后面的花园里，看守人安閑地在那里打鼾；每一个声音都仿佛停滞在凝結的空气中，停滞不动。于是你坐上車；馬儿一齐举步，馬車发出隆隆的声音。……你乘着馬車，經过教堂，下山向右轉，开过堤壩。……池塘上剛开始升起烟霧。你覺得有点儿冷，就用大衣領子遮住了脸；你打瞌睡了。馬蹄踏在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馬車夫吹着口哨。但是这时候你已經走了約模四俄里，……天边发紅了；唐鴉在白樺树丛中醒过来，笨拙地飞来飞去；麻雀在暗沉沉的禾堆周圍吱吱喳喳地叫。空气清朗了，道路更加看得清楚，天色明凈起来，云发白了，田野显出綠色。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紅色的火光，大門里面傳出瞌睡蒙矓的說話声。这期間朝霞发紅了；已經有金黃色的光带扩展在天空中，山谷里繚繞地升起一团团烟霧来，云雀嘹亮地歌唱着，黎明前的風吹出了，——于是徐徐地浮出深紅色的太阳来。

① 德語：就本身而論。

阳光像流水一般进出；你的心像鳥儿一般振奋起来。一切都新鲜、愉快而可爱！四周远处都看得清楚了。小树林后面有一个村庄；再过去些还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一所白色的礼拜堂；山上有一个白樺树林；这树林后面是一片沼地，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快跑，馬儿，快跑！跨着大步向前进！……一共只有三俄里了。太阳很快地升起来；天空明净。……今天天气一定很出色。一群家畜从村子里向我們迎面而来。你的車子登上山頂。……風景多么好！河流蜿蜒十俄里光景，在霧色中隐隐地发藍；河那边是大片的水汪汪的青草地；草地那边有几个平坦的丘陵；远处有几只田凫在沼地上空飞鳴；通过了散布在空气中的滋潤的阳光，远处的景物显得很清楚，……不像夏天那样。呼吸多么自由，四肢动作多么爽快，全身被春天的清新气息籠罩着，感到多么壮健！……

夏天七月里的早晨！除了猎人之外，有誰曾經体会到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呢？你的脚印在白露沾湿的草上留下綠色的痕迹。你用手撥开濡湿的树枝，夜里蘊蓄着的一股暖气立刻向你襲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苦艾的新鮮苦味、蕎麦和三叶草的甘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在阳光底下发出閃閃的紅光；天气还凉爽，但是已經覚得炎热逼近了。过多的芬芳之气使得你头暈目眩。灌木丛沒有尽头。……只是远处某些地方有一片黄橙橙的成熟了的黑麦，一条条狭长的粉紅色的蕎麦田。这时候一輛馬車軋軋地响出；一个农人緩步走来，把他的馬預先牵到蔭凉的地方去。……你同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你后面傳来鐮刀的响亮的鏗鏘声。太阳越升越高。草立刻干燥了。天气炎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上黑暗起来；静止的空气中发散出火辣辣的热气。

“老兄，这里甚么地方可以弄点水喝？”你問一个割草的人。

“那边山谷里有一口井。”

你穿过纏着蔓草的茂密的榛树丛，走到山谷底上。果然，断崖的下面隐藏着泉水；橡树的掌形枝叶貪婪地鋪張在水面上；銀色的大水泡摇摇摆摆地从长滿細致柔滑的青苔的水底上升起来。你投身到地上，喝飽了水，但是懶得再动了。你現在正在蔭凉的地方，呼吸着芬芳的濕气；你覚得很舒服，可是你对面的丛林晒得火辣辣的，在阳光底下仿佛顏色发黄了。然而这是甚么呀？風突然吹来，又疾馳而去；四周的空气顫动了一下：这不是雷声嗎？你从山谷里走出来，……天边的一片鉛色是甚么？是不是暑气濃密起来了？是不是烏云涌过来了？……但是这时候电光微微地一閃。……啊，原来是暴風雨要来了！四周还照着明亮的阳光，还可以打猎。但是烏云增长起来了：它前面的一边像衣袖一般伸展开来，像穹窿似的籠罩着。傾刻之間，草木全部黑暗了。……赶快跑！那边好像有一間干草棚，……赶快跑！……你跑到那里，走了进去。……雨多么大！閃电多么亮啊！有些地方，水通过了草屋頂滴在芳香的干草上。……但是，瞧，太阳又出来了。暴風雨过去了；你走出来。我的天啊，四周一切多么愉快地发出光輝，空气多么清新澄彻，草莓和蘑菇多么芬芳！……

但是現在黃昏来临了。晚霞像火焰一般燃燒，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山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別清彻，象玻璃一样；远处籠罩着一片柔和的霧气，样子很温暖；鮮紅的光輝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滿淡金色光綫的林中曠地上；树木、丛林和高高的干草垛上都投射出长长的影子来。……太阳落山了；一顆星在落日的火海里发出顫抖的閃光来。……这火海漸漸泛

白了；天空发青了；一个个的影子逐渐消失，空气中充满了烟雾。現在該回去了，回到你过夜的村中的农舍里去了。你背上枪，不顾疲倦，迅速地走着。……这期間黑夜来临了；二十步之外已經看不見了；狗在黑暗中微微地显出白色。在那边黑压压的丛林上，天际模糊地发亮。……这是甚么？火災嗎？……不是，这是月亮升起来了。下面靠右边，村子里的灯火已經在閃耀了。……終于到达了你的屋子。你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鋪着白桌布的食桌、焰焰的蜡烛、晚餐……

有时你吩咐套上竞走馬車，到树林里去猎松鸡。車子在两旁长着又高又密的黑麦的狹路上經过，是很愉快的事。麦穗輕輕地打你的臉，矢車菊絆住你的脚，四周有鵪鶉叫着，馬儿跑着懶洋洋的大步子。树林到了。阴暗而寂靜。体态匀称的白楊树高高地在你上面簌簌作响；白樺树的下垂的长枝微微顫动；一棵强大的橡树像战士一般站在一棵优雅的菩提树旁边。你的車子在长滿綠草的、阴影斑駁的小路上行駛着；黃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在金黃色的空气中逗留了一会，突然飞去；小蚊蚋成群地盘旋着，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鳥儿安閑地歌唱着。知更鳥的金嗓子欢愉地发出天眞烂漫的絮絮叨叨声，这声音同鈴兰的香气很調和。再走远去，再走远去，去到树林的深处。……树林丛密起来。……心中感覚到說不出的沉寂；四周也都充滿睡意，悄然无声。但是忽然一陣風吹来了，树梢嘩嘩地响起来，仿佛翻落的波浪。有些地方，从去年的褐色的落叶中間生出很高的草来；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雪兎突然跳出，狗高声吠叫着急起直追。……

同是这座树林，当晚秋山鹬飞来的时候，显得多么美好啊！山鹬不停在树林深处，必須到树林边上去找它們。沒有風，也沒有太阳，沒有光亮，沒有阴影，沒有动作，沒有声音；柔和的空气中瀰漫着秋天的象葡萄酒似的香气；远处黄橙橙的田野上籠罩着一层淡薄的雾。光秃秃的褐色树枝中間，露出宁静而洁白的天空；菩提树上有几处挂着最后几張金色的叶子。两脚踏在潮湿的土地上覺得有彈性；高高的干燥的草一动也不动；长长的蛛絲在蒼白的草上閃閃发光。呼吸舒暢，可是心里感到一种異样的惊悸。你沿着树林边緣走去，一路照看着你的狗，这期間可爱的形象、可爱的人——死了的和活着的——都回忆起来了，久已睡着了的印象驀地苏醒过来；想像力象鳥一般翺翔，一切都在眼前清晰地出現并活动起来了。心有时突然顫抖跳动，热情地向前突进，有时一去不回地沉沒在回忆中了。全部生活就像一个手卷似的輕快迅速地展开来；人在这时候掌握了他的全部往事、全部感情、力量、全部灵魂。四周沒有一样东西来妨碍他——既沒有太阳，也沒有風，又沒有声音……

在秋天，早晨严寒而白天明朗微寒的日子里，那时候白樺树仿佛神話里的树木一般全部作金黄色，优美地显出在淡藍色的天空中；那时候低斜的太阳照在身上不再感到温暖，但是比夏天的太阳更加光輝燦烂；小小的白楊树林全部光明透徹，仿佛它认为光秃秃地站着是愉快而輕松的；霜花还在山谷底上发白，清風徐徐地吹动，追赶着卷曲的落叶；那时候河里欢騰地奔流着青色的波浪，一起一伏地載送着逍遥自在的鵝和鴨；远处有一座半掩着柳树的磨坊軋軋地响着，鴿子在它的上空迅速地盘着圈子，在明亮的空气中斑斑駁駁地閃耀着。……

夏天的烟雾瀰漫的日子也很美好，虽然猎人不喜欢这种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不能打枪，因为鳥儿从你的脚边拍翅飞起，立刻消失在白茫茫的凝滞的烟雾中了。然而四周多么静寂，静寂得难于形容！一切都覺醒了，然而一切都默不作声。你經过一棵树旁边，它一动也不动，正在悠然自得。通过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的薄雾，在你前面显出一片长长的黑影。你以为这是近处的树林；你走过去，这树林就变成了长在田界上的一排高高的苦艾。在你的上空，在你的四周，到处都是雾。……可是这时候風輕輕地吹出了，一块淡藍色的天空通过了稀薄如烟的雾气而显現出来，金黄色的阳光突然侵入，照射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落到田野上，钻进树林里，——接着，一切又都被遮蔽起来。这斗爭继續了很久；但是光明終于胜利，被太阳照暖了的最后一陣陣烟雾时而凝集起来，鋪展得平平的，时而盘旋繚繞，消失在发着柔和的光輝的蔚藍色的高空中，这一天就变成壮丽无比的晴明天气了。

現在你要出发到远离庄园的草原上去行猎了。你的車子在乡間土道上行駛了大約十俄里，終于来到了大道上。你經过无数的貨車旁边，經过几家大門敞开的旅店旁边，望見里面有一口井，屋簷下还有茶炊吱吱地沸腾着；你的車子从一个村庄开到另一个村庄，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沿着綠色的大麻田，长久地行駛着。喜鵲从一棵柳树飞到另一棵柳树；农妇們手里拿着长长的草耙，正在田野里慢慢地走；一个行路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土布外套，肩上背着一只行囊，拖着疲劳的步子行走着；地主家的笨重的轎形馬車上套着六匹高大而疲乏的馬，向你迎面而来。車窗里露出垫子的角；一个穿大衣的侍僕扶着绳子，横着身子，坐在馬車后面的脚登上的一只蒲包上，泥污一直濺到眉毛上。現

在你来到了一个小县城里，这里有木造的歪斜的小屋子、无穷尽的栅栏、不住人的石造商店、深谷上的古老的桥。……再走远去，再走远去！……来到了草原地带。你从山上眺望，風景多么好！一个个全部耕种过的圓圓低低的丘陵，像巨浪一般起伏着；长满灌木丛的溪谷蜿蜒在丘陵中間；一片片小小的丛林像橢圓形的島屿一般散布着；狭窄的小徑从一个村庄通到另一个村庄；各处有白色的礼拜堂；柳丛中間透出一条亮閃閃的小河，有四个地方筑着堤壩；远处原野中有一行野雁并列地站着；在一个小池塘上，有一所古老的地主邸宅，附有一些杂用房屋、一个果园和一个打谷場。然而你的車子继續向前行駛。丘陵越来越小了，树木几乎看不見了。終于，你来到了一片茫无际涯的草原上！……

在冬天的日子里，你在高高的雪堆上追逐兎子，呼吸严寒刺骨的空气，柔軟的雪的耀目而細碎的閃光，使你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要眯攏来，你欣賞着紅橙橙的树林上面的青天，这一切多么可爱啊！……在早春的日子里，当四周一切都发出閃光而逐漸崩裂的时候，通过融解的雪的濃重的水气，已經聞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在雪融化了的地方，在斜射的太阳光底下，云雀天真烂漫地歌唱着，急流发出愉快的喧嘩声和咆哮声，从一个溪谷奔向另一个溪谷。……

但是現在应該結束了。我正好又讲到了春天：在春天容易别离，在春天，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再見了，我的讀者，祝您永远如意称心。